

第一回 刘太师金殿奏本 包丞相边关报信

宋朝四帝仁宗晏驾，五帝英宗即位，驾坐东京汴梁。

那时候，八贤王赵德芳、双天官寇准、汝南王郑印、征南王高锦等功臣相继去世。幼主耳软心话，听谗言不纳忠谏，朝政一片混乱。丞相包文正、王文弼等顾命大臣，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，都为宋室的江山担忧。

这一天，五帝英宗升殿，满朝文武参王拜驾已毕，文东武西，排列两厢。殿头官喊话：“众位大人听了，今天是三六九日，我主大登宝殿。有本早奏，无本卷帘散朝。”

这时，只听文官班里有人说道：“臣，有本奏上！”活音刚落，撩袍端带，噔噔噔几步，跪倒在九龙口下。

宋英宗闪目观瞧：眼前跪着一人，年方五旬，头戴长翅乌纱，身穿黑缎子蟒袍，腰横玉带，大红中衣，粉底朝靴，怀抱象牙笏板；往脸上看：面似敷粉，两道八字眉，一双三角眼，额下花白须髯，面带奸诈。此人是当今西官娘娘之父、掌朝太师刘毓。

英宗看罢，问道：“刘爱卿有何本奏？”

刘毓说：“万岁呀！自我主登基以来，上顺天意，下应民心，万民称颂。眼下四方宁静，国泰民安，足见我主洪福齐天也。常言道，‘前车覆，后车诫’。想那边邦多是好战之徒。虽然屡次被我军征服，可他们岂肯善罢甘休？必然在那里养精蓄锐，暗磨战刀。一旦时机成熟，就会卷土重来，夺我大宋江山。”

“刘爱卿言之有理。依你之见……”

“依微臣之见，我主应选派名将，驻守边睡要塞，苦有风吹草动，便可主动出击。”

“刘爱卿深以远虑，瞻前顾后，真乃国家之栋梁也。但不知选派何人、驻扎何方为宜？”

太师刘毓，眼珠子一转，奏道：“想那呼、杨两家出征南唐以来，威名远震，边邦无不望而生畏。依微臣之见，就该派穆桂英穆元帅带杨家将镇守南唐，派肖赛红肖元帅带领呼家将镇守西夏，派少令公杨文广镇守宝阳关。兵分三路驻扎边陲，谅那边邦不敢轻举妄动！”

“刘爱卿如此精心安排，难得啊难得。好，就依太师之见，呼、杨两家元帅和少令公杨文广听旨，三日后各赴边关。”说罢，英宗拂袖退殿。

太师刘毓这一本奏得如此突然，文武百官百思不解，惟独丞相王文弼和包拯明了其意。散朝后，王大人走到午朝门外，小声对包丞相说：“刘太师金殿动本，可是一计呀！”

“对，叫做釜底抽薪。”

“吧，咱们睡觉也要睁一只眼，紧盯着他的动静，来它个针锋相对！”

“言之有理。”

那位说了，刘太师动本，不是为宋室的江山社稷着想吗？怎么包大人说他是“釜底抽薪”呢？诸位，听我交代几句。

宋仁宗在位时，刘毓就在朝为官。这小子早有谋朝篡位之心，怎奈朝中有文武忠臣佐助朝政，他空有阴谋而不得施展。仁宗晏驾，英宗即位，这小子凭着他女儿的容颜，当上了掌朝太师。在新君面前，阳奉阴违，说尽好话，骗得皇上的宠信；同时，又暗中网罗亲信，结成死党，密谋政变。他深知呼、杨两家功高日月，官位显赫，是他篡位的绊脚石，才挖空心思，将这些功臣调遣边关，乘朝中空虚之时，他好下手。

殊不知这小子的险恶用心，被王大人和包大人识破。所以，他刚一奏本，就被人家看穿了他的“釜底抽薪”之计。

话休絮烦。三日后，穆桂英带都兴虎孟通江、卧街虎焦通海，肖赛红带忠孝王呼延庆、震京虎呼延云飞，杨文广带夫人吴金定、曾凤英和玉面虎杨怀玉，三路大军各绕京城一周，聚集在十里长亭。满朝文武为他们送行。大军浩浩荡荡，各奔一方而去。这话不提。

单说太师刘毓。自送走三路大军，满心欢喜。这一天，他偷偷到西宫求见了娘娘干岁。父女俩整整嘀咕了多半天。第二天一早，娘娘吩咐宫娥彩女，在御花园设酒宴，与太师一起，恭请万岁赏花。酒席宴上，娘娘眉眼传情，太师殷勤把盏，英宗不觉有点儿醉意。

天到三更时分，西宫娘娘搀着英宗回寝宫。他们刚走了百十来步，突然从御花园的假山石后，噌！蹿出一人。英宗定睛一瞧，此人黑纱蒙面，手持钢刀，冲他逼来。英宗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立时出了一身冷汗，不由战战兢兢地问：“你，你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
我乃玉面虎杨怀玉！”

“啊?! 你要干什么?”

“让你脱袍让位，我杨怀玉要做皇上。如其不然，我就宰了你！”说着话，摆刀便刺。

英宗见刀来了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救命呀——”

正在这时，太师刘毓赶到：“胆大的刺客，竟敢刺王杀驾。哪里走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刘毓赶上前来，飞起一脚，将刺客的钢刀踢落在地。那刺客见刀没了，忙越墙而逃。

刘毓见刺客跑了，也没追赶，捡起刀来，随娘娘和官娥一起，搀着英宗入

了寝宫，道惊之后，他将钢刀送给万岁道目。见刀把上刻有“玉面虎杨怀玉”英宗拿起钢刀，见刀把上刻有“玉面虎杨怀玉”六个小字。顿时大怒：“杨怀玉，小孺子，真乃飞蛾扑火也！”

次日，击鼓撞钟，英宗驾升八宝金殿，将无佞侯佘老太君传至金殿。万岁把昨夜情景向她述说了一番，并说：“你杨家之后进官刺王杀驾，该当何罪？”

老太君一听，楞住了：“万岁，怀玉跟他父奉旨已到宝阳关，怎能回京杀驾？”

“陡！现有他的钢刀为证，你还狡辩何来？彻林军，先将她押入天牢！”

皇上传旨，谁敢不听？有人将太君推推搡搡，打入天牢。这时，怒恼了文官班里的一位老臣。谁呀？丞相王文弼，见太君被押，只气得浑身打颤，连忙撩袍端带，跪下参本：“万岁呀！想那杨家将，本是大宋的股肱之臣。他们世世代代为了大宋的江山社稷，顶兜鍪，卧冰雪，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，真乃是擎天的玉柱，驾海的金梁。这样的忠臣良将，怎会有杀驾之意？况且，玉面虎杨怀玉已跟随少令公杨文广镇守宝阳关。此事，全朝文武有目共睹，怎会突然黄夜入官呢？”

英宗说：“现有钢刀为凭，难道还有什么差错？”

“一把钢刀，不足为凭，说不定是谁加害于人！”

刘毓一听王大人的这句话，象蝎子蜇了他的屁股一样，瞪瞪几步跪到品级台前：“万岁，杨怀玉刺王杀驾，是微臣亲眼所见。此事本无异议，不料王大人却如此包庇要犯。哼，谁不知王大人与杨家有刎颈之交？”

“休要血口喷人！怀玉若有刺王之心，臣愿以脑袋担保！”

“哇，胆大的王文弼，金殿以上，竟信口开河，乱吐狂言！先王让你做顾命重臣，委以社稷，你竟置寡人的性命于不顾，却替刺客开脱罪责。这样的臣子，要你何用？来呀，将王文弼押入监牢，听候发落！”

王大人还要申辩，早被御林军推出金殿，押入监牢。

满朝文武见英宗动怒，谁还敢上前求情？一个个默不作声。

包大人琢磨片刻，灵机一动，出班美道：“万岁，臣有本奏！”

英宗正怒气冲冲，闻听包拯还要奏本，火更大：“有本改日再奏。”说完，就要退殿。刘毓一见，眼珠一转，忙说：“万岁息怒，包大人秉公执法，足智多谋，说不定有万全之策，应容他上奏！”

刘毓这家伙最坏了，他心里合计，皇上今天真气急了，谁替杨家求情推倒霉。包拯准是为杨家求情，正好，借此机会，将这些顾命大臣通通除掉。到那时，我不就更能稳坐龙墩了？所以，他才出面让英宗听包拯奏本。

哪知包大人胆大心细，拔根头发都能当哨吹，怎能中他的奸计？包大人跪倒在地，说道：“万岁，既然有杨怀玉的钢刀为证，又是刘大人所见，如此说来，刺客是杨怀玉已确凿无疑。依臣之见，就该火速派人到宝阳关捉拿凶犯！”

“嗯，此话有理。但不知该派进去？”

包大人说：“臣愿领命！”

“好！包爱卿，速去宝阳关将杨怀玉就地正法，砍下人头，回来面君！”

“遵旨。”

就在这时，又听刘毓说道：“万岁，包大人年老体弱怎能经受那长途跋涉之苦？再说，包大人是文职官员，万一杨怀玉不肯伏法，动起手来，岂是他的对手？”

“依太师之见？”

“再派一员武将，随包大人一同出朝。”

“该派谁去呢？”

“兵部司马王林。此人艺高胆大，定能担此重任。”

“好”英宗提笔写下旨意，交于包拯，拂袖而去。

包大人下得朝来，怀揣圣旨，与兵部司马王林一起，骑快马直奔宝阳关。这且按下不表。

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单说杨文广带领人马驻扎在宝阳关，因无战事，每日除操练兵马外，倒也安逸。这个地方，哪儿的人都有。杨怀玉年轻，好动不好静，每日跟百姓混到一起，北辽话呀，西夏话呀，他什么都学。杨怀玉学这些本是无意，可到后来却有了大用处。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
这一天，杨文广接到穆桂英从南唐修来的家书，说穆桂英重病在身，卧床不起。杨文广非常着急，心想，母帅有恙，自己本应前去探望；可是私离驻防之地，身犯死罪呀！这该怎么办？最后，只好派二夫人曾风英和玉面虎杨怀玉娘儿俩前去探望穆元帅。临别时，杨文广对他们说：“如果母帅病情加重，我再写折报入京都，待皇上恩准，我和吴夫人一同前往。”

“不劳嘱咐。”曾风英答应一声，收拾停当，带着杨怀玉，娘儿俩骑快马，急奔南唐而去。

为此事，杨文广吃也吃不下，睡也睡不着，惆怅万端。他惦记着母亲，生怕有个三长两短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一个多月过去了，没见南唐来信，也没见曾风英娘儿俩回营，杨文广急得心似油煎。

这一天，东方发白，天光刚亮，杨文广漫步来到花囚，倒背双臂，来回踱

步。突然，听见大街上人喊马叫。文广一愣：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刚想前去看个究竟，就见从外边噤噤噤噤跑进个报事的军卒：“报，回禀今公爷！”

“何事？”

“东京汴梁城的钦差大人到！”

“钦差？”

“是啊！带来了万岁的圣旨，叫您接旨，”

“唤，快擂鼓聚将，传令五营四哨，迎接钦差！”

“是。”军卒应声而去。

杨文广急忙回到寝帐，浑身上下收拾利落，迈虎步出了辕门，带领众将，列队相迎。

不大会儿官道上走来一伙御林兵。不多，二三十人。前边走着两匹马，上坐着一文一武两位差官。再仔细一看：那文官身材魁梧，双肩抱拢，面似锅底，黑里透亮，额下一部花白须髯，脑门上长着一个白月牙；头裁长翅乌纱，身穿青缎子蟒袍，上绣蟒翻身、龙探爪，边绣灵芝草，下绣海水江牙；红中衣，厚底朝靴，怀抱圣旨。这个人，杨文广一眼就看出来了。谁呀？丞相包拯包大人。

再看包大人旁边那位武将；四十开外，梆子脑袋，发面包的脸膛，两道大抹子眉，秤砣鼻子，蒲扇耳朵，大嘴岔，颌下一部狗鹰黄焦胡；头顶银盔，身贯银甲，肋挎宝剑，红中衣，虎头靴，得胜钩鸟翅环上挂着一口大铁刀。此人五官丑陋，面带奸诈。

杨文广看罢，紧走几步，抱腕拱手：不知二位钦差大人驾到，恕无远迎，当面谢罪。”

包大人说：“少令公休要客气。”

杨文广说：“此处不是讲话之地，请进里边叙谈。”

话音一落，包大人和那员武将双双下马，寒暄几句，一同来到了白虎大堂。

大家分宾主坐定，军卒献茶已毕，包拯便说：“文广，我给你引见引见，这位大人姓王名林，原来是镇京总兵，现在是兵部司马。”

“啊！”杨文广欠身离座，面对王林，抱腕施礼：“王大人一路辛苦了。”

“令公爷休要客气，请坐文广坐回原位，开口询问：“两位大人奉旨出朝，来到宝阳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王林说：“万岁皇爷有旨，待包大人宣读完毕，便知分晓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待我摆设香案，请包大人开旨！”

包拯瞅了王林一眼，然后摇了摇脑袋：“不忙。先唠唠嗑，再传旨意，也不为晚。”包大人讲到此处，向四外看了看，又说：“我来问你，为何不见杨怀玉？”

“啊！你问他吗？犬子没在宝阳。”

“没在？”王林把小眼睛一眯缝：“不能吧？听说钦差出京，把他藏了起来？”

“此话从何说起！眼下，他确实不在宝阳。”

包大人说：“那么，他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只因我母身染重病，一月前我派他南唐探亲去了。”

王林一听：“啊呀，这可怪了。你母亲早也没病，晚也没病，单在这个节骨眼上有病。包大人，你还等什么？开旨吧！”

包大人见王林再三催促，无奈命杨文广摆好香案，把圣旨打开。杨文广跪倒在地，包大人宣读圣旨。那意思是：老皇驾崩，五帝即位，杨怀玉心中不服，大胆持刀，夜入皇宫杀驾。多蒙西宫太师刘毓赶到，舍命与杨怀玉搏斗。杨怀玉不是对手，撇刀逃走。万岁龙心大怒，钦命包拯和王林来到宝阳，取杨怀玉的项上人头。

杨文广听罢圣旨，只吓得浑身战栗，不由倒吸一口凉气：“大人呀，怀玉确实去南唐省亲，怎么会回京杀驾？再说，我的儿子我知道，他决不会于出此事，请钦差明察。”

包大人听了此话，打个唉声，把头低下，一言不发。怎么？他早知这是一桩奇冤。

王林一听：“怎么？杨文广，你敢担保你儿子没去杀驾？这就怪了，难道万岁爷会诬陷他不成？那刺客进得宫去，自报姓名叫杨怀玉，他说，‘老杨家辈辈为国尽忠，皇位却老是赵家的。这不行，该改改朝、换换帝了，也让我老杨家做做皇上。’因他行此想法，才进宫杀驾。少令公，你藏起儿子，还强词夺理？哈哈哈哈哈，你助子行凶，不算没罪吧？”

杨文广听了王林的这语言语，只冤得气堵咽喉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过了片刻，才说：“包大人，请与我做主！”杨文广只盼包大人替自己出气，谁知包大人象木雕泥塑一般，一声不吭。杨文广心里合计，他怎么不说话呀？

王林一看，忙说：“杨令公，你可是明白人。常言说，‘官差不自由。’我们是奉旨而来，你还是把杨怀玉交出来吧？”

“大人，杨怀玉确实没在宝阳。”

“噢，不在此地？可是，拿不住杨怀玉，我们怎么回朝交旨？对不起，那就‘子债父还’吧！包大人，请你传令，杨文广解往汗梁，任凭万岁发落。”

包大人一听：“那……”

“儿子抓不着，爹去顶罪，还不一样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这什么，难道你敢违抗圣命？”

包大人见王林再三威逼，无奈说：“杨文广，你还是把人交出来吧！如若不然，我们可要带你回朝。”

“这……达事从何讲起？实在的冤枉！”

王林忙说：“有冤枉对万岁去说。来人呀，将杨文广绑上！”

王林这小子是兵部司马，官大势大，如今又是奉旨钦差。他一言出口，御林兵哪敢不听？所以，他话音刚落，御林兵呼啦一声，往上闯来，就要招绑杨文广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辕门外塔塔塔塔跑来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人：二十来岁，身高过丈，虎背熊腰，双肩抱拢；黑黝黝的脸膛，两道扫帚眉斜插入鬓，一对大眼珠子黑白分明；头上戴一顶黑缎子软帽，上安五朵黄色绒球；身穿黑缎子箭袖，上绣黄菊花，外套黑色的袍子，手拿打马藤条。马屁股后边驮著盔甲包，得胜钩鸟翅环上挂着昆仑槊。那真是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谁呀？震京虎呼延云飞。

书中交待：呼延云飞是忠孝王呼延庆的儿子，王妃卢风英所生，御封震京虎。云飞从小爱习拳脚，曾打国舅、探地穴，拜八卦道长为师，学了一身武艺。跟随穆元帅征平南唐时，立下了赫赫战功，南唐军兵听到震京虎的名字，便望影而逃。

那位说了，呼延云飞不是跟着肖元帅镇守西夏去了吗？是呀。因为那儿也没有战事，他闲来无事，想念杨怀玉，便告了几天假，就上这儿来了、今天刚好赶到。

呼延云飞来到辕门外，甩蹬离鞍，下了坐骑，就往里走。守门的军卒都认识他：“哎哟，少王爷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不许我来是怎么的？我和杨怀玉一块儿在南唐干了好几年，冷不丁一分手，怪想他的，我来看看他。“怀玉在哪里？”

门军一听，忙说：“少王爷，你来的正好，他出事了！”

“出什么事？”

“东京汴梁来钦差了。”

“钦差？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只听钦差说，杨怀玉杀皇上是怎么着……你快去打听打听吧！”

“是吗?我进去看看。”

呼延云飞迈虎步，噔噔噔噔进了白虎大堂，一瞧，上面坐着两个人。包丞相，他认识；那个，他没见过。再一看，御林兵手拿法绳，正要捆绑杨文广。

呼延云飞急了，边走边喊：“呔，住手!谁敢动我叔叔一根汗毛，我叫他爬着出去!”

御林兵闻听此言，赶忙退到一旁。杨文广听到喊声，回头一看，啊呀，云飞!他急忙转过身形。抓住云飞：“云飞，你打哪儿来?”

“我从西夏来。我想你们想得厉害，看你们来了。叔叔呀，这是怎么回事?出什么事了?”

“唉，别提了，是这么回事……”杨文广把事情的原委，简要述说了一番。

云飞一听，小声问：“那小子就叫王林?”

“嗯。”

“他是好官坏官?”

“看样子，他跟杨家有仇。包大人好象心里有话，说不出来。这不，就是他下令要绑我。”

“没事。我让你来个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。”

“云飞，你可不能闯祸啊!”

“不会。你放心，我过去跟他讲理。”说完，走到桌案跟前，冲包大人说：“哎哟，我以为是谁呢，这不是包老祖爷吗?孩儿给您磕头!”说罢，使跪倒在地。

包大人欠身离座，站起身来：“原来是呼延少王爷。快请起，一旁落座。”

“谢座。”云飞起身，坐在一旁。

包拯问：“云飞，你打哪儿来?”

“我打西夏来。”

王林一听，唉呀我的妈呀?他就是呼延云飞呀?听说这家伙可挺粗鲁啊!王林故意正襟危坐，心里话，我是万岁的钦差，不管怎么着，你也得过来给我见个礼!没曾想呼延云飞没理他这个茬儿。

包大人心里话，不与他见个礼，也不象话呀!便冲云飞说：“少王爷，这位是兵部司马王林王大人。”

“啊!”云飞一回头，瞅了王林一眼，冲他龇了龇牙。

王林站起身来，心里话，等云飞与他见礼之时，他也好客气几句呀!谁知云飞只冲他，“嘿嘿嘿嘿”一乐，完了。王林也没敢言声，只好又尴尬地坐下了

这时，呼延云飞说：“我说二位钦差大人，算我有幸，今天这事叫我碰上了。你们说说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”包大人一听，简单述说了一番。

云飞说：“噢，说杨怀玉持刀进京杀皇上，他想做皇上？你们就为这个前来拿他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行了。你们两个怎么来的？”

“骑马而来。”

“那还骑马回去。告诉那皇上佬儿，耳朵眼儿放屁——没那疙瘩事儿！要说别人造反、杀驾，我不敢保；要说老杨家的人杀驾，那纯粹是丧尽天良，血口喷人！”

王林一听：“哎。少王爷，老杨家犯法，与你老呼家有何相干？你休要多言多语。”

“哎！我没跟你说话，你搭什么茬儿？你是哪个山上下来的？”

王林一听，我从山上下来？哎呀，那不成山猫野兽啦！便说：“什么叫山上下来的？”

“啊…那你是从哪个窟窿里边钻出来的？”

王林一听，啊？！那我不成了耗子啦！忙说：休要胡说，我是堂堂的兵部司马。”

“你‘死’马也好，‘活’马也好，我全不怕。告诉你，杨怀玉决不会办那种事，我可以拿人头担保。”

“你担保他，谁敢担保你呢？”

“呀，你小子还硬上了！我再说一遍，你们俩怎么来，赶快怎么走！”

“哼，抓不着杨怀玉，就得抓走杨文广。来呀，把杨文广给我绑上！”

呼延云飞一看要绑杨文广，往前一进身，一伸手，叭，把王林的衣领子就抓住了。

王林一看：“你，你敢动我一根汗毛？”

“我不敢，我连半根也不敢动。”云飞心想，别看你穿着打扮挺威风，其实，狗屁个是！若叫你上阵打仗，准得吓趴下。就你这两下子，能是个儿吗？想到此处，他手腕子一翻，扑通！把王林就摁倒在地上。接着，一抬脚，蹬在王林的后背上。

这阵儿，王林吓得浑身哆嗦，那副狼狈相，真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了。

杨文广在一旁也吓傻了：这，这……这该如何收拾？

王林心想，啊？！要整死我呀？他回头看看包大人。见包拯正在那儿手拈着须

髯，无动于衷。他心里话，老包呀，今天我算认清你了。万岁派你来抓杨怀玉，刘太师放心不下，才命我同你前来，实际我是监视你的，怕你和老杨家穿连裆裤。如今，呼延云飞将我打倒在地，你连话都不说！不行，你不说我也得让你说。想到这儿，对包拯说：“我说包大人哪，呼延云飞这样无理、将我打倒在地，还踩上了一只脚，难道你未曾看见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！”他那意思是：你思看热闹是怎么的？

包大人听了，说：“嗯，王大人，我正也琢磨抓杨怀玉的是呢！你要不说，我真的把你这事儿给忘了”，哈哈哈哈哈！”说到这里，扭过脸去，对云飞喊话：“陡，呼延云飞，真是大胆：仗着你呼家功高日月，就敢对钦差这般无理？你把他打倒众地，还想把他怎样？你还想把他擗了吗？你若把兵部司马擗死，你也别想活。别看你呼延云飞力气过人，你也不敢，你也擗不了！”

王林一听，他这是什么话？分明是让他擗我呀！忙说：“包大人，你这是什么话？”

王林的这句话刚话出口，呼延云飞说：“啊，啊，啊！我明白了。”呼延云飞一伸手，抓住王林一条脚，冲包拯说：“包大人，你可说对了，我哪敢擗他？”话音一落，云飞两膀一用劲儿，喀叭！把王林擗成了两半儿！

第二回 杨文广伏法回京 玉面虎离关追父

呼延云飞把王林给擗了，杨文广可吓坏了；“云飞，你”文广心里话，云飞招下人命，老杨家是罪上加罪了，急得他不知所措。

包大人见杨文广急成那个样子，忙话，“王林一死，这就好办了。”

“啊？！此话怎讲？”

“你知他为何跟我前来？他是为监管我！”

“包大人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你们落座，听我慢慢道来。”众人坐定，包大人把刺客进宫杀驾、太君被押天牢、王文弼舍命担保之事详细说了一遍，又说：“我识破了刘毓的诡计，才以提拿凶手为名，到宝阳给你们通风报信。没曾想，太师刘毓老奸巨猾，怕我和你们站在一起，便奏了一本，派王林与我同行，监视于我。你没看见，王林察言观色，一个劲儿地瞅着我吗？我早已琢磨好了，他真要拿你的话，我便把军卒唤来，先将他下，然后再想良策。真巧，没曾想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云飞赶来，把他给处死。”

云飞一听：“哎，咱明白你的意思，所以就对他不客气”

杨文广说：“包大人，王林是奉旨钦差，如今他一死，这事可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自有安排。如今，皇上怒气不息，事情是不好办。不过，皇上传旨

，只命我们斩杀杨怀玉，并没说拿你杨文广。由此看来，皇上对你并无深仇大恨。依我之见，先令云飞去给怀玉报信，让他隐匿起来，不要露面；咱再把王林的死尸装入棺材，送往东京。少令公你呢？我得把你带着，打入木笼囚车，解往汴梁，金殿见驾。到时候，你就说杨怀玉没在宝阳，一月的已去南唐省亲。王林出言不逊，非要跟你要人，你们俩便争吵起来。最后，王林咆哮帅堂，摆剑杀你，你出于自卫，失手误伤了王林。皇上如若不信，我便来做人证。这样，他不能斩你，大不了将你打入天牢。那时候，我再设法查清刺客。如查出那个假牌的杨怀玉，这桩案子就好办了。你若不进京去，那监牢里的老太君、王丞相可都有性命之危呀！”

杨文广听了包大人的这番言语，连连点头。“包大人智谋过人，就该依此行事。”转脸对云飞说，“贤侄，快到南唐去给怀玉送信！”

“不，是我杀死王林，我愿到金殿伏法，以免连累叔父”包大人说：“你要听说，此事有我安排，快送信去吧！”

“也好！我见了杨怀玉，就说，你老祖奶奶在监狱里押着呢，你爹坐囚车走了，你赶紧到东京杀皇上、宰娘娘唉呀，不能这么说。让他暂且藏起身来，事后再说。”

“啊，是这么回事。我记下了。包大人、叔父，多保重。”呼延云飞转身上了战马，直奔南唐而去。

杨文广送走呼延云飞，忙吩咐军卒，买来棺材，把王林装殓已毕，抬上灵车。接着，又让军卒给他自己准备囚车木笼。吩咐已毕，转身回到后宅。

杨文广见到夫人吴金定，将详情述说了一番。吴金定听了，大放悲声：“将军，你若回京，恐怕性命难保啊！”

“夫人放心！”文广惨然一笑说：“包丞相已有安排，无妨。另外，放怀玉回关，先把他隐藏起来，千万千万别让他进京。”说完，辞别夫人，脱下官服，换上罪衣，上了囚车。

这阵，杨文广坐在木笼里心潮翻滚，难以平静。心想，此番进京，九死一生啊！钦差来到宝阳，没把怀玉抓到，反倒死了王林。皇上岂肯善罢甘休？刘太师若紧盯不放，再参本章，焉有我的命在？——

包大人见诸事齐备，吩咐启程。就这样，护着灵车和囚车，离开宝阳关，向东京进发。这且按下不表。

单说夫人吴金定，她送走木笼囚车，象钢刀剜心一样，从白天哭到晚上，从晚上又哭到次日天明。她精神恍惚，面色呆滞，象得了重病一般。小丫环送茶送饭，夫人是水米不沾牙，急得丫环坐立不安。

一连三天过去了。到了第四天清晨，辕门以外传来了嗒塔塔塔的马蹄声响

。打远处飞跑来一匹卷毛狮子踏雪骍，马上端坐一人；二十几岁，白脸膛，眉清日秀，鼻直口方，头戴粉缎子扎巾，身穿粉缎子箭袖红中衣，薄底皂靴，手拿打马藤条，得胜钩鸟翅环上接着三口三尖两刃刀。此人威武英俊。他是谁呀？玉面虎杨怀玉。

杨怀玉来到辕门外，勒住战马，甩镫离鞍下了战马，噔噔噔噔来到后宅，在房门外站稳身形了！“娘，不肖的孩儿回来了！”说着话，啪！挑起帘笼，走进门来，跪倒在母亲面前。

吴金定听到话音，转过身来一看；“儿啊！你回来了？！”

“啊。”

“儿啊，起来。”

“谢母亲。”杨怀玉站起身来，坐在母亲身边。

吴金定问：“儿啊，你奶奶病体如何？”

“回母亲，我和姨娘刚去之时，奶奶病体沉重，孩儿一直在床前尽孝。现在，奶奶病体痊愈。她老人家怕双亲惦念，便命我们返回宝阳。”

“你姨娘曾风英呢？”

“行至半路途中，姨娘说她要回趟磨盘山，看望舅父曾叫孩儿先行一步，她随后便到。母亲，您老人家为何泪痕？难道出了什么事情不成？”

“儿啊，我来问你，半路一上可曾碰见那呼延云飞？”

“不曾。”

“啊?! 没碰见?”

“没有。娘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?”

“唉，别提了——”吴金定便把钦差入关的情形，详细述说了一遍。

杨怀玉一听，只气得青筋昂跳：“什么？说我持刀进宫杀驾？啊呀，这真是天大的冤枉！娘，儿我自离宝阳关，一直在南唐伺候祖母，怎会进京？定是丧尽天良的小人，在暗算孩儿！”

“儿啊，不必生气。你先隐藏起来，千万不要轻易露面。现在，为娘最挂心的是，你爹被打入囚车，已经押送出关。如若回到汴梁，金殿见驾，将王林被杀之事一讲，奸臣动本，皇上动怒，那你爹爹是必死无疑了！”

杨怀玉一听，略思片刻，劝道：“母亲不必着急，容儿细想良策。”说罢起身深施一礼，走出屋外。

杨怀玉憋着一肚子气，回到自己的寝房，把盔甲包翻出来，去到辕门外，搁到马鞍鞍上，他自己也没换衣服，抓缰纫镫，飞身上马，啪，猛加一鞭，这匹卷毛狮子踏雪骍便嗒嗒嗒嗒出了宝阳关，直奔东京大道而去。

他干什么去？杨怀玉心里想，在真相大白之前，决不能连累老爹爹！皇上不

是说我刺王杀驾吗？待我先追上囚车，将爹爹替下来，我跟包大人进京，有什么磨难，我去领受。再者说，真就是真，假就是假，将来定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。杨怀玉马不停蹄，只顾往前赶路。走着走着，抬头一前边是两条道：一条大道，一条小道。杨怀玉心里合计，走大道绕远，怕追不上囚车；走小道吧，能抄点儿近，他打定主意，一拨马头，这匹马就奔小道而去。小道两侧除了山就是岭，怪石嶙峋，草木丛生，甚为疹人！就在这条小道走，白天他也走，晚上他也奔，一心想尽快追上囚车。

这一天清最，马匹正往前走，前边闪出一座高山，山上竖着一杆大旗，哗啦啦迎风飘摆。他再进前一看，旗上绣着“公道大王”四个大字。旁边还立着一杆大旗，上边绣着“兴隆山”三个大字。再一细瞅，寨墙上边还有喽兵，三三两两，来回走动。杨怀玉赶路心切，看到这里，他心里合计，兴隆山？什么山我也顾不了啦！“啪”的一声，猛加一鞭策马朝前奔去。

杨怀玉打马来到山根下，就听见小道两旁的树林中“啾——”哨声紧响。接着，有人高声断喝：“呀呀呸！此山是我开，此林是我栽；要从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；牙迸半个‘不’字，砍下你的脑袋！”说罢，打远处传来了马蹄的响声。

玉面虎杨怀玉抬头一瞧，哩，树林中蹿出一百二十多个喽兵，都是青手帕绷头，身上穿青皂褂，手持刀、枪、剑、戟、斧、钺、钩、叉、镗、镰、槊、棍、鞭、钢、锤、抓、拐子、流星等各式兵刃。来到怀玉近前，往两厢一站，正当中蹿出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人：年龄三十上下；一副花花脸膛，一块白、一块紫、一块蓝、一块青；头上戴绿缎子扎巾，高插茨菇叶，身上穿绿缎子箭袖，腰系巴掌宽的丝鸾大带，红中衣，抓地虎的靴子，掌中一条浑铁点钢枪，好不威风！

这家山大王策马来到近前，枪交左手，厉声喝喊：“呸，留下买路金银，再放你过去！”

杨怀玉心里话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敢劫我？大江大浪我见过多少，还惧怕你这毛贼不成！你不就要点钱吗？只可惜走时匆忙，未曾带来，真要带着，我就给你点，少爷我不在乎这个！想到这儿，杨怀玉就把三尖两刃刀摘了下来，“大王，要买路金银？请说个数吧！”

“哟，你倒挺大方。可惜呀，金银财宝我都不稀罕。”

“那，你要什么？”

“我要你的脑袋！将脑袋给我，放你过去；否则，想过我的兴隆山，除非你插翅而飞！”

杨怀玉一听；啊？！他不是劫道的，是要命的！我还要着急赶路，哪有工夫

跟他磨牙?想到此处，便说：“大王即然如此无理，那就休怪我手黑了。着刀！”说罢，刷！三尖两刃刀就劈了下来。寨主一不担惊，二不害怕，大喊一声：“开”举枪往外招架。就这样，两个人马打盘旋。厮杀起来。

杨怀玉一看，这个山大王真是英雄，他这条枪耍开，上崩、下挑、里撩、外划，拿、砸、压，刺、打、扎，招招出奇。

山大王一看，对手是决非等闲之辈出奇！他这口刀上下飞舞，腥风带雨，武艺精湛。

这两个人，你来我往，打了有二十几个回合，也没分高低胜负。

这时，再看这位山大王，打着打着，啪！把丝缰一带，冲杨怀玉喊话：“啊呀，闯山的英雄，你真是好样的。咱俩别在这儿打，里边宽绰，到里边再决一雌雄！”说罢，一圈马，奔前边树林而去。

杨怀玉想，我得把他除掉，不然的话，日后百姓从此路过，都得遭他的暗算。想到这儿，大喊一声：“你哪里走！”话音未落，催马往前追去。

杨怀玉以为追上前去，一刀把山大王脑袋砍下就得了；没曾想马往前一追，就听咕咚一声，杨怀玉上当了，他连人带马掉进了陷马坑。

这时，就听山大王一昨冷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，喽兵，快把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搭上来！”喽兵七手八脚把挠钩搭下，工夫不大，连人带马搭了上来。紧接着，抹肩头，拢二臂，把杨怀玉捆了个结结实实。山大王吩咐：“把他押上山去！”霎时间，杨怀玉被推推操操，押上了山寮。

山大王进了聚义大厅，在交椅上坐稳身形，大声喊话：“众喽兵，把他带上来！”大王一声令下，喽兵把杨怀玉推进大厅。只见杨怀玉胸脯高挺，丁字步一站，面不改色，立而不跪。

大王一看：“螻，还挺有骨气！哼，你能耐再大，也不能把绳子挣开。可惜，你生不逢时啊！现在，你这条命在我手心里攥着，我让你三更死，谁也不敢留你到天亮。我来问你，你上我这座山干什么？探山还是打山？你要说实话，我自会手下留情。”

杨怀玉一听，心里话：真来好笑！我探山、打山？我有那工夫吗？杨怀玉不愿多说，故而缄口无语。

山大王见他不回话，生气了：“哎，你不会说话？在山下，你不是也说话了吗？这阵怎么哑巴了？那么，我再问你，你姓什么，叫什么，谁派你来的？”

“哼！”杨怀玉只哼了一声，仍不作声。

山大王一看，气得啪啪直拍桌子，“你为何不言语？道真哑巴了？”

杨怀玉一回头：“你才哑巴呢！”

“哎，会说话！我告诉你，英雄豪杰没有不报名的，不敢报名的，那叫狗

熊！”

杨怀王一听，眼珠一转：“好吧，你要问，我有名，某家姓杀。”

“姓沙？沙什么？”

“杀人。”

山大王一听，勃然大怒：“啊！还是个假名。看来，你是不肯说实话了。”

”

“我没那么多闲话跟你讲！被你小小的山贼拿住，乃是我的耻辱。要杀开刀，吃肉张口。若皱眉头，不算英雄好“哟，死到临头，还这么硬气。来人呀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先在当院把油锅给我支好，再在锅下放干柴给我烧。你不是英雄吗？我看看英雄骨头有多硬！”大王吩咐已毕，喽兵遵今而行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忽听聚义大厅的后门一响，走进两个女子。头前这位姑娘：二十来岁，眉清目秀，五官端正，不施粉黛，自来的俊俏。头上罩着一条灰缎子手帕，鬓边插两朵白绒花，正当中藏一朵白绒球，银丝盘，金丝绕，走起路来突突直颤；身上穿银灰色绣白梅花的短打衣，腰系浅粉色汗巾；下边是浅鹦哥绿的裤子，抓地虎的风头靴，肋下佩着宝剑，背后披首灰色斗篷。在她身后，跟着个衣着朴素的小丫环。

姑娘迈步进来，冲着大王万福下拜：“哥哥，小妹这厢有礼了。”

“罢了。妹妹，不在后房，到这儿做甚？”

“哥哥，刚才我听说，又有人探山来了。得知哥哥下山，小妹妹放心不下。如需小妹应战，想助兄长一臂之力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咱兴隆山地势险要，涅伏巧妙。生入进山，有来无回。咱不有陷马坑吗？将他拿住了。你来看，就是这小了，问他什么，他也不说。我已吩咐喽兵准备油锅，呆会儿把他炸了。”

“哥哥，事情不可操之过急，还是问出他的真名实姓再作处置为宜。”

“暖？哪有那么多话问他。是他不讲，还怨哥哥我吗？炸！”

姑娘正眼山大王说话，忽然打外达蹬蹬蹬跑近一个喽兵：“禀大王！”

“何事？”

“山下又来了一个人！”

“噢？引么人？”

“是个女的，她策马直奔山下而来。是不是探山的，那我就知道了。”

“噢！”

姑娘一听：“哥哥，来者既是女流，待妹妹下山看看。”

“好！你多加小心。”

“是。丫环，提刀鞴马！”

“是。”小丫环答应一齐，忙到外边鞴好战马，挂好大刀。

姑娘也没换衣服，只把斗篷脱掉，在门外抓缰纫镫，飞身上马，紧抖丝缰，来到山下，立马一瞧，不错！山下立着一匹浑红战马，马上坐着一位中年的夫人，面色呆滞，眼圈儿通红，一身便服，没盔没甲，宰中端着一把绣绒大刀。

书中交待：吴金定得知儿子杨怀玉私自出走，放心不下，也跟了下来。等她来到岔道路口，心想，奴才准是从小道追去！所以，她也奔小道而来。正好，来到兴隆山下。可是，杨杯玉被拿，她却一概不知。

话休絮烦。这位小姐马到近前，把马一带：“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吴金定一看：呀，碰上女山大王了。她为了避免纠缠，忙说好话：“姑娘，我有急事需从此路过，要奔东京汴梁而去。”

“啊？奔东京汴梁？你知道我们这山道通东京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那你上东京于什么？”

“不瞒你说，我是为追赶一个人。”

“噢，这个人什么打扮？”

“这……”吴金定心想，既然她要打破沙锅问(纹)到底，我就直说吧，万一怀玉从此路过，也好让姑娘给指引一下。想到此处，便说：“此人二十几岁，白脸膛，头戴粉缎扎巾，身穿粉缎箭袖，胯下卷毛狮子踏雪鹞，掌中一口三尖二刃刀。”

“噢，这个人我看见过。”

“姑娘，快告诉我，他现在哪里？”

“他呀，被我哥哥抓到山上，放到油锅里边给炸了！”

姑娘造句话刚说出口，吴金定“啊呀”一声，从马上栽了下去。

姑娘见了，急忙下马，把夫人扶坐起来，扑打扑打前胸，捶打捶打后背：“哟，我说这位大婶子，我达句话还没有说完呢，你怎么就昏过去了？那个小白脸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他是我儿子。我姓吴，叫吴金定！”

这姑娘听了，不由一怔：“什么，您是吴金定？原来是您呀！”

第三回 劫怀玉英雄聚会 救文广义兄奋力

姑娘得知来人是吴金定，忙说：“原来是您，快快请起！”说着话，将吴

金定搀了起来。

吴金定找儿心切，忙问：“小姐，我儿他——”

“您不要着急。刚才我的话还没说完，你就昏到了。夫人啊，您儿子没死。快随我上山，到山上您搅明白了。”

吴金定正在迷惑之际，这姑娘冲喽兵喊话：“喽兵！”“有！”

“快结夫人牵马！”

“是。”喽兵答应一声，过来牵马，吴金定随同姑娘上山。

他们来到寨门外，姑娘将夫人扶下战马，抢先一步来到院内，抬头一看；哟！院内支着口大铁锅，锅底烈焰熊熊，柴禾啪啪作响。杨怀玉探身被绳索绑着，站在一旁。

此时，山大王正双手掐腰，怒而不息，立站在聚义厅门前，冲喽兵问话：“油开了没有？”

“开了！”

“给我将他扔进去，炸！”

姑娘听见哥哥喊话，忙说：“哥哥，等一等！”山大王顺声音抬头一看：“妹妹，你回来了？”

“哥哥，不能扔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你瞧谁来了？”话音刚落，众喽兵簇拥着吴金定，来到院内。

山大王一看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吴金定紧走几步，来到大王跟前：“大王，我姓吴，叫吴全定，是少令公杨文广之妻。”

“什么？”山大王不由一愣，他盯着吴全定，仔细打量了一番，厉声说：“若敢冒名顶替，连你也下油锅！”

“大王，我真是吴金定，不受有假。”

山大王正在疑惑不解，绑在一旁的杨怀玉回头一瞧，不由喊了一声：“娘！”

夫人听到喊话，转过身形：“儿呀！”忙走几步。扑到怀玉身上。

山大王一看：“嗯？我说你到底叫什么？这回你可得说实话。”

杨怀玉见亲娘已经赶到，便不付隐瞒：“大王，实话告诉你，我是玉面虎杨怀玉！”

山大王一听他是杨怀玉，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：“啊呀，多悬哪！我再三问你，你就是不说。要不是你母亲赶来，你性命休矣！”说到这儿，忙冲喽兵喊话：“快快给他松绑，把油锅撤了！”

喽兵不敢怠慢、撤去油锅，给怀玉解开了绑绳。接着，山大王和姑娘把吴金定母子请到聚义大厅。

几个人分宾主坐定，夫人便感微地说：“大王、小姐，你兄妹大仁大义，饶我母子不死，我们死到九泉之下，也忘不了你们的恩德。你们真是深明大义的豪杰呀！”

山大王见夫人讲出这等言语，侄说：“哪里哪里！夫人，我兄妹落与你们杨家相比，连一根汗毛都不如。请问夫人，您这是上哪儿去？怀玉，你因何故到在我的山下？”

夫人稍停片刻，说道：“大王，既然动问，我理当相告。请问，你尊姓大名？”

“有劳夫人动问。我姓花，名叫花天豹，我妹妹叫花玉梅。想当年，我爹爹花君曾任东京总兵之职。他为人正直，忠心无二，深得黎民敬仰。新君登基，封刘毓老儿为掌朝太师。皇上耳软心活，事事听他摆布。这小子上欺天子，下压群臣，今天害文，明天害武，在朝中飞扬跋扈，满朝群臣敢怒而不敢言。我爹性情耿直，不信他那个邪，常与他抵撞。为此，老贼怀恨在心。后来，因为一件小事，我爹又与他争吵起来。这个老东西官报私仇，在万岁面前谎奏一本，将我爹打入狱中。我爹一气的。含冤屈死在牢内。我娘见爹爹被害屈死，她老人家情知大祸临身，也一头撞死。我兄妹自幼爱习武艺，商量了一番，‘有仇不报非君子’，为报仇，逃出东京，来到这里。上山以后，我兄妹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准备有朝一日，定拿奸贼刘毓，为爹娘报仇。谁料，我们占山之事，被皇上知道了。朝中曾多次派人，密探高山。我们也曾抓到道一些奸细，他们供认说，京僚大帅王天化奉太帅刘毓之命，派他们前来探山。等他们探明山势地形、兵马粮草，就要前来剿山。这不是吗？怀玉来到山下，我以为他也是王天化的暗探呢！本来嘛，你们是忠良，我们也是忠良。现在，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了，我们已落草占山，不象你们官高显赫啊！”

“瞎，”吴金定听到此话，心中一酸，忙对花天豹说，

“花寨主，你哪里知道，我杨家现在也出了事啦。”

“噢？！什么事？”

“唉，一言难尽尽啊！”吴金定从头到尾对花家兄妹说了一番。

杨怀玉在一旁直喘粗气，紧咬牙关。为什么？他没干这事儿，冤枉啊！”

花天豹一听：“噢，我明白了，这准也是那个刘毓干的！我爹在世时，就说他有谋朝篡位之心。可是，有呼、杨两家保驾，他能得逞吗？他指定是要一个一个地陷害忠良，把能打的、能战的害死以后，他好逼宫杀院，篡位登基。怀玉呀，你这个事跟我这个事，如出一辙，背屈含冤呀！”

杨怀玉一听：“对，花大哥言之有理，这不白之冤，实难忍受。”

吴金定说：“不要着急。依我说，总有那水落石出的一天。”

杨怀玉惦记着爹爹杨文广的事儿呢，所以，岔开话题，问花天豹：“花大哥，兴隆山前，过没过去囚车？”

“没有，一般人不敢走我这条山路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他们定是走大道了。娘，您老人家既已迫到这里，就先别回宝阳关，您先暂住在兴隆山上。”

“儿啊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待孩儿单人独骑追赶囚车！”

吴金定一听：“若追不上呢？”

“那——，我就一直追到东京。待孩儿上殿面君，辩理，清洗我这不白之冤。”

花天豹说：“拉倒吧！你进京城，若被人认出来，还能好得了吗？那不是飞蛾扑灯，自己送死？这样做，不但你母亲不放心，连我们兄妹也要受牵挂。”

小姐花玉梅说：“是啊，将军却不可冒失从事！”

吴金定说：“怀玉，花家兄妹言之有理，你还是不去为好。”

“不！我要不去，怎能救出我父？明知山有虎，我定向虎山行！”

花天豹一所：“既然将军你执意要去，我看这么办吧，夫人，你在这儿呆着，叫我妹妹伺候你。这儿离东京才二百来里地，你在山上听信。待我和怀玉改扮成百姓模样，到汴梁打探信息，探听令公进京以后，皇上怎样发落！倘若皇上没杀，我们俩就设法去找那个刺客，只要抓到假杨怀玉，案情自然大白；假如皇上真要问斩，那就不含糊了，我们就劫法场、闹太京！”

“对！”

吴金定一听，犹豫了：“这个——”

杨怀玉说：“娘啊！别这个那个的了，就依状大哥之见吧！”

夫人虽觉这样做不妥，可又没什么万全之策，只好如此。她再三嘱咐怀玉、天豹二人，多加谨慎，切不可鲁莽从事。

这两个人见夫人同意了，急忙把盔甲包藏到马褥套内，把兵刃也用布套包上，换好便装，带足川资路费，辞别了吴金定，来到寨门外，抓缰纫镫，飞身上马，直奔东京而去。这且按下不表。

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再说包大人押着杨文广，进了东京汴梁城，来到午朝门外下马，吩咐侍从，击鼓撞钟。

五帝英宗正在养心殿品茶，听到钟鼓声响，忙把龙车辇登殿。

英宗稳坐龙墩，闪目往两旁观瞧；见满朝文武俱已到齐，两厢站立。靠皇

上的左侧，金交椅上坐着西宫太师刘毓。刘毓把嘴撇得象吃了苦瓜似的，手拈者须髯，心里合计，嗯，钦差该回来了。哼，杨怀玉呀，疆场之上未曾落下一点伤痕，可今天，你死都不知是怎么死的。别看你老包跟杨家相好，有我的兵部司马监管你，你也不敢放肆！

这老家伙正美滋滋地想心思呢，睁眼往下一看，哟，包拯回来了。

包丞相风尘外什迈步上殿，跪倒：“臣启万岁，万万岁，包拯交旨！”

“爱卿平身！”

包丞相将圣旨送给内传，内传又递到龙书案上。包丞相挺身站到一旁。

五帝英宗闪目一瞧，心想，呢？派了两位钦差出京，为何前来交旨的只有包拯一人？那王林呢？他迟疑片刻，问道：“包爱卿。”

“万岁。”

“此番前去宝阳，可将罪臣怀玉象到？”

“臣和王大人到了宝阳，没见到杨怀玉，

刘毓一听，急服了：“嗯？那杨怀玉哪里去了？”

“太师，你先别急，听我慢慢道来！”

“讲。”

“我们未曾见到杨怀玉，心中也在纳闷。一问杨文广，他说，前些时，接到穆桂英的书信，说她身体有恙，杨怀玉就到南唐探病去了。我们合计一番，只好让杨文广接旨。等把杨怀玉的罪状一列，那杨文广死不招认，硬说杨怀玉不曾刺王杀驾。我们执意与他要人，他是再三矢口否认。那时间，兵部司马王大人以言相逼。两个人话不投机，吵了起来。王大人官高气傲，火力旺盛，说着话，就把宝剑抽了出来，要刺杨文广。杨文广是员久经疆场的武将，岂能束手待毙？两个人便在帅堂上动起手来。那王林岂是文广的对于？结果，杨文广误伤了王林。”

“啊？！这是真的？”

“万岁，是微臣亲眼观见。”

“那，那你是怎么办的？”

“万岁呀，杨文广打死钦差，是我亲眼观见，我知道实属误伤。可是，别人可不知道啊！别说别的大臣，就连万岁你也会猜疑我包拯如何如何。我一看王林身死，便急中生智，把杨文广抓了起来，打入木笼囚车，押解回京。现在，杨文广就在午朝门外，请万岁处置。”

皇上这下可真气坏了，心思想，好哇，杨怀玉持刀杀朕一案，尚未了结，杨文广又打死了钦差。这是要造反哪！

坐在一实的太师刘毓，更是怒发冲冠。他站起身形，撩袍端带，跪倒参本

：“万岁呀！说杨怀玉去南唐省亲，那是一派胡言，杨文广分明是助子行凶，有意袒护！”

“嗯，太师所见极是。来呀，把杨文广押上殿来！”

工夫不大，少令公杨文广被押上金殿，跪例在品级台前。

英宗一看：“文广，你可知罪？”

“微臣知罪。”

“王林可是你亲手将他打死？”

“因为他摆剑要伤我的性命，我无奈才跟他动手。”

“大胆！他是孤的钦差，你怎敢对他行凶？我再问你，杨怀玉杀驾进京，你可知道？”

“微臣丝毫不晓。”

“陡，胆大的杨文广，助子行凶不算，又打死钦差，大宋法律岂能容你？武士们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将杨文广推至午门梟首！”

“是！”

杨文广二话没说，没等武士们动手，便迈步走了出去。

包拯一看，急忙参本：“啊呀，万岁呀，杨文广可杀不得！我不说杨家将功高日月，也不表杨家将世代忠贤。万岁请想，若没有杨家，岂能有大宋的江山？大宋的江山千斤重，杨家将肩挑八百斤哪！从先王即位以来，还未曾斩杀过杨家将呢！”

英宗一听：“你这话怎讲？”

“主公，案情没有大白，杨怀玉也未曾抓到，依我之见，先把杨文广押入监牢。然后，再撒下飞签火票，捉拿刺客。等把杨怀玉拿到，再一起归案。若现在把杨文广杀掉，万一杀错，您后悔可就晚矣！”

皇上听了包拯的这番言语，觉得有理，所以，也犹豫了：“这……”

刘毓见英宗迟疑不决，急忙站起身来：“万岁呀，杨怀玉跟杨文广可不能混为一谈。杨文广不光包庇犬子，又杀死钦差，那罪过不次于杨怀玉。”

英宗问：“怎么？”

“主公请想，杨怀玉杀驾，难道杨文广真不知道？钦差奉旨前去宝阳，他畏罪窝藏罪犯不交，岂不是抗旨不遵？还有，他打死兵部司马王林，更是罪上加罪！这样的重犯，就应立即处置！包大人，别看你们两家交情甚重，哼，国法难容！”

英宗一听：“对，言之有理。”

满朝文武见英宗又听了刘婉的谗言，纷纷跪到品级台前求情：“万岁，杨文广杀不得！暂把他押入监牢，事情人白之后再处置不迟。”

英宗听了这番言语，勃然大怒：“陡，朕不许你们再来讲情。内侍官！”

“在！”

“将尚方天子剑悬出！”

什么叫尚方天子剑呢？就是皇上的一口宝剑。往外边一挂，犹如他的旨意，万元更变。谁再讲情，与犯法者同罪。

英宗命内传挂出天子宝剑，满朝文武相对无言，只好向后退去。

包大人也急得两眼发直，一时没了主意。

此时，皇上又说话了：“众位卿家，大宋法律有章，‘杀人者偿命，欠债者还钱’。杨文广拒捕伤差，打死兵部司马王林，格杀勿论。众爱卿，你们哪个愿讨旨监斩？”

众文武一听，谁愿意杀少令公呢？你瞅我，我瞅你，一个个都默默不语。

刘毓见时机到了，忙接话茬儿：“万岁，臣愿讨旨！”

“好。”皇上随将监斩圣旨，交付刘毓。

刘毓接旨在于，往怀中一抱：“万岁，您还得传道圣旨。”

“所为何事？”

“调京僚大元帅王天化弹压法场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有备无恩啊！”老太师这小子挺奸，他想，监斩杨文广，事关重大，不一定那么妥当，须提防有人劫法场。

英宗一听：“对。”又传下御旨，调京僚大元帅王天化，带三千御林军，把守法场，把百姓轰走，不许围观。

时间不长，法场内安排就绪。老太师刘毓怀抱监斩圣旨，来到监斩棚落座，吩咐一声：“来人哪！地上栽好三尊大炮，准备开刀！”话音刚落，炮工司把三尊大炮栽到地上，兵拿火绳，准备点捻儿。

这时，从外边走来了刀斧手，他们一个个光看膀子，长看络腮胡须，露着满胸的护心毛，穿着大红中衣，怀抱着鬼头大砍刀。就这长相，胆小的一看，得把魂儿给吓跑啦！接着，侍卫、军卒也相继走进法场。

再看杨文广。他被绑在桩橛上，发髻散乱，双目紧闭，就等着一死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忽听法场外，嗒嗒嗒嗒跑来一匹战马。顺声音望去，见马上端坐一人：年方四十有余，一副白脸膛，长着黑须髯，头戴一顶软帽，上理一块白绫子，身穿白缎子软靠，外套孝衫，腰系着白孝带；往下看，虎头大靴，胯下一匹白马，得胜钩乌翅环上挂一杆亮银枪。此人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

众人看罢，不由倒吸一口凉气：“哎呀我的妈呀，他来了！”

谁呀？杨文广的磕头大哥，白马银枪将高增。

高增为什么如此打扮呢？高增的爹爹征南王高锦病故了。高增呢？在家中守孝。刚才，忽然听家院禀报，说午朝门外监斩杨文广！他能不急吗？连衣服都没顾上换，撒马就跑出府门。等他来到午朝门外，甩蹬离鞍下了坐骑，推开人群，就往法场奔来。

当兵的见了，没敢阻拦。为什么？人家是离王爷呀！

高增三步并作两步，走进法场一看。果然文广被绑在那里。他大喊一声：“文广弟！”忙跑到文广跟前。

杨文广听到喊声，把头发往后一甩，看见自己的磕头大哥，这眼泪就不由的象断了线的珍珠一般该落下来：“大哥——”

“兄弟，你身犯何罪？因何被绑至午门？”

“大哥——”接着，杨文广把详情述说一番。

其实，京城里发生的这些事儿，高增还真不知道。为什么？征南王死后，他回原籍送灵去了，直到昨天他才赶回京城。所以，他听了杨文广的这番述说，十分震惊：“啊？！真此事？”

“大哥，一句话，兄弟我情屈命不屈，甘愿吃皇上这一刀。太好，我现在担心的，是那白发苍苍的老祖母余太君和丞相王大人。他们都为此亨受到诬误，被押在监牢。另外，怀玉小奴才去向未知。我心中挂记着老小三辈呀！”

“兄弟，说别人造反，我不敢担保；你老杨家人，怎能干出这等事情？兄弟你要担惊！”说完，就要冲山法场。

杨文广一见，急忙喊话：“大哥，你急奔何往？”

“金殿保本。”

“不行，万岁不会谈恕我的。”

“哼！若不饶你，豁出哥哥这条性命，我就跟他拼！”

“大哥休要如此——”

尽管杨文广再三劝阻，高增怎能听他的话？只见他转身形，迈开虎步，出了法场，急奔至八宝金殿。

高增来到殿前，刚想上殿，就听有人喊话：“高王爷，请抬头观看，尚方天子剑在此！”

“啊？！”高增抬头一看：啊呀！可不是，前边天子剑高悬，明晃晃刺人二目。

是呀！挂出天子剑，谁都不能闯，谁闯天子剑，就砍谁的脑袋，这是大宋王法。

高增看罢，急得抓耳挠腮，原地直转圈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忽听外边“通”地响了头声追魂大炮。高增心想，啊呀不好！三声追魂炮响，就要人头落地！兄弟呀，我恐怕救不了你啦！可他又一转念，瞎，昏君既是这样无道，就休怪我反他的东京啦！

高增拿定主意，转身形，往外跑，抓缰纫镫，飞身上马，端起亮银枪，要独骑劫法场！

第四回 遭暗算高增殒命 闹东京怀玉闯城

银枪将高增抓缰纫镫，飞身上马，摘下亮银大枪，把眼珠子一瞪，直奔法场而来。沿途的军卒见高增满脸杀气，不敢阻拦，忙给他闪开了道路。

高增策战马正往前奔，忽听对面有人喊话：“来者可是银枪将军？请你勒马！”

高增带马定睛一瞅；前边闪出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人，年龄五十左右，身高九尺开外，膀阔腰圆，肩宽背厚，一副浅黄色脸膛，两道八字眉，一部黑须髯；头顶黄金盔，身贯黄金甲；背后八杆护背旗，旗上镶金边，走金线，上绣寸蟒金龙，外边战袍，半披半挂，红中衣，虎头靴，胯下干草黄，掌端一口板门刀。观其外表，使知此人定是员骁勇异常的猛将。

高增一看，认识。谁呀？京僚大帅王天化，人送外号大刀将。

高增见王天化来到跟前，急忙枪交左手，抱拳拱手：

“王元帅请了，我与你往日无冤，素日无仇，为何拦我马头？请你闪开！”

“高将军，叫我让路，自然可以。但不知将军要往何处？”

“明人不做暗事，在下要去劫法场！”

“啊？！高将军，你身为国家命官，怎能私劫法场？莫非你要造反不成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眼前事不用我讲，想你自然明白。那皇上昏庸无道，贤愚不分，听信谗言，酷害忠良。这种的君王，我保他何来？待我劫下法场，救出杨文广，再作道理。”

“高将军，今天杀人，命我保护法场。事关重大，非同儿戏。你若惹是生非，休怪我王天化不讲义气！”

高增一听，双眉紧皱：“王元帅，你是奉命守法场，我是前去救亲人。看起来，你我冰火不能同炉。既如此，请撒马过来！”

王天化一看高增眼睛都红了，急忙摘下大刀，银枪将高增持枪刺来，大刀将王天化忙摆大刀相迎，二马盘旋，这两位午朝门外打了起来。

当兵的一看，傻眼了！都在交头接耳，纷纷议论：“兄弟哎，你看；自己人打自己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哥哥，这回呀，可热闹得出了格啦！”

当兵的只管你瞅我，我瞅你，可谁也没敢动手。为什么？没有元帅的将令，谁敢轻举妄动！

午朝门外这么一乱，监斩棚里的老贼刘毓能不知道吗？他听报事军卒说，银枪大将高增前来劫法场、救文广，不由慌了手脚。他万没想到高增有如此胆量，心里合计，高增既敢单人独骑劫法场，难道别人就不敢？倘若杨家的亲朋好友都来，就把杨文广劫走啦！老贼想到此处，急忙传令：“刀斧子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速将罪犯杨文广押进御监牢，听候发落。”

“是！”刀斧手答应一声，把桩橛上的绑绳解开，推推搡搡，将杨文广押送到牢房。

押走了杨文广，老贼刘毓迈步走出监斩棚，手搭凉棚往前一看，午朝门外，高增正在大战王天化。那高增象玩命似的，使出了探身解数，二人只打得难解难分。

刘朗边看边想，这个高增和杨文广是磕头兄弟，部是我的对头冤家！好，你今日前来劫法场，已犯下杀身之罪，老夫正好拔掉你这肉中刺、眼中钉。他再一观瞧，见王天化躲躲闪闪，不敢向致命处进招，心中不由一阵埋怨，你宰了他有何关系？我给你做主！他看着看着，突然生出一条毒计；

“军卒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弓箭伺候！”

”太师爷，你一一、”

“休得罗嗦，快快拿来！”

“是！”当兵的应声递过一张弓，一支箭。老贼刘毓忙转身形，来到台阶以上，纫扣搭弦，箭头就对准了高增。

诸位，高增只顾摆银枪大战王天化，哪提防后边有人暗算他呢？两匹马绕来绕去，等高增绕在面向王天化、背朝刘毓的时候，一支羽箭，嗖！奔高增的后脊背飞去。

老贼刘毓暗下毒手，高增不知道阿，他聚精会神地只顾厮杀，灾然，后背中了一箭。高增“啊呀”一声，在马上栽了两栽。晃了两晃，差点摔下战马。

“吁——”高增刚勒住战马，眨眼间觉得后心发潮，好象有千斤巨石，压得透不过气来。高增回头一看，刘毓正站在台阶上，手拿着弓，狰狞作笑。高增明白了；这一箭定是刘毓所射。他心里话；文广兄弟，为兄救不了你啦！高增他再想端枪进招，不行了，那支箭还在脊背上钉着呢！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啦！左脚一踹蹬。这匹马便奔正北方逃去。他想跑回家去，因为他家就在午朝门

的北街上。

刘毓一看，忙冲王天化喊话：“京僚大帅，给我追！最好把他带着气儿抓回来，我好押他上殿面君。”

刘毓这么一喊，京僚大帅王天化说：“众三军，追！话音一落，马挂銮铃，?向正北追去。

高增开始跑时，还能抬起头来往前瞅；跑了一全儿，再想仰头就不行了，他疼得要命，伤口的鲜血滴嗒滴嗒往下直流。疼得他连枪都拿不动了，无奈挂在得胜钩上，两手紧抱铁过梁，往马脖子上一趴，信马朝前跑去。

高增跑则不太远，忽听对面嗒嗒嗒嗒传来了一阵马蹄声响。片刻，从北面胡同里蹿出一匹战马。高增强打精神，定睛一看，马上端坐一人。这个人：头戴白，身穿重孝，胯下花斑豹，得胜钩上挂一对亮银梅花锤。谁呀？金毛虎高英。

书中文待：高英是高增的儿子，狄玉兰所生。生下以后，因他背后长着一撮黄毛，所以，起个外号，叫金毛虎。高英从小失落在南唐二王李广之手，后来真相大白，倒反南唐，认组归宗，跟随穆元帅征战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这是他以前的故事，不必细表。

话休絮烦。高英在府只听了家丁禀报，他就要跟爹一块出来。可是，高增不带他：“你先不要出府。等为父打探明凶，咱再伺机而行，”高增走后，高英可急坏了，在府内如坐针毡，直转圈。他等来等去，不见动静，心想：我得出去看看，到底出了何事！他打定主意，顾不得上顶盔挂甲，就穿这身孝衣，从后角门偷偷拉出战马，又挂上了亮银梅花锤。他本打算先到午朝门闻闻风；可是，刚出府不远，见南边隐绰绰驰来一匹战马。他刚勒住坐骑，远处的那匹马也奔到近前。高英定睛一看：“啊？！”不由就是一怔，急忙喊话：“前边可是老爹爹？”

高增正在昏迷之中，耳风里听见好象有人喊“爹”，少气无力地勒住战马，强打精神抬头视瞧：“啊？高英！”

“爹！”

高英万没想到，爹爹会落到达般光景。金毛虎带住坐骑，下了战马，正要扑上的去，高增扑通一声，翻身落马。

高英大声喊叫：“爹！爹！爹！”紧走几步，把爹爹抱在怀内。他这么一抱，见爹爹背后带着一支羽箭。正要伸手去拔，高增慢慢睁开了二目：“英儿，为父的性命保不住了。你叔父杨文广蒙受不白之冤，被绑法场挨刀。为父去劫法场，你叔父杨文广蒙受不白之冤，被绑法场挨刀。为父去劫法场，没枪下来。你赶快上战马奔西夏，结呼家送信，叫他们兼程回京，给杨家把此事弄清

。否则，杨家的冤屈就要石沉大海了？”

“爹，您背后这文箭是谁射的？”

“太师刘……”高增刚说出一个“刘”字，便紧闭双目，与世长辞了。

可叹啊！白马银枪将军高增，两军阵前爬冰卧雪，东征西杀，为大宋江山社稷立下了多少功劳？没想到奋战一生未得善终，却死在奸臣太师之手！

高英见爹爹被害身亡，眼睛都急红了。他大声喊道：“爹！爹！”禁不住泪如泉涌，霎时间润透了孝衣。

高英定了定神，站起身来，一伸右手，噌！拔出了爹爹背上的雕翎箭。他刚拔箭在手，就听南边传来马蹄声响。紧接着，又听右人高声喊叫：“追高增啊！”

高英明白了。啊！后边还有人追我爹呢！好啊！金毛虎慌忙站起身形，先把爹爹扶到背上，又把腰小大带解下，双手往身后一甩，再把大带系紧，这样，爷儿俩就捆在了一起。好高英，背着爹爹酌死尸，擦干了泪痕，抓缰勿蹬，飞身上马，从得胜钩上摘下梅花锤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爹，待儿给您老人家报仇。不杀刘毓，誓不为人！”话音刚落，打马上前，站在大街正中，挡住了去路。

这阵儿，当兵的还往前追呢！等追到高英近前，楞住了，“哎呀我的妈呀！”京里的人，谁不认识金毛虎？一看高英：勒马站在街心，面带杀气，眼睛通红，俨然似一尊天神！当兵的不敢向前，直朝后退。

京僚大帅王天化赶到近前，把马一勒，忙问军卒：“为何不住前追？”

军卒战战兢兢地回答：“大帅，你往前边看，那位他疯了！”

王天化带马提刀一看，哟！把他也吓了一跳。怎么？他一看高英，啊呀，他肯后还背着一具死尸！王天化明白了：嗯，高增肯定是死了。常言道，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啊！他焉能不急？这小子琢磨，当兵的不敢近前，我若再不上去，那不完了？他定了定神儿，壮了壮胆儿，打马上前，高声喝喊：“呔，前边可是金毛虎？”

“正是你家少王爷！”

“金毛虎，休要无理。你爹遭难，是他自食其果。你想，杨文广犯罪，与你高家何干？他劫法场，已犯下不赦之罪。他既然已死，也算免了麻烦。高英啊，此事与你无关。速将你父的死尸给我，我好回去交令。”

“陡！满口胡言，王天化，你与那老儿刘毓早已结成死党，是一丘之貉。今天找正好用你的狗命来祭奠英灵。你给我着锤！”说话间，呜！这锤就砸了过去。

高英这对锤，平时往下砸，有一百斤分量；今天砸下来，足有一百八。怎

么？他急了。这个劲儿呀，不知打哪儿来的。

高英的大锤往下一落，王天化忙带战马，举火朝天往外招架，只听“仓啷”一声巨响，把王天化震得在马上又栽又晃，差点儿掉下来。

王天化刚刚勉强定了定神，稳了稳身形，金毛虎又圈马来到近前：“好小子，你要小心了。着锤！”

王天化一看高英的架势，心里合计，不行！俗话说，“横的怕楞的，楞的怕不要命的。”他与我玩儿命，我岂是他的对手？这小子不敢恋战，心生一计，一带战马闪开，回过头来，冲军卒喝喊：“众三军！”“有！”“给我拿下！”说着话，他将马后撤，命军卒上前抵挡。

当兵的心里话：哦，你石敢打，却叫我们上当，这不是叫我们去送命吗？但是，军令难违，当兵的只好哭丧着脸，拥上前去。这一来，高英就被围在了当中。

高英在包围之中，挥舞着双锤，不管是谁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遂人就砸。只听了丁当当、稀哩哗拉，那真是刀枪乱扔，死尸横卧。

王天化在圈外一看，啊呀，看样子，人多也拿不住他。瞎，反正豁出去了，待我再来调兵！一千人不行，两千；两千人不行，五千；五千人不行，一万。俗话说：“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。”累也要把你累死：想到这儿，又喊一声：“三军们，围！”

王天化一说“围”，当兵的又陆续往上涌去。虽然高英武艺超群，怎奈军卒太多，杀不完、斩不尽；再加上身后又背着他爹的死尸。一时难以闯出重围。小伙子边打边想，看来，我父子都要死在东京了！

正在这个时候，从东边的胡同里，影绰绰走出一个人来。这个人：年龄二十来岁！上中等个白脸膛，白里透粉，粉里透红，粉红中衣，头戴粉缎子英雄壮帽，高插茨菇叶，左鬓边插一朵素绒球；身穿粉缎子绣黑蝴蝶的软靠，外套箭袖战袍；内挂防身宝剑，红中衣，薄底靴。生得仪表人材，端庄英俊。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玉面虎杨怀玉。

杨怀玉是怎么来的？前文书咱们说过，他和花天豹化装下山，来到京钱，没敢进城，先住在城外一家老店。他们进得院内，将马拴好，从褥套里拿出兵刃，进到客房。这两个人拼命赶路，不曾打尖，来到店房，便先吃酒用饭。这一吃喝不要紧，天豹这人见酒没命，左一杯，右一盏，喝来喝去，喝了个酩酊大醉。等吃喝完毕，咣当一躺，便呼呼入睡了。

杨怀王心中惦念爹爹，能睡得着吗？他见花天豹睡得如此实在，心想，嗯，待我出去溜达溜达探探动静。他打定主意，准备妥善，便走出店房。

其实，离店房不远就是城门。他见城门洞开，既没守城军卒，也没他的画

影图像，便手扶宝剑，进了城门，朝天波杨府走去。

到在杨府门外一看，府门紧紧关闭，贴着带印的封条，门庭冷落，十分萧条。怀玉看罢，凄楚万分；唉，可恨那刺客，假冒我的名姓！我一人蒙受不白之冤，例也罢了，想不到祸及全家！就连主持公道的王文弼王大人，也被打入监牢。要不我干脆上殿投案？……不能，我若如此，就会落下杀驾篡位的罪名，真成了屈死的冤魂。身为大将，在前敌为国尽忠，虽死犹生；苦这样含冤而死，岂不给杨家留下千载骂名？我愧对祖先呀！瞎，该怎么办呢？他想来想去，突然想出一个主意：待我设法抓获冒牌的杨怀玉，那时候，真相自然大白。

杨怀玉站在府门外，正琢磨心思，就听午朝门外，通！传来一声追魂炮响。他吓了一跳：啊！莫非是我爹被杀？

他正在楞神，又听见午朝门外人喊与叫，乱作一团。他不知何故，正探头往前观瞧，就见跑来不少百姓。他上前去打听，百姓一个个神色惊慌，吞吞吐吐，不敢多言，仓促而去。杨怀玉情知必有大事，便撒腿如飞，往前跑去。

杨怀玉离开杨府奔午门，不敢从大街行走，净穿小巷。为什么？大街上人多眼杂，怕被认出来，招惹麻烦。他穿胡同，走小巷，左绕右拐，往前行走。来到午朝门附近，忽听前边有人高喊：“抓活的！”杨怀玉手搭凉棚往前一眼：

“啊呀！”一眼就看明白了。午朝门外，金毛虎高英背着一具死尸，被围困征军卒之中，正排命往外冲杀。

杨怀玉急了，噌一下把宝剑拉了出来，疾步来到军卒跟前：“呔，军卒闪开，玉面虎杨怀玉来也！”

当兵的回头一看：“啊呀我的妈呀！”

杨怀玉挥舞宝剑，要大闹东京城！

第五回 杨怀玉大闹汴梁 欧阳彪奉命剿山

玉面虎杨怀玉手持宝剑，大喊一声，杀进了人群。可惜他没骑战马，若骑上战马，那就更加虎添翼了。就是这样，也勇不可挡。只见他把这口宝剑摆开，噉哩喀喳，横冲直杀，闯进重围，大声喝喊：“金毛虎，我来助你！”

高英正在奋力厮杀，听到喊声，回头一看：“啊？！玉面虎，快来助战！”

这个场合，不容他二人多言多语。杨怀玉听了，摆开宝剑，冲上前去，驱散军卒，围着金毛虎来回直转。为什么？想让他休息休息。

军卒见了，忙跑到王天化身边报信：“啊呀元帅呀！可了不得啦！”

“何事惊慌？”

“你看，玉面虎杨怀玉来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当兵的这一报不要紧，可把王天化乐得够够！他心想，抓他不到

，拿他不着，不料他自己闯进京来！王天化把马一勒，伸着脖子往里一瞧，螻，确实里边多了一个人！只因离得太远，看不清是谁。王天化琢磨，那可能就是杨怀玉？没骑马，只有一口剑，好！我听说，杨怀玉的三尖两刃刀那是万将难敌，一口刀曾踏平了南唐困龙山；今天他既没马，又没刀，只身落在我的于军万马之中，空有本领，

难得施展，真乃天助我也！这小子想到这里，冲军卒高声呐喊：“来呀，给我捉活的！”

有道是“兵随将今草随风”。王天化口传将令，当兵的便往上冲去。

军卒上前包围杨怀玉，杨怀玉心中十分着急。为什么？他的兵刃不服手啊！人家的家伙长，离老远能碰上他；他的剑短，不好伤人。他全仗着能耐大，摆开这口剑，上下翻飞，他一边打，一边喊：“金毛虎，撤！”杨怀玉的意思是：不能在此厮杀，先把他救出去再作道理。

金毛虎也是这么想的。怎奈军卒越聚越多，冲不出去。尽管杨怀玉舞剑开道，但仍然收效不大。

正在这个紧要关头，忽听大街上嗒嗒嗒嗒传来了马蹄声响。紧接着，有人高声断喝：“前边的军卒闪开了，休撞了爷的马头！哪一个若不听话，就在爷的枪下做鬼。闪开了哇！”

军卒顺声音回头一瞧，大街上跑来了两匹战马，前边一匹马上坐著一人，花花脸膛，头上扎巾，身上箭袖，掌端一杆浑铁点钢枪。在他的马后，还牵著一匹白马，得胜钩上挂著一口三尖两刃刀。谁呀？花天豹。

书中略表：花天豹贪杯过量，躺倒睡了一觉。醒来一看，嗯？杨怀玉哪里去了？他一琢磨，坏了，指定是溜达出去了。若被外人发觉，多有不测！唉呀，我本来是保护人家的，他若出了意外，我回去如何交待？想到这里，他整好行装，急忙去到门口，四外窺摸。正在这时，就听百姓们纷纷谈论：京城里怎么杀杨文广，高增怎么劫法场，高英怎么反东京，杨怀玉怎么救高英……

花天豹一听，坏了！原来他一个人进城了。哎呀，他也没骑马呀？嗯，待我给他送马去。想到这里，他忙从马棚拉出两匹马，飞身上了坐骑，闯入城内。进得城来，见午朝门外正打得热闹。

书接前言，花天豹策马正往前冲，不料被京僚大帅王天化看见了：“呔，什么么人？站住！”

“吁！”花天豹勒住马头，反问一声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“京僚大帅王天化。你是谁？”

“我乃兴隆山大寨主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跟杨怀玉一块儿来的——”他刚说到这儿，自觉失口，使把下话咽到肚里。怎么？他说露馅儿了。

花天豹这个人，性情耿直，不会撒谎，他一急之下，就把住处、来意给道破了。

王天化一听：“好哇！闹了半天，你是杨怀玉的帮凶！休走，拿命来！”说罢，抡大刀奔花天豹劈来。

花天豹一不担惊，二不害怕，摆枪相迎。一个回合过后，王天化又想圈马进招，抬头一瞧，那花天豹的马，哧溜；便蹿进了人群。

花天豹心眼挺多。跟他打没用，送马要紧！他大枪翻飞，挑死拦路的军卒，冲杀到里边，抬头一瞧：怀玉正在摆剑厮杀。他高喊一声：“呔，怀玉，马到了！”说着话，把缰绳头扔过去了。

杨怀玉一看：“啊呀，这真是雪中送炭！”他忙把宝剑还匣，往的一进身，噌！抓缰在手，左脚勿蹬，飞身上马，又从得胜钩上摘下三尖两刃刀；“军卒，想要活命，赶快后退。否则，刀下做鬼！”这一回，杨怀玉犹如蛟龙入水，猛虎归山，有用武之地了。

军卒一看：“哎哟，这回可抓不成了！”说话间，呼啦啦往两厢退去。

杨怀玉稳坐雕鞍，高声喊话：“花大哥，事情紧急，不容多讲。你快策马奔西而去，将金毛虎高英带走！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先把军卒拦在这儿，然后设法圈马回山。快，咱兵分两路！”

“噢，对！”话音一落，花天豹开道，带高英向正西而杨怀玉呢？拨马奔正东，正好来了个两头挣。此时，兵卒们也不知该追谁了：“元帅，这…”王天化一看，只气得鼻子都歪了：“哇呀呀呀，真乃可恼！”这小子稳住身形，心里合计，嗯，还是捉拿杨怀玉要紧，他是朝廷要犯！想到此处，忙喊：“众三军，随我来！”王天化一圈马，率领军卒，朝玉面虎追去。

杨怀玉回头一看：“好，就等你迫呢！”他心里合计，我不能在城内厮杀！若打时间长了，四门一闭，飞也飞不出去。把他引到城外，那就我说了算啦！想到这里，催马急往前奔。这时，又听后边人喊马叫，乱作了一团：“迫呀！杀呀！”

“别让重犯跑了，抓活的呀！”王天化在后边紧迫不放。再说花天豹。王天化带领军卒去追玉面虎，花天豹这边的军卒就少了；况且，又没主将，所以，兵卒越迫越少。花天豹只顾埋头赶路，催战马出了城门，也未回头观望，直奔兴隆山而去。等他跑出有一个时辰，听听后边动静，嗯，没有追兵了！他才放心大胆地说：“这就好了。金毛虎，你给我——”花天豹回头一瞧，喀，跑了半天，就他自己一人。高英呢？压根儿没跟上来。

花天豹暗暗埋怨自己，杨怀玉叫我保高英出京，谁料想把人家保丢了。我

，我该怎么办？他抬头一看，天色将晚。啊，是了，备不住怀玉已绕路回山。我也别在这儿久呆，回山去，看看怀玉回去没有？如没回去，我再下山找他；若已回山，我俩再一同去找金毛虎。想到这里，花天豹使圈马回山。

简短截说。花天豹上了兴隆山，下了坐骑，迈步到聚义厅一瞧，吴金定和妹妹正在里边坐着。

吴金定惦念杨怀玉，怕他到京都闹事。见天豹进来，顾不得寒暄，出口就问：“花将军，怎么样？”

“夫人啊，挺热闹。”

“什么热闹？”

“夫人容禀！”天豹将京城之事，从头至尾说了一番。

吴金定一听，惊魂不定：“什么，银枪将军死了？高英也反了？那么，我儿杨怀玉他，他，他哪里去了？”

“不知，怀玉只叫我保护金毛虎出城。我出城后一看，谁知他也没跟上来，不知是杀散了，还是什么原因。怀玉还说，他杀退军卒，就回山寨。怎么，他没回来？”

“没有啊！”

“哎呀，不好！”

花玉梅听到达里，站起身来，数落天豹：“哥哥，你总这么粗鲁！你保着杨将军前往，怎不与他同归呢？把他一人落到汴梁，他怎能冲得出来？”

玉梅一说，天豹恍然大悟：“可也是呀！待我再去找他！”说若就要走。

吴全定忙说：“慢来，既然怀玉有言在先，咱暂且少等一时，说不定会绕道而归。”

“那……那怀王要真有个闪失……”

“不会。我儿有勇有谋，临危不惧，定会设法挫败追兵。”

如今，吴金定只能这么说。不然，花氏兄妹为之担心呀！”

吴全定见他俩没再多有，使说：“来，咱们先用晚膳，等着怀玉。”说罢，喽兵端来额菜，他们边吃边等。

就这样，一憋气等到天黑，也未见怀玉回山。吴金定坐不稳，站不宁，两只眼睛时时瞅着寨门；花天豹急得出来进去，哇呀暴叫，花玉梅左一眼、右一眼，瞪着哥哥……

等了两天，杨怀王也没露面，吴金定急得两眼发直。任凭花玉梅相劝，怎奈劝皮劝不了瓢。

大家正在聚义大厅，议论寻找怀玉之事，就听兴隆山下通！通！大炮轰鸣。工夫不大，山外的喽兵跑来报信：“回禀大王，可了不得啦！”

花天豹一愣：“不要害怕，慢慢讲来！”

“从东京方向开来三千人马，已到山下。为首一员大将，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。他说，要犯杨怀玉现在兴隆山上。若把他送出，还则罢了；如若不然，领兵平山！”

天豹一听，只气得青筋暴跳：“什么？被乎我的山头？他长几颗脑袋？”

吴金定忙说：“花将军休要动怒。”转身对喽兵说：“再探！”

“是。”

喽兵走后，吴金定说：“花将军，咱们先一同下山看看，或许从来者口中能得知东京的情况。”

“好，就依夫人之言，待我下山迎敌！”

“千万多加小心。”

“不需挂念。”花天豹深身上下拾掇得利利索索，上马提枪，带领三千喽兵下山。

吴金定和花玉梅放心不下，忙到山头观敌隙阵。

花天豹来到山下，抬头一瞧，哎哟！往远看，营盘一道挨一道，坑坑洼洼尽是帐篷；望近瞧，几千军卒高举着刀、枪、剑、戟、斧、钺、钩、叉、镗、镰、槊、棒、鞭、铜、锤抓、拐子、流星十八般兵刃，亚赛麦穗、柴逢。正当中闪出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人：三十多岁，若跳下马，身高有八尺开外，膀阔腰圆，双肩抱拢；生就的一张蓝险膛，颧下红须髯；头戴八瓣卷叶盔，脑后一朵红缨；身贯一身银灰色铠甲；胯下一匹青鬃兽；举端一对大板斧。那真是性高气傲，杀气腾腾。此人稳坐鞍鞞，讨敌骂阵：“呀呔，兴隆山的山王听真：交出杨怀玉，还则罢了；如其不然，平你的高山！”花天豹一看：“呔，你是吃什么长大的？牛吹得倒不小。少讲废话，通上名来！”

来将勒马，盯着花天豹，打量了一番：“问起我来，有名给你，东京汴梁总兵，在下复姓欧阳，单字名彪。你就是此山的寨主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你可曾去闹东京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你可曾自报名姓，说跟杨怀玉在一起？”

“一点不假！”

“这就对了。实话对你讲吧，杨怀玉大闹东京，向东逃去。京僚大帅王天化随后尾迫，至今未归。太师刘毓听军卒报信，说你这个兴隆山的寨主去帮杨怀玉行凶。为此，在八宝金殿奏了一本。当今皇上传旨，命我欧阳彪带三千人马平你的高山。快把杨怀玉交出来！”

“明人不做暗事。告诉你，杨怀玉不曾回山，他母亲吴金定现在寨内。”

“咦?如此说来，我可来着了。”

“是呀，阎王爷已跟你招手，让你去冥国报号！”

“休要胡言。你叫什么？”

“问我吗?我处花，名叫花天豹。你知道朝中曾有个花君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就是我爹。因被奸臣刘毓所害，我兄妹才被迫占山。你忠奸不辩，反帮刘毓前来平山，居心何在？”

“哼，既食俸禄，就要尽力效命。体得罗嗦，赶快伏绑！”

“想绑我吗?那好，除非你胜了我这条长枪；不然的话，动我一根汗毛，我也叫你立旗杆。看枪！”花天豹一连就是几枪。

欧阳彪忙用大斧子连连往外招架。二马盘旋，两个人就在兴隆山下战了起来。

吴全定和花玉梅在出头观阵。几个回合过后，吴金定小声对花玉梅说：“姑娘请看，欧阳彪那对斧子可真厉害呀！”

夫人话对了，这对斧子确实厉害。斧子重，力气大，抡起来象车轱辘一样，带着风声呼呼直响。夫人和小姐看在眼里，暗暗为天豹担心。

欧阳彪要没两下子，也不敢领命剿山。他来的时候，就铆足了劲儿。为什么?他寻思杨怀玉准在山上，安心要会会玉面虎，立个大功。他既然敢与杨怀玉较量，那么打花天豹，还不足易如反掌，眨眼之间，把花天豹累得浑身冒汗，遍体生汗。

吴金定一看：“玉梅，你看花将军，光有招架之功，无有还手之力。来来来，快给我鞴马，待我下山！”

吴金定心里是这么想的，我们到这儿来，给人家闯下大拐，他既不赢，就得我去。

花玉梅说：“夫人，你身体不爽，不便交锋，还是待我下山。”这二人争执不下，都要下山助天豹一臂之力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由打山后奔来了两匹战马。吴金定举目望去，心里说，这两匹马好面熟呀!这两匹马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到在山根下，就听马上之人互相搭话，“哎，绕过来了吧?”

“绕过来了。”

吴金定顺声音仔细一瞧，唉哟：这两匹战马，尤其前头这匹，是匹光板没毛的老癞马，马上坐着这人：大脑袋，细脖子，得胜钩上枝着杆独杆枪。吴金定看见他俩，不由眼睛一亮。谁呀?都兴虎孟通江和卧街虎焦通海。

这两人打哪儿来呀？他俩不是随穆元帅镇守南唐去了吗？不错。穆桂英病好之后，因无战事，每天只在校场操练人马。前几天，过路商贾风言风语传来凶信儿，说老杨家不知犯了何罪，老大君和王大人都被打入牢监。这是个谎信儿，真假难辨。穆桂英百思不得其解，心想，常言说，无风不起尘。既有言传，就该探个明白。可是，自己又不能私自离开。得了，待我派孟通江、焦通海二人，以省亲为名，回京打

探虚实吧。想到这儿，便将他们叫到跟前。一说这事儿，这两人乐坏了，带足川资路费，出了南唐地界，奔东京而来。

走到半道上，二人合计：“哎，此处离宝阳关不远，咱们先去看看玉面虎吧！”

“对，免得回京后再到宝阳，枉费脚步。”这二人说走就走，催马取道宝阳。等进城一看，主将没了！再一打听，得知东京出了这种事情。孟通江眼珠一转，来了主意：“老焦哎，走，咱进京打探打探。如果没啥事儿，那就算了，如果真有了事儿，咱就杀皇上、宰娘娘。哼，欺负五虎将，咱要他的脑袋！”

“对，快走！”

就这么着，二人离开宝阳，直奔东京。到在半路，二人又合计：“别走大道，走小道抄近。”二人马踏小道，这才路过兴隆山。

书接前言。这二人从后山绕到前山，孟通江带马一瞧，哟！前边山脚下有两匹战马来回盘旋，两边有军卒和喽兵摇旗助阵。心想，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官兵打山呢？他俩不由愣了。

达时。吴金定早看见他俩了：“孟将军，这边来！”

孟通江顺声音一瞅：“哎哟，这不是娘娘吗？”他紧催战马，领着焦通海，跑到吴金定跟前，抱腕拱手：“娘娘一向可好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”

“孟将军，战事吃紧，不容细说。你先快快上阵，替回那位使枪的花脸寨主。使斧子的那个，是咱的仇人！”

“是！”孟通江答应一声，回头对焦通海说：“老焦，后边观阵！”

“好。”

孟通江摘下独杆枪，冲山下入声喝喊：“哎，那个花脸寨主，你快回来，待我拿他！”

花天豹听后边有人喊他，回头一看，见一员战将冲下山来。他想，啊呀，谢天谢地！他若迟来一步，我准吃亏。他忙蹙战马，撤下阵去。

欧阳彪见花天豹败阵，傲气十足，冲山上大喊：“尔等谁还敢来？”

他一喊“谁还敢来”，就听孟通江搭话：“呸，你小子慢抖威风，我的马

到了！”说话间，这匹老癞马来到阵前。

欧阳彪一看，我的妈呀！这是什么人？大脑袋在肩头上扛着，驹的马光板没毛，马耳朵耷拉着，马尾巴垂垂着，马嘴上还有一嘟噜黏沫子。唉哟，这种人也想上阵打仗？欧阳彪真还没把他陷在眼里：“呔，来将通名！”

“怎么，不认识？我先问你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欧阳彪！”

“啊，你凭什么打这座高山？”

欧阳彪简单述说一番，可把孟通江气坏了：“好哇，你先约上四两棉花纺（访）一纺（访）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都兴虎孟通江！你干老子！”

“谁干老子？”

“爱叫不叫，不叫拉倒。”

“好小子，你敢给老杨家帮忙？”

“帮忙不算，还要帮到底呢！”

“我看你往哪里面”

“我有地方走。马儿呀，你给我精神点儿！”说着话，双腿磕了一下飞虎檐。再看这匹马；两只耳朵扑棱！支棱起来了；马尾巴腾！抬起来了；马脑袋噌！往起一仰；马嘴上那嘟噜黏沫子，哧！奔欧阳彪甩了过去。

欧阳彪哪思见过这个架势？他带住坐骑，端起斧子，定睛一看，不知什么玩意儿，白花花的，冲自己面门而来。你倒是躲呀？人慌失智，没躲。那嘟噜黏沫子“啪叽”一下，正扑在他的脑门儿上。

“啊呀！”欧阳彪只顾用于抓挠那嘟噜黏沫子，孟通江手疾眼快，把大脑袋一抬，稳操独杆枪，冲着欧阳彪，“噗哧”就是一枪！

第六回 带枪伤总兵讨阵 舞银锤高英对敌

欧阳彪只顾抓挠那嘟噜黏沫子，孟通江的枪就到跟前了。还得说欧阳彪有些能为，这小于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见枪刺来，情知不妙，怎么办？招架来不及了，忙在马上闪了下身子。噗哧！这一下没扎到他的肚子上，扎到大腿根上了。这小子疼得直叫唤，急忙将马圈回。

这时，孟通江将马带回一看，“唉哟，没扎到肚子上呀！”心想，坏了，我就这么一招啊！这，这怎么办？

说书人交待：孟通江打仗，一半凭能为，一半凭咋唬。他就这么一枪，胜了算，胜不了拉倒。

欧阳彪可不如道他能吃几碗干饭！他心里合计，五虎大将，可有名望，一个

赛一个。究竟他还有什么高招，咱心中没底！现在，腿已负伤，不便厮杀。想到这里，回头大喊一声：“众三军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收兵回营！”

你说这有多玄！真要再打的话，孟通江还真是没咒可念了，欧阳彪罢兵回营，可把孟通江乐坏了，冲著他的背影，

吹开了大牛：“哈哈哈哈哈，欧阳彪，你家孟大爷有好生之德，放你一条活命。你领兵滚回京城还则罢了，如若不然，明天我的招数比今天还厉害，我叫你的肠肝肚肺出来透透凉风！”孟通江痛快了一顿嘴皮子，拨马回山。

此时，天色将晚。欧阳彪领天败回大营，来到辕门，下了战马，一瘸一颠地进了大帐，刚在交椅上落座，便气得哇呀暴叫：“这个大脑袋，实在可恶！”

军卒见他怒气不息，没敢多言，急忙找来大夫，为他搽上金疮药膏，绷上绷带，退出帐外。

欧阳彪治伤已毕，手扶桌案，想开了心思。真晦气，玉面虎未曾露面，却又杀出了一只都兴虎！我此番奉命，专为杨怀玉而来；若拿不住他，怎么回京交旨？那寨主口说杨怀玉没回山，我看哪，准在山上！明天我还得讨阵。若将姓孟的战败，杨怀玉自然会上阵相助。到那时，我一鼓作气，将他活擒，好回京见驾，请功受赏！又想，可是，这个姓孟的太厉害了。他一喊“马呀，你给我精神点儿”，霎时间病夫变成了勇士……嗯，明日上阵，我需如此这般！

一夜无活，次日清晨，欧阳彪吃过战饭，鸣炮三声，带领手下人马，整队出营，来到兴隆山下，勒住马头，高声断喝，讨敌骂阵。

时间不长，就听兴隆山上三棒铜锣鸣响，众喽兵簇拥着主将下了高山。喽兵二龙出水式两厢排开，高举手中兵刃，烘云托月，从正中闪出几匹战马。都是谁呢？吴金定，孟通江，焦通海，花家兄妹。

今天，吴金定也豁出来了。咋个儿她在山头观阵，看见欧阳彪十分厉害。夫人心里话，他是奉命而来，高山不平，决不肯善罢甘休。必须马他决一死战，来他个鱼死网破。

吴金定冲众人说道：“你们为我观阵，待我迎他一战！”吴金定情知孟通江的能耐，昨天没把人家扎死，今日就不灵了。所以，她自己要去。

孟通江见夫人没点他们马。心里直乐，你还别说，婶娘真了解我的能为！不过，他嘴里却说：“婶娘，你要上阵也行，若胜不了，我再揍他。”

这娘儿俩正在说话，就听欧阳彪喊话：“大脑袋，你策马过来，今天咱俩见个高低！”

孟通江一听，哈哈大笑：“欧阳彪，今天我身体不爽，不想跟你动手，赶明几个再说吧！”

欧阳彪一听，气坏了，端着斧子正在观瞧，就见对面飞来一匹战骑。再一细瞅，马背上端坐着一位夫人。欧阳彪问：“来者什么人？”

吴金定一带战马从容答话：“我姓吴，叫吴金定，配夫杨文广，杨怀玉就是我的亲生。”

“嗯。且不言杨文广父子图谋不轨，身犯大罪，就说你吴金定，也不遵圣命，私离宝阳，与山王混到一起，跟万岁作对。哼，都说你们杨家世代忠良！你们忠在何处，良在哪方？吴金定，听我良言相劝，将你儿杨怀玉交出来，任出万岁发落；如若不交，在下我恼一恼，怒一怒，双斧一摆，定将山头削平！”

“住口！我杨家祖祖辈辈为国效命，行得端，走得正，光明正大。不管何人诬陷中伤，都妄费心肠。欧阳将军，劝你听我忠告，赶快收兵回京，待日后水落石出，真相自然大白；如若不然，休怪我吴金定无理！”

欧阳彪听罢，一阵狞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，吴金定，好汉休提当年之勇，难道你不见鬓边生出了白发？如若不服，来来来，咱俩较量几合！”这小子话音一落，手擎大斧，冲了过来。

吴金定一看，心里想，眼前可是一场硬仗呀！为什么？吴金定对自己有个估量。这几天，她惦念着文广父子，吃不下，喝不下，体力不佳呀！再加上敌手身高体壮，艺高力大，她能对付得了吗？可是，她又一想，既然上阵，就得舍命相拼！想到此处，她紧咬牙关，手提雁翎大刀，双腿紧磕飞虎檐，奔敌将冲了过去。

正在这时，忽然从远处树林里飞跑来一匹战马，这匹马来到近前，骑马之人勒住丝缰，高声喊话：“哎-，马上那员女将，你可是吴金定？”

吴金定听人喊自己的名字，带马横刀回头一瞧，哎呀！她不看则可，这一看哪，又高兴，又难过。怎么？原来她瞧见马上端坐的这个人，岁数跟自己差不多，头戴一顶额子盔，肩搭狐狸尾，脑后雉鸡翎，身贯索子连环甲，外套石榴花大红战袍，八杆护背旗，镶金边，走金线，上绣“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”，胯下一匹浑红马，掌端一口板门刀，还带着宝剑、努弓、雕翎……吴金定上眼一看就认出来了。谁呀？曾风英。

曾风英这是从哪儿来呢？前文书咱们表过，她跟杨怀玉去探望穆挂英。穆元帅病好以后，娘儿俩就离南唐返回宝阳。行至半路途中，曾风英对怀玉说：“你先回关，待我回磨盘山，看看你舅父。”母子分手，曾风英上了高山。曾杰见了，欣喜万分，对妹妹说：“咱兄妹好不容易见面，这回前来，你得多

住些日子。”

曾杰为什么说这话?因为他也是刚从外地回来。他干什么去了?云游四海，拜访高人。他这个人爱动不爱静，闲来无事，哪儿都溜达。这回好不容易兄妹重逢，你说他能让凤英轻易离开吗?可是，曾风英终究是出嫁的人了，住了一些日子，她就想家了。于是辞别了兄长，下山回宝阳关。行至半路途中，听店房商贾议论，说老杨家犯事儿了，还听说太君入狱，杨文广和杨怀玉也死了……究竟这是怎么回事?她弄不明白。打听吧?听到的说法不一，也分辨不出哪个消息准确。曾风英心急如焚，乘快马，日夜兼程，赶回宝阳关。等她进了宝阳城一看，好嘛，杨文广父子没在，姐姐吴金定也没在。长随丫环把事情经过一说，曾风英能不急吗?她急忙路上战马，往东京追赶。曾风英象疯了一样，恨不能肋生双翅呀!她不走大道穿小道，顺着山路往前行走。刚来到兴隆山前，就听见前边战鼓如雷，杀声震耳。她不知怎么回儿，便从树林里蹿了出来。等她观看明白，才喊了一嗓子。

闲话少叙。吴金定看到曾风英，忙喊：“妹妹，这边来！”

曾风英把大刀挂在得胜钩上，策马来到近前：“姐姐，我可找到你们了。快说，咱家到底出了何事?东京汴梁现在怎样?”

曾风英一连串的问话，把吴金定的眼泪给问出来了；“妹妹，一言难尽呀！”接着，又简单把东京之事说了一番。

曾风英不听还则罢了，听了这番言语，气炸心肝肺，咬碎口中牙，白眼珠起红线，血贯瞳仁：“姐姐，我早看出来，做皇上的心如蛇蝎，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，没一个好东西，咱杨家立了多少功劳?到头来竟落下这么个下场。你们闪开了！”说罢，她看了看疆场上的敌将，蹇马便走。

吴金定忙喊：“妹妹，你想于什么?”

“这你就甭管了!姐姐，‘马善有人骑，人善有人欺。哼，皇上无义，休怪咱对他不忠。你躲开!’说着活，从得胜钩上摘下了板门大刀。

孟通江一看：“婶娘说得对，要不杨门就盼着您来呢!您胆子大，有能为。脑袋掉了还不是碗大的疤?昏君无道，快骑到咱们脖子上拉屎了。这不?派了这么多人马，堵着咱们的门口来骂阵。您看见没有?人家可是非要咱们的命不可!不过，婶娘，您可不是当年的岁数了，还能行吗?那小子的斧子可是万将难敌呀，您打得了吗?您要是打不了，那就我去吧!”

就这一番话，把曾风英气得浑身直哆嗦：“孟通江，你敢小瞧我?哼，我要宰不了这小子，从此不姓曾!”说话间，把马一蹇，冲疆场高声断喝：“呔，欧阳彪，慢抖威风，我的马到了!”

欧阳彪正在抬头观瞧，曾风英的战马象旋风一般，来到阵前。她带住坐骑

，稳擎大刀，厉声说道：“欧阳彪，把脑袋给我！”

欧阳彪一听，唉呀，这人如此厉害，上来就要脑袋！他把大斧一横，高声搭话：“休得胡言。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曾凤英！”

“啊?! 你就是曾凤英？”

曾凤英的名字，欧阳彪早有耳闻，知道她的板门刀万夫难敌。这还不算，特别是他的哥哥曾杰，更是骁勇异常。在南唐，若提起曾家兄妹，那真是家喻户晓。

欧阳彪壮了壮胆子，又说：“曾凤英，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刚才已对你说过；来要你的脑袋！”话音一落，刷！劈头盖顶就砍去一刀。

欧阳彪带坐骑，摆斧将刀磕开。曾凤英见这一刀没砍上，急忙扳刀头、献刀纂，刀纂撤回又扳刀头，刷！顺水推舟，又是一刀。欧阳彪招招架架，勉强又把大刀躲过。

此时，二马一错蹬，曾凤英刀头一翻个儿，嗖！脑后摘金，又飞来一刀。欧阳彪听背后风声作响，知道刀又来了，急忙一带坐骑，身子往后躺去。这功夫叫铁板桥。他那意思是，把她这一刀躲过去。不料，他躲得多少慢了点儿，曾凤英的刀又来得快了点儿。一刀砍来，从他的鼻子尖上刷！就削了过去，差点儿把他的鼻子削掉。虽然说没把鼻子削掉，可是，把他鼻子上的汗毛削掉了十六根半！这一削，把欧阳彪吓得够戗，他大喊一声：“厉害呀！”忙把战马蹶回。

曾凤英把大刀一端：“什么，厉害？还没使我的绝招呢！拿出绝招，我让你六个！欧阳彪，拿命来！”又挥刀冲上前去。

大家都在后边观阵呢，孟通江一看：“婶娘行！看她那个架势，准能把欧阳彪收拾了。”他对喽罗兵喊话：“来呀，把战鼓擂响！”

霎时间，喽罗们甩开膀子，猛擂战鼓，为曾凤英助威。

曾凤英一听：“好！就冲这个，也得好好露它两手。”她施展手段，把刀摆开，刷刷刷，一刀快似一刀。

显然说曾凤英的刀法好。心要战胜欧阳彪，也不那么容易。为什么？欧阳彪是东京有名的上将，不但力气大，而且斧子花也非常精湛，非一般人可比。再说，欧阳彪也豁出来了，心想，反正平不了山，回去没法交令。于是就玩开命了。

这两个人都玩儿命，那可不好办了。足足战了五十多个回合，还是不分高低胜负。

吴金定在后边看着看着，想开了心思，哎呀！打了这么多回合，还不分高下，但不知凤英体力如何？嗯，如实在不行，我就上阵。她暗暗拽紧缰绳，准备上阵迎敌。

正在这时，从兴隆山前传来了马蹄声响。接着，有人高声喝喊：“呔，前边的喽兵，请问一声，这儿可是兴隆山？”

喽兵顺声音一看，“哟！”从大道上跑来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人，头戴白，身穿重孝，胯下花斑豹，掌中端者一对亮银梅花锤。你道来者何人？金毛虎高英。

高英是从哪儿来时？前文书说过，他背着高增的尸体，跟花天豹一块冲出城外，两个人跑散了，自己拨马另走了一条路。等走出八九十里地，找了一个僻静的所在，跳下马来，把爹的死尸放下，抱着爹爹痛哭了一场。眼下战事紧急，也顾不得买棺材，入殓死者。幸好，他找到一个山洞，先把死尸暂放到里边，做好暗记。临别前，双膝跪地，发下誓言：“爹爹放心，儿不拿刘毓，就枉为高家的后他代！待报仇雪恨之后，再搬请爹爹归天。”高英说完，站起身形，走出山洞，心想，我的性命是杨怀玉救下的，他为救我，情愿厮杀断后，我才得空跑出城来。我若扬长而玄，把他扔下，于心何忍？但不知怀玉是否还在京城？他若落入罗网，岂不性命难保？对，我应返回京城，寻找杨怀玉。等找到他，我二人再商量去向；若寻不着，再找花天豹打听他的下落。高英打定主意，扳鞍上马，照原道催马而回。

一路上，高英边走边向行人打听，得知京城发出了人马，前去围剿兴隆山。为什么？兴隆山的大王窝藏杨怀玉。金毛虎似信非信，心想，待我先去兴隆山，一问使知。就这样，他才来到高山之下。

书接前言。喽兵对若来人，正要回话，吴金定忙喊：“呀，金毛虎！”

高英再一观瞧：“啊呀，那不是姑娘吗？”说话间，催马来近前，带住了坐骑。

他为什么不下马施礼呢？前边还打着仗呢。他挂好双锤，抱碗拱手：“姑娘可好！”话刚出口，小伙子眼泪就流了下来。怎么？他见了吴金定，如同见了亲娘，多想诉诉心中之苦、吐吐肺腑之言啊！吴金定理解高英的心情，不由地落下了眼泪：“孩子，此处不是讲话之地。看见了吗？那儿正在酣战。”

“谁来剿山？”

“欧阳彪。”

“怀玉回来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到现在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你看，你姑娘正会战欧阳彪！”

“唉。待我前去会他！”说着话，他把双锤摘下，调转马头，冲疆场喊话

：“姑娘，圈马回来，让与小侄！”催坐骑冲上阵去。

曾凤英听到喊声，回头一瞧，哟，金毛虎！她忙喊：“好侄子，结我把这小子砸死！”说话间，她则将马带到一边，金毛虎便杀上阵来。

欧阳彪一看：“阿?!金毛虎来了?”他认识。为什么?高王爷死后，高家爷儿两个守灵，欧阳彪前去吊过孝。

欧阳彪勒马问道：“你是高英？”

“然也。欧阳彪，明告诉你，这座兴隆山你非但剿不了，你还得将脑袋留下！”

曾凤英在一旁也喊了一嗓子：“高英哎，现在我是元帅，你是先锋，你要听令，把达小子给我砸死！”

高英一听：“好。曾元帅，末将得令！”说着话，刷!头一锤就砸了下来。

欧阳彪见高英来势凶猛，不敢怠慢，挥舞双斧，将锤磕开。高英见头一锤没砸上，二一锤又往下悠来。欧阳彪舞动双斧，又架了出去。

此时，两马错蹬。好高英，两脚紧蹬绷蹬绳，把双锤往后一带：“咳!咳!咳!”一马盖三锤，朝欧阳彪砸去。就听喀嚓一声，把他砸得抱鞍吐血!

第七回 围京城凤英挂帅 战金童怀玉出征

金毛虎高英一马盖三锤，打得欧阳彪抱鞍吐血；这小子不敢恋战，圈马逃命，败回东京。

俗话说，“将是兵中胆。”当将的逃命，兵卒谁还在这里等死？纷纷向原道遁逃。金毛虎见了，眼珠一转，催马跑到军兵前边，拦住去路；将手中大锤一摆，厉声喝喊：“不许动！都给我站住！”

就在这时，曾凤英也策马过来，与高英一起，将军兵严严堵住。军兵们一个也没跑掉。小卒们心眼更多，纷纷扔掉刀枪，口喊饶命。

金毛虎高英把军兵赶到一起，让他们带好帐篷、军备物品，一向上高山。

来到山上，大家分宾主依次落座，各道其情。吴金定说：“若不是高将军赶到，恐怕难解其围。现在，诸事摆到面前，大家说如何是好？”

曾凤英脱口而出：“有办法！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咱们已与官兵交锋见仗，就是死守在这里，昏君也不会饶恕我们；再者说，欧阳彪败回京城，金殿见驾，必然添油加醋，中伤我等。到那时，老太君和杨将军的性命，就难以保全了！”

吴金定忙说：“嗯，妹妹所言极是。你说该怎么办？”

曾凤英说：“这我先问问，你们大家听我的不听？”

众人说：“听，你说了算！”

“好！既然我说了算，从现在起，我既是元帅！”

吴金定一愣：“什么元帅？”

“杀皇上、宰娘娘、改朝换帝的元帅。咱们把官兵、喽兵凑到一块儿，兵发东京，叫昏君把王大人和老太君等人赦放回来，把太师刘毓绳捆索绑交出城来，如若不然，平东京、杀皇上！”

孟通江听了，抢先呼应：“对！还是婶娘有主见，办出事来那真是胡萝卜就烧酒一嘎巴脆！”

高英也说：“对！事出无奈，舍此再无他途。”

吴金定听了众将的议论，明知有理，但她还是顾虑重重：“妹妹，这样一来，事情可就闹大发了！”

“瞎，你不大发，人家就剿山要命来了。就这么着，明天一早起程，兵发汴梁。”

书要简短。第二天清晨，曾凤英传下帅令，先将兴隆山的喽兵和投降的官兵归拢到一起，点出五千人马。然后，曾凤英授命金毛虎高英为马前先锋，孟通江和焦通海二虎将随军听令。一切安排就绪，浩浩荡荡，人欢马彦，直奔东京而去。

行军路上。元帅曾凤英想开了心思，跟随穆元帅转战多年，只在人家手下听用；今天，咱也当当元帅，看我如何派兵布阵。

一路无书。这一天，大军正往前进发，忽然蓝旗官跑来禀报：“禀曾元帅得知，大军已到汴梁城北门外，请令定夺！”

“嗯，放炮安营。”曾凤英帅令出口，通通通三声炮响，扎住了行营。曾凤英深知身负重任，岂肯帅帐歇息？她连帅帐也没进，便奔向前敌。

再说北门的守城军兵，见黑压压开来了队伍，不知怎么回事儿，抢先紧闭了城门。他们扒着垛口，边看边议论：“兄弟，这是从哪儿来的兵马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这是怎么回事儿呢？”

城上的军兵正在观瞧议论，曾凤英策马来到城下。她把板门刀一端，冲城头高声喊话：“呀呸！城上军兵听了，速去金殿禀报昏君，就说曾凤英带人马围困了京城，要杀皇上、宰娘娘、改朝换帝！”

军卒们一听，又议论开了：“唉呀我的妈呀！原来是曾凤英的人马！”

“哎，她不是杨文广的夫人吗？怎么老杨家也反了？”

“这你还不明白？这就叫‘官逼民反’哪。闲话少说，报信要紧。”

军兵下了城楼，跑到午朝门前，对黄门官述说一番。黄门官得报，不敢怠

慢，撒腿如飞，奔金殿见驾。

钟敲一响，不多时，满朝文武站立两厢。紧接着，五帝英宗也来到金殿。

书中交待：欧阳彪从兴隆山败回东京，未敢亡殿面君。跑到太师府，对着刘毓刚把来龙去脉说了。刘毓今天一上殿，也没敢对万岁奏明此事。为什么？怕吓者万岁，犯惊驾之罪。所以，他坐在英宗身旁，缄口无语。

话体絮烦。黄门官上殿，慌慌张张禀事完毕，只吓得五帝英宗茶呆呆发楞。他哪里经见过这种事体？呆了好大一阵，才说：“众位卿家，你们可曾听见老杨家的人兴兵作乱，围困京城，要改朝换帝呀？卿家们，这该如何是好？”

他说完了话，金殿内鸦雀无声。群臣文武，互使脸色，一言不发；丞相包拯站立一旁，若无其事。其实，包大人心里早乐了，哼，这回你可知道锅是铁打的了。想杀老杨家？谈何容易！

英宗见无人搭话，生气了：“众位卿家，太平年间，你们食着国家的俸禄；如今到了用人之际，为何不替寡人出力？”

刘毓眼睛一转，有了主意：“万岁，微臣正想启奏我主。欧阳彪带人马平山，未能成功，受伤败回。现在兴隆山上，不但有吴金定、曾凤英，而且还有几虎大将。不用问。杨怀玉也必在其中。他们聚集兴隆山，就为夺我主江山。今日围困京城，实乃意中之事，不足为奇。老杨家真造反了，杀驾未遂，这是最后一招。万岁，既然如此，决不可心慈手软，最好来个斩草除根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依微臣之见，万岁就该传下圣旨，先将老太君、杨文广提出监牢，梟首示众。而后，再派人出征，把这些乱朝臣子刀刀斩绝，个个杀净，主公岂不免由了后患！”

“这一——”五帝正在举棋未定之际，包大人三步两步奔上前来：“吾皇万岁，臣有本奏。”

“包爱卿，讲！”

“万岁，曾凤英带兵围困京城，这事不假。可是，她们为何要兴师发兵？我想其中必有原因。主公，那杨家世代总良，为先王所器重，被世人所称道。别看她们赌气说些杀皇上、宰娘娘的话儿，这气不知赌在哪里！若是一怒之下将忠良斩首，寒了文武群臣的心是小事。一旦外邦造反，战表入京，哪一个为我主挂印出朝征战呢？主公，此事非同儿戏，需三思而后行哪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老贼刘毓见皇上犹豫不定，使说：“包大人言之差矣。难道说没有老杨家，就没行大宋的江山？缺少穿红的，还有挂绿的呢。再说回来，我刘毓便是一员武将。虽不敢说十八般兵器件件精通，可派兵布阵、调遣三军，也足以够个

帅材。一只外患入侵，我就可带兵出征。”

包大人听罢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：“我真乃目光短浅！脑子里就有杨家、呼家，却忘了别人。刘太师所言极是，满朝文武，谁不知太师能杀惯战、武艺超群？就凭你这身本领，纵然它几方联合进兵，也非是你的放手！”

刘毓一听，心想，这话还差不多。他手拈狗狗鹰胡，笑咪咪地说：“哈哈哈哈，包大人过奖了。”

“太师，我并非夸奖。是啊，有你在朝；那杨家要与不要，有何干系？”

英宗一听：“嗯。既然如此，待朕下旨，斩杀杨门！”

包丞相忙说：“杀杨家着什么急？他举家的性命，尽在万岁手中攥着，何时传旨，何时他们的人头就落地。眼下燃眉之急，就在城外。曾凤英不是骂阵了吗？既然太师能征惯战，外患进兵，都可挂帅出朝，何惧那曾凤英一个女流之辈？！万岁，依臣之见应该先对外，后对内。速下圣旨命太师领兵出城，先把造反的杨家将杀绝斩尽，回得城来，再冲杨家开刀。这样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！”

刘毓一听，不由面色更变，心里擂起了小鼓；包黑子，你算损透了！可他又不好发作，只好低头不语。

英宗琢磨片刻，说道：“嗯，包爱卿言之有理。刘爱卿，满朝文武，随你调遣；三军儿郎，由你派用。立即出城，迎它一阵。”说完，当即下了一送圣旨。

这样一来，把刘毓气得连东南西北都不知道了。他把弓拉得那么圆，把话说得那么大，万没想到，包丞相在这儿堵着他呢！刘毓心里活，我若出城，岂不白白送命？若说不去，刚才把话已说过头了。无奈，瞪了包拯一眼，伸手接过御旨：“万岁，微臣出城，不带别人，只带京僚大帅王天化父子。”

“好，朕等待爱卿的佳音。”

此刻，包大人到在刘毓身边：“太师，此番出征，定能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！”

刘毓又瞪了他一眼，二话没说，转身形，往外走。他换好盔甲，韉好战马，挂好大刀，奔校场点齐三千人马，隋同王天化一起，乘坐骑来到北城门下。

他二人下坐骑，上城楼，手扶垛口，往下一看：啊？！确是杨家将围困了京都。再一细瞅，忽然看见了金毛虎高英，脖子后面不由直冒凉气。为什么？他看见高英，就想起了被他暗箭射死的高增。

刘毓正住下观瞧，高英猛一抬头，四目相对在一起。高英心里话；啊？！刘毓！高英狠不能把马提起来，飞上城头，一锤把他的脑袋砸扁！可就是上不去呀，急得他来回直转。曾凤英见高英策马盘旋，便问：“先锋官，怎么样了”？

“婊娘，城头当中那人，就是奸贼刘毓！”

曾凤英抬头一瞧：“啊，就是他？”她冲城头，大声喝喊：“呔，中间的那个老家伙，给我出来！”

刘毓一听：怎么？点名要我呀？他强作镇静，冲城下搭话，

“下边可是曾凤英？”

“正是你家奶奶！”

“兴师作乱，你不怕祸及九族？”

“混帐，老杨家蒙受不白之冤，都是由你所起。不逮住你，事情不会弄明白。刘毓，给我出来受死！”

老贼刘毓见曾凤英满脸杀气，怒目圆瞪，只吓得胆战心惊。他不由暗暗埋怨自己，都怪我在金殿上吹出大话，不上阵不行，圣命难违呀！怎么办？他略思片刻，向王天化挤眉弄眼，面授机宜。

曾凤英带坐骑正在讨敌骂阵，就听见咣当一声，城门大开。再一看，吊桥落下，从城内冲出三千人马，二龙出水摆开阵势。正当中蹿出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人，盔明甲亮，胯下干草黄，掌端一口板门刀。

曾凤英见官兵亮队，忙说：“众将闪开，我来对付他们！”话音一落，催马冲到阵前：“喂。来将什么人？”

“我乃京僚大帅王天化。你何人？”

“曾凤英。着刀！”力劈华山，砍了下去。

大刀将王天化见她刀沉力大，不敢轻敌，急忙摆刀向外招架。曾凤英见这一刀没砍上，忙撤回刀来，又拉好了架势。等圈回战马，二马错蹬之际，就瞧曾凤英左脚踹蹬，刀往左边狠狠一劈，只听喀嚓一声，再瞧京僚大帅王天化，脑袋滚落在地。

曾凤英一拾靴子，把刀头上的鲜血擦去，双手端着兵刃，又冲城头喊话：“刘毓老儿，你给我滚出来！”

这时，孟通江快要乐喷了：“婊娘哎，你真是好样的！”

吴金定忙说：“别喊了。此事越闹越大了！”

“越大越好，也好叫他们瞧瞧咱的厉害！”

再看曾凤英。她正在骂阵，就听有人高声喝喊：“曾凤英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刀斩我父！”

曾凤英带住坐骑，顺声音一瞧，京城内蹿出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人，年龄二十七八岁，黑脸膛，头戴乌金盔，身贯乌金甲，胯下一匹青鬃马，掌中一对倭瓜锤。

曾凤英见来将冲到近前、开口就喊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方才你杀的乃是我的天伦老爹爹，我是他老人家的不肖之子王金童！”

“噢，你叫王金童，王银童也休想活命。着刀！”说罢，将大刀劈了下来。

王金童拉开架势，封过这一刀，把双锤一合：“打！”霎时间，双锤鸣的一声，劈头盖顶往下砸来。曾凤英见了，急忙往外招架。就见兵刃相撞，双锤正落到曾凤英的刀杆上把她震得又栽又晃，差一点掉下战马。

刘毓在城上一看，行！名不虚传。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我曾许愿与他，等将来登基坐殿，封他为兵马大元帅。今日上阵，果真为我舍命效力。

列位，这老家伙还叨念登登“鸡”哩，其实，他连狗都登不上。

话体絮烦。刘毓见王金童占了上风，忙吩咐军兵：“来呀，伙快擂响催阵鼓！”

霎时间，官兵这边战鼓冬，大喊大叫，为王金童助威。

曾凤英心想，这小子力气过人，我得舍命相拼。想到此处，硬着头皮，又要冲上前去。

正在这时，忽听后边有人喊话：“曾元帅请撤阵，让与先锋官！”霎时间，金毛虎高英催马来阵前，一摇手中的亮银梅花锤，大声呐喊：“王金童，你拿命来！”

曾凤英见高英上降，自己策马撤一下，回头一看，他二人已杀在一处。

啊呀，那真是高手碰能人！两个人都使大锤，力气不相上下，兵刃碰到一起，叮叮作响。就这样，你来他住，战了足有六十余个回合，也未分出胜败输赢。

这阵儿，在后边观阵的吴金定等人，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了。为什么？他们明白，在围困京城的将官之中，能为最大的就数高英了。他苦胜不了王金童，则人更不足谈。到那时，非但救不下老太君、杨文广，而且，激怒了皇上更会给杨家惹来横祸！

正在众战将为难、着急之际，忽听连营后边传来了嗒嗒嗒嗒的马蹄声响。接着，战马踏起沙尘，犹如一条黄龙，蹿到近前。吴金定勒马一瞧：“啊？！”她看到来人，又惊又喜，双眼不由涌出了泪水。来人是谁？玉面虎杨怀玉。

杨怀玉这是打哪儿来的呢？原来，那天杨怀玉诱引王天化，拨马奔正东而去。跑出东京后，想把王天化引到深山。王天化比狐狸都猾，生怕中计，不敢再追，领兵回京。杨怀玉的战马再往前走，天就黑了。怎么办呢？他心里合计，回去不行，再往里溜达溜达吧。他又朝前走了不大工夫，抬头一瞧，眼前闪出一座古庙。杨怀王催马来到了庙前，甩镫离鞍，叩打门环。干什么？要到庙内投宿。

片刻，打里边走出一个老道。杨怀玉一看：“唉哟！”这个老道他认识。谁呀？他师叔苗从善。

爷儿俩相见，分外高兴，寒暄一番，走进房中，双双落座，便叙开了离别之情。杨怀玉问：“师叔，您在南唐曾对我讲，说得胜还朝之后，您也回京。可您为何没去呢？”

老道说：“唉，你们得胜还朝之后，时过不久，八贤王故去，新君即位，换了一朝臣子，我心里没底呀！在这多事之秋，宦海难渡。若弄不好，脑袋也会混丢。拉倒吧，我就在这古庙里呆着吧。孩儿，你这是打哪儿来呀？”

“唉！”杨怀玉就把自己的遭遇叙谈了一番。

老道说：“如此看来，你先在庙内躲避躲避。等过过风儿，再作定夺。”

从此，怀玉便呆在庙中。可是，他心中有事，呆不住呀！几次要走，都被老道执意挽留。后来，他实在呆不下去了，才偷偷上马提刀，离开古刹。离庙后，他催马先奔东京。干什么？找刘毓算帐。他来到北门外，见两军摆开了战场。再仔细观看，认出了自己的母亲吴金定。

书归正传。吴金定见了杨怀玉，又高兴，又难过，把分别后的话儿述说了一番。杨怀玉一听，催动战马，两手端刀，高声喊喝：“呔，王金童休要猖狂，玉面虎来也！”

第八回 黄总兵汴梁告急 少令公皇宫救驾

玉面虎杨怀玉得知真情，高喊一声，飞马冲向阵前，挨下高英。

王金童观瞧一番，开口问话：“什么人？”

杨怀玉带位坐骑，朝对方看了片刻，笑了：“哈哈哈哈哈，王金童，不认识吧？我就是你们拿不到、杀不死的玉面虎杨怀玉！”

“嗯？好啊，真乃大胆，竟然自己送上门来。着锤！”话音一落，呜！倭瓜锤落了下来。杨怀玉一带坐骑，摆开掌中的三尖两刃宝刀住外招架。接着，二马盘旋，打了几个回合。等二马错蹬之际，杨外玉镫紧绷镫绳，嗖！将三尖两刃刀往外劈去。这一刀来得太快了，象闪电一般。王金童想躲没来得及，就听喀嚓——轱辘——咕咚！”一阵乱响。等杨怀玉蹶回马来，端刀再瞧，王金童的人头已滚落在地上。

孟通江在后边一看，这个乐呀：“哎呀，好样的，比我强！”

众战将也都赞不绝口。

正在城头观阵的刘毓一看，啊呀！杨怀玉赶来上阵，围城军兵如虎添翼。王金童何等厉害？脑瓜都搬了家；我若上阵，岂不是白送性命？这老家伙想到这里，眼珠一转，忙冲官兵喊话：“众三军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紧闭城门，收兵！”这老家伙犹如丧家之犬，匆匆奔下城楼，带领军卒，回金殿交旨。

此时，杨怀玉还在城外摆着架势，等官兵出战。等候多时，未见有人出阵。

曾凤英一看：“怎么？不敢打了？哼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躲了今日躲不了明天。来呀，放炮回营，待咱犒赏三军。等吃饱喝足，明天杀皇上、宰娘娘，攻取东京！”

将令传下，军卒回到军营，铡草喂马，埋锅做饭；当将的进到营帐，各说其情，好不痛快。这先按下不表。

单说太师刘毓。他下得城楼，一口气跑到午朝门外，跳下战马，金殿见驾：“参见我主！”

“刘爱卿，这一阵胜败如何？”

“刘爱卿，这一阵胜败如何？”

“万岁呀，反兵果然厉害，天天化、王金童父子为国捐躯！”

“什么？但不知他二人死在何人之手？”

“玉面虎杨怀玉回来了。”

“网？！又是他！拿他不到，寻他不着，今天竟自己送上门来。太师，你何不出马将他擒拿？”

“万岁呀，那杨怀玉正在青春年华，沙场上犹如发疯一般，拼命厮杀，真乃打遍天下无敌手哇！微臣人老体衰，筋骨不健，未敢出马，请万岁另宣高明！”

包拯听了，心里话：这老儿真奸！他若出城，必定是肉包子打狗——有去无回。

包拯一旁暗自高兴，英宗却被惊出一身虚汗：“这，这，该如何是好？众卿，保驾呀！”

满朝文武见皇上吓成这般模样，都各揣心事，默默无语。

正当这时，从殿脚下飞跑来一个黄门官，跪倒见驾：“万岁，万万岁！”

“何事？”

“适才间，南门外急驰来一匹战马，马上驮著一人，五十余岁，衣服褴褛，浑身是血，刚见了御林军，便一头栽落马下。御林军将他搀起，忙问情由。他说他是玉兰关总兵，名叫黄霖，由打玉兰关而来。”

“啊？”皇上心思，玉兰关乃通往鄯善国的咽喉要地、重要关城。黄总兵带伤而来，莫非前敌有了战事？想到这里，忙传口旨：“速将黄总兵搀上殿来！”

“遵命。”黄门官应声下殿，时间不长，两个御林兵搀上一家总兵。

文武群臣一瞧：这位总兵面色苍白，浑身血迹，两跟紧闭。来到殿上，内侍搬过椅子，扶他坐定。

过了片刻，黄总兵微睁双目，见置身于八宝金殿，赶忙起身，双膝跪倒在品级台前：“参见我主！”

“平身落座。”

“谢恩。”说罢，倚坐在一旁。

“黄爱卿，有何要事？为何落得这副模样？”

“启奏我主，大事不好！”

“讲。”

“主公容禀。玉兰关是我大宋的边陲重镇，自微臣镇守以来，倒也宁静。前些时，突然接到鄯善国打来的战表，言说大宋江山政局不稳，朝大空虚。乘我内乱之际，他们串通了大王国和西夏国、三国联兵要攻取大宋。肖元帅看罢战表，统领三军，鏖战多日，未曾平乱，却被敌军困进了黑风岭内。肖元帅不敢延误，忙修了一道加急文书，派人送到南唐，请穆元帅发兵相助。穆元帅接信，见军情紧急，与监军商量已毕，亲自带了一支人马，火速前去增援。没曾想，穆元帅带兵刚到黑风岭，敌兵就凭借地势，诱我孤军深入。结果，穆元帅也被困到岭内。二位元帅被困，微臣心如火焚，一面想营救之策，一面坚守高关。不料，那日半夜三更，鄯善国大将陈世忠，带领人马，前来偷袭。微臣留带领军卒，豁命与他厮杀。但寡不敌众，无奈才撤关逃回京都。如今玉兰关已被鄯善国占领，他们扬言要得东京，做皇上，为双阳公主报仇！”

那位问了，这双阳公主是谁呀？双阳公主是鄯善国的公主。想当年，狄青带兵征西，鄯善国递了降书，并将双阳公主许配狄青。她的儿子狄龙、狄虎。因校场比武，曾与杨家结下了私仇。穆挂英统兵征服南唐时，因身染重病，上表入都，求兵增援。皇上不明详情，钦命狄龙为二路元帅，领兵出朝。狄龙官报私仇，在两军阵前，对杨家将下过毒手，险些伤了穆桂英、杨文广、八姐、九妹的性命。多亏包拯包大人出朝私访，才探知真情。包拯相巧施计谋，将详情奏知万岁，万岁龙心大怒，派呼延庆奔赴前敌，将他母子三人抓回京城，并将狄龙、狄虎就地正治。双阳公主见儿子被杀，只以为自己也会被斩首，便给鄯善国修秘书一封，让娘家为狄门报仇。她自己却撞头而死。鄯善王只知狄家三口身亡，并不知详情，以为双阳公主也被皇上抄斩。所以，这里提到为她报仇之事。

闲话休提。皇上听了黄总兵的这一番禀报，只吓得呆若木桩一般。愣了片刻，才说：“黄总兵，待朕与群臣商议退兵之策，你先下殿歇息去吧！”

“请万岁早日定夺！”说罢，黄总兵连叩三头，走出金殿。

黄霖走后，英宗心想，眼下，反兵困城，尚未解围，鄯善三国又联合入侵！这内乱、外患交加而来，叫寡人如何对付？他越想越后怕，忙向文武群臣讨计：“卿家们，你们谁能替寡人平息这眼前的内乱、外患？”

包大人眼珠一转，接了话茬儿：“万岁，咱东京汴梁乃藏龙卧虎之地，有的是高人，您愁从何来？”“

“包卿，谁？”“

“刘太师。他曾言讲，若外患造反，他可镊兵挂帅。至于内乱嘛，等大军出朝，万岁传下斩旨，将杨家刀刀杀绝，不就平安无事了吗？”

老太师一听，赶忙参本：“哎呀，万岁万万岁，微臣已雪染鬓发，力不从心了，还是派别人挂帅为是呀！”

“啊？”皇上一听，心又凉了：“众家爱卿，你们谁能替孤分解眼前的忧愁？”这般大人们听了，犹如徐庶进曹营——一言不发。

此时，包大人两眼直瞅着刘毓，又要面君进谏，刘毓唯恐他再向皇上添油加醋，眼珠一转，急忙抢先奏道：“万岁，微臣倒有一计。”

“快快奏来。”

“万岁，眼下杨家正犯斩罪，又遭上西夏三国联军入侵。内乱与外患相比，外患更加厉害。主公，依臣之见，莫若把杨家的死罪赦免，命他们带罪征服西夏三国，命其将功折罪，这岂不是两全之策？”

皇上琢磨片刻：“嗯，但不知杨家将是否应允？”

刘毓说：“请万岁下旨，交出包大人传旨，定能成功！”

英宗一听：“对。包受卿，

“万岁，臣不便传旨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若是别人好办，那曾凤英六亲不认啊！臣是文职官员，她定会对我无理。还是让太师前去为妙，凭着他那绝论的武艺，曾凤英定能俯首听命。”

英宗说：“刘太师刚与他们开兵见仗，不便搭言。包爱卿，国难当头，你就辛苦一趟吧！”

包拯眉头一皱，慢慢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老臣遵旨！”

英宗一听，忙让内传臣取来文房四宝，刷刷点点，写好了御旨，交给内侍，转递到包拯面前。包丞相接旨在手，迈步下殿，乘马出城。

包拯走后，皇上急于听信，并未回宫。文武群臣也一动不动，等候在八宝金銮殿内。

过了有一顿识工大，包拯才回金殿交旨。皇上忙问：“包爱卿，至旨下得如何？”

“万岁，臣料到就是白去一遭。”

“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臣进连营，将圣旨读罢，那曾凤英非但不理这个花儿，反倒瞪圆了眼睛，她说，‘太平年间，把我们推到沟里；外患入侵，又找到杨家门上。这样的昏君，谁肯再为他效命？’气得她把桌案一拍，就要抡刀杀我！若不是金定相劝，恐怕我命休矣！”

“包爱卿，你没跟她言讲：只要能答应出征，不论提出什么，朕都件件依从。”

“万岁，你真说对了，那曾凤英当真还提了几条！”

“提了些什么？”

“第一，王文弼王大人、老太君、杨文广无罪，应立即放出监房，官复原职；第二，对死去的白马银枪将军高增，要金顶玉葬。这两件，我想还可商量；可是，她还提出了第三件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把大师刘毓统交出城去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万岁呀！”刘毓见英宗犹豫不定，忙说。“我可是栋梁之臣啊！看在我女儿的面子上，万万不可将微臣交出。”

英宗见刘毓吓成了一团，左右为难：“包卿，你没多跟她商量商量？”

“还商量什么？我苦再多言多语，脑袋就得搬家了。万岁，反正事情就是如此，请您定夺。”

此时，英完确实为难。头两件，他都有意答应，惟独这第三件，他却下不了决心。怎么？他明知西宫娘娘不干呀！可是，如若不交，杨家将又不肯带兵御敌。啊呀，把他急得额头上沁出了泪珠。

这阵儿，天色黑了下来。英宗一对拿不定主意，袍袖一甩，说声“退殿”，扬长而去。刘毓一看，忙吩咐兵部官员，加强防范。接着，文武群臣也都散去了。

包大人下得殿来，边走边琢磨，现在，皇上是脚踩两只船。我先回府用饭，然后夜入皇宫，对他陈其利害，劝他以国事为重，把刘毓交出城去。包大人打定主意，回府不提。

单说五帝英宗。他下殿回到养心宫，皱着眉头，闷坐在一旁。太监端茶端饭，他都没用。有两个长随太监，刚刚站到身边，皇上便大动肝火：“胆大奴才，不许近我身边。出去！出去！”

这两个太监吓坏了，急忙离去。

此时，宫内只留英宗一人。他坐不稳，立不安，不由站起身来，在宫内来回踱步。踱着踱着，不觉谯楼上放打了二更。

就在这工夫，养心宫的房顶上，闪出了一道黑影。这道黑影：穿青挂皂，青纱蒙面，背背单刀。在房顶上一站，凝神瞩目，往皇宫里观瞧。他见院内空无一人，嗖的，一下从房顶轻轻跳到院内。他定了定神儿，高抬脚，轻落足，蹑手蹑脚地来到养心宫窗外，用唾沫沔透窗棂纸，捅了个小窟窿，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里一瞧，宫内只有皇上一人，正在来回定动。这个黑影转身形，又向四外仔细耷摸，忽然所见宫门口呆站着两个人监。

书中交待：这两个太监被皇上赶出来，并没敢离开。怎么？皇上没上龙床安寝，他们不能离去啊！

这个黑影见门口有人，轻轻从背后一伸手，把单刀拉出，来到两个太监的身后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噌噌两刀，就把他们撂倒在地。

两具死尸咕咚一倒，五帝英宗听见了动静：“谁？谁？”问了两声没回音，他只以为自己差耳了。为什么？他是皇上啊，出口为旨。他要问“谁”，无论是何人，都得起紧过来跪见。可是，他还不放心，使迈步来到官门前，想出去看个究竟。

就在这时，只见帘笼啪地一挑，噌！蹿进了一个黑影。“啊？！”英宗被吓得魂飞魄散，不申蹬蹬倒退了几步。他站稳身形，定了定心神，拧眉一瞅：眼前站着一条蒙面大汉，手里还提把钢刀。英宗战战兢兢地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啊？你——”

“不认识？咱们已经见过面了。还记得吧，那天晚上，你与刘太师在御花园吃酒，有一人自报杨怀玉，让你脱袍让位！”

“这……莫非是你？”

“对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并非杨怀玉。入宫那天，带着事先特铸的钢刀，假冒他的名字。为的是给杨怀玉栽赃！你果然中了计谋，押太君、拿杨文广、抓杨怀玉……哈哈哈哈哈，你上当了。老杨家没罪，事是我干的！”

“啊呀！”五帝这才如梦方醒，后悔不及。可是，后悔药到哪里去买？停了片刻，又问：“你，你到底是谁？受何人指使？”

“体要多问，我不会告诉你！”

“那，你来做甚？”

“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我先问你，你是要命，还是不要命？”

“朕岂能不要性命！”

“那好。你既想活命，拿来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玉玺，把玉玺交给我，我就快你一条活命；不然的我定取你的项上人头！”

“啊？！玉玺乃寡人的镇国之宝，岂能交你！”

“如此，休怪我心狠手黑了！”说话间，手持钢刀，逼近身来。

英宗向四外一看，心想，报应啊！为何在危急之时，身边连一个侍从都没有？他万般无奈，边后退边说：“休要如此。朕与你取来就是。”

英宗真害怕了，他想，我得先顾命呀！他转身一步一回头，朝内屋走去。那玉玺不能随便摆放，在养心宫内屋的金漆盒里藏着呢！

英宗进屋，这个蒙面人便手提钢刀，在外屋四下窆摸。怎么？他做贼心虚，生怕来人呀！

这时，五帝英宗颤抖着双手，捧着玉玺，出了内屋，向蒙面人走来：“给，给你！”

蒙面人见了玉玺，心中高兴，把钢刀交在左手，伸右手就要接印。

就在这要接印还没接到手的时刻，忽听宫院之内有人厉声喝喊：“呔，胆大的刺客，非莫你吃了熊心豹胆，竟敢入宫刺杀我主！拿命来！”

就这么几句话，把蒙面人吓得心窝子直跳，腿肚子直颤，也顾不上玉玺了，当一脚将窗户端开，嗖，就蹿到院内。他在天井院内站定身形、将钢刀一摆，借者月色往前一看，眼前站定一人！虽看不太清，也看出此人白脸膛，黑须髯，头上未戴帽子，发髻往后甩着，身穿罪衣罪裙，手托着一口宝剑。此人是谁？少令公杨文广。

杨文广是怎么来的？此事还多亏包拯包丞相。包大人用罢晚膳，便进了皇宫，打算再进谏言。他刚来到养心宫外，听见宫内有人说话。侧耳细听，原来是刺客在威逼万岁。包拯心中一惊，磨身要走，又发现了地下的两具死尸。包大人心中想，刺客已下毒手，万岁性命危在旦夕，这该如何是好？他急中生智，有了主意：待我找杨文广救驾！

杨文广被押在御监牢内，御监牢就在皇宫后院。

包大人撒腿去找杨文广，可是，靴底太厚，走得慢呀！包大人一赌气，把两只靴子扒掉，双手一提溜，一口气跑到监牢门前，对禁卒简要叙说了几句，禁卒忙打开牢门，放包丞相进了牢内。

杨文广正在那里闭目吨睡。他被响动惊醒，睁眼一看，包大人来到监内，忙问：“包大人到此何事？”

包丞相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少令公，有人杀驾，快！”说罢，拉起杨文广就要出狱。

杨文广见事情紧迫，急得团团打转。怎么？他身上没有兵刃呀！回头一看，见禁卒带着宝剑，忙伸手夺了过来，转身形，急向养心宫奔去。

简短截说，杨文广见蒙面人蹿到院内，急忙边上前去，将宝剑一摆：“刺客，哪里走？看剑！”杨文广摆剑进招。

蒙面人见宝剑刺来，忙用钢刀磕开。

杨文广见这一剑没刺上，啪！飞起一脚，正踹在刺客的小肚子上。这个刺客噔噔噔噔倒退几步，扑通一声，躺倒在地上。

第九回 审刺客忠奸明辨 发雄兵云飞闯关

杨文广飞起一脚，将刺客踹倒在地。这时，御林兵闻声赶到，他们抹肩头，拢二臂，把刺捆了个紧紧的。捆绑完毕，撕掉蒙面黑纱一瞧，原来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！只见他吓得浑身战栗，面如土色。

杨文广转身形进宫门，举目一瞧，英宗象一摊稀泥，瘫在了一旁。文广紧走几步，双膝跪倒：“我主受惊了。罪臣救驾来迟，望乞恕罪！”

“啊？！”皇上定睛一瞅：“你是文广？爱卿，快快请起！”

“谢万岁。”说罢，站起身来。

英宗说：“好险哪！若不是杨爱卿赶来，朕命休矣！但不知何人将你放出？”

文广正要回话，忽听外边脚步声响。英宗抬头一瞧，包拯包丞相走了进来。只见他光总脚丫，拎着靴子，气喘吁吁，热汗淋漓。

五帝看罢，不觉发愣：“包爱卿，为何落得这般模样？”

包拯说：“万岁，刚才之事，悬而又悬哪！”接着，便把事情原委述说了一番。

五帝英宗一听，顿开茅塞：“啊呀，原来如此。包爱卿，你救驾有功哪！”

“功与不功，休要谈论。只要万岁安然无恙，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主公，快将刺客押来，你亲审亲问！”

“好。御林军，将刺客押进宫来！”

工夫不大，刺客被押了进来！

英宗一看，气冲斗牛：“陡，你姓甚名谁，受何人指使？还不快快从实招来！”

文广也近身威逼：“你若说了实话，还则罢了；如若不然，狗命难保！”

刺客听了这番言语，左顾右盼，略思片刻，扑通一声，跪倒尘埃：“万岁皇爷饶命！”

包大人还拎着靴子呢！他见刺客求饶，一边穿靴，一边厉声说道：“饶命不

难，如实招来；若讲半句假话，铜铡伺候！”

“万岁容禀。”

“讲！”

“是。小人冀明，自幼在刘大师府内效命。因我有一身好功夫，太师让我与他看宅护院。那一天，他把我叫到密室，面授机宜，命我悄悄找能工巧匠，打造一把钢刀，并铸上‘玉面虎杨怀玉’的字样。那时，小人我不知内情，便遵命而行。打来之后，他又命我在三更天近宫杀驾。我听了此言，如雷击顶，吓出一身冷汗。我说，这种伤天它理之事，我不去干！他说，‘又不用你真下毒子。你进得宫去，报名杨怀玉，就说杀死皇上，该老杨家登基坐殿了。那时间，皇上必定呼喊救命，我听到喊声，就赶出救驾。咱二人虚打几招，我抬脚将你踹倒，你趁势扔刀而逃，就此了事。’刘大师说话，我不敢不听呀！上次，万岁与刘太师在御花园饮酒，碰到的那个刺客，便是小人！”

“啊？！”

“今天晚上，太师又跟我言讲，叫我夤夜入宫，威逼万岁，把玉玺夺走。我若不来，他就要我的脑袋。万岁，此事实出无奈，小人不来不行呀！这不，叫少令公把我逮住了。乞望万岁开恩，饶小人一条活命吧！”

“啊？！”五帝一听，只气得咯蹦咯蹦直咬牙关：“原来如此！好你个刘毓，朕待你天高地厚，你不思报恩，反来谋杀寡人！这样的乱朝臣子，死有余辜。来呀，先将冀明押入监牢，待日后与刘毓对证！”

御林军依命而行，将刺客押了下去。

此时，杨文广心里，象开了两扇窗户一舱亮堂。为什么？真相大白了？英宗呢？坐在那儿，干生气，不说话。包拯眼珠一转，忙问：“陛下，刘毓该如何发落？”

这真是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之人，五帝听了，忙说：“啊！不是爱卿提起，险些误了大事。文广！”

“万岁。”

“朕赐你一道御旨，带三千御林军，速将刘毓全家绳捆索绑，押上殿来，朕要金殿御审！”

“臣遵旨！”

包拯说：“文广，万岁要下旨意，你快更衣去吧！”

杨文广低头一看，才发现穿着身罪衣。他转身往外走，时间不长，更衣完毕，又回到宫内。

此时，英宗已把御旨写好。包丞相说：“万岁，东方刚起白，臣愿跟您前去。”

“好。二位爱卿，多加谨慎。”

“无妨！”说罢，包大人随文广一起，出了养心宫，到外边秘密点好三千御林军，抓缰纫镫，飞身上马，直奔大师府而去。

包大人和杨文广来到太师府一瞧，府门紧闭！文广打一手势，哗！御林军就把刘府包围起来。接着，文广离鞍下马，蹬蹬几步，上了台阶，高声呐喊：“开门！快快开门！”几个御林兵也跑上前来，用兵刃敲打门环。可是，大门都快被砸烂了，就是不见行人开门。

包大人在马上一看：“不好！少令公，快派人越墙而进！”

“对！来呀，上墙！”

一队御林军应声靠墙，一个托一个，跳到院内。进院后将门闩拉开，哗啦！大门洞开，御林军就象潮水一般，涌进了府内。

御林兵把这座府院搜了个遍，也未搜到一个活人，只在后边的上房里，搜到一具女尸。杨文广手按宝剑，紧皱双眉：“决不能让他跑掉，继续搜查！”

此时，天色越来越亮。杨文广带兵来到后花园，抬头一瞧：那棵槐树后边好象有人，问道：“谁？出来！”

文广话音刚落，扑棱一下，从树后跑出一人，来到文广面前，单腿点地：“将军爷饶命！”

“嗯？”文广一看，这个人家将打扮：“你何人？”

“小人刘安。”

“你家太师爷哪里去了？”

“我也不知。昨天晚饭之后，我家太师爷好象有什么心事，坐不稳，立不安。直到二更时分，还在书房踱来踱去。到了三更天，他忙收拾珍珠玛瑙、珠宝玉翠这些值钱的东西。然后吩咐小人给他鞣马。小人刚刚将马鞣好，就见他顶盔贯甲来到马前。我问，‘太师爷，你要到哪儿去？’他说，‘少废话。赶快套一辆马车！’说罢，匆忙去列后宅。等我把车套好，去到后宅，正听太师爷和他夫人说话，‘你去不去？’夫人问，‘去那里？’他说，‘东京呆不住了，跟我投奔鄯善国。’夫人说，‘上鄯善国干什么？’太师说，‘休要罗嗦！若去快走，不去找就宰了你！’夫人说，‘你宰了我也不去！’夫人说到这儿，扭回头来，砰！就撞死在屋内。夫人死后，太师爷匆忙来到后花园，拉马就要走去。我说，‘太师爷，我呢？’他说，‘你的爱怎么着就怎么着，我不管了？’话音刚落，他急忙上马，赶起车辆，直奔西门而去。那时我想，嗯，准是太师爷犯事了！我把这事告诉了大伙儿，谁还敢在这儿呆着？跑吧，大伙就全散去了，就小人我设跑。”

文广问：“你为何不跑！”

“我估摸今天指定来人，我好告诉你们刘毓的下落呀！”

杨文广听罢刘安的这一番话，心想，唉哟，这可坏事了！他若跑到鄯善国，定全调过头来，与咱为敌！不行，纵然他跑到天边，我也要将那老贼抓回！想到此处，转身形来到府外，与包丞相诉说一番，纫镫上马。从得胜钩上摘下了宝刃亮银枪：“包大人，您上殿而君，待我追上前去！”说罢，啪！马上一鞭，直奔西门而去。

包大人见御林军搜府完毕，走出门来，一无所获，便带着刘安，上殿交旨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少令公杨文广。他由西门出来，紧催战马，象飞起来似地一直朝正西追去。一路上，他边追边打听，恨不能立即将老贼刘毓拿住。

书要简短。杨文广追赶刘毓数日，这一天，他正往前追赶，抬头一看：“呀？！”不由紧拽缰绳，勒住了马头。怎么？前边闪出一座关城。这座城：黑压压，乌沉沉，城墙高垒，气势雄伟，城门紧闭，吊桥高扯，城头上布满了灰瓶、炮子、滚木、镗石，城头军卒手持兵刃，来回游动。城门上方有一块木制的匾额，上刻着“玉兰关”。再往城上看，一面大旗顺风飘摆，上书“鄯善国”。

书中暗表：这座城本来是中原的城池。鄯善国进兵，被他们的前部先锋官给夺过去了。

闲言少叙。杨文广看罢，心中暗想，糟了？不用问，一路上未见刘毓的踪影，他定是跑进了关城。事已如此，我该如何是好？回去？不能！我既追到城下，何不叫他一阵？杨文广打定主意，马往前进，来到城下，勒住坐骑，手提亮银枪，而冲城头，高声喝喊：“呔，上边的鄯善兵听真，赶快往里传告，就说宋国大将来也！”

他为何不说宋国的大军呢？不行呀，问为就来了他一个人！

杨文广城下一骂阵，城头上的鄯善兵住下一瞧：“哎，兄弟，宋将来了！”

“唉呀，大宋国的战将胆真大，单人独骑就来讨阵！”

“甬问，这位保准有能耐。”

“快，赶紧报信。。”

时间不长，就听玉兰关内传来三声炮响。炮声过，城开开，吊桥放，从城内冲出鄯善国的三千兵将，二龙出水排开阵势，接着，正当中蹿出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员老将。这员老将军，岁数五十左右，面似银盆，黄金盔，狐狸尾，雉鸡翎，护背旗，黄金甲，素罗袍，胯下黄骠马，掌中一口大铁刀。

这员老将马到阵前，横刀抬头观瞧：啊？！真就来了一个？阿，没瞧起我这

个先锋官哪！老将军略停片刻，高喊：“呔，讨阵之人，通名上来！”

“家住东京汴梁城天波府，皇封少令公，在下杨文广！”

“嗯？你就是杨文广！”

“然也。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问我吗？从前，我是占山的寨主，如今，鄯善国单天启联络了西夏国、大王国，要攻取大宋，他请我下山助阵。我受单王爷恩典，封我为前部先锋。是我日枪三关，夜夺八寨，已立下了头等功劳。在下姓陈，名叫陈世忠！”

“噢，你不是都善国人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我且问你，这儿可曾来过一个宋国的将官？”

“嗯，来过。我就知你准是为馅而来，你若带兵征西决不会单人独骑。”

“对。此人现在哪里？”

“就在城内。他乐意投降鄯善，我已替单王爷将他收下。只因连日来一路辛劳，我已叫他歇息去了。哼，杨文广，你们东京的那些事儿，在下俱已知道。你何不也学刘毓，投奔于我？”

“既然你已知道，就该将刘毓交出；如若不然，少令公要马踏玉兰关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杨文广，说句实在话，若是你们的五虎大将前来，老夫还需加点儿小心，象你这样的战将，我真没把你放在眼里。老夫有好生之德，放你逃命去吧！”

“住嘴！有你家少令公，何需五虎将军？着枪！”说着话，扑！挥枪便刺。

陈世忠见了，一不着急，二不发慌，立刀杆往外招架。就这样，两个人你来我往，格斗起来。

俗话说：“行家伸伸手，便知有没有。”杨文广跟人家一交锋，便知陈世忠厉害，不愧是鄯善国的先锋官。他这口刀，上下翻飞，抽撤盘旋，刀舞起来龙鳞片片，带雨行风，呜！呜！刀头老围着杨文广的脖子转。杨文广心想，要坏！我需多加谨慎。两个人打了三十余个回合，还是不分胜负。

正在这时，就听文广身后传来马蹄声响。紧接着，有人喊话：“哟，这是哪儿跟哪儿打呢？哎，前面那位可是叔父？”

杨文广回头一瞧，后边来了一匹马，马上端坐一人，黝黑脸膛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头戴乌金盔，身贯乌金甲，胯下一匹乌骓马，得胜钩乌翅环上挂着一把昆仑槊。谁呀？震京虎呼延云飞。

云飞这是打哪儿来的呢？前文书咱们说过，他在宝阳关打死王林，包大人就命他云南唐给杨怀玉送信。云飞乘快马到了南唐，不但没找到杨怀玉，穆桂

英也带人马奔了西夏。云飞想，既然找不到杨怀玉，我先奔西夏救我奶奶去吧！今天巧了，正好路过此地。

书接前言。呼延云飞见到了杨文广，忙喊：“叔父哎，快撤阵，让给我吧，我可有些日子投过瘾了！”

杨文广蹇马靠后，忙问：“云飞，你打哪儿来？”

“南唐。您不是被拿进京城了吗？官司打完了没有？”

“唉，一言难尽呀！”杨文广简要叙说了几句。

呼廷云飞一听：“啊?!刘毓这老小子跑到这儿来了?哼，别说他进了城，他就是钻了耗子窟窿，我也得把他抠出来!”说到这儿，冲阵前喊话：“咕，阵前的老小子，待我取你的人头!”说着话，催马奔到阵前。

陈世忠带住马，问了一声：“谁?”

“要命的!”

“要谁的命?”

“要你的命!”

“你可知道我的厉害?”

“不怎么样[”

“你知道我是什么人?”

“该死的!”

陈世忠说：“好小子，问了半天，连人话都不会说，你叫什么名?”

“你先别问我，你听说过呼延庆吗?”

“啊，忠孝王!”

“对，那是咱爹!”

“你爹!”

“对、咱老子。咱是他儿子，御封震京一大虎!刘毓可在城内?”

“在又怎样?”

“怎样?你得把他交出来。如若不然，今天连你一块儿砸。若砸不出你大粪来，算你头三天拉干净了!”

“真来一派胡言!”陈世忠见来将恶语伤人，他恼羞成怒，抡起大刀，刷!奔云飞砸来。

震京虎呼延云飞将手中大槊一摆;“开”二兵刃相撞，仓啷啷一声，陈世忠的大铁刀被磕到了半天空里去了。

陈世忠见势不妙，圈马往下就败。震京虎催战马往前迫，要马踏玉兰关!

第十回 求援兵世忠修书 救人命怀玉打虎

呼延云飞力大无边，一槊就把陈世忠的大刀磕到了半天空。咣当一声，落

在了后阵上，陈世忠蹙马败下，忙让军卒捡起大刀，往玉兰关里逃。

呼延云飞见他败阵，把马一带：“哈哈哈哈哈，刚说你不行吧？已经老到家了，一碰一掉渣，可你还不服气。你哪里走！”话音一落，催马朝前追击。

陈世忠带兵刚过吊桥，吊桥就扯起来了；他策马进了城门，下令速将城门关闭。陈世忠来到辕门外下了战马，到大堂坐定，长叹了一口气：“阿呀，真厉害呀！”他想到刚才阵前交战之事，不禁感慨万端：“真乃名不虚传。刚才只来了一虎，就把我打回来了；若五虎大将都来，这仗该如何打法？”

身旁一员副将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可得速想良策呀！您是三国联兵的先锋官，鄯善王义加为您为玉兰关的元帅。若把这座重要关城得而复失，鄯善王见怪，怎能吃罪得起？”

“这……。他双眉紧皱，寻思片刻，有了主意，“待我修书上来！”说着话，就见他将纸铺好，提笔在手，写好一封书信，派军兵急奔鄯善国。

他这是干什么？求鄯善王速派良将，到此援救。这且按下不表。

再话呼延云飞追赶陈世忠，一直迫到沪城河边，定睛一瞧，吊桥高挑，城门紧闭。呼延云飞破口大骂，骂得嗓子都冒烟了；可是，人家就是不理他这个茬儿。战士军卒手扶垛口，冲他喊话：“喂，我家元帅有今，你怎么骂他也不打了！”

“不打？不打就是饭桶！”

“饭桶就饭桶。”

“不行就是狗熊！”

“狗熊就狗熊。”

尽管云飞怎样用言语挑逗，人家就是罢兵不战。

杨文广在后边一瞧，太阳要压山了。他略思片刻，冲震京虎喊话：“云飞，回来！”

云飞听到喊话，将马带到近前：“于什么？”

“你这样叫骂，也不是个办法。我想，陈世忠罢兵不战，总是另有原因。他见难以取胜，说不定会暗榜搬兵求救。再说，人家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城内有吃为喝，闭关据守，万元一失。可是，咱俩孤军深入到这见，要兵没兵，要将没将，要吃没吃，要喝没喝，呆在这里，于咱无益。眼看太阳就要落山，你我该到何处投宿？”

“哎哟，刚才只顾骂阵了，没觉得什么；你这一说呀，我的老肠子跟老肚子也叫唤开了。这，这怎么办？”

“我追出东京之后，包大人必然要上殿面君。万岁闻奏，也必然派兵征西。依我之见，反正今天也抓不到刘毓了。着急也无用，不如咱先顺原路圈马回

京。沿途上若碰到京城发来的大兵，咱就兵合一处，磨头再来前敌；若碰不上，咱俩回得京去，将这里的战事奏知万岁。”

“对！”说到这儿，云飞又打马冲到城下：“呔，城上的军兵听真，爷爷饿了，找到地方吃点饭，明天再来收拾你们。”

别看他嘴里这么说，可他心里清楚，离开此地，何时再来，就不敢说了。呼延云飞说罢，将马一蹶，同文广一起，顺大道直奔东京。

玉兰关城头的军兵。第二天清晨起来，往城外一看，那二人没了！这时，他们才放了心：“他们跑了，开城！”

“不能开。万一在哪儿猫着呢！”

再说杨文广追赶刘毓出了东京，包大人就上殿面君，将详情奏知万岁。英宗闻听大怒，连下了三道御旨；一道，将西宫娘娘打入冷宫，听候发落；一道，将余太君、王文弼放出监牢，官复原职。将花天豹召进金殿，彻封为京撩大帅？一道，为死去的白马银枪将高增金顶玉葬。接着，又将大君宣上全殿，命她带领将官军士挂帅征西。

太君开始不青，包大人再三陈述利害，她才点头应允：“万岁，老身偌大年岁，实难担当此任。等黑风岭救出呼、杨两家元帅，我就要卸甲交印了。”

英宗说：“好。到那时，命穆挂英挂印征西，五虎大将随营听令。”

太君一听：“那，城外的杨门女将呢？”

“传孤旨意，将她们宣进城来！”英宗传下圣旨，命包丞相出城宣读。

包大人怀揣圣旨，来到营盘。吴金定、曾凤英和几虎战将，将他接进营帐，听罢旨意，命军卒拔营起寨，准备进城。

此时，杨怀玉来到包丞相身边，问道，“包大人，皇上放了我爹没有？”

“放了。不过，他现在可没在京都。”

“哪里去了！”

“刘毓夤夜私逃，你爹追他去了。”

怀玉一听：“刘毓跑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十有八九奔往鄯善国。你爹单人独骑，也奔鄯善而去。你们进城以后，兵合一处，赶紧出征。不然，你爹一人前去追赶，未见得能将老贼擒住。”

杨怀玉听到这儿，趁大家拔营起寨之际，偷偷拉出卷毛狮子踏雪骍，直奔鄯善国而去。

杨怀玉怎么这么着急呢？他有他的想法；等大伙进了城，又得上金殿见驾，出朝的时候，皇上和文武百官还要送行，……麻烦事多着呢，我爹一人追赶老贼，出了事儿怎么办？拉倒吧！杨怀玉就偷偷跑了出来。

一路上，他从沿途百姓口中得知，刘毓跑进了玉兰关，也得知占领玉兰关

的敌将叫陈世忠。心想，嗯，我爹准是奔那儿去了。因此，他也马不停蹄，尾追而来。由于他赶路心切，所以不走大道，尽走山路。在山里行走，除了怪石，就是树林，连个人影也没有。山风吹来，两旁的树叶飒飒作响，还真有点瘆人！

怀玉骑着战马，正定到一棵歪脖树下，突然传来了呼救的声音：“救命啊——救命啊——”

“吁！”杨怀玉把马带住，顺声音定睛一瞧；哟，从前边发疯般地跑来一个小孩。看年纪，最多不过十五、六岁，白脸膛，头挽日月双抓髻，扎着红头绳，前发齐眉，后发盖颈，穿一身红缎子短打衣，抓地虎的靴子，赤手空拳。

这小孩面带惊慌之色。一边跑一边喊“救命”。他跑着跑着看见杨怀玉了，加紧脚步跑到马前：“这位大哥，快快救命啊！”

“小弟弟，出什么事儿了？”

“来了！来了！”这小孩吓得都说不成话了，忙用手朝后指去。

杨怀玉刚一抬头，就看见从他背后追来一只斑斓猛虎。这只虎真够个儿：虎口一张象个大火盆，虎眼一瞪象两盏明灯，虎尾巴一撅象把扫帚，等扑到离他们不远的地方，突然站住，冲着他俩呜呜直咆哮。

俗话说：“虎要发威，必定伤人。”这小孩可吓坏了，忙藏到杨怀玉的马后。

杨怀玉见此情形，赶紧下了坐骑，把马栓在一旁，从马褥套里取出弓箭，纫扣搭弦，两膀一用劲儿，瞄准老虎的眼睛，寻机射击。

这老虎看着看着，瞪起眼暗，刚要往前扑，杨怀玉后手一松，嗖！这支雕翎箭射了出去。射得这个准呀，正射在老虎的眼睛里，把老虎疼得嗷嗷直叫，倒在地上乱打滚。

杨怀玉趁此机会，往前纵身形，猛跳到老虎背后，张飞大骗马，骑上虎背，一只手抓住虎脖子上的软毛，一只拳挥起来，照看虎脑袋，啪！啪！啪……咬着牙一口气儿砸了十好几拳。这老虎开始还挣扎挣扎，最后眼睛一闭，完了。

杨怀玉老虎已死，跳下虎身，拔出雕翎，蹭净虎血，装入褥套，对小孩说道：“小弟弟，不要害怕，老虎已经死了。”

“多谢大可相救。哎呀，真把我吓坏了！”

“你为何自己在山中行走？”

“我不是行走，我们家就在前边。今日早晨我就出来了，想到这儿练练功。我正练着呢，这家伙就出来了。我磨头就跑。多亏碰上大哥，要不，我兴许已经变虎粪了，大可，你尊姓大名？小弟永记不忘。”

杨怀玉心里话，这儿是什么地方？嗯，兴许快到鄯善国了。我若报真名实姓

，小心招来麻烦。因此，他撒了个谎：

“问我吗？嗯，我姓吴。”

“姓吴？你叫什么呀？”

“我叫吴同。”

“噢，你是吴同大哥！大哥哎，我叫玉虎！”

“噢，玉虎兄弟。”

“吴大哥，你救了我的命，我一辈子忘不了，我家就在前边，请大哥到家里坐。”

“不行！玉虎弟弟，我还有要事。”

“有要事也不行！”说着话，将马往前一拉，来到老虎跟前；“来，把它也带上！”

杨怀玉说：“那哪儿能行呢！老虎分量太重，我的马驮不了它。”

“那就扔到这儿，咱俩回家，呆会儿，我再派家人来取。”

杨怀玉一听，心想，哟，他还有家人？看来，定是个大户人家。嗯，跟他去也好，顺便打听一下玉兰关有多少人马，陈世忠有多大能为！想到此处，便说：“好吧，玉虎弟弟，那就给你添麻烦了。”

“休要客气，跟我走吧！”玉虎前头拉马，杨怀玉后头跟随。出了山沟。往西走不多时，眼前闪出一个村庄。二人进村往里走，三拐两绕，来到一班走马门楼眼前，玉虎停下了脚步。

杨怀玉四外一打量，四合套大瓦房，三蹬台阶，台阶外边还站着家将。上眼一看，这户人家一定够样儿。

此时，家将见玉虎回来，忙抱拳拱手：“少爷回来了？”

“啊，回来了，差一点儿没回来！快，把马接过去！”

“少爷，你出去时不是没骑马吗？”

“废话！这是我哥哥的马？”

“噢。”家将小声问道，“少爷，你不是哥一个吗？”

“少废话，这是我恩哥。”

杨怀玉一听，笑了：“玉虎弟，休要客气。”

“不客气。告诉你们，他是我的恩人，对他不许放肆，要殷勤伺候；不然的活，我拿你们的脑袋当球踢！”

“是。”

“另外，村东的歪脖树下。有只死虎，把它抬回来

“是。”说罢，有的拉马奔槽头，有的出村取死虎。这话不讲。

玉虎头前领路，怀玉后边跟随，没进待客大厅，直接到在了后花园。怀玉

一看，两旁种有不少花草，中间有座牡丹花亭。二人朝中间走出，来到花亭，停下了脚步。玉虎说：“大哥你先坐下。”回头又喝喊一声：“来茶！”

这玉虎一喊“来茶”，家人一溜小跑把茶摆上

“拿点心来！”

“是！”不一会儿，端来了什么糟子糕，自来红，大八件，个八件，摆在眼前。

杨怀玉心想，这户人家，决非一般！对小孩说：“玉虎，千万别拿我当外人。”

“你别管。”飞虎又扭头对家人说，“喂！告诉厨房，叫他们准备上等酒筵，越快越好！”

“是。”家人应声而去。

玉虎说：“吴同大哥，咱两个一兄如故。依我说，咱来它个八拜为文，结成金兰之好吧！起来，磕个头吧！”

“那…一那怎么能行呢？”

“怎么不行？来，跪下！”还没等杨怀玉说明白，小玉虎就扑通一下先跪倒了。杨怀玉心里的话，这孩子真缠人！没办法，跪在地下磕了头。接着，二人重新落座。杨怀玉有心问问，你爹是谁，怎么没看见别人？但又不好开口。

此时，家人已把酒筵摆好。两个人推杯换盏，互相劝喝了起来。

过了一阵儿，天黑了。杨怀玉说：“玉虎啊！”

“哎！”

“你家中尽有什么人？”

“暖，你问这个于什么？”

“哪能不问呢？若有高堂，理应前去探望。”

“别着急。来，于！”玉虎喝得真不少，眼珠子都红了。

杨怀玉呢？可留了酒量。本打算从玉虎嘴里得知真情，可玉虎就是闭口不谈。

两个人喝了有好大工夫，杨怀玉抬头一看，小玉虎持眼泪了！忙问：“玉虎兄弟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大哥，我难过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咱俩可是磕过头了，今后要有福同享，有罪同受。我爹就是你爹，你娘就是我娘！”

“对。”

“如若小弟被欺负，是不是如同欺负了大哥？”

“那是自然。”

“这就是了。大哥，你看见这房子了吗？都是兄弟我的。这儿来了那么一户人家，非要在我家住不可！不让他住，他就揍我。无奈，给他腾了处院子。可是，住在这儿，不拿房钱。不拿房钱也行，可他是得寸进尺，拿我家的东西，随便吃，随便穿！那一天，他对我说，‘不但在你这儿白住、白吃、白喝、白穿！每天还得揍你两顿——早晨一顿，晚上一顿。’大哥哎，你说，有这么欺负人的吗？”

“兄弟，还有这样不讲理之人？”

“就说呢！此人非常厉害，我是惹他不起！这回你束了，能否为我帮忙，将他赶跑？”

杨怀玉心想，这个人也太不讲理了！便说：“好吧，待明天天亮，我去与他讲理。他若不服，哥哥我一定替你出气！”

“真的？大哥，别等明天，我现在就去找他！”

“他在哪里？”

“就在后院。大哥，他若出来，你可得过去呀！你若不去，我可活不了啦！”

“好，我一定过去！”

“这就好了。”小玉虎出了牡丹亭，推开旁边的月亮门，奔后院而去。时间不长，就听玉虎在后院人喊：“来了！来了！哥哥，快点救命呀！”霎时间，玉虎噚噚噚朝牡丹亭跑来。

杨怀玉听到喊声，出了牡丹亭，急奔月亮门而去。

此时，就听月亮门内有人说话：“好大的胆子，你给我过来！若打不断你的双腿，你不知道我的厉害！”

杨怀玉顺声音抬头一看：“啊？！”不由茶呆呆发楞！

第十一回 献关城夫人施计 引来军小姐出征

玉面虎抬头一瞧，月亮门里走来一个站娘！这姑娘长得俊俏；二十一二岁，身上穿鹦哥绿的短打，头上罩鹦哥绿的绢帖，手里提一条棍棒，三步两步冲到花园。

玉虎见了，吱溜一下，藏到怀玉身后：“大哥，就她，你给我揍她！”

要是男的，杨怀玉真就冲上前击了，可人家是个姑娘，他怎好近人身边？怀玉感到奇怪，一个姑娘家，怎么住房不给钱，还动手打人？

再看这个姑娘，走到花亭前，站住身子，上一眼、下一眼、左一眼、右一眼，盯着杨怀玉，打量一番，厉声厉色地问道：“哎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怀玉从容答道：“不干什么。”

“既然不于什么，为何来到达里？”说着话，她冲玉虎喊叫：“玉虎，你给我过来！”

“就不过去，你敢把我怎样？”

这姑娘一听，将棍子举起：“我今天把你揍死！”说援，怒冲冲走了过来。

小玉虎忙说，“大哥，你听见没有？她又要揍我呀！哎，你怎么不管？”

杨怀王听了，把脸一沉：“这位姑娘，你为何这般无理？”

“哟！”姑娘一听，笑了：“你是哪个山上下来的山王，敢来这儿截道？躲开，我俩之事，你休要多管。哼，我不光打他，一天还要打他两遍呢！”

玉虎说：“大哥你听，我没撒谎吧？”

杨怀玉这回可压不住火了：“你一个姑娘家也真不知羞耻，住人家的房子，非但不给居钱，还要动手打人，真乃岂有此理！”

“什么，住房子？哎呀，你讲什么胡话？躲开！”说着话，姑娘又举棍前来。

杨怀玉跨上一步：“有我在这儿，你打不了他！”

姑娘一听：“你真敢发横？”说罢，刷！姑娘把棍一摆，奔怀玉砸了下来。玉面虎还能怕她？往旁边一闪身子脚尖轻轻一点，砰！照着姑娘的手腕就踢了出去，正踢到姑娘手腕子的麻筋上了。这姑娘的手一发麻，“哎哟”一声，把棍子扔到了地上。

玉虎在旁边一看：“好！怎么样？你不行吧？今后若再打我，我就叫哥哥踢死你！”

“啊呀，气死我了。玉虎，你等着，待我找娘去！”这姑娘哭了，捧着脖子，一转身朝月亮门奔去了。

玉面虎见姑娘走了，不由心中合计，找她娘去？难道她娘是那个恶霸？怀玉转身问道：“王虎、这姑娘到底是谁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吴大哥，你别生气，她是我姐姐！”

“什么？哎呀玉虎，你怎能如此胡来？”

“吴大哥不要生气，叫我慢慢跟你细说。”他把怀玉拉到一旁坐下，接着讲：“我们一家四口人。爹爹住在玉兰关，母亲、姐姐和我住在乡下。我姐姐从小爱习武艺，功夫还算不借，母亲命她教我写字和练功。我姐姐脾气急躁，我写字写不对，啪啪啪，她打三拳；我练功练不好，咚咚咚，她端三脚。她经常打我，我受得了吗？我早不想跟她学了。找个高人吧？又找不到！吴大哥，冲你打虎那两下子，看得出你本领出众，我就想拜你为师。为了知道你到底有多大本领，才撒了个慌。其实，是叫你露一手。刚才我到楼上去，故意跟她

大吵大闹，我说，‘从今后再也不跟你学了！’我姐姐一听，就冲我瞪眼珠子。我说，‘你若有胆量，敢拿棍子到花园跟我较量较量？’我姐姐一听，气坏了。就这么着，才叫我逛下楼来。”

“哎呀！玉面虎说：“玉虎啊，你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“暖，这有什么呢？”

小玉虎和杨怀玉正在说话，就听月亮门里有人喊叫：

“他在哪儿？”

“花园里。”

“我去看看！”

玉虎一听，对杨怀玉说：“哎呀，我娘来了。不过你别害怕，有我呢！”

杨怀玉抬头一瞧，不错，从月亮门里走来一位老夫人。在她身旁，跟着那位姑娘。这姑娘边走边擦眼泪：“娘阿，还不揍他！”

“玉虎，你过来！”

玉虎迎上前去，双膝跪倒：“继母亲磕头！”

“我来问你，刚才是怎么回事儿？你竟敢拿你姐姐开玩笑？我非砸折他的双腿！”

玉虎忙说：“母亲不要生气，这事不是您让我办的吗？”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，这母子三人是玉兰关元帅陈世忠的家眷。他们是中原人氏，也曾在宋国为官。这老夫人只是女流，却足智多谋，很有远见，是陈世忠的贤内助，经常为他出谋划策。后来，因奸臣所害，天路可走，才依着老夫人，弃官不做，隐居在绿林中。他们占山为王，一不打家劫舍，二不骚扰百姓，三不伤害过路商贾，只带喽兵植树养蚕，牧马放羊，开垦荒地，自耕自食。老夫人经常对丈夫言讲：“单等明君即位，再扶保宋室。”不料，西夏等三国联军侵犯大宋，鄯善国国王单天启，派密使登山，带厚礼请世忠相助，并说：“若肯下山助战。单王爷定要重重加封。”陈世忠见盛情难却，又见禄厚官高，很眼馋，就要下山入伍。老夫人一听，十分怒恼：“我们是大宋子民，岂能扶保他们？你这样做，怎能对得起祖先？”

无奈陈世忠早已鬼迷心窍，听不进良言相劝。

老夫人说：“人各有志。你既执迷不悟，咱全家只好分道扬镳。”从此，陈世忠进驻玉兰关，老夫人带着两个孩子便寄居乡下。

老夫人来到乡下，前思后想，觉得丈夫办事荒唐。为挽回败局，她灵机一动，命一双儿女以收护院的家将为名，四处查访英雄聚杰。凡有一技之长者，都收进府内。她那意思是：自己有了良将，就去进关投降，苦丈夫再不听劝，便以武力相逼。今天，玉虎遵母之命，才访来了打虎将。所以，他才说出这

样的言语。

话休絮烦。玉虎说：“娘啊，吴大哥能为出众，非一般人可比。这样的英雄，你打着灯笼也难找到啊！”

老夫人一听，“哟，你个小冤家，别看人小，主意可挺高。”

“娘，你看！”

此时，老夫人才抬头仔细打量杨怀玉，嘿，这小伙子，人材出众，气宇轩昂！她不由心中一乐：“哟，都楞在这儿做什么？走”说着话，几个人上了花亭，老夫人先坐在一边。

杨怀玉一看，这事该怎么办？不由用眼瞅了瞅玉虎。玉虎小声说：“不用担心，有我呢！”

怀玉听了，眼珠一转，壮了壮胆子，来到夫人面前，抢腕拱手：“伯母大人在上，小侄有礼！”

“罢了。你姓吴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哪里人氏？”

“家住东京附近。”

“你拜何人为师？精通哪些兵器？请讲当面！”

杨怀玉正要回话，就听外边吵吵嚷嚷，乱成了一团。接着，八个家将抬来一只死虎。

老夫人和小姐不明内情，吓了一跳，慌忙闪到一旁。玉虎说：“娘，别害怕。这是只死虎！”

“奴才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今天早晨，我差点儿被它吃掉。是恩人吴大哥救了我的性命，打虎英雄就是他！”

“噢。”老夫人听了，不觉肃然起敬，忙说：“原来是恩人到了。家人，快快献茶。”

“是。”家人应声而去。

老夫人又说：“恩人，快快请坐。”说话间，几个人分宾主坐定，家人献菜已毕，夫人说道：“恩人，这个村庄叫陈家庄，这是我女儿陈玉霞，这是我儿子陈玉虎。我家老爷在玉兰关挂印为帅，我娘儿仨居住在这深山老林里。这一带，常有强人和虎豹出没。我想收你为护院家将，不知恩人意下如何？”

“多谢夫人器重。别说我有要事在身，不能久留贵府；纵然是闲来无事，也决不能为你们效劳。”

“啊？这是为何？”

“那陈世忠扶保鄙善，乃是我的仇人，冰炭岂能同炉！”

“你是何人？”

“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吴同并非我的真名，我姓杨，叫杨怀玉，外号玉面虎！”

杨怀玉把话说完，伸手摠住了宝剑。为什么？他心里琢磨，报完姓名，达姐弟二人非跟他动手不可，因为是两国仇敌啊！等他摠住宝剑再一细看，陈玉霞，纹丝没动；陈玉虎，也没动弹。那老夫人呢？乐了：“哈哈哈哈哈，你就是玉面虎？这真是‘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’。怀玉，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啊！你若不说你是杨怀玉，那好，爱留爱走；随你的便，你这一说是杨家将，我倒有军机大事与你相商。”

“啊？夫人情讲当面，怀玉我洗耳恭听。”

老夫人看了看女儿：“玉霞，到门外望风，别让闲人进来！”

“是。”

玉霞走后，老夫人低声把她为什么迁居乡下，为什么招收家将之事，细说了一番。

怀玉一听，十分感激：“老夫人忠心为国，晚辈非常敬佩。在我们攻打玉兰关时，还逐你多多尽心。”

“社稷兴亡，匹夫有贵，我理应为国出力。请问将军，你们大队人马现在哪里？”

“啊……已经出京。”

“好。待我即刻带儿女进关，劝说我家老爷归降，让他放你们进城。如我家老爷执意不降，我就偷偷叫女儿领你们进来。可有一件，不许你们伤害他的性命！”

杨怀玉一听，这个乐呀：“好明白的老夫人啊，你真乃于国忠良。事成之后，我定报知母帅，与你请功！可有一件，我不知大队人马何时能到达这里？”

“这也无妨。我们在城里听信儿，等大军到来，你就亲自叫阵。”

“好！老人家，事不宜迟，迟则有变。此处不便久留，我告辞了！”

“也好。千万记住，大军一到，就来叫阵！”

“不劳嘱咐。”杨怀玉说完出了门，飞身上马，离开陈家庄，顺原路往回走，报元帅准备得关。这话不提。

再说老夫人一家。杨怀玉走后，老夫人将玉霞叫到身边，将刚才之事述说了一面又说：“你们快把值钱的东西带上，准备进关！”

陈王霞听了，心思不定：“娘，我爹他能愿意吗？”

老夫人说：“孩了，你们听娘的，没错。”

一切准备完毕，老夫人上了车辆，姐弟俩上了战马，离开了陈家庄。

他们来到玉兰关外，守城军本得知是元帅的家眷，不敢怠慢，打开城门，他们就进了城内。等来到辕门外，老夫人下了车，让军卒传报。

陈世忠得知消息，不由一愣，夫人怎么进城来了？他略停片刻，忙说：“快快有请！”军卒出去不大工夫，这娘仨就走了近来。

陈世忠迎出帅府，上前搭话：“夫人！”

“老爷可好！”

“爹爹万福。”

“参见爹爹。”

陈世忠说：“好好好！”说着话，一同进了帅府，坐定身形，军卒献茶已毕，陈元帅说：“夫人一路辛苦了！”

“有劳老爷动问。”

“当初叫你随为夫进城，你却执意不肯。今日怎么来了？”

“老爷，乡下住不成了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自从三国联军攻打大宋，鄯善国不光加重了赋税，还四处抓丁当兵。百姓们难以生存，都纷纷逃难去了。前几天听说，大宋的军兵被要来了。你在城里跟宋军为仇作对，我们在乡下，若落入宋军之手，还能活命？”

“对，早就该来。”

“老爷，你这儿开仗了吗？”

“打了一仗。”

“怎么样啊？”

“败回来了。不过，已派人求援，救兵指日可待。到那时候，若把宋室江山夺下，哈哈哈哈哈，夫人哪，我还能官升三级！”

玉虎一听，撇了撇嘴说：“爹，你别官迷了。踏平大宋？哼，你几颗脑袋？你可知道那五虎大将的厉害？就那玉玉虎……我听人说，吐口唾沫都能下三天大雨！”

“嗯！”

“爹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要依我说，趁早，等宋军到来，把城门开开得了。”

“嗯？你这娃娃，满嘴胡说！”

小姐陈玉霞见爹爹动了怒，她怕弟弟泄露机密，忙拽了一把玉虎的衣襟儿：“玉虎，不许这样说话！爹，您老人家武艺高强，谁不敬佩？宋军来多少，也得白白送死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还是女儿懂得爹爹。到时候，爹若不行，女儿就上阵御敌！来呀，酒席摆下，与夫人接风。”说话间，举家入席，共叙家常。

这娘仨在城内等着杨怀玉，真是度日如年呀！一天，两天，到了第三天，就听玉兰关城外，通通通，号炮连天。时过片刻，行人跑进帅堂，跋报军情；“启禀元帅！”

“何事？”

“宋军十万兵马，铺天盖地而来，现已在城外扎下了连营。两军阵前，有一人讨敌骂阵，自报名姓杨怀玉！”

“再探！”

“是。”

陈世忠略思片刻，传下将令，“将兔战牌高高悬出！”为什么？陈世忠合计，一个呼延云飞，我都胜不了，如今杨怀玉来了，我更胜不了啦！

军卒刚要出去悬挂免战牌，陈玉霞忙说：“且慢！”她喝住军卒，对陈世忠说：“爹爹，免战牌高悬，对您老人家脸上无光啊！”

“儿啊，宋军厉害，等救兵到来再战。”

“宋军刚到，咱就罢兵不战，岂不让人耻笑？请爹爹给女儿一道将令，待我疆场临敌，瞧瞧这个姓杨的有多厉害？我若能将他战败，岂不更好？若战他不过，再挂免战牌不迟。”

“嗯。儿啊，你可要多加小心。”

“儿记下了。来人哪，拾刀韃马！”

陈玉霞转身刚要出帐，忽然旁边闪出一员副将，名叫宋风，他来到元帅面前，拱手说道：“元帅，小姐上阵，令人放心不下，在下情愿给小姐观敌隙阵。”

“好！”

玉霞一听，忙说：“爹，儿谁也不用！”

“噯，有个人保护你，为父才放心。他们要一同出去，一同回来！”

陈玉霞心里话：这小子跟着去干什么？可是，又不敢硬推辞，怕露了馅儿。玉霞一肚子不高兴，出了帅府也没等这小子，抓缰纫镫上战马，带领三千人马，冲出了玉兰关。

陈王霞带兵列阵，宋风勒马在后阵给小姐观敌。小姐马到阵前，见杨怀玉头顶盔，身贯甲，罩袖束带，系甲拦裙，胯下踏雪骖，举端三尖两刃刀。螻，真是精神百倍呀！再往他身后看，那些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、老的、少的众战将，个个威风凛凛。

原来杨怀玉离开陈家庄，走到半路上，正遇见老太君的大队人马。他参见

老太君时，看见爹爹杨文广了。原来，杨文广和呼延云飞也是在回京城的路碰上碰到大军的。杨怀玉将详情一讲，老太君十分高兴。她说：“如此忠心的老夫人，难能可贵。事成之后，定要理赏。”可有一件，不知陈世忠的夫人说的是真是假。这事儿不可不信，也不可全信。因此，来到玉兰关外扎下营盘之后，便让杨怀玉讨阵，探探军情。

陈玉霞勒马打量了一番杨怀玉，故意高声喝道：“来将通名！”

“玉面虎杨怀玉。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名陈玉霞。看刀！”话音一落，劈头就是一刀。

玉霞趁者杨怀玉带马闪开的工夫，小声问道：“杨将军，军都到了吗？”

怀玉说：“都到了。我家元帅多谢你母的一片赤心。你父肯献关吗？”

“我父不肯。”

“好。”

两个人商量好了，你来我往，打了六七个回合，陈王霞一带战马叫道：“姓杨的，没曾想你如此厉害！战你不过，败阵击也！”说着，圈马奔往玉兰关。

“你往哪里走！”杨怀玉一催战马，嗒嗒嗒嗒追了上去。

这两匹战马一前一后，离得不远。宋风这小子见小姐败下，急忙命军卒撤回关中。小姐的马刚上吊桥，杨怀玉的战马也快追上了，宋风一看，忙喊：“姑娘快跑！”

陈玉霞心想，哼，我若快跑，你们绞起吊桥，他能进城吗？

姑娘故意让马慢走，杨怀玉催马而上，要巧得玉兰关！

第十二回 小玉虎智开城门 婁曾杰路截刘毓

小姐陈玉霞在两军阵前，跟杨怀玉假战了几趟，惹战马败奔城门。一般说，到了城门，上了吊桥，战马都要加快。怎么？进了城门就算完事。可是，玉霞到了吊桥上却故意让马慢走。宋风急了，大声叫嚷，催姑娘快跑，门军也害怕了：“姑娘快跑，我们好关城门！”

陈玉霞说：“休要惊慌，谅他也不敢追进城来！”

她那意思是：越慢越好，等他上来，我再进城。就这样，池边走边回头，见怀玉追上来了，才从容进城。

陈玉霞进了城门，勒马回头一瞧，呀！守城军卒正要关城。陈玉霞急了，忙喊：“等一等、先不要关城！”

门军莫名其妙，小声说：“兄弟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是啊，怎么不让关城门？”

陈玉霞心急加火，扭头一看，好！杨怀玉已追了上来。她不由抿嘴一笑。

这时，旁边的那员副将宋风一看：“啊?!小姐，姓杨的追上来了。你不让关城。是何用意？”

姑娘一听，笑了：“宋风，你少管闲事！”

“姑娘，难道说你要倒卖玉兰关？”

“哼，”小姐冷笑了一声说：“你真乃血口喷人！”说话间，刷！姑娘就朝他劈来了一刀。宋风挥动兵刃，仓啷一声，一边向外招架，一边喊叫：“不好！小姐要倒反。来人哪，快给元帅送信！”

报事的军卒一听，急奔帅府而去。

报信的军卒一走，宋风摆开掌中的兵器就和陈玉霞打了起来。玉霞边打边琢磨，我哪有闲空跟你战？干脆来个痛快的得了！姑娘摆开这口刀，上下翻飞，抽辙盘旋，刷！一刀把宋风的头盔削落马下。

“呀！”这小子再不敢恋战，拨战马，顺着大街逃去。

陈玉霞两腿一磕飞虎檐，两脚一跳绷蹬绳，催马追了上去。

宋风前边跑着。刚来到十字路口，忽听对面传来一阵马蹄声响。接着，又听有人高喊：“前边可是副将宋风？休要担惊，老夫到也！”

宋风带马一瞧：“哎哟！”可把他乐坏了。谁来啦？元帅陈世忠。宋风策马来到近前，慌忙禀报：“元帅，快点——”

“宋风，何事惊慌？”

“元帅呀，小姐出马临敌，与那杨怀玉小声嘀咕了一阵，就圈马败回城来。小人怕宋军入关，便吩咐军卒关城；谁知小姐心怀叵测，却不让关城。为此事，我二人争斗起来，您瞧，我的头盔被她削掉了！”

“啊？她会办出这等事体！”

“唉哟，我说元帅呀，难道敌还撒谎不成？”宋风说着话，回头一瞧：“喉哟，来了！”忙把战马带到一旁。

陈世忠勒马抬头一瞧，阿?!正是自己的女儿陈玉霞！老元帅见她的战马来到近前，便大声喝喊：“玉霞，勒马！”

姑娘将马带住，回头一瞧，坏了！怎么？杨怀玉没跟上来。小姐正在发楞之际，就听城门那边喊声震耳，乱作一团：“杀呀——”

“拿住他——”

坏了！陈玉霞心里明白，杨将军定是与军卒打起来了。姑娘心想：“现在时间迫在眉睫，爹爹若不起快归降，恐怕杨将军性命难保！嗯，我必须如此行事。”姑娘把银牙一咬，把绣绒刀朝左手一交，冲着元帅，抱腕拱手：“爹爹呀，事到如今，女儿我不得不说实话了！”

“讲！”

“爹爹有所不知——”小组把杨怀玉怎样救陈玉虎、母亲怎样订计进城的话儿说了一番，还说：“这次进城，就是为劝爹爹归降而来。请您好好想想，玉兰关本是弹丸之地，怎能挡住大宋的雄兵？您如执迷不悟，咱一家性命怎能保全？现在宋将杨怀玉已进了关城，求爹爹传将令，撤军兵，开城门，把宋军放进城来，咱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交出太师刘毓，归顺天朝；何必非要替外邦苦苦卖命呢？”

“呸，不要脸的奴才！我与宋朝昏君有切齿仇恨，怎能再扶保与他？若叫我归降，除非刀压脖颈，把我的脑袋剁下来！”

“爹爹，孩儿说的是金玉良言哪！您老人家若将错就错，可想过您的下场？”

“这么说，你还要看着你爹乱刀分尸吗？难怪人们说，‘有恨心的儿女，没有根心的爹娘。’你这是前来逼降啊！哼，妄想。如今，既然你已归降大宋，成了宋朝的战将，咱父女俩已反亲为仇。那好，撒马过来，与我较量几合！”

“爹爹，吓死孩儿也不敢跟天伦动手。”

“哼，你不动手我动手！”话音刚落。刷！冲小姐劈来一刀。

小姐不敢怠慢，仓啷啷往外招架：“爹爹，你再剁儿几刀，儿我也不敢还手！”

这父女俩在十字路口正反目交锋，就听南面传来了一阵马蹄声响。陈玉霞带马回头一瞧，哟！杨怀玉。只见他浑身是血，把刀刃也染得殷红。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陈玉霞刚进城，杨怀玉的马也到了城门内。当兵的能让他进来吗？几十个军卒玩命似的前来拦阻，把杨怀玉围到了当中。这样一来，杨怀玉不就得打一阵子？他摆开宝刀，喊哩喀嚓杀死不少。其余的一看不好，才躲到两厢。杨怀玉趁此机会，向街心冲去。门军见他冲向前去，急忙紧闭了城门，切断了他的后路。所以，外边的宋军兵将，一个也没进来。

军卒关上城门，杨怀玉可不知道啊！他马不停蹄，来到街心，勒住坐骑，抬头一瞧，见陈玉霞正与一员老将对阵。姑娘只是招架，并不还手。杨怀玉心想，嗯，甬问，那定是她父陈世忠。看到这里，勒马横刀，高声喊话：“陈小姐，辔马回来，让与末将！”

陈玉霞听了，把战马带到一鄙，杨怀玉使冲到跟前，勒战马，挂宝刀，稳头盔，整甲冑，抱拳拱手：“前边可是陈老元帅？老将军在上，末将杨怀玉马上有礼！”

“噢，你就是玉面虎啊！你我虽然不曾见面，可你的大名字已灌满了我的耳朵。人人都说你是出类拔萃的豪杰，鳖里夺尊的英雄。我可万万没想到，堂

堂宋朝大将，竟鬼鬼祟祟窜到我家鼓弄唇舌。迷惑我的家眷，夺取我的高关。哈哈哈哈哈，真乃让人耻笑！姓杨的，告诉你，有老夫三寸气在，你休想得逞！”

“老元帅且息雷霆之怒！献头之策，本是你家老夫人所出，与我何干？再说、我宋军并非跟您为仇作对。您把守高关，也是替别人出力卖命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您还是把玉兰关交出来吧！”

“嗯！我若不交，你待如何？”

“您若不交，双方动手、刀枪无眼，惟恐造成伤亡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玉面虎啊，今天咱这么办，你若胜过老夫，随便由你处置，你若胜不过老夫，我将你赶走。着刀！”说话间，抡起大刀，刷！朝杨怀玉劈了过来。

陈世忠不是害怕玉面虎吗，怎么还敢跟他较量？诸位，他见宋军被关在城外，只放进一个杨怀玉，敌寡我众，太悬殊了，认为杨怀玉纵有天大能耐，也不得施展。

杨怀玉见刀来了，一摆兵刃，仓啷将刀磕开，然后，双手端刀，对陈元帅说：“老将军，如此说来，怀玉我冒犯了！”话音一落，摆开三尖两刃刀，劈头盖顶就劈来一刀。接着，扳刀头，献刀纂，一连来了十二刀。这一来，把个陈世忠可忙活坏了，他的眼睛也不够用了，手也嫌长少了，霎时间忙出了一身热汗。

杨怀玉劈来了第十二刀，老元帅又忙低下了脑袋。这一刀还算不错，没砍上。老元帅刚一抬头，哟！杨怀玉这刀猛一翻腕，刷！又劈来一刀。陈世忠紧勒战马，身子往后一仰，打算把这刀躲过去。可是，他往后仰的时候，额下的须髯立起来了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杨怀玉的刀也到了，只听刷一声响，老头可没觉着疼痛。他暗自庆幸：玄哪！差一点儿砍在脑袋上！等两匹马蹶回来，老元帅端刀时，低头一看：啊？！胡子短了，被杨怀玉削掉半尺多长。

此时，杨怀玉蹶过马来说：“陈老将军，我还没跟您动真的呢，这不过是个见面礼！”

“嗯？！”陈世忠心想，见面礼掉胡子，要是动真的，我这脑袋准没了。想到这里，忙吩咐一声：“众三军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你们看什么？给我围起来！”他知道单打不行，要来个群拿。军卒们答应一声，忙把刀、枪、剑、戟、斧、钺、钩、叉、镗、镰、槊、棒、鞭、铜、锤、抓、拐子、流星十八般兵器往上举起，连同陈玉霞小姐，都围在了中央。

你别看玉霞小姐不能跟她爹打，这兵士们上来呀，她可就不客气了。你看

，陈玉霞和杨怀玉在人群中间，双双摆开手中兵刃，噉哩喀嚓大开了杀戒。只杀得军卒死尸横卧，人头落地，兵刃乱飞，喊爹叫娘。

陈世忠在外勒马一瞧：“哇呀呀呀，气死我了哇！”真把他气坏了。为什么？他见这两个人被围到当中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改色，越战越勇，万夫莫敌。心想，我该如何将他们拿下……

陈世忠正在想心思，就听身后有人喊话：“爹！爹！”

陈世忠回头一瞧，远处奔来一匹战马。谁呀？陈玉虎。小玉虎跑到近前，忙说，“爹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唉叹，怎么把我姐姐也给围起来了？”

“儿啊，你姐姐已投降大宋，要背叛你爹！”

“啊！是这么回事。爹，要叫我说，什么背叛不背叛，我姐姐做得对，叫你老人家归降，还不是为保咱举家人的性命？爹，就那么着吧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您就传令吧，把城门打开，把宋军放进来。”

“住嘴！你这个奴才，一派胡言！你给我滚，滚！”

“爹，我们都是为了您哪！”

“我不用你们操心！”

正在这个时候，从城门口飞跑来一个军卒：“报元帅！”

“何事？”

“城外的宋兵调炮攻城！”

“啊？谁带的队伍？”

“头一个就是跟你开战的那个震京虎！还有金毛虎、都兴虎和卧街虎，这四虎大将在城外哇呀暴叫，正往城里攻呢！”

“合诉三军，准备灰瓶、滚木，镗石，决不能让他们攻进城来！”

“是”军卒们应声而去。

此时，陈玉虎眼睛一转：“哎哟，我说爹呀，宋军若攻进城来，咱们就算完了。咱呀，说什么也不能开城！”

“对！”

“如此说来，显要紧的是那守城的军卒。我去盯着点儿，谁胆敢开城，我就宰了谁！”

“对！儿啊！千万严加看管！”

“是！”小玉虎两腿一磕飞虎檐，战马直奔城门而去。

陈玉肯来到城门前，刚把马带住，就听城外传来了震耳的喊杀声。他略思片刻，高声断喝：“门军！”

“少爷；有何吩咐？”

“我爹说了，叫我亲自看守城门，你们都给我滚开！”

“那…那咱们怎么护城？”

“休要多嘴！我说话你们得听着；谁要不听，我就宰了他！”

“是，是！”

“众三军，开城！”

“啊！？少爷，您说错了吧？”

“你们这伙混蛋！叫你们开城，这是我爹的将令！”

门军卒一楞，不由小声嘀咕：“人家叫开咱就开呗，开出乱子来，有他兜着。”

“是呀！不开的话，咱这脑袋就保不住了。”霎时间，拉栓撤锁，打开了城门。

呼延云飞在城外一看：“哥儿们，城门开了，往里冲啊！”话音即落，宋军象潮水一般，涌进玉兰关城。

陈世忠正在十字街头督阵，就见当兵的跑来禀报：“老师，宋军进城来了！”

“啊？！这是怎么国事？”

“不是您叫少爷传令开城吗？”

老师一听：“啊？！”这一句话，把他鼻子都气歪了。他定睛一瞧，大街上涌来了宋军官兵，双方混战在一起，打开了交手仗。

十字街前混战的音信传到了帅府，隐藏在后院的刘毓一听：“啊？！陈玉霞归降了？现在宋军已经进城，这……”这老小子心想，宋军进城，焉有我的命在？嗯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，跑吧！他不敢多呆，偷偷从后角门拉出战马，上了西大街。

这条西大街上，有一家二层坡的饭庄。刘毓骑马刚来到楼前，就听楼上有人喊话：“呔，下边那个骑马的，你先别定了！”话音一落，刷！那个人从酒楼的窗户里就蹿了下来。落得这个准劲儿呀，就不用提了，正落到刘毓的马前。

这老小子可吓坏了。他把马一勒，忙抬头观看。可是看了半天，什么也没看见，使咋唬了一句：“谁？”

“混蛋！你往这儿看！”

刘毓顺声低头一瞅，好嘛，这位在马脖子下边呢！个儿很矮，才四尺多高，瘦小枯干，两个圆眼珠；人家留胡子往下长，他的两撇胡子却往上拧；四五十岁，头就马尾透风巾，左鬓边拧着个大绒球，正中间高插茨菇叶，上身穿青缎子小紧身，衲边、衲袖扣、衲衣、衲袖；排行到底，字不到头，一巴掌宽的丝鸾大带，巧结蝴蝶扣儿，灯笼穗一尺多长，往背后一扔，左右一掖；下身穿

青兜裆滚裤，抓地虎的沿云快靴，披靠氅，背背一把小单刀。

刘毓看罢，忙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不认以？哈哈哈哈哈，既然不认识，那我就不必告诉你了。看我的外表，你就叫我矮爹吧！”

“什么？你是行侠做义的，还是强盗？你是好人，还是坏人？”

“我呀，这得看怎么说！忠良看来，我是好人，在你看来，我就是坏人。”

“却是为何？”

“我要宰你！”

“啊?!快快闪开，让我过去！”

“过去？你要过去，那老杨家的仇怎么报呢！下来，我要拿裤腰带将你捆上；如若不然，你看见我背后的小单刀了吗！”

“啊?!休耽误我的时间！”

“你也不要耽误我的时间！下来！”

刘毓一看，忙摘下刀来；“着刀！”说着话，抡刀冲矮子剁来。

矮子见刀来了，忙转身躲去。刘毓拎刀再看，没了。他大喊大叫：“出来！”

刘毓正在寻找矮子，只见这矮子绕到他的背后，一伸手，轻轻把小单刀拄外一亮，照着他这匹马的大腿，噌！就攘了进去。这匹马扑通一声，就趴下动不了啦。

矮子一看，乐了。他急忙转过身来，要活捉刘毓！

第十三回 佘太君义收世忠 丧门烈力战虎将

路截刘毓的这个矮子是谁呀？磨盘山的总辖大寨主、杨文广助内兄、曾凤英的哥哥曾杰。

曾凤英回磨盘山省亲，走后不久，曾杰就听说老杨家犯事了。他放心不下，匆忙下山打探。等他到东京之后，杨家的冤情已真相大白，并且，老太君挂帅，已带兵出京。曾杰心里琢磨，得了，既然如此，我还得到前边帮他们打仗去！就这么着，他就提前进了玉兰关。入关之后，逢人就问，终于打听到了刘毓的下落。他心中暗想，眼下正在开战，有五虎将对敌，用不着我伸手。我盯着刘毓就行了，决不能让他趁混乱之际溜之乎也！只要他一动弹，我就把他逮住。曾杰打定主意，便在暗中盯梢。这样一来，那刘毓还能逃得了吗？

闲话少叙。曾杰刺伤刘毓的战马，急步进身，噌！抓住刘毓的脖领子，用力一拽，就把刘毓摁到了地下。他一边摁着，一边琢磨，唉呀，这还不好办呢！没条绳子，拿什么捆他呀？他一捫摸，忽然看见了刘毓腰中的勒甲丝绦。曾杰

伸单手，把他的勒甲丝绦倒下来，两臂倒剪，噌噌几下，就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。

这曾杰很有心计，他捆刘毓的时候，故意留下了一节丝绦，牵在由己手中。用力一拽，将刘毓拽起身来，冲他说：

“哎呀，今天我真好运气，拿住你得请功受赏。走，跟我往前去！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你先别问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走吧！”他故意猛地拽了一下。

刘毓“哎哟”了一声，被曾杰牵着，朝前走去。

这阵，大街上更乱了套啦。怎么？陈玉虎开城以后，四虎大将跃马杀进城内。紫接着，无佞侯余太君也卒领大队人马，涌进了城池。

陈世忠带马抬头一看，啊呀！完了，想不到今天就是我的末日！他定了定心神，把大刀拉在得胜钩上，对手下军又说道：“三军们，你们乐意打就打，不乐意打就逃命去吧！”

这一声令下，军兵象开闸的洪水一样，向四外溃逃而去。

这一来，把围在中间的陈玉霞和杨怀玉才给露了出来。玉霞一看：“爹，宋军进关了，您老人家归顺了吧！”

陈世忠两眼发直，不言不语，略停片剑，紧咬牙根，从肋下仓啷啷抽出宝剑，干什么？要自刎。

陈玉霞见了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！急忙翻身下马，一把抓住她爹的手腕子：“我那糊涂的爹爹呀，您怎能如此！”

此时，陈玉虎也赶到这里。他见爹爹要寻短见，急忙跳下马来，跪倒在地：“爹爹呀！您若一死，岂不辜负了我娘的一片好心？您再如此，我也不活了！”说话间，边亮出了宝剑。

玉虎话音刚落，老夫人策马来到近前。她定睛一看，立刻怒容满面：“你真是不如好歹的糊涂虫。玉霞松手，让他死去！”

杨怀玉见此情景，一时无有主张，立在一旁茶呆呆发愣。

就在这个时刻，四虎大将、余老元帅和官兵们，涌到了近前。老太君带住坐骑，一看就明白了八九。唉呀！陈夫人深明大义，心向大宋，才献出了关城。如今，我军进关，正欲与他举家记功。若元帅短见身亡，岂能对得起老夫人的一片诚心？想到这里，在马上高声断喝：“陈老将军，休要如此，老身有言相劝！”

陈世忠一看，身边站满了宋国兵将，便低下了头。

老太君说：“老将军，多亏陈夫人献计，我军才顺利近了城关，你举家立功非小啊！我军将士无不点头称赞。你是有功之臣哪！五虎将，还不跪拜元帅

，等待何时？”

老太君一声令下，五虎将慌忙甩镫离鞍，跪倒在地：“老将军，晚辈这厢有礼了！”

五虎将这么一跪，陈世忠受不了啦！他仓啷一声扔下宝剑，甩镫离鞍下了坐骑，挨着个把五虎将搀起，一擦鱼褶尾，咕咚！跪到太君马前：“余老元帅，我陈世忠罪该万死，特来马前请罪！”

“哎呀，陈老将军，不敢当啊不敢当。众三军，快快搀起！”说着活，大家七手八脚把陈世忠搀扶起来。

老英雄擦了把眼泪说，“此处不是讲话之地，请随我到帅府叙谈。”接着纫镫上马，带领大家，奔帅府而去。

到了帅堂，众战将排列两厢，老太君坐定身形，传令四门紧闭，吊桥高绞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。传令已毕，太君又问：“陈老将军，刘毓可在城内？”

“现在后宅。”陈世忠转脸向玉虎说：“儿啊，快将刘毓押上堂来。”

“是。”玉虎答应一声，转身形出去时间不长，复又跑进帅堂，“爹，刘毓没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他跑了！”

“唉呀！”陈世忠心里话，刘毓干尽了坏事，他着真要跑掉，人家必疑我有意放他。这该怎么办？他略思片刻，来了主意：“太君，待我将他找来！”说到这里，转身对军卒喊话：“快与老夫抬刀鞞马！”

这老头呀，久居绿林，最重义气。不降是不降，一旦归顺，还真是忠心耿耿。

陈世忠刚要迈步往外走，忽然从外边跑来一个报事的军卒：“回禀大帅！”

“何事？”

“辕门外来了一个矧子。他手里还牵者一人，我一看，正是刘毓。这个矧子自报名姓，说他是磨盘山的寨主姓曾名杰。”

“啊呀！”老太君一听，乐得连嘴都合不上了：“快快有请！”

老太君一说“有请”，兵丁急忙往外传唤。时间不长，就见一人乐呵呵走进帅帐，拱起双手，转了个圆圈：“辛苦、辛苦！”然后，冲外边高喊：“哎，进来！”众人双目观觑，见一老头儿被绑着双臂，低着头，走进门来。

吁延云飞一看：“啊呀，老家伙，我砸出你大粪来！”说着话，冲上前去。众战将也摩举擦掌，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老太君忙说：“且慢，众将后退！”众战将一听，瞪了刘毓一眼，退到两厢

太君又问：“曾将军，你从何处而来？”

“京城。太君，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。你们大军还没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已经进了玉兰关啦。我召思刘毓这小子准得趁战乱之际逃跑，所以，就把他盯上了。还真让我猜对了。这不，他刚想逃走，就叫我给逮住了。”

“曾英雄真乃足智多谋。”

“暖，谈不上。”他转脸刘毓说，“老家伙，说实话，你为什么要陷害老杨家？”

众人出说：“不悦实话就揍死你！”

老太君说：“诸位将军，何必与他多费口舌？来人哪，预备木笼囚车，立刻将刘毓押解回京。交与万岁发落。”

老大君一声令下，军卒依命行事。片刻工夫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太君遣将派兵把刘毓押送回京。这话按下不表。

此时，老太君非常高兴：“若不是曾英雄前来相助，恐怕刘毓已远奔鄯善。曾英雄，眼下呼、杨两家元帅被困黑风岭，死活不知，还需你多多尽力呀！”

“太君放心。我若打算离去的话，就不露面了。”

“好！本帅出征，旗开得胜，俱是全军将士之功。来呀，歇兵三日，犒赏三军！”

顿时，军兵们杀牛宰羊，入厨做饭，忙成了一团。玉兰关城内，一派欢腾。

三日过后，众战将来到帅帐，共同商议攻打黑风岭的战策陈世忠说：“太君，黑风岭那个地方，地势十分险要，鄯善国又在那里修造了多年，里边的奥妙，连我都个知晓。从外表看，没兵没将；可是，一旦进去，就休想出来。”

“嗯。”太君说：“兵书云。知己知被，百战不殆。’现在看来，最要紧的探明黑风岭的地形。待弄清山形地貌之后，方刘派兵。”

曾杰一听，忙接了话茬儿：“走太君，您这一说，我明白了。你们不用商量了，我去吧！待我把地形察看明日，您再发兵。”

“曾英雄，又要辛苦你了。”

“暖！份内之事，但有一件，我不回来，您可不要贸然发兵。”

“好，我们一定等你。”

“告辞。”况罢话，矧子曾杰出了大帐，单人直奔黑风岭而去。

曾杰走后，达帮战将就在关内等着。一天，曾杰没信儿；两天，曾杰没信儿。老太君心里可个平静了，。唉呀，会不会出事啊？大家伙也挺着急，把五

虎大将忽得摩拳擦掌，恨不能立时奔往黑风岭救出呼、杨两家元帅。

一晃几天过去了。这一天早晨，忽听玉兰关的西门外，咚！大炮声作响。太君一听，急忙领众将官，来到帅帐。大家正纷纷议论，忽然飞跑来一个探马：“报！”

“何事？”

“禀报大帅，大事不好！由打西门外来了一哨人马，兵马五万众人，战格上百员，扎下了连营。其中一位大将讨敌骂阵，叫太君山马临敌。不然，他杨言要踏平玉兰关！”

“再探！”

“是！”

余太君把金钗令箭往手中一操：“众将官，披挂整齐，跟本帅疆场迎敌！”

两厢的战将答应一声，带好兵刃，飞身上马。老太君带领众将来到西城下，甩蹬下马，迈步奔上城楼。

老人君手扶垛口，往下一瞧，啊呀！下边兵如兵山，将如将海，刀枪似麦穗，剑戟加柴蓬，连营一道挨一道，帐篷一座挨一座，一眼望不到边际。阵前，站立着三千人马，两杆杏黄缎子大旗迎风飘摆。旗脚下闪出上百员战将，高的、矮的、瘦的、胖的、花的、白的，盔明甲亮，各跨着坐骑。当中间一杆大纛旗，上绣斗大的黑字：“三军司令”。

前边咱们讲过，鄯善国怕一国胜不了大宋，就串通了邻近的西夏国和大王国。今天来的这股兵，虽然隶属联军，其实全是西夏的人马。陈世忠被呼延云飞挫败之后，不是写信救援了吗？鄯善王接到书信，便派这股人马前来营救。

书接前言。在大纛旗下闪出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着一人。大伙一看，啊呀！胆小的得让他给吓死！怎么？他长得太难看了：这个人四十多岁，身高顶丈，膀阔腰圆，特别是那张脸膛，长得煞白，眼角和眼眉朝下耷拉着，一双耗子眼睛，嘴唇往外翻翻着，颌下暴长虬髯，离远看，活象一个吊客。头戴帅子盔，背后八杆护背旗，镶金边，走金线，身贯黄金甲，外套鹿绒袍，跨下一匹黄骠马，背背一把大环刀，掌端一根狼牙棒。谁呀？西夏的兵马大元帅。

老太君在城头看了多时，心里想，就这个主，决非一般之辈！她问陈世忠：“陈老将军，他是何人？”

“此乃西夏的大帅，名叫丧门烈。就是他，在校场比武，凭者举鼎之力和一口大环宝刀，打遍西夏无敌手，西夏王才封他为兵马大元帅。他今日来到前敌，恐怕咱们要损兵折将！”

“嗯，是这样……”

老太君和陈世忠正在低声议论，就听丧门烈冲着城头高声喝喊：“呀呌！宋国的军兵，赶快出城受死！如若本然，我要踏平玉兰关！”

这小子话音刚落，就听玉兰关内有人喊话：“呌！你再等一会儿，我有好酒给你吃！”

丧门烈带马抬头一瞧，从城里冲出一匹战骑。

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震京虎呼延云飞。云飞掌端昆仑大槊，策马近前，大声喊话：“呌！你叫什么名？”

“西夏兵马大元帅丧门烈！”

“嗯！未曾交锋，你先裂了，还能好得了吗？”

“休得胡言。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御封震京虎，我叫呼延云飞。”

“噢。我来问你，老匹夫陈世忠可在城里？”

“在。你问他做甚？”

“他归降大宋，让他前来领死！”

“哟嗬！你叫出来就出来？谁听你的！少废话，看槊！”云飞一边说话，一边把大槊鸣的一下就砸了下来。

丧门烈带战马柱外招架，就听当啷一声，大槊砸到狼牙棒上，只震得丧门烈在马上栽两栽，晃两晃，差一点儿滚落马下。为什么？呼延云飞的劲比他还大。

丧门烈稳住身形，一带战马：“啊？好大的力气！”

“你才知道？十成劲才使出八成，还成两成留着没使呢？你着家伙！”说罢，大槊又往下砸来。这回，丧门烈加了十二分小心，一带战马躲了过去。

太君一看，行！云飞这两个回合，打得还有些章法。她扔头冲军卒说道：“来呀，擂起催阵鼓！”

霎时间，咚咚咚咚擂起了催阵战鼓。西夏兵马一看，也拼命摇旗呐喊，为主将助威。这两个人，一个如蛟龙出水，一个似猛虎下山，战在沙场，各不相让。

别看那丧门烈有举鼎之力，想要胜呼延云飞，可不那么容易。丧门烈边打改怨，临来的时候，鄯善王再三嘱咐，去到那里，许胜不计败。我应下大话，若不把宋兵击退，我丧门烈三个字就倒着写！眼下，头一阵就打得这么棘手。哼，看起来不给他们点颜色，也不知道我究竟有多大能为！想到这里，这小子心中就来了主意。

这两个人打着打着，等马打对头的时候，就见丧门烈把手中的狼牙棒挂在得胜钩上，伸手从背后抽出了大环刀。他这把大环刀是把短刀，就跟步下战将

使用的一样，刀上面有库。所不同的是，他的刀把上设有机关，一摠蛤蟆扣，刀就伸出老长。刀背挺宽，刀背上还有九个大环子，刀一动弹，那环子碰得叮当直响。更有甚者，这口刀是由许多匠人多年打造而成，刀锋忒快，能削铁如沈，切石如土。一般兵器碰着它，就得将折两节。要不是这把宝刀，他在校场上能没有敌手吗？

闲言少叙。丧门烈趁马打对头之际，抽出了大环刀，一摠把上的蛤蟆扣，啪！刀头伸出有五尺多长。等云飞的昆仑槊砸来的时候，他忙摆大环刀去封。霎时间，两件兵刃相撞，喀嚓发出了一声巨响。云飞圈回马来，一看大槊，唉哟，可了不得啦！怎么？槊头被人家给削掉了。这大槊去了头，不成大棍了吗？这还怎么打呀！他眼珠一转，冲着丧门烈高喊：“好小子，今日我不服你打了，明日再战！”说话间，蹇马败进城内。

丧门烈一看，不禁狂声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，我当你站起来能顶破天，坐下去能压塌地，想不到双打两个照面就败下阵去，真来令人耻笑！哈哈哈哈哈……你们哪一个还敢上阵？”

观阵的陈世忠说：“太君，他的宝刀实在厉害，咱们收兵吧！”

老太君犹豫不定：我若收兵团营，于士气不利；可是，战又战不过人家，这该如何是好？

正在这时，两扇城门洞开，冲出两匹战马。马上之人乃是都兴虎孟通江和卧街虎焦通海。二人来到两军阵前，双战丧门烈。几个回合过后，丧门烈又把二员虎将的兵刃削断。

这两员虎将刚败下来，杨怀五策马冲到阵前。丧门烈一看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玉面虎杨怀玉！”

“嗯？你就是杨怀玉！好，我此番出兵，就是冲你而来。我要提着你的脑袋去见我家大王，好请功受赏！”说罢，先举起狼牙棒，砸了下来。

杨怀玉不敢怠慢，忙摆刀相迎。就这样，你来我在，打了十几个回合，等二马对头之际，丧门烈又拔下了大环宝。杨怀玉知道他大刀厉害，不敢恋战，忙蹇马向正北奔去。

丧门烈一看：“哪里走！”这小子不依不饶，在后边撒马就追。

杨怀玉这匹马往北跑，跑了有一顿饭的工夫，刚拐过个山环，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片树林。他刚想穿林而过，就听树林里有人说话：“无量天尊！外边来者可是杨怀玉？”

杨怀玉紧勒丝缰，定睛一瞧：“啊呀，原来是您老人家！”

第十四回 苗道长宋营献策 玉面虎高关冒名

玉面虎杨怀玉勒马定睛一瞧，从树林内走出一位老道。这老道；六十来岁

，白脸膛，花须髯，头戴如意道冠，身穿紫色道袍。手里拿着拂尘。这位老道，杨怀玉认识。谁呀？苗从善。

杨怀玉看罢，忙说：“哎呀，这不是师叔吗？”说着话，赶忙甩镫离鞍，近前施礼。

苗道长说：“啊呀，不曾想在这儿会碰到你！”

“师叔，您这是打哪儿来呀！”

“汴梁，我把你藏到庙内，让你避避风声。好嘛，你却来了个不辞而别。我放心不下，一直找到东京。我到那儿以后，你们杨家之事已水落石出，并带兵出征。所以，师叔我先行一步，就奔到这里来了。不瞒你说，我出家的时候，就在西夏地界。我住了三十多年，这里的山川地理，了如指掌。这次前末，一来是为重游故土，二来嘛，助你们一臂之力。怀玉，前些日子，我在沿途听说你们正打玉兰关，打下没有？”

“师叔，别提了，是这么回事……”接着，就把丧门烈大战四虎将的事情说了一遍。

老道一听，笑了：“哈咕哈哈，真来可笑！那丧门烈算得了什么？”

“师叔，要说他的本领，五虎将没有一个怕他的。可他背后的那把宝刀，那是谁也惹不起呀！”

“我早知道。走，待我进得营去，将详情一说，你们便知破法了。”

“啊呀，那可多谢您老人家！”

“休要客气，走。”这爷儿俩说着话，一块从原道而来。

书中交待：丧门烈追赶杨杯玉，追了半天也未追上，他怕上当，不敢再追。他返回疆场，见宋营再无人出阵，便收兵回营。

书接前言。苗从善和杨怀玉这爷儿俩绕列南门，进城入营。

再说老人君。她见杨怀玉被丧门烈打得落荒而逃，心里十分不悦。她与众将官回到帅帐，坐也那里，不言不语，面色呆滞，茶呆呆发愣。

就在这时，军卒进帐禀报：“杨将军回来了！”

大家一听，不由振作起了精神。回头向帐外一瞧，见杨怀玉领一个老道，走进帐内。怀王将师叔作了引见，众人向老道施礼已毕，苗从善笑着说：“请不必客气。”他走到太君面前，问道：“老大君一向可好？”

“有劳道长动问，快快请坐。”

“谢坐。”

老道坐定，太君又说：“曾记得出征南唐之时，你立下了赫赫战功。这回来到西夏，还很多多帮忙。”

“不必客气。”

“道长此番进营，来得正是时候……”人君又把大战丧门烈之事述说了一遍，还说：“万望道长能献一良策。”

苗从善说：“太君请放宽心，贫道自有主张。”

“快快讲来。”

“丧门烈厉害，全仗者他那口宝刀。常言道，‘有宝就有破’。据贫道所知，还有一口剑，比他的宝刀要强过十分。咱们若将这口宝剑弄到手，定能结果他的性命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待本帅备下重金，前去收买。”

“哎呀，那是传世之宝，人家怎么能卖呢？”

“若不出买，咱借来一用也行。但不知这口宝剑现在哪里？”

“在大王国。”

“大王国？”

“嗯，听贫道详细说来。那大王国的国王姓孟，叫孟达他膝下只有一个公士，名叫孟九环。这位孟公主，从小在深山跟高人学艺。她下山之前，师父赠给她这口宝剑。”

“这口剑既在敌手之中，咱们要得此剑便没有指望了。”

“不，这里另有隐情。咱若能巧用计谋，便可得到此剑。”

“哎呀道长，快快讲来！”

“据贫道所知，西夏王那延雄有两个儿子，大太子那方荣，二太子那立虎。这大太子今年已经二十六岁，也在高山学艺，尚未订亲。西夏王听说孟公主武艺高强，能打善战，排兵布阵，样样精通，更兼人才出众，相貌超群，曾派使臣到大王国提亲。孟达说，‘现在三国联军正打大宋、战事吃紧。等平灭大宋之后，再商定婚事。’

老太君听到这里，心凉了半截。瞎，人家订亲不订亲，这与宝剑有什么关系？她不由紧锁了双眉。众将官你瞅我，我瞅你，也是相对无言。

“老道一看，乐了：“哈哈哈哈哈，老太君，别发愁！你以为这口宝剑落到大王国，咱就无法得到了吗？非也！依我看来，盗他这口宝剑，如同探囊取物，手到擒来！”

太君忙问：“道长有何高见，请讲当面。”

苗从善刚要开口，向四外一耷模，摇了摇头：“不行。此计虽好，但需派兵遣将。我一不是元帅，二不监军，说话不管用呀！”

“无妨。我踢你令箭一支，哪个胆敢不听，本帅定以军法处置。”说罢，将令箭给道长。

苗从善接过令箭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请元帅对众将官明言。”

“好。众将官，苗道长代本帅传令派将，不服者严加治罪？”

众将官齐声答道：“一定服从军令！”

苗从善说：“好！待贫道替余老元帅派兵遣将。列位，我先问问，你们那位会讲西夏的言语？”

苗老道这一问，把众将官问傻了，你瞅我，我瞅你，交头接耳，悄声嘀咕，无人答话。

呼延云飞急得说道：“咳，要早说，我好学呀！”

杨怀玉上前一步，冲苗从善说：“师叔，在宝阳关的时候，我曾学过西夏话。”

“好，有人会说就行。”其实，老道早就听人说杨怀玉会西夏话。刚才故意发问，是想探探怀玉的口气。

老道先看了看老太君，然后转脸对众将官说道：“现在，我就派人到大王国去盗宝剑。吁延云飞听令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命你带三千人马，到大王国城外讨阵。千万记住，你要先胜后败。”

“什么？先胜后败？”

“对，你附耳上来！”

云飞往前一伸脖子，老道扒在他耳根上，面授机宜：“你得如此这般行事。明白了吗？”

“噢。道长，你摆的这是什么阵？”

“休要罗嗦，快去！”

“是。”呼延云飞出了军帐，乘跨战马，率领三千从东门出去绕路急奔大王国而去。

此时，苗从善又传下第二道将令：“杨怀玉听令！”

“在。”

“在。”

“附耳上来！”

“是。”杨怀玉凑上前去，老道在他耳根底小声嘀咕：“你要如此这般……”

杨怀玉听了，不由一愣，“啊？！师叔，我可不会办这种事情！”

“暖！”道长说：“怀玉，此事我琢磨多时，非你不能担当此任。你不能只想你自己，杨家将历来都是以国事为重啊！再说，只要你依我的计谋行事，保准万无一失。”

“这……师叔，这事可有点儿太——”

“再不要犹豫了。我不给你兵，也不给你将，单人独骑为宜。快收拾收拾，马上起程！”

“遵命。”杨怀玉领了军令，一肚子不痛快；但是，不痛快也没办法，当大将的得服从军令呀！他走出帅帐，收拾已毕，骑马出了玉兰关。这活不提。

老太君见二虎将走出帅帐，忙问：“道长，就派出两员将去，能行吗？”

老道说：“此哆贫道已琢磨好久，太君，你就听候佳音啦。哈哈哈哈哈！”

单说呼延云飞。他带领三千军兵，马不停蹄，浩浩荡荡，向大王国进发。等来到距都城不远的地方，人家大王国的军兵就看见了：“哟，兄弟哥，看见没有？前边好象是宋国旗号，莫非宋军来了？快，关城！”说话间，咣当！军卒就紧闭了城门。

呼延云飞带人马来到城外，不扎军营，放炮亮队。命三千军兵压住阵脚，自己手端大槊，策马到在前敌：“呔，城上的军兵，快往里传告，叫你家国王出城伏绑；如若不然，我就要踏平大王国！”

有人问了：呼延云飞的槊不是被人家削断了吗？是啊，他又换了一把。不然，怎么能上阵打仗？

书归正传。军卒一听：“唉哟我的妈呀，只来了一员大将，就敢讨阵。走吧，赶快报信。”说罢，一溜小跑而去。

时间不长，就听城内三声炮响，只见城门开，吊桥放，从里边涌出三千人马。人马中间，一杆大旗，顺风飘摆。大旗之下闪出一匹战马。马上端坐一人：五十来岁，身高八尺，面如重枣，苍白须髯，飘撒胸前；头戴串珠冠，肩搭狐狸尾，脑后雉鸡翎；身贯黄金铠，外套绣龙袍，腰扎老虎皮；往下看：脚踏虎头靴，胯下火焰驹，掌端懒龙刀。此人正是大王国的国王孟达。后边一群战将，象众星捧月一般，簇拥看孟达来到疆场。

云飞看见这帮战将，气冲两肋，操起大槊，就娶冲上前去。可是，他立时想起了临行之时苗老道对他的嘱咐，唉呀，苗道长叫我这么这么办，我得遵命行事。想到此处，心里有了主意，冲对面大声喊话：“站住！来者什么人？通上名来！”

孟达从小就学过中原话。不过，说话时舌头有点发硬：“我乃大王国的国王，孟达是也！你是何人？”

“我家住大宋国东京汴梁城太平街小花巷妾乐王府，复姓呼延名云飞，彻封震京虎！”

“啊?!”孟达一听，不出一怔，心想，听蓝旗禀报，五虎大将不是都在玉兰关吗？怎么突然窜到这儿来了？孟达略定心神，忙问：“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”

“我是逢山开路、遇水搭桥的前部先锋官。我们大宋天朝的大军已经到来，扎营在玉兰关内。如今，我们兵分三路，我这一路就是专来擒你的。孟达，你快点交降书、递降表吧！如若不然，我定杀你们个人不留头、马不留尾，连三天不睁眼的耗崽子，也用开水把它烫死！”

“休夸海口！你单人独骑就敢的来们我，分明是小瞧我无能。休走，看我拿你！”

书中交待，这大王国和两夏、鄯善国相比，那可小多了。所以，这次三国联军，他没出多少兵马。不过，你别看它国小，共实兵将也不少，而且个个能打善战。就拿国王孟达来说，他本人就是员武将，论武艺，比他的战将更为高强。所以，他见云飞一人前来，一不但惊，二不害怕，摆开懒龙刀，主动进招。

此时，云飞心想，哎呀，我这个仗可不好打，既要胜他，又不能过火！他见孟达凶狠狠地将刀劈来，便瞪起眼睛，用足力气，大喝一声：“开！”仓啷一声，磕开了孟达的大刀。就这一下，把孟达震得在马上摇摇晃晃，差点掉下战马。不由大叫一声：“呀——，厉害！”

“哈哈！你才知道锅是铁打的呀？快写降书吧，不然我宰了你！”说着话，二人又战了起来。

说孟达武艺高强，还得看他跟谁比。他要和呼延云飞较量，那可差一大截子。二人你来我往，战了五个回合，孟达不是云飞对手，圈马败阵，换上大将来战。

你想，那些战将连孟达都不如，他们还能胜了云飞？就这样，上来一个，败下一个；上来两个，败下一双。呼延云飞越战越勇，一口气就连胎了六阵。后边那班战将，你瞅我，我瞅你，谁也不敢再上阵了。

孟达一看，心中暗想，看来无人能胜呼延云飞了，只有去请九环公主，让她带青锋宝剑上阵御敌！

就在这时候，由打这座高关旁边的树林里，跑来一匹战马。马上端坐一人：二十多岁，白脸膛，粉脸蛋，眉清目秀，鼻直口方，头戴申珠太子冠，狐狸尾，雉鸡翎，身穿粉色孔雀长袍，腰系龙凤玉带，肩被老虎兽皮，胯下一匹踏雪战马，肋挂防身宝剑。这个人来到孟达面前，勒住战马：“请问前边这家王爷，您是何人？”

“嗯？！”孟达抬头一看，不认识。可是，听他的口音，满嘴西夏话，看来定是西夏人。所以，他毫无介意地说：“我是大王国的国王。”

这个人一听，笑了：“哎呀，我当是谁，原来是孟王叔。您老人家一向可好？小侄马上一躬。”

“嗯?你是谁?”

“我家住西夏，犹父乃是西夏王那延雄，我是他老人家的不肖之子那立荣。”

“噢，你就是那立荣?”孟达仔细一打量这人，心里的话：哎呀！前者西夏来使臣为他提亲，我没应允。怕他貌不惊人，能为一般，哪能将女儿嫁给一个酒囊饭袋?今日一见，这位太子仪表人材呀！哎?我何不借此机会看看他武见如何呢?问道：“那太子，你这是从何而来呀?”

“小侄我本来在深山投师学艺。近日恩师有恙，不能教练。趁此机会，我要回家探望双亲。今日正好从此路过，顺便来向王叔请安。”

“太子你来得好！你看，那是宋将呼延云飞，快上前助我一阵！”接着，还把来龙去脉述说了一番。

那人一听：“这还了得！王叔，请给我一口刀，待我上阵去取他的首级！”

“贤侄，此人十分骁勇，你可千万小心。”说着把懒龙刀递过去了。

“不劳嘱咐。”这人伸手接过刀来，一圈战马，高声喝喊：“呔，前边的宋将慢抖威风，西夏国的殿下那立荣到了！”说罢，策马冲到阵前。

呼延云飞带马一瞧，啊呀我的妈呀，我当是谁呢，原来是杨怀玉！啊，明白了，怪不得老道对我说，“你到那儿打仗，要先胜。单等杨怀玉上阵，你就给我败回来。”这不，他已经来了，该我败阵了。想到此处，赶忙搭话：“呔，那小子，你叫什么名？”

“那立荣。”

“那立荣？什么荣我也不怕，休走，看槊！”抡槊往下砸来。

杨怀玉摆刀往外一架，小声侦：“再打几招你就跑，听见没有？”

“明白，老道已对我讲过。看槊！”

就这样，刀来槊去，两个人打了有八九个回合，谁也没有伤谁。你想，那能伤着吗？

此时，云飞买个破绽，怀玉乘机进招。云飞带住战马，故作惊慌之态；“好你个那立荣，真叫厉害。震京虎我打不过你啦，你等着，待我把玉面虎杨怀玉找来，平你的高关。众三军，跑啊！”喊罢，带兵败去。

杨怀玉心中暗笑，将马一勒：“呔，宋将，你往哪里走！”说罢，就要追赶。

孟达一看：“哈哈哈哈哈！那殿下，回来。他跑了就得啦，放他逃命去吧！”

杨怀玉听了，心里话，正好。我能追吗?他把马一蹵，返回孟达身边：“王叔，托您的福气，杀退了宋军，将刀还您，小侄我告辞了！”

“啊?你要到哪里去?”

“回西夏。看望双亲之后，还得回山。”

“不行。”孟达心里想，这位太子不但长得漂亮，而且能杀能战。这样才貌双全的人才，哪里去找?不如将他招为驸马，让他为我守城。想到这里，忙冲兵将喊话，“来呀，接太子进宫!”

第十五回 杨怀玉进宫探宝 那立荣登门攀亲

杨怀玉见孟达非要接他进城，大中了怀就说：“王叔，如此说来，多有打扰了。”

“休要客气。”说罢，孟达率众将把杨怀玉接进城，来到皇宫。众将散去。老孟达手拉杨怀玉、来到御花园，忙命宫娥彩女设摆酒宴。为贵宾接风。

眨眼之间，丰盛的酒席，设摆齐备。杨怀玉一看，螭陆地牛半海底鲜，猴头燕窝鲨鱼翅。那真是满目奇珍，香味扑鼻呀!

孟达十分高兴，招呼怀玉入席，为他斟酒夹菜，频频举杯。等酒过三巡、菜过五味，洒足饭饱之后，孟达吩咐：“来呀，把我的书斋腾出，让太子安寝。”

“多谢王叔。”

内侍送怀玉入书房，过孟达问后宫。

这时，皇后正在床头闷坐，忽然帘笼一挑，孟达乐呵呵走了进来：“哈哈哈哈哈!”

毛皇后一看：“哟，王爷，你进得门来，二话不说，便哈哈大笑，这是为何?”

“好痛快人也，哈哈哈哈哈!”

“还痛快呢!适才听内待言讲，宋军不是来攻打咱们了吗?”

“嗯，打是打。可他打得了吗?”

“哎，你不是让人家战败了吗?”

“哼，我败?哈哈哈哈哈，王妃，我可没败;我倒是错了哇!”

“什么错了?”

“我把事办错了。前者，西夏王派来使臣，向咱公主提亲。那时我想，西夏兵强马壮，常欺凌邻邦，咱们惹他不起。他既主动提出联姻，咱不能贸然推辞。可是，又不知太子的品性如何。是我举棋不定，才以战紧为由，先将此事敷衍过去。”

“是啊。你今日提它做甚?”

“王妃，百闻不如一见，今日我在疆场与那呼延云飞对阵，眼看要抵他不住，多亏西夏太子那立荣，回家省亲路过此地，他见义勇为，助了我一臂之力

，才把宋将打败。”

“噢。他现在哪里？”

“现在书房歇息。”

“听你言讲，你的意思是一一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我想把公女九环许他为婚。”

“订亲？”

“对。他若愿意，叫他回去禀知他的父王，选良辰，择吉日，前来迎娶。”

”

“但不知公主可曾乐意？”

“王妃且放宽心。九环她是没见，若要看见哪，哈哈哈哈哈，保准一百个乐意。”

皇后一听：“既然如此，你明日就前去提亲。”

“对。你也对九环讲讲，探探她的口气。”

“好。”这老两口商量已毕，准备次日提亲。

第二天清晨，老皇后给公主报信儿。时间不长，转回身来，对孟达说：“公主说，婚姻大事，理当由父母做主。”

孟达说：“这就好了。这回呀，用不着他国的使臣，待本王前去提亲。”

就在这时，黄门宫进来禀报：“启奏王爷！”

“讲。”

“有一人策马来到城外，自报姓名，说他是西夏的太子，叫那立荣，奉父命前来求婚。”

“啊？！你说什么？”

“西夏太子那立荣，奉父命前来求婚！”

“啊？！”孟达大吃一惊，心里琢磨，大太子那立荣明明已在宫内，却为何又来了一个？这是怎么回事儿？他楞怔半天，才说：“再探！”

“是。”黄门官转身而去。

皇后忙说：“王爷，幸亏你没去提亲。你若提了，人家朝你磕个头，叫声岳父，那就生米做成熟饭了。谁料城外又来了一个，这真假难辨呀？”

“体要着急。婚姻之事，咱先不要声张，待我出城看个究竟。来呀，鞞马！”

“是。”外边的兵了答应一声。为孟达拉来了坐骑。王爷带着几十名军卒，上马端刀，奔城外而去。

他为什么没惊动文武百官？一个公主来了两个女婿，他怕名声不好听呀！

孟达来到城外，勒马抬头一瞧，不错，前边立着一匹战马，马上坐着一人

：二十多岁，身高九尺，膀阔腰圆，双肩抱拢，青黢黢一张脸膛，两道浓眉斜插入鬓，一对大眼炯炯放光，头戴太子金冠，狐狸尾，雉鸡翎，身穿红缎子绣花长袍，腰系玉带，胯下一匹乌骓马，得胜钩上挂一条大枪。这条枪非同一般，看样子，比一般的大枪能重心二十多斤。这个人象凶神一般，站在那里，把嘴一撇，象吃了苦瓜似的，令人望而生畏。此人是谁？真正的西夏大太子那立荣。

那立荣是怎么来的呢？原来，西夏王派使臣到大王国求婚，使臣回来如此这般一讲，西夏王就写信告诉了那立荣，让他安心学艺，等攻取大宋后，再下山与九环公主完婚。那立荣自接到书信，每天神志恍惚，如痴如呆，老想着孟九环，恨不能马上见到公主，马上完婚。哪还有心思习学武艺？赶巧，这几天他师父出外云游访友，不在山上。他心里暗想，等打败大宋再完婚，啊呀，那得驴年马月呀！倒不如趁师父不在高山，我自己前去求婚。他们若敢不从，哼，凭我的这身本领，干脆，把他的大王国给踏平！那立荣想好主意，悄悄离开高山，奔大王国而来。他在路上，一边走着，一边合计，见了孟达，我该用何话搪塞他呢？嗯，我若说私自下山而来，他定以“没有父母之命”为由，将我拒之门外！我就讲，父王听了使臣之言，说眼前战事，非一两年能见分晓，如今儿女年纪已经不小，还是早日成亲为好。成亲后，也好让他们夫妻双双为国出力。对，我就说奉父母之命，亲自到此求婚。

就这样，他来到城外，让军卒传报，说自己奉父母之命而来。

孟达勒马仔细打量了一番那立荣，问道：“你何人？”

“问我吗？哈哈哈哈哈，有名！家住西夏，我父西夏王那延雄，我乃大太子那立荣！”

“啊？”

“莫非你是贵国的孟老王爷？”

“啊，正是本王。”

“好。你既是一国的王爷，今日相见，我本应下马参拜。可有一件，我若下马施礼，岂不损害了我堂堂西夏国的尊严。走吧，快领我进城，到皇宫攀谈。”

“慢。大太子，你这是从哪里而来？”

“西夏。”

“到此何干？”

“王爷，你何必故作不知？上次我国使臣到贵国提亲，你没应允。为此，我爹心中不快，今向我来自登门。老王爷，识的务者为俊杰，如此门当户对的亲事，你就趁早答应了吧！”

“这一一”

“这里不是讲话之地，请领我到宫内一叙。”

孟达听他之言虽然蛮横，却也不见破绽，心里合汁，难道这位是真那立荣？那么，城里的那个是谁？他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：“太子，提亲之事，咱慢慢叙谈。眼下，大太子风尘仆仆大驾光临，已为我大王国添彩增光。若是这样接你进城，岂能对得起西夏王？”

“你要怎样？”

“待我回到城内，晓喻文武百官，黎民百姓，让他们黄土垫道，净水泼街，红毡铺地，鼓乐吹动，施以大礼，再请太子进城。”

那立荣一听，乐了：“好。那就打扰了。”太子心里话，冲他这样大礼招待，我这个驸马就算当定了。

孟达说：“请太子稍等。”话音一落，策马回城。刚进城去，又叫军卒将城门关闭。为什么？以防万一呀！

且说，老孟达马不停蹄来到皇宫，下了坐骑，直奔杨怀玉的书虎。

此时，杨怀玉正在书房来回踱步。昨晚，他一宿也没睡好，翻来红去地琢磨，听师叔言讲，那口宝剑在公主九环手中，可是，我连公主的面部没见，怎么能得到宝剑呢？如今，他又在琢磨此事，就听外边噤噤噤传来了脚步声响。杨怀玉刚一回头，啪！孟达将布笼一挑，走了进来。怀玉见他眉头紧皱，面沉似水，忙近的施礼：“皇叔，您好。”

“罢了。我来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杨怀玉一听，霎时间心里咯噔了一下。心想，不对！孟达进得门来，面带怒容，张嘴就问我的名姓。难道说，此事露了馅儿不成？他定了定心神，强作镇静地说：“哈哈哈哈哈，您既然连我的名姓都不知，却为何将我领到皇宫来？我不是您的皇侄那立荣吗？”

“住嘴，你不是那立荣！”

“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，皇叔，你何出此言？我不是那立荣，您说我是哪个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杨怀玉见孟达无言答对，又忙说：“皇叔，您这算何意？本来，我回家省亲路过这里，巧遇宋军打关，您再三恳求，小侄才上前相助。打败宋将，小住本来要走，可您执意挽留，硬把我拉进官来。现在，我正要找您辞行，不料您怒冲冲地闯进书房，开口便审问我的名姓。您乃堂堂一国之主，有恩不报，竟做出这等非礼之事，岂不令人好笑？哈哈哈哈哈！”

孟达一听，面红过耳，忙说：“啊这……此事不怪本王。你讲实话，到底是谁？”

“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就是那立荣！”

“这就奇怪了！既然你是那立荣，为何城外又来了一个那立荣？”

孟达这句话儿刚讲出口，杨怀玉心里不由一激灵。为什么？他是假的，人家是真的呀！

孟达把刚才城外之事述说了一遍，又说：“现在他奉父母之命，前来求婚。”

杨怀玉听了，心想，这真是冤家路窄！那立荣呀，你怎么早不来，晚不来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进城呢？哎！师叔说他在高山学艺，为何他说奉父母之命而来？难道他背着爹娘，偷偷从高山前来不成？……

杨怀玉本是久经疆场的英雄，胆大心细，遇事不慌，略思片刻，便有了主意，“皇叔，这么说，那城外求婚之人，你认准他是那立荣了？”

“只要你从实讲话，本王便知分晓。”

“皇叔，你乃一国之主，难道连这点儿小事儿还分辨不出来？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请问皇叔，他可曾带着我父王的书信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这就怪了。他既然奉父母之命前来求婚，您说他该不该带封家书？”

“该。”

“他没有父王的书信，是自称那立荣，谁能信以为真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杨怀玉见孟达迟疑不定，又主动相逼：“皇叔，值此多乱之秋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什么样的计都施得出来。皇叔，您还记得呼延云飞败走时，说的那句话吗？”

“他说什么了？”

“他说，你等着，待我回去把玉面虎杨怀玉找来，平你的高关。’皇叔，城外这人，是不是宋军冒名假扮，可在两可之间哪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皇叔，你也不要只听我一面之词。这么办，咱二人现在就到城外，跟他要一封家书。如果他交不出来，那便是假的。到那时，任由皇叔发落；如果他交出书信，请皇叔将我二人绳捆索绑，打入囚车，押我们回奔西夏，等见了我家父王，真相自然大白。”

老孟达听罢杨怀玉的这番话语，觉得言之有理，才说：“对，此计甚好。真相大白之前，我都叫你们那立荣。”

“好，说走就走，出城！”

二人说完，出了皇宫骑上马，带领一队军兵，奔向城门。

一路上，杨怀玉心里合计，我若不用这套话唬他，把我关在宫内，一旦露了馅儿，找往哪儿跑呀？哼，只要我出了城就好办了。如果这小子真有书信趁他向孟达交信的工夫，我撤马就跑；如果这小子没有书信，嗯，我正好乘虚而入，来他个以假乱真。

孟达和杨怀玉并马而行，来到城外，军兵压住阵脚。杨怀玉带马一瞧：哟，眼前真有一人！心里话：对不起，你来晚了。杨怀玉面不改色心不跳，冲孟达说：“皇叔，你先过去，跟他索取书信。”

“好。”孟达催马上前，说道：“大太子，请近前讲话。”

那立荣正等着大礼相迎，谁料并无此事。他生气地说：“哎呀，真罗嗦！有什么话，进城再说吧。”

“想要进城不难，请太子拿来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书信。”

“什么书信？”

“太子你想，本王与你萍水相逢，所谈亲事，空口无凭呀！既然你奉父母之命前来求婚，就该带来西夏王的手谕！”

“我父王的手谕……”这小子听了问话，心中慌成了一团，我并未回西夏，连爹她的面都没见，哪来的书信？看来，我只好唬唬他啦！想到此处，忙说：“喂，我父王本来要御笔亲题，我说，既然我亲自去，还要书信何用？所以，我没让父王写。”

“噢。这么说，没带你父王的手谕？”

“没，没，没有。”这小子一着急，结巴啦！

“既然如此，请太子暂且委屈一时。”

“你要怎样？”

“我要把你捆上！”

“什么？你敢捆我？”

“请太子不必多心。我把你捆绑之后，解往西夏，让你父王认一认。若是真的，再谈婚事；若是假的，任凭西夏王发落。”

“啊?!”那立荣一听这话可吓坏了，心想，啊呀！我本是私自下山，来到这里。若被捆上押回去，多丢脸哪！父王发怒，岂能饶我？他想到这里，恼羞成怒，大声喊活：“胆大的孟达，你真来不知好歹！一个小小的大王国的昏君，竟敢绑架西夏的大太子，你也忒放肆啦！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啦？我看你们谁敢绑我？”

孟达一听，忙说：“你一无凭，二无据，本王我真假难辩呀！谁知你到底是谁！”

“谁？我就是我，你说我还能是谁？”

“我说你是杨怀玉！”

其实，孟达这是句诈语。可那立荣这小子大狂妄了，根本没把孟达放在眼里，气呼呼地说道：“孟达，你真行呀！你说我是杨怀玉，我就是杨怀玉，你能把我如何？”

孟达一听：“把你如何？哼，来呀，结我将杨怀玉拿下！”

第十六回 真太子失口丧命 假立荣乘机进宫

那立荣气呼呼地说“我就是杨怀玉”，老孟达却信以为真了。忙冲后边喝喊：“军兵，快给我将杨怀玉拿下！”

后边这帮当兵的一听，楞住了：“杨怀玉？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们一边议论，一边端起兵刃，朝那立荣围去。那立荣见此情景，忙从得胜钩上摘下大枪，与军兵厮杀起来：

正在这个时候，就听城里传来一阵马蹄声响。眨眼之间，从城内跑来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位女将；二十来岁，上中等个头，面似团粉，柳叶眉，杏核眼，悬胆鼻子，樱桃小口，头戴七晷花额子盔，狐狸尾，雉鸡翎，身贯索子连环甲，外套石榴花大红袍，胯下一匹桃红马，背背一口青锋宝剑，掌端一口绣绒刀。来者正是孟达之女孟九环公主。

孟公主昨天听国母言讲，知道父王要把她许配给西夏太子那立荣。刚才，她听长随丫环说，又有一个那立荣来到城下，感到十分蹊跷。料想可能有一场争斗，所以，背上剑，提着刀，跨马出城，要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。

孟九环出了拔，借马一瞧，正赶上孟达麾兵督战。他为什么不亲自上阵？不敢呀！孟达心里话：呼延云飞我都惹不起，杨怀玉来了，我更不是人家的对手啦！他见军兵被打得退了下來正犯愁呢。公主孟九环催马起了上来，跟爹爹一打照面就问：“父王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皇儿，你来得正好！前边那个是宋将杨怀玉，冒充那立荣前来诈城。快上前去将他给我宰了！”

老孟达也是着急、害怕，才说出了这句话。公关闻听此言，柳眉例竖，杏眼圆睁，厉声说道：“胆大宋将，其非吃了熊心豹胆，竟敢到大王国来要笑我父！”说着话，马往前提，双手擎刀，冲开军兵，来到阵前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大太子那立荣抬头一看，跟前出现了一位美貌绝色的女将，心中暗想，大概她就是孟九环吧？这小子是个好色之徒，见到孟公主，神魂颠倒了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孟公主，我的小乖乖，你把我快要想疯了！”

那立荣一说这下贱的话儿不要紧，公主腾一下，面红过耳：“休要无赖！胆大的宋将，竟敢如此无理。着刀！”话音一落，刷！大刀就劈了下来。

那立荣见了，也不招架，急忙圈马躲到一旁：“孟公主，我还有话要讲！”

“哼，狗嘴里岂能吐出象牙？”说着话，刷！又是一刀。

那立荣见刀来了，忙说：“孟公主，我不是——”

他那意思是说：“我不是杨怀玉。”可是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公主冲他就瞪起了眼睛：“你不是！谁的不是？”接着，刷刷刷，又是几刀。

大太子见孟九环不客他言语，这下可就来火了，他把大枪一摆，当啷！把大刀磕开。然后，带住了战马：“胆大的孟九环，休要逞凶，我还有话要说……”接下来他想说，“我不是杨怀玉，我是那立荣”。可他一着急，把话给说拧了：“孟九环，我还有话要说，我不是那立荣，我是杨怀玉！”

孟公主一听，心想，你是杨怀玉就好，我给你来个痛快得了！想到这里，冲那立荣说，“好哇！本公主主要的就是你的首级！”说话间，将背后的青锋宝剑抽出，催马向前。那立荣刚想招架，只听噌一下，公主的宝剑将那立荣的枪头削掉一尺多长。接着，又用刀劈来，只听喀嚓一声，等孟九环带回战马一瞧，这小子的人头已滚落在马下。死尸跌在地上，那匹马也惊得飞奔远去。

孟公主带住战马，冲尸首撒气：“姓杨的，真来不自量力，敢到这现来撒野！”说着话，公主将凤头靴出镫，蹭去剑上的鲜血，挑起人头，圈马向孟达奔去。

杨怀玉在一旁看得明白，哎呀，她这口宝剑可太厉害了，真乃名不虚传！我该如何将它弄到手呢？

杨怀玉正在琢磨心事。孟公主来到孟达跟前，说道：“父王，您看？”

“你怎么将他杀死了？”

“父王，不是您让孩儿我杀的吗？他是宋将，还留他干啥？”

“噢，杀了就算啦！”孟达心里很不踏实，暗想，我的本意是将他拿住再作道理。不料一气之下说错了话，女儿就把他杀掉了。要杀对了，无活可讲，要杀错了，西夏王岂肯与我甘休？可是，既然木已成舟，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啦！于是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皇儿，回城去吧！”

孟九环见爹爹愁眉不展，她百思不得其解，忙问：“父王，难道找把人杀错了？”

“休要罗嗦了。”

公主见爹爹不让多问，自己也不便再说什么，正要羴马回城，一抬头，瞧见父王身旁立着一匹战马，马上坐着位小伙子。公主用眼角余光一扫，嘿，这

小伙子威武英俊，百里挑一。公主明白了，他准是西夏的太子那立荣。公主心中暗自高兴，蹇马加鞭，奔进城内。

公主走后，杨怀玉见孟达还在那里发愣，使有意岔开了话题：“皇叔，这回您明白了吧？”

“啊，明白了。”

“谁真谁假？”

“当然你是真的。”

“皇叔，今日之事，多谢上天有灵，使得真假明辨，为您扫去了心头的疑云。皇叔，那立荣我告辞了！”说着活，杨怀王就要走。

孟达一看，忙上前阻拦：“暖，太子，为何如此匆忙而别？”

“皇叔，今日此事，多亏公主赶到，才刀斩了宋将。不然的话，您把我当作外人，焉有我的命在？唉，想不到好心不得好报，险些蒙受不白之辱。”

“啊呀呀，太子，你可别往心里去呀！如今假太子已死，满天乌云已经散尽。也怪我一时急躁，皇宫内对你说了些不逊之言，还以你多多包涵。”说到这里，忙冲军兵喊话：“接太子回城！”

倾刻间，军兵象烘云托月一般，簇拥着杨怀玉进了城池。

孟达进了皇宫、吩咐内侍，为杨怀玉设摆酒宜。等酒足饭饱，孟达说：“太子杀退宋将，才使我保住了大王国城池，此乃功高日月，我理应重重报答。你就在这里多住些日子，本王还有事与你相商。天色不早，你先歇息去吧！”说完，有内侍将杨怀玉送入书房。

孟达送走杨怀玉，让左右退下，独自一人寻思开了：今日此事，实在荒唐！如若将人杀错，可该如何是好？书房内的这位，万一是个假的……他想了良久，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。好，我这么办！先设法把他拖住，不让他离开皇宫；同时，我修请柬一帖，让西夏王前来。明则是双方议亲，实则是让西夏王认他的太子。到那时，他们父子相见，若是真的，我便与他结为秦晋之好，若是假的，我再杀他也不迟。对，明日就依什而行。

孟达刚想好计谋，皇后走了进来。坐在一旁，问道：

“王爷，外边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”

“王妃啊……”孟达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

王妃一听：“哎哟，怪不得呢，咱九环到在我的房中，对我禀报，说宋将杨怀玉到此顶名冒姓，叫她给杀了。又说看见了西夏的太子，长得是如何英俊。看她那意思，一百个愿意。王爷，依我之见，就叫他二人完婚吧！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常言说，‘丁是丁，卯是卯，哪天成亲哪天好！’我看明日就是黄道吉

日。”

“明天?真是妇道人家，头发长见识短。现在，虽然杀死了一个，可宫内这一个，也难断定是真是假。咱又没见过太子本人，万一将女儿误许出去，如何得了?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

“本王我自行安排。”接着，他又把自己的计谋细说了一番。

老王妃：“好!这就万无一失了。”

“王妃，你此事情悄悄告诉女儿，比她心中也有个底!”

“我这就去。”说罢，皇后转身去见公主。这且不表。

这阵子，谯楼上起更梆，已是二更时分。杨怀玉思绪万千，难已入眠。他背着胳膊，低首脑袋，在屋内来回踱步，心中盘算：眼下，那立荣已死。我虽然过了这一关，可这是人命关大的大事儿呀!西夏王若得知此事，发兵前来，我是插翅难逃呀!我有心出屋打探，又怕孟达对我怀有戒心。再说，他纵然无戒心，我与公主接近不了，想得宝剑，也是枉然……杨怀玉愁的在屋里直转悠。

杨怀玉正琢磨心事，忽听房上传来嘎巴嘎巴的瓦响之声。怀玉听了，嚙一下子转过身来，面冲屋外，心里琢磨，这是什么响动!这时，嚙一下，有人从房上跳了下来。紧接着，这个人疾步跑到了怀玉的房门跟前。杨怀玉一惊，不好!莫非有人来暗算于我?啪!他一把按住肋下宝剑，准备迎战来人。

就在这个时刻，忽听有人小声叫门：“怀玉，快把门开开!”

杨怀玉压低嗓门问道：“谁?”

“我。”

“你是谁?”

“我是你舅舅。”

“啊呀!”杨怀玉听出是他舅舅的声音来了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忙伸双手撤插关，将门打开。

就在这开门的同时，哧溜!从外边钻进一人。谁呀?曾杰曾福生。曾杰进得门来，坐在一旁，把二郎腿一搭，小胡子一拧，低声说话：“哎哟，外甥哎，你叫我好找啊!”

杨怀玉关上房门，坐在曾杰身边，忙问：“舅父，您从哪里来?”

“别提了。老太君命我到黑风岭打探地形。真不容易呀，差一点儿把命撂到那儿。不管怎么说吧，最后我还是进去了，里边的地形也探明了。我问来之后，进营帐一看，乐了。你猜怎么回事?帅堂又多了个牛鼻子老道!你别说，这老道还真行，他把派你来的经过和想法对我说了一遍。我一听呀，对，就得

这么着！要不然，就弄不到青锋宝剑，也就胜不了丧门烈呀！后来，呼延云飞诈败回营，他说你就要进城。道长放心不下，才叫我到这里来，在暗中保护你。今天天一黑，我就进城了。好嘛，我不知你住在哪里，找了半天，才把你找着。怀王，怎么样？”

“舅舅，不行呀！”

“不行？哎哟，这‘不行’俩字儿，可是头一次从你嘴里说出来呀！”

“舅舅，这跟前敌打仗不一样。”

“嗯，有什么为难之处，舅舅给你帮忙。”

“是这么问事……”杨怀玉把进城以后的详情，向曾杰述说一遍，又说：“孟达对我还是半信半疑呀！现在看来，至关要紧是，打消孟达的戒心！”

“孟达半信半疑，情有可原。他眼前出现了两个那立荣，搁谁也得琢磨琢磨。可是，就这么点小事儿，你就没咒念了？”

“我正在思谋对策。”

“别思谋了，我有办法。你附耳上来！”杨怀玉探身形，把耳朵凑到曾杰的唇边。曾杰嘀咕了一阵，又说：“只有这样，才能打消孟达的疑虑。而且。他还必然

要招你为婿。到那时，你就有机会跟公主接近了。”杨怀玉迟疑地说：“舅舅，这样做可太悬了！”

“那有什么？”

爷儿俩订好了巧计，杨怀玉把灯吹灭，在屋内装做睡觉。

片刻过后，曾杰轻轻将后窗户推开，噌！跳到院内，高抬脚，轻落足，直奔孟达的寝宫而去。等他来到寝宫门外，绕到窗户后边，用唾沫泅破了窗棂纸，单眼吊线往里一瞧，孟达正在宫内来回踱步。曾杰眼珠一转，转身形绕到门外，向四处看了看，宫院内漆黑一团；听了听，鸦雀无声。他疾步又回到寝宫门前，冲屋内高声叫唤：“呀呀呸！孟达老匹夫，你给我滚出来！”

孟达被曾杰这么一叫，吓得一哆嗦，忙冲外边问话：

“谁？”

“我！要你命的！”

“要命的？”老孟达定了定心神，仓啷啷抽出宝剑，单手开门，噌！跳到院内，站稳身形，住四处一捋摸，哟！前边站着个矧子。借着屋内的灯光一瞧，此人怒气冲冲，两只小圆眼，两撇小胡，穿青挂皂，身后背着一把小单刀，那模样，实在令人发瘆。

孟达看罢，忙冲矧子问道：“你是人是鬼？”

“废话，鬼有我这么漂亮的吗？孟达老儿，今天我不把你一刀一刀剁成肉馅

儿，你不认识我是谁。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明人不做暗事，在下姓曾名杰字福生。你知道杨文广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是我的妹丈。你知道杨怀玉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是我的外甥。孟达，你真不知死活。前几天，呼延云飞带兵打你的大王国，不料，杀出个西夏的太子那立荣，把我们震京虎给战败。硬打不行，我们又设法智取。听说西夏王曾为其子那立荣向你们求过婚，我们元帅立即派杨怀玉化装成那立荣的模样，城外见你。单等婚事成就，再劝你归降。没曾想，那那立荣已到在你的宫中。我外甥刚到城外，就叫你女儿孟九环给杀了。我这当舅舅的，眼泪流了有一大盆啊！常言道，杀人者偿命，欠债者还钱。孟达，你杀了我的外甥，我要取你的狗命！这还不算，我还要把你闺女也剁成肉泥！”说话间，朝背后一伸手，仓啷啷！把小单刀拉了出来：“孟达，你给我着刀！”朝孟达扑来。

孟达心里合计，好，女儿杀的那个真是杨怀玉呀！果真没有杀错。他见曾杰扑来，忙用宝剑往外招架。就这样，你来我往，打在了一处。

二人正在格斗，杨怀玉就出现在旁边的月亮门前。他一瞧，哟，打很还真热闹。曾杰蹿、蹦、跳、跃、闪、展、腾、挪，那真象狸猫一般。孟达只有马上的功夫，在地上厮杀，岂是曾杰的对手？只得他呼哧呼哧直喘粗气。

杨怀玉看了片刻，抽出宝剑，高声断喝：“呔，胆大的刺客，吃了熊心豹胆，竟敢来杀我家王爷？看剑！”话音一落，噌噌噌噌蹿上前来。

孟达听到喊声，回头一看：“啊？太子，快来救我！”

孟达往后一撤，杨怀玉疾步上前，挥剑拦住曾杰。曾杰一见杨怀玉，立时故作惊诧之态，倒退一步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啊？那立荣！”

杨怀玉故意发出几声冷笑：“嘿嘿嘿嘿，你的眼力不错呀，还认得我？”

曾杰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哼，那立荣，扒了皮我也认得你的骨头！去年三月三，你不在高山好好学艺，多管闲事儿，救了我的仇敌；前者，你又窜到此地，致使我外甥杨怀玉露了马脚，命丧黄泉；如今，你又来多管闲事儿，阻拦我杀孟达老儿为外甥报仇，真乃可恨！我岂能容你？”说着，恶狠狠地挥刀砍向杨怀玉。

杨怀玉撤步闪身，将刀躲过，叫道：“有我那立荣在，你休想动孟王爷一根毫毛，看剑！”

这爷儿俩刀来剑去，假意厮杀起来。

孟达站在旁边，看了一阵，猛地想起应当喊人来抓刺客，急忙喊道：“来人呀，快抓刺客！”

他嘴里喊着，眼里却紧盯着二人对打。只见杨怀玉冲着曾杰，嗖！上边刺了一剑；当！下边又踢了一脚。曾杰大喊一声：“不好！”扑通一声，跌倒在地，接着，来了个就地十八滚，腾！站起身来：“唉哟，好厉害的那立荣，打你不过，我先走了！咱们走着瞧，我若不取尔等的首级，为我外甥杨怀玉报仇，誓不为人！”话音刚落！嗖！上了房，穿房越脊，慌忙跑去。

杨怀玉见曾杰上了房，又喊：“哪里走”那意思是；也要跟上房去。其实，他根本不想上去，只是装出个架式。

孟达见他要追，忙伸手将他拉住：“别追了，提防他暗算！”

这时，整个皇宫里可就乱套了，校尉、兵丁率着刀枪，点着灯笼，都跑来救驾。连九环公女，也闻讯赶到。

公主把宝剑往左手一交，飘飘下拜；“父王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唉呀，等你们到来，早已过了三秋！”他把刚才之事述说了一遍，接着又说：“若不是太子赶来相救，本王我早到酆都城了。”

“啊呀，真乃万幸！”公主说着话，不由抬头观瞧杨怀玉。

孟达说：“楞什么？还不谢太子救你父王之恩！”

“是。”公主紧走几步，来到杨怀玉面前施扎：“多谢太子救我父王，奴家这厢有礼了。”

杨怀玉侧身子，用手挡脸：“公主，本太子还礼！”

孟达一看；“哈哈哈哈哈，行了。儿啊，歇息去吧，明日你们拜花堂！”

公主听了，痴呆呆瞅了杨怀玉一眼，两颊一红，含羞而去。

杨怀玉见孟公主含羞而去，忙说：“皇叔，刚才托您的洪福，才将刺客赶走，区区小事，不值挂齿！与公主成亲，这可是大事，还需遵父母之命。再者说，即使成亲，也还得多备彩礼呀！”

“不！你爹曾派使者前来提亲，那就是父母之命。至于彩礼嘛，咱这里金银财宝，应有尽有，你就不必多言了。”孟达乐了，不容怀玉分说，忙唤来内侍：“速速预备天地桌，待明天为他二人成亲！”

这才引出一段杨怀玉入洞房夜盗青锋宝剑的热闹故事！

第十七回 玉面虎洞房盗宝 孟九环前敌要人

孟达为什么改变原来的主意，立时定下明天拜堂成亲呢？因为在刚才的那场虚惊中，刺客是专为外甥杨怀玉之死前来行刺的，刺客认出前来救驾的不是别人正是西夏太子那立荣。当时那情景，孟达听得清清楚楚，看得真真切切。于是，原来的疑虑一下子烟消云散了。这是其一；其二，刺客临逃之时扬言，誓

要为他外甥杨怀玉报仇。那刺客武艺高超，除了太子恐怕难以有人胜他，他若再来行刺，谁能对付得了他？孟达一琢磨。觉得让太子与女儿尽快完婚这个办法最好，这样就可以把太子留在自己身边，既能护驾，又能守城。所以立时定下明天拜堂成亲。

孟达传下旨意，要给怀玉和九环完婚。杨怀玉心里合计，也罢，待我依苗师权的嘱咐，暂且将计就计，将青锋宝剑弄到手再作道理。

次日，杨怀玉沐浴更衣，十字披红，在天地桌前，与公主拜完天地，入了洞房。

前来贺喜的文武群臣，满脸堆笑，与孟达道喜。接着，拉开了圆桌面，划拳行令，好不快哉。整整折腾一天，日头压山了，才各自回府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杨怀玉。他进了洞房，抬头一看，啊呀，那真是富丽堂皇，令人眼花缭乱！龙凤床上罩着红纱幔帐，上绣龙凤呈祥，床上铺着锦缎褥子锦缎被，摆着鸳鸯枕；屋内摆满了奇珍异宝，什么珍珠、玛瑙、珊瑚……在屋内灼灼放光；桌案上亮如明镜，还摆着交杯琼浆。宫娥、彩女你来我往，川流不息。一个个笑逐颜开，殷勤侍奉。公主孟九环坐在床上，躁得面红过耳，低头不语。她愉眼看看驸马那立荣，怎么看，怎么爱看，心里的话：父王呀，这样称心的女婿，你还推辞什么？早该为女儿完婚。

杨怀玉呢？他坐在椅子上，面沉似水，两眼发直。他不想别的，只想着如何盗出宝剑！

此时，天黑了。宫娥、彩女冲杨怀玉说：“驸马爷，您道喜了！”

“啊，大家同喜。”

“驸马爷，交杯酒给您摆好了，您和公主该用膳了。”

“啊，我晓得了。”

宫娥们互相使了个眼色，悄声说道：“咱俩该走了吧？”

“哎，咱们在这儿站着，人家能好意思说话吗？”于是，她们冲杨怀玉说：“驸马爷，我们就在门外，要用我们的话，您说一声。”

“好。”

霎时间，宫娥、彩女走出了洞房。她们说着是在门外伺候，其实，早回屋睡觉去了。

杨怀玉见使女们走出门去，他把左一道纱帘放下，右道纱帘放下，最后，把洞房门关上，坐在了桌旁。

这阵儿，谯楼上鼓打一更。孟公主心里的话：哎呀，他怎么不开口说话呢？公主坐在那儿，耐心等着“立荣”说话。二更了，这位还不言。这一来，可把公主急出毛病来了，嗓子眼儿一刺挠，她就咳嗽了两声。那意思是，你得先说

话。

杨怀玉只想着弄到宝剑，尽管她咳嗽了两声，可怀玉却一点也没听见。

孟九环实在忍不住了，心里的话：嗖！我已经与他入了洞房，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再说，屋内又没外人！公主迈步下床，往的走了几步，万福下拜：“驸马，奴家有礼了。”

杨怀玉一看，赶紧站想身来，抱腕拱手：“公主，我这厢还礼。”

“驸马请坐。”

“公主请。”说话间，两人双双坐在桌旁。公主拿过银壶，倒了一杯酒，正要给怀玉递去，她一育驸马爷两眼发直，面色呆滞，若有心思在怀，便把酒杯放在了桌上：“驸马，你好象有什么心事吧？”

杨怀玉听了问话，不由一惊，阿呀，坏了，露馅儿了，可是，他立即又想，暖！她哪知我腹中之事？他略定心神，把话拉过来说：“公主，我是有些心事。”

“驸马请讲当面。”

“公主，是这样。你乃大王国的公主，不仅人品出众，相貌压人，而且精通武艺，为此，我父王早想与孟皇叔攀亲。今日和公主完成花烛，乃是我多年夙愿。可有一件，我心个惭愧呀！”

“哟，驸马惭愧何来？”

“公主你想，我是堂堂西夏的太子，今日咱二人成亲，却一点彩礼也未曾带来。为此，我愧对公主啊！”

公主眼珠一转，略思片刻，说道：“哟，我说驸马爷，你也忒多心了。我大王国虽小，可宝贝倒也不少。你顺着我的手腕瞧，旁边摞得那六个门箱，里边全是宝贝。你若不信，我让你看看。”公主说着话，转身将六个门箱一起打开，取出一件件宝贝，让怀玉过目。最后，从第六个门箱里取出一把宝剑，捧到怀玉的面前：“驸马，珠宝玉翠，乃平常之物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”

杨怀玉一看，是口宝剑。他不由眼前一亮，猜想定是那青锋宝剑，悦不能把它夺到手中。可是，他不敢鲁莽，故作不知：“公主，这是——”

“谅你也不知，让你开开眼吧。这口剑叫两刃青锋剑，能削铁如泥，断石如土，它价值连城，是我大王国之镇国之宝。昨日上阵，将杨怀玉的兵刃腰断两节，你可曾看见？”说到这里，啪！又放回了门箱：“驸马，我父王拿你当儿子一样看待，这些宝贝是我的，也是你的。来，干一杯！”

杨怀玉心想，干杯？好，宝剑我也看见了，什么地方放着我也知道了。嗯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我必须如此行事。想到这里，忙说：“好，既是公主宽宏大量，不计较彩礼之事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来，敬公主一杯。”“这……驸

马敬的酒，我决不推辞。”公主端起酒杯，一仰脖就喝了下去。怀玉趁公主不备，用袍袖遮面，哗！倒在袖内，说：“干！”那还不干？有多少都干了。

公主今日十分高兴，怀玉倒一杯，她喝一杯。可是，一个女儿家，能有多大酒量？她喝到三更多天，脑袋就嗡嗡响开了，眼前也发黑了，脚底也没根儿了。公主抬头一看，哟，驸马的酒量真大，连一点儿酒象也不带。他怎能带酒象？都带到袍袖里了。

这时，公主晃悠悠站起身来说：“驸马，三更已过，刚才我多贪了几杯，不能陪着你了！”说着话，她一栽一晃来到床前，摘下风冠，上得床去，撩下幔帐，脑瓜朝里，便和衣而卧。

玉面虎杨怀玉一看，不由心中暗笑；孟九环哪，你可上当了。他机警地将屋内的蜡灯熄灭，高抬腿，轻落足，来到床前，轻声呼唤：“孟公主，起来，请将衣服宽去。”

怀玉一连叫了几声，没听到一点儿回音。她睡着了。玉面虎急转身子，来到门箱近前，伸双手取出两刃青锋宝剑，背在了身上。他正要往外走，又一想，不妥！明人不做暗事，将真情告诉她吧：杨怀玉回头找过一张纸，把笔墨砚拿过来，写了一封小书，实话实说：我是谁谁谁，干什么来的。现在宝剑到手，请先借我一用；使用完毕，还要原封奉还。写完之后，把信压到茶盘底下，轻轻从洞房内出来，马棚拉出战马，匆匆出了后宫门。

今日，公主完婚，军兵猛吃猛喝，差不多都醉倒了。些醉鬼寻思不会出事，都睡觉去了。

杨怀玉出了后宫门，马上一鞭，直奔到东城门前。他勒马一瞧，门口有两个当兵的。

这两个军卒舌头根都硬了；“哎，你喝了几碗？”

“六碗。”

“不少，怪不得你舌头都短了。”

杨怀玉策马来到近前，冲他俩大声喊话：“门军，把城门打开，我要出外巡城！”

“啊？驸马与公主今日完婚，你放着喜酒不喝，还巡什么城呀！”

“这是王爷的口旨。越是庆贺喜事，越要提防宋军偷城！”

这两个军卒听了怀玉的言语，信以为真，他们轻轻把城门打开。

杨怀玉一看，两腿一磕飞虎檐！二脚一踹绷镫绳，啪！马后边猛加一鞭，这匹马便嗒嗒嗒嗒飞奔而夫。

两个军卒一看，“哎，你看清是谁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管他谁呢，关门！”话音一落，吱呀呀一声响动，紧闭了城门。

杨怀玉回头一看：哎哟，没来追兵，万幸，他这马就跟飞起来一般，直奔玉兰关而起。

简短截说。杨怀玉到了玉兰关外，一叫城，当兵的把城门打开，杨怀玉就直奔帅堂而来。

再说曾杰。他从大王国皇宫登房逃跑之后，回到宋营，把详请对大伙说了一遍。众将官听了，都为怀玉捏一把汗。老太君和苗从善，也正在合计着应变的对策。

正在这时，杨怀玉来到帅堂，施礼已毕，苗老道忙问：“无量天尊，怀玉，怎么详？”

“师叔，您真高见！”他兴致勃勃地将盗剑之事述说了一边，接着把宝宝剑从身上摘下，摆到了桌案上。

太君和老道一瞧：“噢，真盗来了！这就好了。”

大伙儿也都直翘大拇指：“还是玉面虎行啊。”

老太君十分高兴，说道：“宝剑已经到手，待咱明日上阵讨敌，定让那丧门烈大败。怀玉，此番前去，费力不小，快回帐歇息去吧！”

“是。”杨怀玉答应一声，回到后帐。

怀玉走后，老太君、苗从善和众位战将，又将明日作战之事，作了一番女排。

第二天清晨。天刚放亮，就听城外号炮连天。霎时间，蓝旗官跑来跪报：“丧门烈在西城外讨阵！”

苗从善对老太君说：“咱们正要拿他，他却自己找上门来。太君，得胜的时刻到了！”

老太君一拍虎案，传下将令：“杨怀玉听令！”

“在。”

“命你佩带宝剑，首战丧门烈，从速准备！”

“遵命。”杨怀玉答应一声，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霎时间，收拾利落。

老太君又传将令：“众将官，随本帅观敌撩阵！”

今天要用宝剑挫败丧门烈，谁不想去开开眼界？大伙儿听到将令，跨上战马，一个个精神抖擞，来到了西城门门外。

杨怀玉立马横刀，直奔阵前。丧门烈带坐马观看了一番，端起手中的狼牙棒，一阵狞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，堂堂的宋国大军，竟连日来将免战牌高悬，真乃让人耻笑哇！常言说；‘败兵不可再战。’杨怀玉，你又来做其？”

杨怀玉听了这儿句话，恶从心头起，怒向胜边生，高声断喝：“呸！上次交锋，是我有意让你几招。你既然不知好歹，看我今日要尔狗命！”说着话

，刷！就把三尖两刃刀劈了下来。

丧门烈心里合计，想跟你打我就打，不想打我就使宝刀。等怀玉的刀来了，丧门烈摆开狼牙棒去封。就这样，二马盘旋，一口气打了有个几个回合。

要论真杀实砍，丧门烈自知不如杨怀玉。因此，在二马错镫之际，丧门烈把战马带回，狼牙棒交与左手，腾出右手，从背后抽出宝刀。

杨怀玉早加了十二分小心，见他把兵刃交在左手，杨怀玉也把宝剑抽了出来。等趁马打对头之际，杨怀玉急忙挥剑砍去。丧门烈见剑来了，使足了力气：“嘿！”往外猛一磕。霎时，耳边只听喀嚓一声响。等怀玉圈回马来一看，自己手中的宝剑，被人家削掉一尺多长。再看人家的宝刀，完好无损。

杨怀玉正在发愣，丧门烈的狼牙棒，呜：又砸了下来。杨怀玉赶紧摆刀招架。他情知不能取胜，所以，圈马就败。

他二人这场厮杀，宋将看得真真切切。人家丧门烈的大环宝刀，金光闪闪；杨怀玉盗来的这口剑，却跟普通的一般无二。

苗从善一看，明白了：盗来的是口假剑！

杨怀玉鬲马败下，丧门烈哈哈大笑：“哪儿弄来这口剑？岂不好笑哇，哈哈！谁还前来较量？”

这小子洋洋自得，继续骂阵，不肯罢兵。

杨怀玉败回城来，甩镫下马，迈步登上城头：“老祖母、师叔，我盗来的是口假剑！”

“无量天尊，你还得再去一趟，将真的弄来！”

“啊呀，这事可难以办成！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我盗剑之后，将真名真姓俱已写到纸上，告诉了人家。若再前去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”

众战将听了，也都连连摇头，相对无言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南门外人喊马叫。乱作了一团。众人正在发愣，就见南门外的蓝旗官前来禀报：“南门外来了一哨大王国的人马，为首的一员女将点名道姓，要杨怀玉将军出马！”

老太君一听：“是不是孟九环追来了？唉呀，盗来一口假剑，未能助我，反倒惹出事儿来啦！”

苗从善略思片刻，手拈须髯，从容说道：“太君休要着急。依贫道之见，她此番前来，或许对咱战事有利。”

“道长、这是何故？”

“嗯，不必多问。太君，请传将令，先将免战牌挂出，然后，随贫道绕至

南城观瞧。”

老太君听了，依言而行。

苗从善、老太君和众战将，来在南城定睛一瞧：哟，果然来了一员大王国的女将！只见处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稳坐雕鞍，盛气凌人。

苗从善看罢，问道：“怀玉，她可是孟九环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你去上前搭话。”

“师奴，我可不能见她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我无话可说。”

老太君一听，来气了：“你个权才。为何如此怯懦？”

怀玉一听，无可奈何，只好端着兵刃，策马上前。

孟九环带马荷刀一看：“哟，果不出我所料！我来问你，你到底是那立荣，还是杨怀玉？”

杨怀玉把三尖两刃刀交在左手，抱腕拱手：“公主，我已给你留下书信，谅你已经看过。”接着，又把乔装改扮、进大王国盗剑之事，述说了一番，还说：“公主，真有你的，不料你让我看的是口假剑！好险哪，你差点儿使我丢了性命！”

“娃杨的，我无意之中跟你开了个玩笑，哪料到你将假宝剑盗定，此事焉能怪我？”

杨怀玉一听，霎时面红耳赤：“这——”

“姓杨的，只因你进城盗宝，我刁将那立荣杀死。此事若被西夏王得知，发兵去打我大王国，这该如何是好？不管怎样，我与你已拜了天地。他这一走，我孟九环身大袖长，将来这终身依靠何人？”

“这——”杨怀玉一听，无活可答。

此时，孟九环也流下了眼泪：“姓杨的，你溢的是假剑，真剑我带来了。明告诉你，我父王已对我言讲，你若想得到这口真宝剑，也不难。跟我回大王国，承袭王位。到那时，我们再退出三国联军。若受西夏王欺辱，你宋国得给做主。如若不然，我定要挥宝剑，与你等决一死战！”

杨怀玉一听，心中合计，什么？让我跟你回大王国？哼？你算认错人了，我岂是那等之人！

此时，苗从善已和老太君嘀咕了老半天了。他大声说道：“无量天尊。哈哈哈哈哈，孟公主，你言之有理！”

第十八回 公主献剑换怀玉 和尚挥铲战云飞

孟九环来到玉兰关，让杨怀玉跟她回大王国去承袭王位。这是真心话吗？再说，孟公主多贪了水酒，一觉睡到天亮。醒来一看，驸马没了，发现一封书信。她将信看完，就象当头浇了一瓢冷水。怎么？她明白自己上当了。真正的那立荣已被自己杀死。从信中得知，杨怀玉是为盗剑而来。这该怎么办呢？公主略思片刻，去找她父王。

孟达听了公主的一番述说，一方面暗自庆幸真剑未被盗走；一方面忧心忡忡。他知道，那西夏王一旦得知儿子被害，岂肯善罢甘休？孟达琢磨来琢磨去，最后琢磨出一条万全之策。他说：“儿啊，西夏王嗜好征战，兴不义之师，使得黎民惨遭涂炭，怨声载道。父王早有心退出联军，怎奈无有借口。如今正好就坡下驴，来它个将计就计吧。”

九环问：“怎么将计就计？”

“你带剑奔前敌，为宋国献宝。”

“把宝剑献给他们？”

“对。但是，你要和他们讲明：一，咱退出三国联军，不与宋国为敌，若西要兵进我国，他们要出兵相助，二，杨怀玉已与你入了洞房，此乃有目共睹，必须将他带回，让他承袭王位。”

公主一听：“父王，他能愿成吗？”

“眼下他们急需口青锋宝剑，你前去用宝剑换怀玉，保准能成！”

公主一听：“好，献依此行事。”

就这样，孟九环带宝剑来到玉兰关，讲明了来意。

玉面虎不愿意去，可是，苗从善和老太君愿意这么办。苗从善催马来公主近前，忙说：“公主一向可好！”

“你何人？”

“我名苗从善。孟公主，难得你大驾光临，贫道我迎接你来了。走，有什么话儿，请到城内叙谈。”

“不必进城，方才我已说明，现在我就要他杨怀玉；不然的话，你们得不到这口宝剑！”

“公主登门送宝，一路受尽了鞍马劳乏，若不进营，贫道心中不安。”

“不必多言。何去何从，你们要赶快定夺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容我禀报太君。”说罢，苗从善又对宋营军兵喊话：“来呀，快在城外设摆酒宴，为孟公主和大王国军兵接风！”

工夫不大，酒宴摆好。孟公主和军兵早已腹中饥饿，也没客气，吃起来了。

苗从善趁孟公主用膳之际，将杨怀玉领到老太君面前，三个人你言我语

，合计了一番。最后，老太君说：“就依道长安排行事。”怀玉无奈，只好依命而行。

孟公上同本兵已用罢战饭。苗从善走到近前，对九环说道：“孟公主，我家余老元帅探明大义，愿将怀玉献出，与贵国结成秦晋之好。从今以后，西夏若敢欺压大王国，我的理当相助。但是，一来战事吃紧，无暇操办婚事；二来穆元帅、少令公未在身边，无父母之命。今日，你先将怀玉带回国去。等诸事齐备，再择吉日良辰，大礼完婚。”

公主听了苗从善这番话语，心中想道，人已来到我国，完婚迟早有何关系？想到此处；对苗从善说：“只要他跟我回去就行。择吉日良辰之事，再作商量。”

老道见公主应允，忙说：“既然如此公主请拿来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宝剑呀！”

“这——”

“啊呀，公主莫非还信我不过？”他转身对军兵说：

“来呀，将杨怀玉给我绑来！”

话音刚落，军兵就把杨怀玉押在了近前。

苗从善说：“公主，杨怀玉已被绳捆索绑，请公主带他走吧！”说完，将怀玉推到公主身旁。

公主一看，嗯，这是真的！她不再猜疑，伸手从背后摘下了宝剑，对老道说：“你要言而有信。等战败丧门烈，定要将宝剑还我。”说完，将两刃青锋宝剑递过去。

苗从善刚则接剑在手，就听孟公主喊话：“来人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捆马上马！”

军卒听六把杨怀玉捆到马上。

孟九环一圈战马：“回！”使带着杨怀玉，策马而去。

大家回到帅堂，老大君、苗从善与众战将又把战事商量了一番，想出了克敌制胜的战策，才各自回房歇息。

次日清晨，余老大君刚升帐，外边就来人禀报，说丧门烈又来骂阵。太君说：“他来得正好。众将官，依计而行。”

曾杰说：“老道哎，快象宝剑来！”

“你千万要谨慎。”

曾杰接剑在手，冲众战将说道：“诸位，你们瞧热闹吧！”他也不带人马

，迈开双腿，噌噌噌噌就跑出城外。众战将簇拥着老太君和苗从善出城观敌瞭阵。

再说丧门烈。他昨日挫败杨怀玉，不肯罢兵，继续骂阵。可宋军非但不出城交战，而且撤兵而去。他只以为宋军怯战，便收兵回营。今日清晨，一早又来讨阵。

曾杰出了城门跑到阵前。丧门烈一看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要命的！我说丧门烈呀，你都‘裂’了，还想跟我分个高低、论个上下？”

“休要胡言。你到底姓甚名谁？”

“我姓干，名老子。”

“你是干老子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呸！好小子，你算坏透了。哪里走！”话音一落，把掌中的狼牙棒一摆，冲曾杰砸来。

曾杰本是久经疆场的战格，他一不担惊，二不害怕，蹿、蹦、跳、跃、闪、展、腾、挪，象个狸猫似的，围着丧门烈，来回直蹦跳。

丧门烈一看，不好！这小子上阵，名也不报，围着我来回直转，时间一长，我非吃亏不可，干脆给他来个快刀斩乱麻吧！他打定了主意，往旁边一带战马，伸手抽出了大环宝刀。

曾杰早有难备，就在丧门烈抽刀的同时，也将两刃青锋宝剑抽了出来。等丧门烈催马向前，朝曾杰砍来的时候，曾杰双脚点地，拧身一跃，跳起有一丈多高。他在空中挥起宝剑，用足了力气，朝着丧门烈的宝刀砍去，喀嚓！霎时间，金光崩现。等他落下地来，站稳身形一看，好嘛，自己的宝剑掉了一尺多长，丧门烈的宝刀也腰断两截儿。

丧门烈见大环宝刀也被砍断，只气得哇呀暴叫：“呀！好厉害。众三军，跑哇——”话音一落，圈马就败。

当兵的见主将败北，他们也撒腿而逃。

曾杰拾起那节断剑，朝前边一看，见丧门烈败马而逃，他一蹦老高：“好小子，不给你们点儿厉害，也不知我吃几碗干饭！”接着，撒腿追上前去。

此时，就听城上鸣金收兵。两军交锋，击鼓则进，鸣金则退，这是历来的军规。曾杰不敢违抗军令，只好转身回城。

曾杰战败了丧门烈，可把大家乐坏了。众人说说笑笑，一同回到帅帐。

曾杰把两截儿宝剑交给老太君：“对不起，宝剑断了。”

“无妨。只要对九环公主讲明原委，她定会体谅我等。先把它妥善保存

，日后给人家送回。”

老太君见打了胜仗，分外高兴，传令下去，杀牛宰羊，犒赏三军。

这一天，老太君升坐帅帐，点卯已毕，对苗从善说：“如今，丧门烈已被我们战败，谅他不敢再来交锋。苗道长，以老身之见，咱大军应该西进了。”

老太君说这番话，是惦记着呼、杨两家的元帅。因为再往西走，便是黑风岭了。

苗从善听了老太君的言语，便说：“行，太君您就传令吧！”

“嗯。众将官，多亏各位协力同心，我军才连连获胜。今日大军西进，营救呼、杨两家元帅，料定会困难重重。还望众将官一如既往，奋勇立功。”

“我等理当尽心竭力。”

“好。那我就传令了。留杰听令！”

“在。”

“上次你已探明山路。本帅给你一道将令，命你先行一步，给呼、杨两家送信，就说救兵已到。”

太君又操起第二道将令，命吴金定、曾凤英、陈世忠、陈玉霞留守玉兰关，同时筹划粮草，以供前敌军需。这几个人答应一声，领令而去。

太君又操起第三支将令：“四虎将听令！”

“在。”

“命你四人为前部先锋，带领三千人马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不得有误！”

“遵令。”四虎将也转身出帐，率领军兵出发。

老太君又传令：大军起程。宋兵浩浩荡荡向西进发。这话不提。

单说四虎大将。他们带三千军兵，各催战马一直向西挺进。呼延云飞跨在马上说道：“哎，我说哥儿们，人家玉面虎到大王国做驸马去了。光剩咱们哥四个，能走马取黑风岭吗？”

“放心吧！别说咱们四只虎了，就你一只虎。也能把他们唬住！”

这几个人一边走看、一边谈笑风生。

这一天、四虎将率领军兵正向前走，忽然监旗官来报：“大队不可向前！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前面就是黑风岭山门。”

呼延云飞说：“炮响扎营。”倾刻间，咚咚咚。大炮声响，扎下连营。

此时，呼延云飞对其他三虎将说：“走，咱先到疆场看看去！”

按理说，得等元帅兵到，商量妥当、才能出阵。可那呼延云飞着急呀，也不等人军到来、便到了两军阵前。

四虎大将带住坐骑。抬头一看，啊呀，好高的大山！这里的地形太险要了。呼延云飞说：“哎，你们看见了吗？两座高山夹着一个山口，只有从那儿进去。”他又往前边一看，山口两边全是敌人的连营，密密麻麻，一眼望不到边际。则说你要进山了。就适这个山口也休想进去。云飞看罢，摇摇头说：“看来够戥，这个地方真不好打呀！”

他们几个人正在观阵，就听山口内传出大炮声响。接着，由山口内冲出三千军兵，当中间蹿出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人：年龄三个左右。白脸膛，黑须髯，盔明甲亮，胯下一匹雪里站，掌端一条长枪。此人来到阵前，大声喊话：“呀呔！前边的大宋将官，莫非来打黑风岭？哼，真乃初生牛犊。难道你们不知这山口的厉害？”

呼延云飞一听：“哟，你小子口气倒不小。我说哥儿们，谁先上去？”

他这一问“谁上去”，就听旁边有人搭话：“这个归我把！”

云飞一看：“孟通江，你上阵？”

“啊。”

“千万多加小心。”

“汴事儿。”说话间，他这匹老癞马就吧嗒吧嗒走到两军阵前。

来将带马打量孟通江：啊？！这人真怪，挺细的脖子，挺大的脑袋，骑着一匹光板没毛的老癞马，马耳朵往下茸拉着，马嘴巴上还有一嘟噜粘沫，马尾巴就象扫帚疙瘩似的。他见孟迈江其貌不扬，不由心中一阵好笑：“呔，什么人？”

“吁！”孟通江把马一勒，冲他喊话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乃山口的头道连营主将，在下姓黄，单字名娃！”

孟通江一听，乐了：“啊，你是黄瓜呀！请问，有茄子吗？”

“什么黄瓜、茄子的，我叫黄娃！”

“闹了今天，你还是黄瓜。黄瓜拌凉菜，那可不错，哈哈哈哈！大概你不认识我吧？我来问你，你听说过个都兴虎吗？”

“嗯。听说过。”

“那就是我老人家。我姓孟，叫孟通江。我不管你黄瓜，也不管你茄子。过来，把脑袋一低，我络你一枪算了！”

“嘿，就先你这模样，还想交锋？”

“可别那么说。包子有肉不在褶上。你别看我瘦，要对付你这号的，你还真不是个儿！”

“好，那咱就比试比试。看枪！”说话间，黄娃摆枪就刺。

“哎，干吗？我还没预备好，你就动手哇？马呀，你给我精神点儿！”他一

说“精神点儿”，这匹马是真听话，马耳朵儿腾的一下支棱起来了；马尾巴刷的一下抬起来了；马脑袋往上一仰，马嘴上那嘟噜黏沫，哧！甩了出去。

黄娃一带马，楞了。哟！白花花的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还没等他看明白，啪！就甩到了他的脸上。

“呀！”他伸手刚一抓挠、孟通江眼疾手快，把枪一摆，噗！就从他前心攘了进去。紧接着，随手往前一杵，黄娃栽到马下。

再看孟通江那匹马：脑袋也耷拉了；马耳朵儿也下来了；黏沫子，嘟噜！出来了；马尾巴，吧嗒！放下了。孟通江眼望着三虎将说：“完事儿了。咱就打这一阵，下一阵可不打了！”说着话，圈马跑了回去，

敌兵一看：“兄弟哥哎，可了不得啦。宋将真有高人，就这么一个病汉，只一下就把咱们的主将结扎死了，真厉害呀！”他们人心惶惶，乱作了一团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又听山口内传来一阵马蹄声响。紧接着，有人喊话：“弥陀佛！众家军兵，不要担惊害怕，快闪躲一边，祖师爷来了！”

话音刚落，从山口里蹿出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着一个出家和尚。这和尚，六十开外，新剃的脑袋，锃明瓦亮，两道大抹子眉，秤砣鼻子大头朝下，大嘴岔，大耳垂轮，身穿红色僧衣，外套红色袈裟，胯下赤兔马，掌端一柄月牙连环铲。

这和尚策马来到阵前，将马一带，大声断喝：“弥陀佛！宋将，哪一个前来受死？”

呼延云飞一看：“哎，来和尚了？哈哈，诸位，你们观阵，我去对付他！”他又冲和尚高声喊话：“呔，秃驴，慢抖威风，我的马到了！”

和尚就腻歪叫他“秃驴”；老道呢，腻歪叫他“牛鼻子”。呼延云飞口里骂着秃驴，手里端着大槊，就冲到两军阵前。

大和尚带马抬头一看，上来的这个人，黑脸膛，胯下马，拿端大槊。他看罢问道：“弥陀佛！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震京虎呼延云飞。”

“噢，到此作甚？”

“废话！呼、杨两家元帅被困黑风岭，四虎将到这儿救人来了。秃驴，你若知好歹，就赶快躲开；如若不然，抓住你，把你放到汤锅里，剥了皮，煮熟卖驴肉！”

“你，气煞我也。哪里走！”大和尚说看话，端起月牙连环铲，呼！奔云飞就砍。云飞挥大槊，往外招架。二马盘旋，打在了一处。

呼延云飞就够不含糊的了。可要取胜这个和尚，还真不那么容易。云飞把

马一带：“秃驴你挺厉害呀，好样的！”

大和尚笑了：“你打听打听，在下金刚僧，西夏地界谁不知晓！若没两下子，那西夏王能把我放到这儿来吗？呼廷云飞，今日我定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和尚虽然厉害，可是，一全儿两会儿也胜不了呼廷云飞。这两个人战了五十余个回合，算是打了个平手。

大和尚打着打着，偷眼一看，见云飞真招实打，确实够个英雄。他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。等二马错镫之际，大和尚把连环铲往后一带，噌！用月牙往云飞还匹马的马后鞘上就刺了一下。他这一刺不要紧，云飞这匹马“唉儿——”一声暴叫，拾前蹄，灼后脚，差点儿把云飞摔到马下。呼廷云飞一看不好，忙拨马头，奔正北方向跑去。

大和尚一看：“哈哈哈哈哈，怎么样？不是对手吧！你哪里跑！”这和尚一催马，便追上前去。

云飞这匹马疼得不听话了，怎么勒比勒不住，一直向正北方跑去。那里满山是树，道路崎岖，不好行走。走不多时，云飞便累出一头汗水。

后边的大和尚一边追赶，一边把铲交到左手，将右手伸进兜囊。干什么？他见两匹马的距离不太远，想掏出镖来，朝云飞的脊背打。

大和尚掏出镖来，一边追赶，一边瞄准。等他跑到一棵大树底下，正要用手投镖的时候，忽然从树上掉下一个小白物，噗！正冲大和尚的脑袋砸来。这和尚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见树上掉下一物，奔他而来，忙把镖掖进兜囊，把这个东西接到手中，用指头一捏：哎，软乎乎的。他抽鼻子一闻：“啊？怎么这么臭啊！”说话间，吧唧！使劲儿扔到了地上。

此时，就听树上有人说话：“秃驴哎，我在此等你好久了！”

第十九回 矧曾杰夤夜探山 金刚僧饭庄遇敌

树上扔下一包东西，和尚接住一闻：好臭！他“吧唧”一下扔在地上。这时，就听树上有人说话：“我在此等你好久了！闪开，别砸着！”说话间，嗖！从树上跳下一人。

大和尚勒马一瞧：此人瘦小枯干，一对圆眼珠，两撇八字胡，头戴马尾透风过凉巾，浑身穿青挂皂，外披靠鳖，背后背着一把小单刀。谁呀？曾杰。

曾杰不是奉命到黑风岭送信去了吗？是呀，多亏曾杰在前些时探过此地。他攀绝壁，走悬崖，历尽了千辛万险，终于进了深山。等到在里边一看，咳，营内粮草所剩无几，将士忍饥受饿，艰苦不堪。

穆元帅说，“赶快回禀老太太，叫她老人家速派五虎将，前来解围。不然，全军就要覆没了。”

曾杰说：“元帅但放宽心。您晓谕军兵，就说救兵已到，让他们再忍耐一

时。”互相嘱咐一番，曾杰顺着原路，出了深山，来到这片树林，正好所见前边传来马蹄声响。他抬头一瞧，是呼延云飞。曾杰心想，噢，莫非后边有人追赶？边手搭凉棚远远一瞅，不错，后边追来个秃头和尚。曾杰乐坏了，顺手拣起路旁的马粪，包在手绢之中，蹿到了树上。等和尚到在近前，他才“吧唧”一下，将马粪扔了下去。

话休絮烦。曾杰纵身落到地上，一拈他的小胡子：“秃驴！你本是出家之人，你们常讲‘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纱罩灯’，‘慈善为本’。可你却大开杀戒，涂炭生灵。你快快下马，跪到我的而前，叫三声活祖宗，我有好生之德，放你逃命。你若不听我的金玉良言，看见我这把小单刀了吗？兵刃一摆，我要把你的秃脑袋切成两半儿！”

“弥陀佛！你是谁？”

“在下姓曾名杰字福生。你叫什么玩意儿？”

“金刚僧。”

“你什么僧我也不怕。有种的给我过来！”

这大和尚，还真没瞧起这个矧子。他双手举铲：“着！”冲曾杰铲了过来。矧子见铲到了，把脚尖一拧，噌！往上一蹿，蹦起有一丈多高，还没等和尚的铲撒回去，他两条小腿一撇，嗖！往下一落，正好骑到他的铲杆上。

和尚一看：“啊？！你给我下去！”大和尚气坏了，两膀一用劲儿，刷！把曾杰扔出老远。

矧子脚尖一着地，捧腹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，你想摔死我呀？我看透你了，今天不给你个厉害，也不知你家矧爷有多大的能为！”话音一落，仓啷一声，把小单刀拉出，往前一进身，摆开兵刃，围着和尚，噌噌噌噌来回直转。

金刚僧一看：“啊？！”他都看花眼啦！满地跑矧子，说不清有多少个。怎么？曾杰小巧灵便，动作敏捷，冲着和尚，脑袋上刹，腰眼里扎，马屁股上也攘，碰到哪里就朝哪里进招。

这一来，大和尚可受不了啦；啊！这叫什么打法？大和尚一看不好，运足了力气，使起了气功。瞪着两只通红的眼睛，直瞅着曾杰。

曾福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他往前一进，跳起身来，举起单刀，喀嚓！正砍在和尚的脑袋上。金刚僧把秃脑袋一扑棱，没怎么的。

矧子落地，站稳身形一看，啊？！这小子脑袋是什么做的，怎么这么硬？我这单刀其快无比，怎么没砍进去呢？

这是怎么回事呀？这也怪曾杰粗心，他跳起身来，把刀背当成刀刃了。大和尚瞪著双眼，看了个清清楚楚。所以，小单刀砍来，他不躲也不闪。金刚僧正运着气，那刀背砍在脑袋上，就没怎么的。

闲话休提。金刚僧缓过这口气，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，矮小子，你再来！”

曾杰心想，不好，这仗我不能打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赔本的买卖我不干！他向远处一瞧，云飞的马早已无影无踪了。他把小单刀一撤，冲大和尚说：“秃驴！太阳已经压山，今日不跟你打了，叫们明几个见！”话音一落，噌噌噌噌向远处跑去。

金刚僧一瞧：“你跑？我能放过你吗？”他撒马就追。

曾杰见金刚僧尾追而来，他越小溪，奔小路，钻树林，进草丛，三绕五绕，就把和尚落没影了。等他甩掉和尚，才朝宋营走去。

再说呼延云它。他被金刚僧打败，绕路回到宋营。此时，老太君、苗从善已带大队人马到来。他向大君把迎战和尚的情形诉说了一番。众人听了，一个个茶呆呆发楞。

老太君说：“打到山口而攻不道山内，如何能救出两家之帅？”

苗从善说：“不要着急。等曾英雄回来，再作道理。”

苗老道话音刚落，就见一人来到帅帐，抱腕拱手：“哈哈，老元帅，我回来了！”

众人一看，原来是曾杰。老太君忙问：“曾将军，进山打探得如何？”

“别提了。他们被困多时，粮食也快没有了，都吃上野菜了。二位元帅身体不佳，他们可太受罪了。穆元帅让您老人家赶快发兵相救，还说，不然的话，全军就要覆没了！”说到此处，略停片刻，突然又想起一桩事情：“哎，我回来的路上，碰见一个叫金刚僧的秃驴，这家伙刀枪不入，十分厉害。”

“嗯，云飞刚才也提及此事。曾将军，除了这道山口，还有无其他路径可走？”

“哦，倒是还有一条羊肠小路。不过，那得越涧攀崖，除我之外，别人都无法过去。大部分人马，只有从山口进去，那真是独一处啊！”

“那，这和尚又这么厉害，咱们该如何是好？”

老太君说出这几句话，众战将一听，也都默不作声。

再看曾杰。他紧皱双眉，用手指弹着脑袋，在帅帐以内转来转去。过了片刻，他突然眼睛一亮，冲太君说：“元帅呀，有了。你们不要发愁，赶快吃饭、睡觉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走。”

“你到哪里？”

“我进山口找那秃护。他今日打了胜仗，一定犒赏三军，大吃大喝。我趁

他不备，进到连营。等他熟睡之后，我把小单刀一摆，照他的大肚子，噗哧！给他来个大开膛。只要这和尚一死，咱们不就可以进兵了吗？”

苗从善一听：“无量天尊！曾英雄，主意倒不错。不过，可太冒险了！”

“噯！做大将的，还在乎这个？为救呼、杨两家之帅，我早就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了。诸位，你们别挂着我，放心，天亮我就回来；天亮回不来，太阳出回来；太阳出回不来，天黑回来；天黑回不来，后天回来。后天要回不来，络找买点纸烧烧吧，那我就叫人家逮住了。”

大伙一听：“唉呀，你可不起这么说话！”“噯！别看我是这么说，哼，保准没事！众位，回头

见！”说完，出了帅帐。

老太君心里话；曾杰，真英雄也！众人等着曾杰的音信，这话不表。

单说矧子曾杰。他出了帅帐，施展起陆地飞行术，顿饭工夫，就到在了山口附近。曾杰站稳身形，抬头向四外一看，各样的明灯灼灼发光，把山头照得锃明瓦亮。山头上，兵将来回溜达，护守着山口。他心里合计，这个秃驴，可真奸猾，山口两边布满了军兵，进不去呀！这该怎么办？他又想了片刻，终于想出个主意。嗯，待我从你的屁股后边进去。他打定主意，绕到山口旁边。那里净是绝壁悬崖，无军兵把守。曾杰从兜囊中掏出爬城索，噌！往上一扔，爬城索的抓就挂在了岩石上。然后，他双手拽着绳索，两脚蹬着绝壁，噌噌噌噌就上了山顶。他把爬城索倒下来，往兜囊内一掖，迈开双脚，从山头上就下来了。

曾杰下山之后，看见了一望无际的连营。他正四处耷摸，就听得连营内传来了更鼓之声。梆！梆！咣——，咣——，二更天了。矧子一看，正是动手的时候，便一溜小跑，真奔连营而去。

曾杰正往前跑，就见有俩更夫，冲他这个方向走来。二人边走边说话：“兄弟，加点儿小心！”

“唉呀，我这脖子后边直冒凉风！”

“怕什么？大宋兵将都在山外扎着呢！”

“话可不能那么说。金刚长老一个人，他能档得住吗？”

“放心吧，你没见大师父打了胜仗？今儿晚上，每人赏给半斤酒，一斤肉，人们喝得眼珠子都红了。”

曾杰在暗中听了个清清楚楚。他眼珠一转，往前猛一进身，把小单刀一摆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蹿上去就杀死一个，又抓住一个。

被抓的那个更夫吓坏了，忙问：“哎哟，谁？”

“别喊。你喊我就攘死你！”

“哎哟，爷爷饶命！”

“饶命不难，你可得说实话。”

“小人不敢撒谎！”

“我来问你，你们那个秃驴在哪里？”

“什么秃驴啊？”

“就是那个金刚僧。”

“啊！现在中军大帐，战将们正陪他喝酒呢！”

“中军帐在哪里？”

“在那儿！”他用手一指。

矧子顺着他的手腕看了看：“嗯，你还想活吗？”

“我想活，我想活！”

“那好，你先委屈一时。”说着话，从那个死更夫身上扯下块衣襟，塞到他口内，又用绳子将他捆好，拴在旁边一棵树上。他自己手擎小单刀，直奔中军大帐而去。

曾杰来到帐外，刚站稳身形，就听里边传出乱哄哄的劝酒之声。看样子，喝得都够量了。

这时，听里边有人说话：“长老，今日前敌交锋，若不是您出奇制胜战败宋将，咱们这山口就保不住了。您功高盖世，理应庆贺。来来来，您还得再干一杯！”

“那是自然。”

“长老，只要您在，那穆桂英、肖赛红就得活活饿死在里边。干嘛！”

大和尚说：“诸位放心。贫僧若没两下，也不敢在王爷面前讨令把守山口。白天，你们也都看见了，那呼延云飞是何等的好汉？被我打得大败而逃；我正追赶云飞，半路上又遇到个矧子，那更是个难缠的家伙。可是，也败到我的手下。哼，矧子再来呀，我两个指头就能把他掐死！”

曾杰在外边一听，混帐！掐死我？我还要掐死你呢！

此时，又听和尚说道：“天色不早了，大家歇息去吧。明日宋军若敢讨阵，待我前去擒拿于他。来人哪，掌灯！”

大和尚一说“掌灯”，曾杰急忙闪到暗处，偷偷一瞧，见两个军卒手提灯笼，拥着大和尚朝前走去。曾杰灵机一动，跟在了和尚身后。等他们进了金刚僧的帐篷，曾杰隐在一旁，暗中观瞧。

片刻，帐内蜡灯明亮，军卒走了出去，和尚将门关严。曾杰借灯光往里一瞅，金刚僧脱掉了僧衣、袈裟，只穿着大红裤和小白褂儿，露着大肚子，坐在一旁，身后边戳着他的月牙连环铲。

曾杰暗想，他还没脱睡衣呢，大概还得坐一会儿！矧子耐着性子，又等了一全儿，再看这个和尚，已经仰面朝天，躺在了床上，还发出呼噜呼噜的鼾声。曾杰心想，好！等他睡熟之后，我再下手！

曾杰在外边又呆了一会儿，约摸到了三更时分，把小单刀一亮，来到门前，刀绞门缝，噌楞！把门插关拨开，慢慢把门推开，蹑足潜踪，进到帐内。

这阵，和尚还是呼声震耳。曾杰心里话：睡得好，这回你别想再睡了！他高抬腿，轻落足，来到和尚跟前一看，金刚僧脑袋朝里脚朝外，睡得象稀泥一摊。

曾杰把牙一咬，举起小单刀，哧！照着他的大肚子，就攘了下去。

就在曾杰进招的时候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大和尚冷不丁一抬腿，当！就端出一脚。金刚僧不是睡熟了吗？没有，他近帐篷的时候，就发觉后边行人，便加了小心。他这一脚真准，正踹到曾杰的小肚子上。还仗着曾杰躲得快，只是扫了一下；要真踹中的话，非把他踹死不可！

曾杰挨了一脚，“唉哟”一声，扑腾！就坐在了地上。

大和尚扑梭站起身形：“弥陀佛！谁？”他没看见是谁，只知道有人前来行刺。大和尚伸手去抓月牙铲，准备迎战。他知道刚才那一脚，末踹到致命之处，刺客准死不了。

就在全刚僧取铲的工夫，曾杰急中生智，来了个就地十八滚，跑了。大和尚一看：“哪里走！”拎着铲就朝帐外追去。

和尚一直往前追赶，等追到一条小山路上，定睛一瞧，这个刺客他认识，原来是曾杰。金刚僧心想，我若不将你整死，就报不了那一包马粪之仇！想到这里，他冲前边大声喝喊：“矧小子，你给我站住！”

这和尚不但是马上的战将，步下也很有功夫。跑起路来，比曾杰慢不了多少。曾杰回头一看：“不好！这秃驴追上来了！”他眼珠一转，没往宋营跑，一磨头就往正北跑去。曾杰边跑边回头观看，见和尚死死跟在身后。他急中生智，不走大路，光穿树林，在树林里与秃驴捉开了迷藏。

这时，旭日东升。曾杰回头再看，金刚僧没了。他长长呼了口气说：“哎哟，总算把他甩掉了。好悬哪！幸亏我会就地十八滚，不然的话，就没命了。”

这阵儿，曾杰才觉得腹内饥饿。噯，不管怎么着，吃点饭再说。他迈步奔进一个村庄，进了一家饭店。

这家饭店还挺阔气，是二层楼。曾杰进了饭店，对堂倌喊话：“哎，有饭吗？”

“吃饭请上楼。”

“好！”说着话，堂倌领曾杰到了楼上。

时值早晨，吃饭的人不太多。堂信给他收拾了一张桌子，让他坐了，对他说：“客爷，你吃什么？”

“四个菜，两壶酒，两碗米饭。”

“来了！”堂信走出时间不长，便把饭菜端来。

曾杰倒了一杯酒，未曾举杯，又合计开了刚才之事：唉呀，幸亏和尚没追上来，他若追来，我该咋办……

曾杰合计了一阵，端起怀来，刚要饮酒，就听楼下有人喊话：“掌柜的！”话音刚落，楼梯便噤噤作响。小堂信迎上前去，高挑门帘一看：“啊？原来是位长老。大师父，来，请这边坐。”

矧子一看，哟，秃驴来了！我该往哪儿去呢？曾杰急中生智，一低脑袋，趁人不备，就钻到桌了底下了。

大和尚走进来，对堂信说：“堂信，给我找张桌子。”

“是。”堂信找好了座位，金刚僧便坐在桌旁。

堂信说：“长老，您吃点什么？”

“吃素斋。”

“来了！”工夫不大，堂信使把饭菜端来。

和尚正要端碗用饭，又听楼下有人喊话：“来人哪！”

“请上楼。”堂信话音一落，从楼梯下走来一个小要饭的。这个要饭的；二十来岁，四尺多高，瘦小枯干，手提着黄瓷瓦罐，罐内装着半罐臭饭，里边都生蛆了。

小要饭的上得楼来，拉开了细嗓音：“有饭桌吗？给我找一张。”

堂信爱以貌取人，见他是个要饭的，使冷冰冰地说：

“哎，穷哥儿们，要吃饭到对门去，那儿卖豆腐脑。这儿是设宴席的。”

“对。我就吃宴席！要钱给钱，要银子给银子。行，就坐在这儿吧！”他不等堂信招呼，自己找了张桌子，坐在桌旁。然后，把黄瓷瓦罐放在了地上。

堂信迟疑片刻，问道：“哎，你吃什么？”

“上等海味席一桌。

“你有钱吗？”

“废话。”他往兜内一伸手，掏出一大块银子来，“你看！”

堂信一看，哟，真有钱，那就得卖饭。忙住楼下呼喊：“哎，上等宴菜海味席一桌！”

小要饭的等着酒菜，向四外一瞧，看见和尚了。他乐呵呵地取笑说：“呀，真奇怪，怎么驴也上楼吃饭来了？”

大和尚一听：什么？怎么一个小要饭的也瞧不起我？大和尚不使与他斗口舌

，瞪了他一眼，把头一低，伸手端起了饭碗。他刚把这口饭扒拉到嘴里，就觉得有人拽他的脚脖子。

子。谁呀：曾杰。

曾杰见和尚要吃饭，心想，他吃饱了就更不好办了，干脆，趁他吃饭时下手吧。他打定主意，从桌子底下钻来钻去，钻到大和尚的桌前，趁他吃饭之际，使将和尚的腿给拽住了。

大和尚一看不好，当，飞起一脚。这一脚，没踢着曾杰，把桌子踢翻了。

吃饭的饭客一看：“哟，打起来了！”纷纷朝楼下跑去。

曾杰扑棱一下站起身形，大声说道：“秀驴哎，咱俩在这儿对付对付！”

和尚一看：“弥陀佛！你个宋国的大将，我要你的狗命！”

小要饭的一听：“什么？宋国大将？那我可得帮忙。”这小要饭的一伸手，把黄瓮瓦罐举起来，照着和尚的秃脑袋：“去你娘的吧！”将罐扔出手去。只听“咯噔”一声，正好扣在了和尚的脑袋上！

第二十回 杀凶僧曾奎施计 搬救兵通江出营

这个小要饭的听说曾杰是宋将，高兴了，忙把瓦罐往外一扔，正好扣在和尚的脑袋上。金刚僧正要往下摘这个饭罐，那小要饭的朝背后一伸手，噌！亮出一把浑铁点钢钁。什么叫钁呀？也是一种兵刃，后这是个圈把，越往前越尖，象锥子一样，不过比锥子要大得多。这个小要饭的把钁往手中一端，跟身进步，照着和尚的后心，哧！就是一钁。还没等金刚僧把饭罐摘下来，咕咚！就倒在了地上！死了。

小要饭的又冲大和尚踢了一脚：“起来！怎么，一钁就把你钁死了？真是草包！”说着话，他又把钁带在身上。

曾杰一看，哎哟，这个小要饭的，还真厉害呀！忙说：“哎，你还真有两下子啊！”

“哎，老头儿，你奥是宋将吗？”

“是，我是保大宋的。”

“那我打听个人，你认识不？”

“有名便知，无名不晓。快说，你打听谁吧！”

“穆元帅手下的一员大将，过去是个占山的，他姓曾名杰字福生。”

“啊？！”曾杰一听，楞怔了：“你打听谁？”

“曾杰！”

“哎呀！你打听的这个人呀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你往我这儿看，曾杰就是我！”

小要饭的一听：“哎哟！”他大叫一声，噚噚噚紧走几步，来到曾杰面前，扑通就跪倒了：“爹，你好！孩儿我给你问安了！”

“哎哎哎！”曾杰一听此言，犹如丈二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：“这，这，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快快起来，有话慢慢叙谈！”

这个小要饭的是是谁？曾杰的儿子，名叫曾奎。这个曾奎呀，比他爹还活宝。那么，曾杰怎么不知道呢？这里边别有一番情由……

想当年，曾杰跟他师父普天雕学艺。出往后，到磨盘山做了总辖大寨主。这一天，下高山四外云游。就在他云游的途中，突然浑身发烧，得了重病。偏巧，又被大雨淋了一场。淋得他昏昏迷迷，难以行走。是他勉强挣扎，才走进一个村庄。这个村庄叫陆家庄，庄内有户员外，叫陆彪。这陆彪过去是个保镖的，武艺挺高。他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闺女。曾杰刚到在陆彪家中，就病得卧床不起了。陆老员外见他病情沉重，忙请郎中号脉用药。经过几天调治，他的病体痊愈了。在此期间，陆员外得加了他没这名谁和家乡住处，知他也是绿林中的豪杰，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了。

曾杰在阮家庄拜了天地，只呆了一个月，就住不下去了。一天，他对陆员外说：“岳父大人，我还得出走。”

“干什么去？”

“我的能耐没学到家。还得走访高人。”

“嗯，”老员外说：“大丈夫四海为家，应该增长本领。你放心前去，你妻留在我府，由我照料。但有一件，我膝下无儿，将来我死的那一天，你可得给我披麻戴孝，把我送入坟茔，你来继承家产。”

“岳父放心，等我学好本领，一定回来。”就这么着，辞别了岳父和贤妻，离开陆家庄。他这一走呀，连个家书也未曾写过，从此断了音信。

曾杰走后，陆小姐身怀六甲。等十月圆满，生下个男孩。这孩子长得跟曾杰一模一样，也那么精明，也那么能干。从六岁起，陆员外开始教他武艺。

这陆员外有一手绝技，善用一个黄瓷瓦罐赢人。说是瓦罐，其实不是瓦的，是铁做的，外边涂上了黄色，看起来，好象个瓦的。平时，提着它当桶用，可放饭，也可放水；碰上对手，便把它甩手扔出去，准准地扣在对方脑袋上，等对方摘罐的时候，再乘机进招。这是一手不起眼的能为，也教给他外孙子了。学了几年，这孩子就把陆员外的本领，全学到手了。

一天，陆员外说：“孩子，老爷我再没本领教你了。等你爹回来，叫他教你吧。”曾奎听了，便口口声声要去找他爹爹。为此事，陆员外也挺着急。曾派人多次寻找，可就是音信皆无。

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曾奎也二十来岁了，可曾杰还是没信。

这一天，老爷子病倒了，躺在床上，跟女儿合计：“唉，贤婿一去不归，将来我死的时候，连个送灵之人都没有啊！”

陆氏一听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她想来想去，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对儿子说：“你找你爹去吧！等找着以后，就说你老爷病重，让他快回来探病。不然的话，就见不上高堂的面了。”

曾奎多年来一直想念爹爹，今日听母亲一说，正中下怀。所以，他忙说：“行，给我路费，我说走就走！”

曾夫人知道儿子没见过世面，路上万一出点事儿，怎么办？她想来想去，想出了一条万全之策：叫他改扮成一个要饭的乞丐，走路、住店什么的，也不惹人注意，把银两包在槛褛的包袱内，省得让人暗算。曾夫人还嘱咐他，先上磨盘山去找；若找不着，就到老杨家打听。娘儿俩千言万语嘱咐一番，小曾奎手提黄瓷瓦罐，离开了陆家庄。

曾奎出得门来，饥餐渴饮，晓行夜住，先奔向磨盘山。结果，投亲不遇，他又赶到东京，去找老杨家。到东京一打听，得知老杨家已挂帅出征了。于是，他又奔西夏地界而来。

一晃，他出来不少日子了。可巧，今日在酒楼以上，爷儿俩不期而遇。

话接前言。曾杰一听是自己的儿子，哎哟，从来没落过眼泪的人，今日也掉下了两颊小金豆：“哎哟，我的宝贝儿子，想也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你！走，咱们先回前敌，我领你见见众位宋将！”这爷儿俩一转身下了楼，奔来营就走，连和尚的死尸都不管了。

爷儿俩回到前敌，进宋营见了老太君和苗老道。曾杰把杀全刚僧之事说了一遍，又把曾奎领来，挨个儿给众人引见。小曾奎象磕头虫一般，挨个儿磕头施扎。

此时，苗从善说：“曾将军，此番进山，你是双喜临门呀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一来，你们父子团圆，二来，又杀死了和尚，咱再攻打山口，那就易如反掌了。”

曾杰一听：“那咱得现在就去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等把山口攻下，救出两家元帅，我就得快走！”

“去哪里？”

“我老岳父要死了。他跟前没有摔盆扛罐的，我不回去，对不起他老人家！”

“嗯，如此说来，事不宜迟。请余老元帅排兵布阵。”

其实，苗从善和曾杰说话的时候。佘老太君早琢磨上这件事了。她心把：“将是军中朕。”那金刚僧刚刚死在饭庄，山口内的将上不曾知晓。若出奇不意进兵，定能打它个措手不及。所以，苗从善提议传令时，太君已胸有成竹。她扫视了一下四周，从从容容地说道：“众将官，现在看来，攻打山口，已万事齐备。别看鄯善兵将把黑风岭围得水泄不通，那只不过是虚张声势。其实，他的主将全驻扎在山口。今日，咱将计就计，分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八个方位同时进击，将他的兵力分散，然后，由四虎将带领精兵一千，从山口直掏到黑风岭，共呼、杨二位元帅合兵！”说罢，将八员副将叫到近前，又对他们面授机宜。

老太君滔滔不绝地述说了战策，众将官连声夸赞她的韬略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

苗从善点了点头说：“老太君运筹帷幄，咱定能决战决胜。”

太君说：“还需咱同心协力，谨慎行事。诸位先回去歇息，待到子时，再分头出征。成败在此一举，望众将官疆场奋勇杀敌！”说罢，尽皆散去。

单说几虎大将统领一千精兵，催马去抢山口。鄯善兵将不见金刚僧督阵，那些副将谁敢阻拦？未打三招两式，使败下阵去。那真是腿快的逃命，腿慢的投降，鄯善兵将，溃不成军。

这几虎将军，杀进山口，并不停留，横冲直闯，又往里杀去。直到天光大亮，才见到了呼、杨两家元帅。紧接着，从四面八方也涌来了各路军兵。将士军兵一举攻下黑风岭，无不笑逐颜开。

穆桂英和肖赛红见到救兵，高兴得热泪盈眶，忙迎上前去，与各位战将见礼。接着，老太君也统兵前来，两厢军兵，合在了一处。这一仗大获全胜，收复了从山口到黑风岭的大片失地。

话事完毕，穆桂英发现军中没有了杨怀玉。一问老太君，才明白了详情。

佘老太君救出了呼、杨两家元帅，便传皇上的口旨，让穆桂英登台拜帅，统帅三军。穆桂英披挂整齐，接印在手，便升坐帅帐，与众将官议论进军之事。

这时，曾杰说，“元帅，黑风岭已经攻破，我该走了。要不然，我老岳父躺在棺材里也得骂我！”接着，又把详情述说了一遍。

穆桂英听了，忙说：“理应回家省亲，但有一件，你还得回来呀！”

“你放心。我回去以后，老爷子要是死了，我把他埋巴埋巴，磨头就回来；老爷子没死的话，我伺候他几天也得回来。不管怎么说，国事为重。”说罢，领着曾奎，辞别众人，直奔陆家庄而去。

苗从善也说：“贫道进营，为时也不短了。观中诸事繁多，也该回去料理

一番。”

“道长可要常来常往！”

“为国尽力，理应如此！”说罢，转身出帐。

话休絮烦。穆桂英在这儿歇兵数日，修整大队，准备西进。

这里是通往鄯善国的咽喉要道，向前放运送粮华。非经过这里不可。临行前，穆桂英和老太君、肖元帅再三商议，让肖赛红和呼延庆带领军兵在此地留守。同时，又命杨文广前去押运粮草。诸事安排已毕，让震京虎呼延云飞、金毛虎高英、都兴虎孟通江、卧街虎焦通海四虎将为先锋官，起兵西进。

行军不至一日。这一天，前边蓝旗她来禀报：“启禀元帅，前面已是盘山口。”

书中交待：盘山口是鄯善国的重要关卡。过了盘山口，前边不远就是鄯善国的国城。

穆桂英听罢禀报，忙传将令：“放炮扎营！”霎时间，三声炮响，扎住了连营。

穆元帅来到中军大帐，拿出地图一瞧，知道通往鄯善国，非从此地经过不可。她心中合计，关卡如此险要，鄯善一定布下了重兵。看来，眼前又是一场恶战哪！

穆元帅正在独自琢磨战事，就听咚咚咚一阵大炮鸣响。

紧接着，蓝旗宫进帐禀报，“报知元帅，鄯善国亮队讨阵！”

穆元帅抖擞精神，高喊一声：“来呀，击鼓聚将！”

霎时间，聚将鼓擂响，众将官帐前听令。

穆元帅略停片刻，从容传令：“众将官，披挂整齐，各带兵刃，随本帅迎战！”

众战将答应一声，跟随大元帅出征，那真是如猛虎下山，似蛟龙出水，一个个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提兵刃，上坐骑，浩浩荡荡冲上疆场。

程桂英勒马抬头一瞧，镞，盘山口内，盘山口外，生是营盘，一道挨着一道，亚赛湖水一般。那军兵密密麻府，各擎兵刃，刀枪如麦穗，剑戟似柴蓬，看得令人眼花缭乱。再一细看，两军阵前簇拥着大队人马，正当中一杆大旗顺风飘摆，上绣着“鄯善国”三个大字。旗脚下立着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人。这个人三十来岁，身高九尺，膀阔腰圈，一块白、一块紫、一块蓝、一块青的一张花花脸膛，头戴穿珠太子金盔，肩搭一条狐狸尾，脑后两根雉鸡翎，背背八杆正背旗，身贯黄金甲，外套战袍，腰系一块虎皮；往下看；红中衣，虎头靴，练端一杆三股托天叉，背后边背着一把鞭。做大将的，常带有鞭、铜、弓、箭。可是，他这把鞭却与众不同。为何不同？后文自有交待。

穆佳英看罢，对众战将说：“诸位压住阵脚，待本帅岔他！”说罢，策马来到阵前。将雁翎刀交在左手，冲敌将喊话：“什么人的来骂阵？通上名来！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宋国大帅穆挂英。”

“嗯！姓穆的，你命真大啊！我们将你与肖赛红困到黑风岭内，本想要你们的降书；没曾想，宋军竟会将你们救出。穆桂英，你逃出狼窝，却逃不出虎口！我这盘山口，就是你葬身之地！”
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“问我吗？我爹爹乃鄯善国的国王单天启，我乃飞鞭太岁、大太子单云龙！姓穆的，盘山口是军机要地，别人把守，我父王信他不过，特命我来这里坐镇。常言说，‘识时务者为俊杰’。你来看，三国联军，兵强马壮，踏平宋国，指日可待。你何不反戈一击，以保你官高禄厚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单云龙，你真乃井底之蛙。你自恃兵强与壮，便无故兴兵犯境；其实是以卵击石，自取灭亡。我大宋天朝人才济济，藏龙卧虎，你怎么视而不见？奉劝你赶快罢兵，免让黎民遭兵乱之苦；如想尝尝宋国的厉害，那你就撒马过来，比斗几合！”

“好。请！”二人话不投机，就要进身交战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忽听宋营里有人喊话：“穆元帅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？让与孩子！”话音刚落，有人策马来到阵前，将穆元帅替回。

大太子单云龙抬头一瞧：来将二十多岁，头顶盔，身挂甲，胯下花斑豹，掌端一双亮银梅花锤，那真是杀气腾腾，威风凛凛。

单云龙看罢，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金毛虎高英！”话音一落，刷！就砸来一锤。单云龙把钢叉一摆，往外招架。就这样，二人杀在一处。

你别看金毛虎高英厉害，可那单云龙更不好惹！他这杆叉耍起来，象叉山相仿，连人都看不见了。他两人打了二十几个回合，也没分高低。

单云龙一边打着，一边琢磨，就这样打下击难以胜他。嗯，我自行办法。他打定主意，趁二马错镫之际，把叉往左手一交，往背后一伸手，搞下了他那把鞭。

这把鞭比一般鞭短，名叫定玄鞭。这鞭的鞭把上，拴着一条链，链子头有小碗大的一个圈儿，圈儿能套在手腕子上，鞭一出手，速度极快。

闲言少叙。二马错镫之际，单云龙把鞭住手中一托，照着金毛虎高英，嗖！打了出去，正好打在高英的后背上。高英“啊呀”一声，栽两栽，晃两晃

，立时眼前发黑，他不敢再战，圈马败下。

单云龙将鞭收回，背在背后，又高声喊话：“你们哪个敢来送死？”

穆桂英在后边看得真切，心想，啊呀，那东西还能出手呀！该让谁去上降呢？

穆元帅正在琢磨呢，呼延云飞急了：“元帅，待我前去！”他也没等穆桂英传令，便催马冲上前去。

你别看云飞的力大，照样对付不了人家的飞鞭。打不多时，也败下阵来。

穆桂英见二虎将不能取胜，赶紧传令：“收兵！”

单云龙一看，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，姓穆的，就这么大浓水了吧？好，就让你们多活一日。三军们，收兵！”大太子十分得意，唱着得胜歌，领兵回营。

穆桂英回到连营，先去看高英和云飞。先生说伤势不重，过几日就好。穆元帅这才将心放下，转身回到帅帐，手扶桌案，低头琢磨，唉呀，不曾想鄯善国的太子如此厉害，这该怎样进兵？

穆元帅愁眉不展，老太君一看就明白了：“桂英，不用发愁。依我看来，要想战败单云九非一人不可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怀玉！”

“太君，如今他已到了大王国，孟公主能放他回来吗？”

“当然不能让他随便回来。可是，咱就该派人去搬请。”

“派谁？”

“孟通江！”

孟通江只见太君和元帅小声嘀咕，也不知她们商量什么事情。一听到叫他的名字，就问：“太君，叫我有什么事？”

太君说：“孟将军，孟公主送来宝剑的时候，再三嘱咐，用完还她。眼下已经用完，你给她送回去吧！”

孟通江说：“送来是把整的，现在都两截儿了。”“无妨。孟公主深明大义，只要你说明详情，她自然全体谅。另外，见着怀玉，将前敌之事偷偷告诉他，让他设法回来对敌！”

“嗯，明白了。”

“千万别让孟九环知道！她若知道了，不光怀玉回不来，就连你也回不来啦！”

“好吧，把宝剑给我！”

待我去取！”说着话，太君把那两截儿宝剑拿来，亲自为孟通江带在身上

。都兴虎收拾一番，上了老癞马，直奔大王国而去。

撂下众战将不提，单说孟涌江。他一路之上马不停蹄，一直来到了大王国的国城。

大王国内没有战事，城门都大开着。孟通江打马进城，找到了驸马府。他在府外下了坐骑，冲里边喊话：“哎，里边有人吗？”门军问：“你我谁？”

“你们驸马爷在不在？”

“在呀！”

“往里传告，就说我来了！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不要多问。你就说来了个大脑袋，他就明白了。”

“是！”报信的门军转身走去。

工夫不大，就听里边有人说话：“孟通江，你可想死我了！”

话音刚落，从里边急步走出一人。孟通江一看，正是玉面虎杨怀玉！

第二十一回 离樊笼通江斗智 出山口许藩截道

都兴虎孟通江来到大王国，在驸马府见了杨怀玉，把前敌的情形悄悄对他话了一番。怀玉一听，急了：“好啊！单云龙竟敢如此猖狂？这还了得。孟通江！”

“哎！”

“走！”

这阵儿，屋内连一个外人也没有。杨怀玉站起身形，拽着孟通江，刚要迈步向外走，突然又停住了双脚。

孟通江一看：“哎，怎么不走了？”

“唉，是你非知。记得我临来之时，苗师叔授我妙计，为解一时燃眉之急，才让我前来。所以，提出征西得胜后，再拜花堂。可是，我进得宫来，那国王和公主非逼我提前成亲。我说，苗道长曾与公主讲得明白，得胜后完婚。我没有父母之命，怎敢违抗军令？是我再三推诿，才将此事拖了下来。可是，他们并不知我的本意，还说，‘迟成亲也好，咱们正好预备一番。’他们泥人四处置办嫁妆，还建造了这座驸马府第。那公主心眼多，对我放心不下，她不但亲自常来常往，还服了好多侍从，在暗中监视于我。这座驸马府，其实已变成了锁人的囚牢。你想，咱俩如何出去？若被国王和公主知晓，焉有咱俩的命在？”

“哎哟！照你这么说，原来你是伯孟九环呀！”

“不！我是说，咱俩根本走不脱。退一步说，就是走脱，孟九环也会追奔前敌。到那时，搬我不成，岂不会撤去一员敌将？眼下，连一个单云龙都对付不了，再请去个孟九环，那就更不好办了。”

“得了吧！睁着眼睛说瞎话。我问你，孟九环在这儿吗？没在！我来的时候，门官只告你一人，别人谁也不知。现在咱俩就出府门，骑快马离开他国。等她知道也晚了，她到哪里去找？她若追到前敌，这也好办，你叫她先回去，等把西凉、鄯善征服，你再到这里来。”

杨怀玉听了孟通江的这番言语，略思片刻，说道：“也好，随我来！”这两人打定主意，手拉手迈步就朝外走。

他二人刚走到门口，就听门外有人说话：“丫头们！”

“公主！”

“刚才听门官禀报，说驸马府来了贵客，不知是谁，待我去问个明白，你们小心伺候了！”话音刚落，啪！门帘一撩，迈步走进一人，正是公主孟九环。

杨怀玉一瞧，只吓得瞪瞪瞪倒退了好几步。

孟通江一看：哎呀，你来得多是节骨眼！

杨怀玉这个人，不会说假话，也不会装腔作势。他见了孟九环，不出茶呆呆发愣。孟通江可不跟他一样，他象条泥嫩似的，溜光溜滑，难捉难拿，善于看眼色行事，看风使舵。刚才，孟公主突然进得门来，他也吓了一跳。可是，没用眨眼的工夫，他把脸就变过来了。只见他满脸堆笑，忙走上前去，抱肋拱手：“哎哟，我当是谁呢，这不是孟公主吗？我叫孟通江，御封我都兴虎。公主你好？我给你见礼了！”

“噢！你就是孟将军？”

“不敢当。”

“驸马的好友？”

“哥儿们从小打出来的。”

孟九环略停片刻，看了看他俩的神色，笑嘻嘻地对孟通江说：“孟英雄，咱们是自家人，说话不用见外，我们大王国可有个说道！”

“什么说道？”

“来我国的客人，不管是谁，都不能撒谎；若要知道他撒了谎，既要刺出他的眼睛，剁他的脑袋！”

“啊！你们这个说道订得好。你说我呢？还就是不会撒谎。”

“那好。那么，你初来乍到。桌上既没摆茶，也没摆饭，你们这样匆匆忙忙，要上哪里去？说！讲！”

杨怀玉一愣，坏了，我该如何答对？他不由把脸转向孟通江。可那都兴虎呢？笑了：“哈哈哈哈哈！公主，你问这个事呀？不忙，你先坐下，听我从头跟你说。”

“好！咱们同坐。”

这三个人分宾主刚刚坐定，孟通江就说：“公主，在前敌的时候，你把青锋宝剑借给我们，就把杨怀玉带回来了。是吧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公主刚才也曾说过，我是杨怀玉的好友。他这么冷不丁一走，我能不想吗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我比你都想得厉害！”

九环一听，立时粉面含春，面红过耳：“哟，孟将军怎么如此讲话？”

“公主不要见笑，我是打个比方。这两天，我身体欠安，冷了也不行，热了也不行，就趴了几天炕。常言说，‘得病想亲人人’我就想起怀玉来了。你说巧不巧？就在这个时候，老太君给了我个差事。”

“什么差事？”

“我们用青锋宝剑战败了丧门烈，那把剑就没用了。太君说，‘大丈夫无信不立。’得快把宝剑给人家送回去。我说，派我送去吧，我正想看看杨怀玉呢！我们哥俩热乎几天，我的病也就好了。老太君一听，‘嗯，你在营中也打不了仗，还得跟着南一头、北一头的，也养不好病。去吧，你上大王国，除送还宝剑，还能游游山，逛逛景，也好将养将养身体。’就这么着，我把宝剑带上，就到贵国来了。我进了城门，来到驸马府，只见到怀玉，没见到公主。还得说人家怀玉会办事，我刚把来意跟他一讲，他就说，‘你此番前来，送宝剑是公事，应该先面见王爷。办完公事再来看我，也不为迟。’我一听，对呀，是该先叩拜王爷。他说，‘那好，现在就走！’这不，我们哥俩拉着胳膊正要去见王爷，巧啊，公主你一步就插了进来。”孟通江真行啊，说了个滴水不露。

公主听了这番言语，觉得句句在理，便说，“啊！孟将军，这个事——是我多心了。”

“暖！那倒没什么，自己人嘛！我们哥俩最相好，他爹就是我爹，我娘就是他娘。”

“孟将军真会讲话。冲你这么一说呀，倒解去了我的疑“什么疑虑？”

“我原以为你到这儿来，是想把杨将军拐到前敌呢！”

“公主，这是哪儿的话呢！”

“好了。既然如此，我领你们一块上银安宝殿。”

“有劳公主。”说话间，三个人府门以外上了坐骑，直奔银安殿而去。

一路上，杨怀玉暗暗发笑：孟通江还真行，把这么大个公主都给糊弄住了。

他们三人见了国王孟达，把来龙去脉述说了一番。孟通江还说：“丧门烈的大环刀也是宝兵刃，两军阵前来了个宝对宝，将宝剑腰断两节了，望王爷体谅。”说着话，将宝剑交与内侍，内侍又放到了龙书案上。

老孟达见木已成舟。再说别的也无用，只好顺水推舟，买个人情：“既然如此，孟将军也不必在意。咱两国已结成秦晋之好，如此情谊，非一把宝剑可比。今后，倘若异族犯我大王国土，还求宋国鼎力相助。”

“暖！理当如此。”

“孟将军，此番前来，可得多只些日子。”

“嗯，来此就要打扰。”

“何出此言！我们这儿山青水秀，风景如画。叫杨将军和公主陪着你，好好观赏观赏；还有，叫御医为你精心治病。”

“多谢王爷恩典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。”孟达转脸对公主说：“九环哪！”

“父王！”

“贵客临门，要好好招待。”

公主说：“走，我陪你们先回驸马府。”

孟通江说：“王爷，告辞了，明天再来给你叩头。”说着话，拉上怀玉先行一步，奔下殿去。

他二人走下金阶之后，老孟达低声嘱咐公主：“儿啊，你看这个孟通江，鬼头蛤蟆眼的，说不定有什么隐情。你可要严加提防。”

“儿我知道了。”说罢，公主也追上前去。

这三个人来到驸马府，公主传令设摆酒宴，为孟通江接风。那好吃好喝好招待，不必细表。吃饱喝足，撤去酒宴，又唠起了闲话。公主说：“孟将军，你们大队打到哪儿了？”

“已经到在盘山口。这次大军征西，势如破竹，阵阵得胜。没说吗？大王国人才济济，藏龙卧虎呀，有杨怀玉行；没杨怀玉，也行。”

公主说：“但愿如此。”

这时，公主见天色已晚，说道：“驸马和孟将军该歇息了。”说到这儿，冲屋外喊话：“我说丫头们！”

“伺候公主。”

“把西边那间房子收拾出来，请孟将军歇息。”

丫环答应一声：“是！孟将军。随我来！”

孟通江心里话；哎哟：怎么让我独自住一处呢？我俩该怎么走呀！他心里这么说，可嘴里还不敢讲。无奈，只好随丫环进了西屋。

此时，孟九环说：“驸马，你也该歇息了。”说罢，丫环陪着公主，出了驸马府。

再说孟通江。他进得房来，躺在床上，翻来复去不能入睡。有心再找怀玉，可是见院里有内侍走动，情知是公主安上的心腹，也不敢出门。只好瞪着两眼，合计著心思。

杨怀玉呢？也是心乱如麻。坐在椅子上，紧锁双眉，茶呆呆发楞。

次日清晨，杨怀玉早早起来，让内侍找来孟通江，一边吃饭，一边悄声说：“公主每天吃完早饭，就到校场操练人马。等她走后，咱再设法逃走。”

他二人正在说话，就听门外有入喊话，“公主驾到！”

杨怀玉和孟通江一楞，连忙迎出门外。杨怀玉说：“公主，今日为何不去操练人马。”

公主笑了笑说：“驸马你真糊涂！孟将军大老远来这里探亲，我能不陪着人家？”

“啊！理当如此。”怀玉心想，糟了。公主不离左右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就这样，公主一连陪了两天。杨怀玉坐不稳，立不安，两天没睡一宿的觉，孟通江呢？免得啪啪直打自己的大脑袋。

到了第三天头上，孟通江终于想出了个好主意。他清晨起来，急忙对怀玉说：“哎，咱今天可以走了！”

“怎么走法？”

“你附耳上来！”孟通江把自己的想法，挤眉弄眼地述说了一遍。

怀玉听了，迟疑片刻说：“这能行吗？”

“准行！不过，千万别露馅。”说着话，两个人坐在桌旁，摆开棋盘，装模作样地对弈起来。

时间不长，就听外边传来脚步声响，孟公主来了，她还步来到近前：“哟！你们哥俩下棋呢？”

“闲来无事，为孟将军开心解闷。”

公主看了片刻，轻轻启口：“行呀，孟将军的棋走得不错呀！眼看快把驸马将死了！”

孟通江一听，故作生气地说，“哼！他倒将不死，我可要将死了！”

“哟！孟将军如此动怒，莫非有谁慢待了你？”

“公主，我到贵国，一来送宝，二来养病。这病是三分治，七分养。原想来到你们大王国，看看风景呀，观山玩水呀，也好散散闲心。可是，怀玉却把

我搁到屋里，连大门也不让出去。我这火呀，越憋越大，把眼角部憋烂了。公主你说，这不是把我给将死了？”

“哟！孟将军既有此意，怎不早说？那么，你想上哪里去玩儿？”

“我又不知哪里好玩儿！你们说吧，咱出去溜达溜达就行。”

“那好，我与驸马陪你到城外转转。”

“对！咱们行行围，打打猎，看看你们这儿尽出什么山猫野兽。”

“好！”公主冲外边喊话：“来人哪！点齐一百军卒，牵犬、架鹰，带好打猎之物，陪孟将军出城行围。”

“是！”答应一声，分头准备。

先说杨怀玉。他回到屋内，边换衣服，边把盔甲包偷偷装到马褥套里。孟通江也收拾了个利利整整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孟公主和二虎将带领百名军卒，人马拖拖，出了城门。

一路上，杨怀玉偷看孟通江，孟通江偷看杨怀玉，两个人心照不宣，准备见机行事。

他们走着走着，抬头一瞧，远远闪出一座孤山！这座山虽然不高，老远看去，却雾气沼沼。

孟通江心里说，嗯，行了！他坐在马上，眼珠一转，高声吵嚷：“哎呀，真把我累坏了。我的这匹老癞马，真还有点不跟趟。”

杨怀玉笑着说：“你呀，什么人骑什么马。还多亏我与公主在前边等着你呢；要不，早把你落到后边了。”

孟通江一听，生气了：“什么？我说杨怀玉，别人瞧不起我行，你可不能瞧不起我！别看我这匹马光板没毛，长相不怎么样，它要施起来呀，日行千里、夜走八百！”

公主不知道这匹马的禀性。听了孟通江的话，抿嘴乐了：真不害臊！就这匹马，连毛都没有，还能日行千里、夜走八百？

杨怀玉把险一沉：“算了吧！公主信你，我能信你吗？你打了一辈子仗，这匹马多咱能跑道？历来都是大宋军到了，你还离着二百五十里地呢！”

“好啊！玉面虎，我跑给你看看。公主，你给当个证人，我要跟他赛马！”

“怎么赛？”

“你看见前边那座山了吗？我俩同时发马奔那座高山，从山前绕到山后，搁山后再跑回来。公主，你在这儿站着，看我俩的马谁先到！”

公主一看他那个认真劲儿，笑了：“你敢比吗？”

“怎么不敢！”

“好哇！你要输了，回去罚你三大碗酒。”

“行！就是喝醉，我也认了。怀玉，走！”说着话，将战马并排在一起。孟九环勒住坐骑说：“我在这里等着你们，谁先回来谁就为胜。”

孟通江说：“对！公主你可别走；你若一走，我俩就不知谁胜谁负了。”

“那是自然。出发！”

孟公主一喊“出发”，这两匹马四蹄生烟，象飞一般奔孤山而去。

军卒一看：“公主，这两匹马真快呀！你瞧孟将军的那匹，虽说长相不济，可跑起来还真行！”军卒们看着乐，孟九环看着也乐。

孟通江的老癞马，哪能赶得上杨怀玉？杨怀玉始终在前边，孟通江跟在后边。不大一会儿，两匹马就没影了。

公主心里话；喂，到山根了，一会儿就绕回来了：“军卒列队，等着接驸马！”

大家伙还在这里傻等着呢，他俩早把主意拿定了。杨怀玉在马上边跑边说：“孟贤弟，快点！”

“落不下！哎，这个计策怎么样？她不但不追，还送咱们俩呢！”这两个人到在山根下，直接就朝前方跑去。

过了这座孤山，再往前走，有一道山口，它是大王国的边界，一出山口，就不属于大王国了。

话体絮烦。这两匹马跑得真快，象箭头一般。眼看就到山口了。他们刚到山口外，还没等进山口，就听山口内有人高声喊话：“呔！什么人？”

他二人一听，带住战马，抬头一瞧，山口内冲出一匹战马。马上端坐一人，三十挂零，黄脸膛，有盔有甲，胯下干草黄，掌端一口大铁刀。

这个人来到近前，观看一认忙说：“哟，我道是何人，原来是驸马爷。末将盔甲在身，大礼不便，许藩马上一躬！”

杨怀玉一看：“啊！许将军，在此作甚？”

“奉王爷之命，把守山口。驸马爷，你后边那位姓孟吧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你不在宫中将养贵体，到此作甚？”

“这……孟将军要游山逛景，我带他溜达溜达。”

“驸马爷，你是明白人，出了山口，就不是咱大王国的地界了。那有什么可溜达的？请回吧！”

“不！我要出山口。”

“你要非出山口，不难，不过，你得拿来——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王爷的令箭！若没有王爷的令箭，驸马爷，你休想出山！”杨怀玉一听

，糟了，这该怎么办？

正在这时，就听后边人喊马叫，孟九环带兵追来！

第二十二回 劈敌将怀玉逞威 入山口云龙诱兵

二虎将策马跑到山口，前有许藩拦挡，后有公主追赶，霎时间，把他俩急出了一身冷汗。

孟通江眼珠一转，摘下了独杆长枪，紧催坐骑橡皮癞麒麟，冲到许藩跟前：“你放我们过去不！”

“不能！”

“却是为何！”

“我要令箭！”

“哎哟！没令箭我们能来吗？你等着，我给你拿！”他装模作样，一抖丝缰，两腿一磕飞虎檐：“马呀，你给我精神点儿！”话声未落，就见这匹老癞马，扑楞一下，耳朵往上一支楞，脑袋往上一抬，尾巴往上一撅，哧！嘴上那嘟噜黏沫子，就甩到了许藩的面门上。

许藩哪见过这个？“啊？！”他刀交左手，伸右手去抓挠面门。他还没把黏沫子抓下来，孟通江的独杆长枪就到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噗！把大将许藩挑落马下。

杨怀玉一看：“啊？！贤弟，你为何将他杀死？”

“不杀走得了吗？快跑吧！”

这阵儿，杨怀玉也顾不得再多言语，马上一鞭，跟着孟通江，朝山口外跑击。这且按下不表。

再说公主孟九环。二虎将赛马跑走以后，她便在原地等候。可是，左等不回来，右等不回来，军卒们就议论开了。一个挑头的说：“公主，这两人不是逃跑了吧？”

孟九环摇摇头说：“不能！兴许是山路不好行走，吧再等等。”

又过了好长时间，还没动静。孟九环已知事情有变。军卒说：“哎哟，说不定我被人家嫌了。来呀，追！”话罢，她领着人马，便追上前去。

他们到在山根下，围孤山转了一圈，结果还是踪影不见。

此时，公主生气了：“哼！此处无人，往山口追赶！”

军卒一听：“公主，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，能追得上吗？”

“能。大将许藩在山口把守，没有父王的令箭，他们岂能逃脱？追！”就这么着，孟公主又追了下来。

九环带兵追到山口，勒住战马，抬头细瞅，前边哪有二虎将呢？不由低下头来，细找马蹄印。瞅着，瞅着，突然瞅见许藩横躺在道旁。

“啊呀，”孟九环大叫一声，甩镫离鞍，下了坐骑。扑到许藩身边一看，见他已经气绝身亡。孟公主看着死尸，不由淌下了热泪，杨怀玉，我孟九环对你，可是一片真情呀。到头来也没买下你的良心。孟通江若找你有事，你就该实话实说，咱好作商议；你不该不辞而别，更不该杀我大将。姓杨的，我跟你没完！公主打定主意，冲军卒喊话：“众军卒！”

“喳！”

“抬尸回城！”公主一声令下，军卒把许藩的死体搁到马上，顺原路走去。简短截说。公主来到宫门外，下了战马，直奔孟达的寝宫。

此时，老孟达正在品茶，就见公主满脸泪迹，跪到膝前：“哎呀，父王啊！”

“皇儿，为何啼哭？”

“父王，是您非知。咱对他杨怀玉恩情不薄，可是，却没把他的心买下。”

“到底出了何事？”

“父王，别提了！”接着，公主哭诉了前情。

老孟达一听，象吃了苦瓜似的，咧开了大嘴：“嗨嗨！你这是老猎人被雁鹞了眼啦。那个姓孟的一来，为父就见他鬼头蛤蟆眼儿的，料他必有阴谋，要你多加小心。怎么样？叫他把杨怀玉拐跑了不是？”

“父王，咱该怎么行事？”

“儿啊，怀玉一跑，咱麻烦事可就来了。如今，咱已撕毁了三国联军的盟书，原指望宋国为咱撑腰；现在，怀玉已去，假若西夏王发兵前来报复，咱该如何对付？唉呀，活活急煞我也！”

孟九环听了这番言语，眼珠一转，站起身形，把眼泪拭干：“父王休要着急，此事都怪孩儿一人之过。常言说，‘解铃还需系铃人。’请父王与我点兵三千，待孩儿再追到前敌，与他要人。”到那时，他若依我之言，万事皆休；如不依从，我就要协同西夏、鄯善，出征前敌，共取大宋！”

“儿啊，话虽这样言讲，可是，你能那么办吗？”

“哼！猫不急不上树，狗不急不咬人。万事都因他所逼而起，咱为何本能？”她说到这儿。也不等孟达传旨，自己便走出宫来，披挂整齐，双手端刀，带领三千人马，直奔前敌而去。这话暂且不表。

再说二虎将。他们离开山口，拼命往前奔跑。还真不错，总算安全到达了行营。他们来到盘山口外，甩镫离鞍，下了战马，急忙步入帅帐。

此时，帐内帅将正为战事担心。忽见二虎将进帐，那真是喜出望外。老太君笑咪咪地说：“通江啊，一路辛苦了！搬回怀玉，立下了战功。若别人前去

，恐难胜此任。”

“太君，别给我戴高帽子了，咱就这一回吧！你知道我这一趟怎么样？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少活二十年

“为何？”

“吓得呀！我的真魂都出窍了。飞出去三四天才回来！”接着，孟通江把前因后果述说了一番。众战将听了，开怀大笑。整个帅帐以内，热气腾腾。

穆元帅说：“怀玉已经回营，咱该商议破敌之法了。眼下，敌将骁勇，难以攻克。那单云龙，本是涂炭生灵之徒，多少无辜军兵死于他的手下。他不光能征烦战，而且还善使出手宝鞭，众战将尽都败在他的手下。怀玉，搬你回营，就是要你与他交锋，以挽回败局。倘若你也败下阵来。咱征西之事将越发艰难了！”

怀玉一听，上前答道：“奶奶，请您放心，孙儿不杀单云龙，誓不为人！请您老人家传令，待我攻取仇敌！”

“暖！不可操之过急，你刚回营，须先歇息几日。”

“不用。奶奶，刚才我一到辕门，就看见了免战牌，这对咱宋将脸上可无光啊！请奶奶传令，我立即出阵！”

“如此说来，杨怀玉听令！”

“在！”

“赐你一道将令，带三千人马，阵前讨敌，不得有误！”

“是！”话音一落，迈虎步走出帐外。

接着，穆桂英又传下将令：“众将官，上阵观敌！”穆元帅率众将随后出营，这活不提。

单说杨怀玉。他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浑身上下收拾利落紧衬，来到辕门外抓缰纫镫，飞身上马，把三尖两刃刀一端，卒领军卒，上了前敌。

杨怀玉到在两军阵前，勒马观瞧，呀！这盘山口，山口狭窄如线，两旁峭壁如林；往里看去，却是平展展的宽阔地带。真是咽喉要塞呀！他看罢地形，刀交左手，高声断喝：

“呔！鄯善军卒，快往里面传告你家主将，就说宋军前来讨阵！”

把守山口的鄯善军卒一看，议论开了：“哟！大宋国不是挂起免战牌了，怎么今日又来骂阵？这个人是谁，你认识不？”

“不认识，可能是新来的。走，赶快报信去！”蓝旗官一溜小跑，向山口内跑去。

时间不长，就听山口内传来三声炮响，霎时间，冲出三千西夏人马，雁翅

式排开了阵势。正当中一杆大旗迎风飘摆，旗脚下闪比一匹战骑，马上端坐一人。

杨怀玉定睛一眼此人认识。玉兰关前曾与他阵前鏖战。乃三国联军兵马大元帅丧门烈。怀玉心想，哎，单云龙哪里去了？怎么换成丧门烈了？

杨怀玉正在思想，丧门烈策马一亡前，抬头一瞧：“啊？！我当是谁呢，原来是你！姓杨的，咱二人曾军效交锋。那时，我有大环宝刀，你本是对手。后来，你们想方设法，破了我的宝刀，我才败下阵去。为此事，西夏王爷龙额大怒，差一点结果了我的性命。他给了我个立功的机会，才命我替下鄯善太子单云龙，来把守此山口。姓杨的，你拿命来！”话音一路、手舞狼牙棒，奔杨怀玉砸来。玉面虎一不但惊，二不害怕，带坐骑，摆开三尖两刃刀：“开！”仓啷啷一响，挥兵刃往外就封。霎时间，二人厮杀起来。

穆桂英在后边赶忙吩咐：“擂起金鼓，为怀玉助威！”

“是！”军卒答应一声，战鼓声咚咚作响，震耳欲聋。

杨怀玉一边打着，一边琢磨丧门烈乃是低能之辈，不难对付；劲敌是单云龙。我哪有闲工夫跟他拼杀？玉面虎想到这里，摆开掌中刀，上下翻飞，抽撤盘族。刀推出去，风云片片；刀撤回来，带雨兴风。两个人打着打着，就见杨怀玉突然把马一带：“嗨！”刀头往下剁去。丧门烈一看：“呀！”急忙躲过。杨怀玉见这一刀没砍上，忙扳刀头，献刀纂，趁二马错镫之际，急转身形，刀头向外一推，啪！奔丧门烈的后脖颈砍去。丧门烈的战马刚刚带过，又听后边刷！来了刀风，想躲闪没来得及，喀嚓一声，斗大的人头，掉在前敌。

杨怀玉蹙过战马，蹭去鲜血，两手横刀，又要上前讨敌，就听山口内有人喊话：“呔！什么人如此胆量，敢刀斩我家元帅？本太子马到了！”

杨怀玉顺声音带马横刀，留神一瞧，夔！山口里又冲来三千鄯善兵马，来到前敌，左右岔开二龙出水的阵势，两杆门旅，一边一杆，旗上绣着“旅开得胜”和“马到成功”，中间一杆杏黄大旗，上边绣着斗大的一个“单”字；旗脚下闪出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人：三十来岁，花花脸膛，头戴太子盔，身贯黄金甲，掌端一杆三股托天叉，背背一把鞭。

杨怀玉看罢，心里活；嗯，此人准是单云龙。他上前问话：“呔！来将通名！”

“提起我的名字，哪个不知，何人不晓？我乃鄯善国大太子单云龙！你是何人？”

“外号玉面虎，我叫杨怀玉！”

“啊？想当年，马踏南庸，困龙山救驾的就是你？”

“然也！”

“姓杨的！你顶名冒姓，杀死西夏国太子那立荣，诱降了大王国，迫使孟达撕毁了三国联军的盟书。你真来可恶！今天，若不叫你死在这盘山口外，我这个名就倒着写。你哪里走！”话音一落，哗楞楞一声，三股叉就叉了下来。玉面虎怀中抱月，仓啷啷往外招架。就这样，你来我往，二马盘旋，战在一处。

杨怀玉一边打着，一边合计，怪不得众战将都败在他的手下，他这杆又真练绝了。又要起来，遮云盖雾，连人脑袋都看不见，真是泼水不进呀！杨怀玉暗暗使上了心劲儿，认真谨慎，沉着应战。这才叫英雄对好汉，针尖对麦芒，二人战了四十余个回合，也没见高低。

杨怀玉一边打着，一边又想出了对敌之策。就在二马错镫之际，左脚出镫，镫在马鞍鞍上，猛一回头：“嗨！”回头就是一刀。大太子见刀来了，赶忙低头躲闪。他刚把脑袋低下，就听噌的一声，太子盔上边的雉鸡翎被削掉一根。雉鸡翎是两根呀！如今剩下一根了，那才叫难看呢！

此时，单云龙急了，往旁边一带战马，叉交左手，从背后抽出定玄鞭，挂在手脖上，背着杨怀玉高喊，“走！着！”喊声一落，哧！这鞭又甩出手去。

杨怀玉听祖母嘱咐过此事，早加了十二分小心。听他一喊话，怀玉赶忙右脚出镫，往下一蹲，隐到马的左侧，整个身子和马就一班平了。所以，这鞭飞来的时候，就没打上。

此时，天色已晚。单云龙把鞭刚刚撤回，杨怀玉也赶紧扳鞍上马：“姓单的，你拿命来！”

单云龙眼珠一转，忙说：“姓杨的，你真厉害。我战你不过，败阵去也！”大太子把鞭背在身后，一起马头，带领军兵，慌忙向山口内奔逃。

杨怀玉一看：“你哪里走！”策马就追了上去。

单云龙见怀玉追来，心中笑道：你已死在眼前，还不知道呢！他打马就进了山口。

杨怀玉马到山口外，心里合计，我该进不进呢？

就在这时，又听单云龙高声喊话：“姓杨的待我歇息一宿，明日上阵再取尔首级！”

杨怀玉听了，心头火起，高声喊道：“何用明日？今日就要结果你的性命！”说着话，策马奔进山口。

此时，天色越来越暗。单云龙在前边跑，杨怀玉在后边追。这单云龙拐山环，过沙岗，穿小道，越沟壑，左拐右绕，跑进了一个黑咕隆咚的所在。

杨怀玉杀敌心切，只顾朝前追赶，也跟人家跑了进去。

单云龙将杨怀玉诱进圈内，他磨马奔到圈外，急忙喊话：“快快关门！”

怀玉听到喊话，四外一蹙模；呀！周围黑压压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。见西边有个大门，他策马刚到近前，就听喀嚓一声，大门紧闭。怀玉心里话，我命休矣！

第二十三回 中奸计怀玉被困 攻山口九环落荒

玉面虎杨怀玉一看，四周是一圈战车，一辆连着一辆，正好将自己围到圈内。他不由长叹一声：“我命休矣！”

这是单云龙摆下的铁车阵，出四十八辆战车组成，首尾相接，围成了圆形。每节车厢高、宽一丈五尺，四四方方，有盖、有帮、有底，用木头做成，外表全包着铁皮，钉着菊花钉。车内乘人，每节车厢能坐二十多个军卒。车帮上有小窗户，车厢内堆满了弓、箭。当把敌将诱在其中，便紧闭大门。不明就理者，休想将它打开。只要把你圈住，任杀任拿，那是由人摆布。要拿时，派人活擒；要杀时，只要把战车的窗口打开，车内的军卒就会将你乱箭射死。可以说，陷身于铁车阵，那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

杨怀玉陷入铁车阵内，就见车内的军卒将窗口打开，一个个纫扣搭弦，把怀玉当成了众矢之的。

怀玉提刀勒马，四下蹙模，想找个缺口冲出阵外。可是，他蹙模了半天，也来蹙摸到破绽。心想，我已身陷囹圄，除非肋生双翅了。想到此处，不由身上泌出了冷汗。

此时，大太子单云龙将马一带，冲阵内喊话：“姓杨的，你失算了，误入了我的铁车阵。本来，凭我这把宝鞭，就能结果你的性命；不过，我不能那样便宜你！我要拿你作人质，换取穆桂英的降书。三军们！”

“在！”

“把他好好看住！”说罢，这小子又蹙马出了山口。

再说前敌。穆桂英和众战将见杨怀玉只身进了山口，正在窃窃议论，忽然，见单云龙带领队伍来到前敌：“穆元帅，你孙儿杨怀玉回不来了！”

“啊？！”穆元帅一听，知道事情不妙，不出心头一楞。

大元帅这么一楞，单云龙却发出一阵狞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！穆元帅，明人不做暗事，告诉你，杨怀玉已被我困进铁车阵。别看你当年马踏过天门大阵，我这铁车阵嘛，你未见得明白。穆元帅，你杨家将世代忠良，堪受世人所敬仰；只可惜错保了昏君。他们在宫中寻欢作乐，你杨家将却血染了疆场。连老太君也不能安度晚年。到头来，你落下的不是今日被抄全家，就是明日被绑法场。难道还不寒心？常言

说，‘良禽择木而栖，忠臣择主而行’。穆元帅，依我之见，不如统领将士，归降我联军。等征服大宋之后，我保你厚禄高官！”

“住口！忠臣不怕死，怕死非忠臣。人生在世，理应为国出力报效。你西夏鄯善本也是炎黄子孙，不安分守己，却自立为王，大兴不义之师，让无辜黎民互相残杀。你如此妄为，难道不怕落得千载骂名？”

“啊呀呀，好一张利嘴！别的咱先不讲，只说眼前之事。杨怀玉是十全的英雄，看在你的份上，我没将他整死。今日，我给你七天期限，让你思索思索。如果你想保住他的性命，那就写降书，递顺表，代昏君投降归顺；若逾期不办，你就带棺材前来领尸。众三军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回！”单云龙一声令下，领兵返回山口。

穆元帅见敌将走去，也传令回营。他们来到帅帐，一个个默不作声。穆元帅对老太君说：“老祖母，您有何高见？”

“无妨。他不给咱七天的期限吗？在此期间，定会想出良策。桂英，难道说铁车阵，比当年的天门阵还难以对付？”

“那时，咱有天门阵图，明白恶阵底细；如今，咱不知阵内机关，无法用兵。”

“桂英，依老身之见，先让众位战将出出主意，想想办法，咱再共同商议对敌之策。”

“嗯！俗话说，‘众志成城’。请众将官献计献策。”

帅帐内正在说话，就听连营后边传来了人喊马嘶之声。大家正在发楞，忽然蓝旗进帐禀报：“报元帅，连营后边来了一哨人马，打着大王国的旗号，中间簇拥者一员女将，白报名姓，说她是大王国的公主孟九环，点名要杨将军怀玉出阵。如若不然，她说要踏平宋营！”

“再探！”

“是！”蓝旗官转身跑出帐外。

陈内的众将官听了探马禀报，议论纷纷：“怀玉已被困在铁车阵内，这该怎么办呢？”

穆挂英也在发愁，心里话：一个单云龙咱们都对付不了。又杀出个孟九环！这真是祸不单行呀，眼前这仗该如何来打？

老太君本是久经世故之人，她见众人面带愁容，忙说：“桂英，你愁什么？这不是来了吗！”

“谁来了？”

“救怀玉的人来了。”

“老祖母，您没听人家说要马踏宋营吗，还能替咱救杨怀玉？”

“噯！她那是气话。孟公主讲义气，重情谊，已倾心于杨怀玉。她若得知

怀玉被困，准保比咱们还要着急。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她定会舍命相救！”

“那——，我该怎样跟她言讲？”

“此事不难。桂英，你附耳上来！”穆控英凑到太君跟前，听她嘀咕了一番，但仍放心不下：“老祖母，这能行吗？”

“行！你只管放心前去。”

“好！”穆元帅打定主意，出辕门，上坐骑，带领众将官，由后营门走了出去。

穆挂英出了营门，刚一抬头，果然看见了孟九环：只见她气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坐在马上，呼吁直喘粗气。

公主见宋营里出来不少战格，她举目一瞧，有的见过，有的没见过。再仔细一瞅，交然看见孟通江了。她目光象利剑一样，盯在孟通江脸上，把孟通江吓得赶紧低下了脑袋，不敢往前再走。

此时，宋营将官停下了脚步。只有一匹战马，冲九环走来。这个人刚到近前，孟公主就喝喊了一声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“我乃征西大帅，官拜浑天侯，名叫穆桂英！”

“噢！你就是穆元帅？”公实怒气不减，冲穆桂英瞪了一眼，“我来问你，杨怀玉现在哪里？”

“公主休要动怒，容本帅慢慢道来！”

“嗯，你要实话实说！”

“好！公主啊，本帅带人马前来征西，一路上势如破竹，不多几日，便来在盘山口前。这地方有西夏和鄯善兵把守，不易攻下。最厉害的是那鄯善国大太子单云龙，他背后有宝鞭，山内又布铁车阵。为此，我大军到此，打了败仗。公主你也明白，我家怀玉乃是久经沙场的英雄！我军难以顺利西进，万般无奈，本帅才派孟通江到贵国去搬救兵。他们回营之后，说路上杀死一位将军。为此，我十分恼怒。他们也自知理亏，深感对不起公主。公主啊，搬怀玉回营，实乃一时权宜之计。等战败单云龙，定然让他再去贵国。”

孟九环一听：“嗯！”这口气呀，才消了点儿，脸儿呢？也舒展开了。她把绣绒大刀拉在得胜钩上，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有些冒昧了。元帅，方才我出言不逊，请你担待。”

“公主不必客气。来，有话到营内再叙！”

“回是回来了，可是——”

“可是什么？”

“公主，你既然问出口来，我不得不讲了，是这么回事，，，”接着，穆桂英就把详情述说了一番。

孟九环得知怀玉被困铁车阵，其犹如钢刀剜心，凄楚难按。她略思片刻，冲穆元帅说道：“杨将军被困，性命危在旦夕，待我前去营救！”她转脸对军卒喊话：“众三军，跟我绕道前敌！”

穆元帅见孟公主要走，忙说：“公主，先进营歇息歇息再去！”

“时间紧迫，岂容咱歇息！”说话间，把刀一摘，带领人马，从后营门绕奔前敌。

公主带兵之后，穆元帅传下将令：“众将官，随本帅到前营门观阵！”话音一落，这帮人也奔到前营门。

再看孟九环。她策马来到了盘山口，高声断喝：“呔！守山的军卒，快往里传禀单云龙，就说大王国的公主孟九环到！”

军卒一听，糊涂了：“哎，兄弟哥，怎么大王国来打咱们鄯善国了？”

“谁知这是怎么回事儿啊！快，报信去！”

小军卒进去报信，时间不长，单云龙就出来了。他来到前敌，将马一带，急忙问话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大王国公主孟九环！”

“嗯！孟公主，你到此有何贵干？”

孟九环一听：“单太子，你何必明知故问？你把我国驸马困到山中，本公主焉能不救？”

“住嘴！你这个水性杨花的丫头，还厚着脸皮前来救人，真羞煞人也！”

公主说：“我已将终身许配给杨怀玉，今日就是为搭救他而来！单云龙，看刀！”话音一落，劈头就是一刀。单云龙不敢怠慢，急忙往外招架。就这样，二马盘旋，战在一处。

孟公主曾受过高人指点，她这口刀可真叫厉害。在两军阵前，前三刀、后三刀、左三刀、右三刀，刀刀不离单云龙的后脑勺。尚若一眼照看不到，单云龙脑袋就会跌落马下。

大太子一看，啊呀，真厉害呀！嗯，我还得如此这般。

他打定主意，趁二马错镫之际，把手中的三股托天叉交到左手，往背后一伸右手，抽出定玄宝鞭，把链套就套在了手腕子上。

孟九环蹙过马头，正要进招，就听单云龙高喊：“姓孟助，着鞭！”话音未落，哧！将宝鞭就甩了出去。

孟公主救怀玉心切，根本没加这份小心。她听到单云龙的喊声，带马一看：“啊？！”只见有把鞭朝自己飞来。公主不明就理，不敢封、躲，只好蹙过马头，将身子闪在一旁。但是，她闪得慢了点儿，这把鞭来得猛了点，正好打在了孟公主的右肩膀头上，只打得她甲叶翻飞，嗓子冒火，两眼直冒金花。公

主挨了一鞭，觉得心里一阵难受，不敢再战，慌忙抓住马的铁过梁，趴在马脖子上，冲正南败去。

单云龙一看，狂声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！小小的孟九环，也敢来上阵，真乃好笑也！”他刚说到这里，转念又想，哎，她败下阵去，能不能死去？如若不死，岂不是放虎归山？想到这儿，忙大声喝喊：“猩猩遛海听令！”

书中暗表：单云龙手下有两员大将，一个叫猩猩遛海，一个叫猩猩遛山。他叫过猩猩遛海，忙传将令：“命你前去追赶孟九环，她跑到哪里，你就追到哪里，无论如何，也要把她的脑袋拿来。到那时，将它扔到铁车阵内，叫杨怀玉也痛快痛快。哈哈哈哈哈，快去！”

猩猩遛海一听：“末将遵命！”达小子背起宝剑，两腿一磕飞虎檐，二脚一踹绷蹬绳，策战马就尾追而去。

穆桂英和众位战将在前营门观敌隙阵，见孟公主败下疆场，大家十分着急。忙回帅帐，商议军情。这且不表。

再说公主孟九环。她来前敌之对，心中就憋着一口气，到在两军阵前挨了一鞭，又憋了一口气。这两口气憋在心中，她能受得了吗？所以，她趴在马上，只有打马、冲马发火了。她这一打马不要紧，那马是四蹄生风，飞一般向前奔跑。

孟公主也不知跑出有多远。只见进了一道山沟。孟公主抬头一看，两旁山岭林立，前边树木丛生，她不觉心头有些发疹。又往前走了不大工夫，忽然觉得眼前发黑，心里发毛。孟公主情知不妙，刚勒住战马，脑袋嗡了一声，便失去了知觉。只见她双目紧闭，大刀出手，咕咚一声，栽到马下。她这匹马见主人落地，忙扬起前蹄，围着公主来回直转。

这阵儿，大将猩猩遛海追了上来。他跑着跑着，勒马一瞧，哟！孟九环仰面朝天，紧闭双眼，躺在了路上。猩猩遛海忙甩蹬下马，将马拴好，把宝剑一提，来到公主跟前，用手一摸公主的身孔：哟，没死！不省人世了。好，待我刎下她的脑袋。这小子又仔细一看，哟，孟公主原来如此美貌啊！他朝四外瞧了瞧，见一个人也没有，心里合计，嗨！真乃天赐良机，我何不找个便宜？反正大太子也说了，叫我把她的脑袋拿回！嗯，那我可就要如此这般了……这小子想到这儿，把宝剑往后一背，要行无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忽听身后有人喊话：“住手！青天白日之下，你想要做甚？”

猩猩遛海猛回头一瞧：“啊?!”从旁边小山坡上走来一个樵夫。这樵夫：二十来岁，白脸膛，小脸蛋白里透粉，粉里透红，头上没戴帽子，高挽牛心发纂，鼻如悬胆，目似朗星，蓝上衣，青裤子，口袜皂鞋，腰别斧头，肩挑柴

担。这担山柴，比一般樵夫挑的多十倍。走起路来，却跟没挑东西一样。

这樵夫来到猩猩逻海近前，把柴担放下，大声喝喊：

“这一女子坠落马下，本该将她救起。可你，嘻皮笑脸，动手动脚，想要干什么？”

“哈哈！好你个臭打柴的，竟敢教训与我？你若多管闲事，我就要你的狗命！”霎时间，就把宝剑抽了出来。

樵夫一看：“怎么？还想跟我招呼招呼？好，你等等！”说着话，往柴捆里一伸手，刷！抽出一把扫云鞭。这樵夫往上就闯，要鞭打猩猩逻海！

第二十四回 叙衷肠寒舍忆旧 奔前敌路劫粮车

猩猩逻海亮出宝剑，要扎樵夫。这樵夫不慌不忙，从柴捆内抽出了一把鞭——这把鞭与众不同，阳光一照，灼灼发光——就见他持鞭朝猩猩逻海奔去。

猩猩逻海见樵夫走过来，双手捧剑，往前扎去。樵夫急忙闪过身形，紧接着一抬腿，啪！飞起一脚。这一脚正踢到猩猩逻海的手腕上，这小子“仓啷”一声，把剑扔到地上，抱住了手脖子：“唉哟”疼得他咧开大嘴直嚷嚷。

樵夫跟身进步，照着他的后脑海，啪！就来了鞭。猩猩逻海咕咚一声，栽倒在地，当场气绝身亡。

这个樵夫见猩猩逻海已死，就又把宝鞭插到柴捆以内。转过身来，再看这一女子。见她双目紧闭，不省人事。樵夫略思片刻，将抛搁起身来，轻声呼唤：“哎，这员女将，睁开眼来！”但是，任凭他怎么呼唤，那女子仍昏迷不醒。

樵夫心想，暖！她醒与不醒，与我无关，何必苦苦相问。他正要挑担走去，又想，不妥！看样子，这女将定是受了重伤，一时难以行动。这地方山高林密，狼虫虎豹甚多。若将她留在这里，岂不有性命之危？再说，她本是个女子，若再碰上强人，岂不还会受害？常言说，“图财害命非君子，见死不救是小人。”得了，此处离我家不远，待我把她带到家中，让爹爹与她将病治好，咱也算积一份恩德。樵夫想到这

里，四处一瞅，见这女子的战马，正在旁边吃草。他拉过马匹，把公主的大刀捡起，挂在得胜钩上，又把这位女子搁上鞍鞞。自己走到柴担旁，左肩挑柴，右手牵马，踏着路，向自己的家门奔去。

樵夫住在这道山沟深处的一个山坳里。他家有一处小院，院甲有三间草房，前后左右都是高山。他来到小院跟前，放下柴担，冲屋内喊话：“爹，开门来！”

话音一落，就听里边有人搭话：“庆儿你回来了？”

“回来了。”

“往日回来，你自己进院；今日为何叫我开门？”

“爹，开开门您就知道了。快点！”

“少等！”里边脚步声一响，走出一位老者：六十多岁，面似古铜，皱纹堆垒，头上挽着疙瘩髻，正当中别着一支骨头针，身穿一套土黄色的衣裳。别看上了年纪，可是，体格挺棒，两眼一动，灼灼发光。

老头来到近前，将柴门打开，突然看见了马上的那个女子：“啊?!庆儿，她是何人？”他看见这一女子，挺不高兴。心里话：平时怎样嘱咐于你?男女授受不亲呀!你将人家驮到家中，成何体统?

樵夫早已猜出了老头的心思，笑着说：“爹，先到里边再说!快帮我接过柴担，把鞭取出。”

老头面沉似水，无奈接过柴担，抽出宝鞭，便独自走进上房。

樵夫拴好缰绳，将女子捅下马来，搀入上房，又把她安放在床上。

老头定睛一观，见女子不省人事，忙问：“庆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

“爹，您老人家不要着急，容儿慢慢讲来!”接着，他把事情的原委，详细述说了一番。

这老头一听，连连点头：“啊!原来如此，我儿你做得对。看样子，她是身负重伤了。待我与她诊治，你先回避一下。”

老头为什么让樵夫回避呢?他想，为一个女子治病，年轻人站在身边，多有不便。

樵夫走出门外，老头把女子的甲冑扒开，仔细一看，唉哟，这伤还挺厉害呢!老头又为她摸了摸脉，冲屋外喊话：

“庆儿，你上西房，将我的药匣拿来!”

“哎!”

工夫不大，樵夫把药箱拿到上房。打开一看，嚯!里边有个小葫芦头，小药瓶，白药面，黄药水……什么都有。

老头将两瓶药并到一起，叫儿子倒了一碗开水，就给这位女子灌了下去。

樵夫问：“爹，她能缓过来吗?”

“能。她是受伤之后劳累过度了，药吃下去，一定能缓过气来。”说罢，老头为她包扎了伤口，便守在她身旁。

呆了有一顿饭工夫，这女子就说开了胡话：“哎——怀玉，你在哪里?”

老头一听：“哎，庆儿，你听她说什么?”

“爹，我听她说什么怀玉——”

这老头赶紧挪到近前，痴痴地看着这位陌生的女子，轻声呼唤：“这位女将，睁开眼来!”

孟九环听到耳旁有人说话，强打精神，睁开双目一瞧：啊?!这是什么地方

?眼前这一老、一少，他们是何人?公主本想坐起身来，可是，她浑身就象一摊稀泥，怎么也动弹不了。

老头明白她的意思，便说：“你不用起来，也不用害怕。他是我的儿子，是他被了你的性命!”接着，又把刚才樵夫的言语重复了一遍。

这女子一看，立即流下了热泪：“多谢老伯和壮士的救命之恩。”

“这一女子，休要难过。你为何落得这般模样?”

孟公主见这一老一少和蔼可亲，并无歹意，便哭诉了真情：“老伯，我乃大王国公主，姓孟叫孟九环。”接着，公主把怎么到前敌找人、怎样弓单云龙厮杀、怎样中鞭落荒的事儿，详细说了一番。

公主述说完毕。那年轻人倒并不十分介意，可这老头却十分动情：“噢!原来如此。公主，先歇息歇息，养养精神，待会儿我送你回国。”

“老伯，你是”

“公主不必细问，我父子决不是坏人。你伤势很重，需好好治疗。我这草舍茅庵，多何不便。前敌之事，你再休挂念，有我儿子一人前去，管保宋军转败为胜。”

“老伯，您贵姓高名?”

“我是个回民，姓马，叫马三元。他是我儿，叫弓兴。”

樵夫怕公主没听明白，又说：“对，我叫马兴。”

老头一听，迟疑片刻，摇摇头说：“嗯，从今日起，你就不姓马了。”

马兴一听，乐了：“爹，怎么与孩儿开玩笑?”

老头定了定心神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不，爹爹我没有开玩笑。你不但姓马，而且也该离开这里了。”

“什么?”马兴听了马三元的话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忙凑到他跟前问道：“爹，休这是何意?”

“儿啊，先不要多问，先把我给你预备的盔、甲穿上。”

“爹——”

“去吧!换好征衣，回来我再与你晓说。”

“是!”马兴答应一声，走了出去。

工夫不大，马兴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肋挂杀人宝剑，足蹬虎头战靴，噔噔几步，走进屋来：“爹，你给我预备的这套征衣，不是不让我随便穿吗?”

“今日让你穿上，为父自有说道。”说着话，又拿起了那把鞭：“儿啊!这是咱家的传家之宝，名叫扫云鞭。你也将它带到身旁，到前敌认祖归宗，报号立功，救你兄长杨怀玉去吧!”

“啊?!爹，我怎么越听越糊涂?”

“哈哈哈哈哈!听我说完详情，你自然就不糊涂了。爹爹我从小习练武艺，靠保镖为生。一家两口人，无儿无女。老伴下世后，我只身一人，四海飘流。那一年，我保镖上南唐。回来时，路过磨盘山，刚走到山背后，突然听到有婴儿啼哭。我下马一看，见那个小山沟里，果然有一个刚出生的小孩，还用小被子包着呢!那时我想，把小孩撂在这儿，狼虫虎豹来了，焉有他的命在?我就冲四方喊叫，‘哎!这是谁

的小孩?’我喊了半天，也未见有人应声。再看那个孩子，哭得一阵紧似一阵。我就把他抱在怀中，先哄着他。等我抱起来一看，还是个男孩!这孩子长得别提有多漂亮了，实在招人喜欢。又等了半天，还没见来人。我就把他用小被子包好，带进了一个村庄。在村里，花大价钱雇了一个奶妈。我跟她说，你跟我到西夏去。只要把孩子拉扯大，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。奶妈答应以后，又雇好车辆，一起来到这里。转

眼问，孩子六岁了，还没打听到失主。那时我想，算了，说不定是人家故意扔掉的，又一想，不对!人家的肉，不能往自己身上黏。为此，我又去南唐，一来送奶妈回家，二来打听孩子的真名实姓。还不错，这回可真打听到了!原来磨盘山有个总辖大寨主，叫曾杰。他有个妹妹，叫曾凤英，许配了杨文广。杨文广带兵南进时，命曾凤英留守朱茶关。她嫌朱茶关诸事不便，就又回到了磨盘山。到在山上，十月圆满，眼看就要分娩，忙去找接生娘。接生娘接下来一看，啊?!原来不是孩子，没头没脚，是个圆蛋，象个西瓜似的。接生娘胆小，她对曾凤英说，这个东西没脚没脑袋，准是个妖精。曾凤英一听，吓坏了。她怕被杨文广知道，便忙告诉接生娘，赶快用小被子包好，将他扔到山涧。接生娘不敢怠慢，依言而行。原来，那孩子外边是一层薄皮。刚生下来时，那层薄皮没破。小孩在里边憋得难受呀!用力把薄皮蹬

开小孩就露出来了。这时候，我正好赶到那里。我打听明白以后，心想，杨门之后，我更不能不告诉人家。从此，我就教他练习武艺，单等长大成人，再让他认祖归宗。儿啊，那个孩子不是别人，正是与我为伴在这深山老林的马兴!”

“爹爹，此话当真?”

“一点不假。今日实话已对你讲明。你不姓马，姓杨;你不叫马兴，我给你起名，叫杨怀兴，我不是你的亲爹，是你的师父!孩儿，眼下你兄长杨怀玉被困，军情十万火急，再不容咱迟迟缓缓。我这就动身送公主回国，你快奔前敌，战单云龙，救你兄长，跟随穆元帅征服西夏，为杨家增光，为国家出力去吧!”

杨怀兴听到这里，扑腾一下，双膝跪到三元面前：“恩师，滴水之恩，也

当涌泉相报。师父的养育之恩，弟子我没齿难忘！”

“孩子，但愿你为国效力，也不枉费我二十余年的苦心。”

“恩师之言，我铭记在心。”

“这就是了。”马三元说着话，拿出散碎的银两，交给怀兴，以作路费川资。

杨怀兴拭干眼泪，站起身来，接过银两，背好宝鞭，来到外边，扳鞍纫镫，飞身上马，冲着恩公，抱腕施礼：“师父，咱父子后会有期！”说罢话，策马直奔盘山口而去。

杨怀兴从小生长在这小山坳里，远道他还真没走过。有心奔小路，早日去解救兄长，怎奈不识路径，又怕事倍功半。所以，他只好耐着性子，顺大道行走。他一边走，一边合计，原来我是杨门后代！此番到在前敌，待我走马立功，给老杨家露脸扬名！

杨怀兴马不停蹄，正往前走，忽听对面人喊马嘶。他勒马端枪，顺声音抬头一瞧，哟！迎面跑来了三四百人。这股人马穿的是普通衣裳，投有弓坎，也没有大旗，当中有一百多辆粮车。前边有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人：五十多岁，白净脸膛，五绺长髯，头戴亮银盔，身援亮银甲，胯下白龙马，掌端一杆亮银枪。

杨怀兴看县，心里合计，哎，这些粮车要上哪儿去？看他们的衣著，不是官兵。嗯，准是占山的喽兵。我上前敌，寸功皆无，不如劫下这些粮车，也好当作见面礼。想到此处，策马迎上前击，大声喝喊：“呔！此路是我开，此林是我栽，若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！”

他这一喊不要紧，把押粮的主将可吓了个够戗。

这押粮的主将是谁呀？少令公杨文广。前文书讲过，在黑风岭时，穆元帅命他击催运粮草。杨文广去玉兰关催齐一百多辆粮车，就往前敌运送。他一边走着，一边琢磨，去西夏地界，除了山，就是岭。着遇到番兵、草寇，哪还了得？他想来想去，想出个办法；命军兵脱击号坎。穿上便服，为的是不引人注目。现在，眼看到了前敌，杨文广满以为万事大吉了。没曾想杀出一个劫道的。

文广把马一带。见对面来了一匹马，端坐一个小伙子。再一细瞅，此人威武英俊，并不象作恶之徒。他心里话：年纪轻轻，为何干这般勾当？哼，都怪他爹娘管教不严！想到此处，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劫道的！快把粮草留下。放你逃命，如其不然。定叫你人头落地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文广冷笑一声，“哪来的小小蠢贼，竟敢如此大胆？休往哪里走！”说着话，双手拧枪，扎了出去。

杨怀兴一看：“呀哈！不知死活的老东西。你还想动手？那就别怪我无情了

。开!”他一说“开”，举枪向外招架。就这样，爷儿俩便打了起来。

当兵的后边看了，不由议论起来：“兄弟哥，这劫道的胆子真大啊!”

“嗯，是不小。只他一个就敢劫咱们少令公。”

“噯!说不定后面还有人呢!”

再看杨文广。他摆开这条枪，一边招架，一边合计，我可得加倍小心，这个蠢贼还真不含糊!

再看杨怀兴。他摆开这杆枪，那真是，上封、下扎、里撩，外挑，滑、拿、崩、砸、压，刺、挑、盖、打、扎，围着杨文广的前后心，来回直转。

两个人打着打着，趁二马错镫之际，杨怀兴枪交左手，右腿出镫，当!奔杨文广的左肋就是一脚。

杨文广再想坐可就坐不稳了，“唉呀”一声，栽到马下。

杨怀兴把战马蹇到文广跟前，双手提枪：“老匹夫，你服也不服?”

杨文广一听：“我不服，你敢把我怎样?”

杨怀兴一听，怒发冲冠：“哈哈!你若服了，我留你条狗命!你要不服，我扎死你得了!”

第二十五回 劫粮车怀兴投营 奔前敌凤英认子

杨怀兴将杨文广踹到马下，两手拧枪，冲他喊话。“我扎死你!”杨文广见此入五官挪位，杀气腾腾，他紧闭二目，只好等死了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后边那些当兵的忙喊：“寨主爷，别扎，手下留情!”

杨怀兴还真听话，见当兵的求饶，就把枪撤了回去。为什么?他心里合计，我恩师常说，“大英雄治人以服，不治人以死。”粮车归我就行了，何必置他们于死地?想到此处，用枪点着当兵的说。。啷!你们都在前边站好，粮车一辆也不准动。哪个胆敢不听。就叫他枪下做鬼!”

“是!”当兵的答应一声，你瞅我，我瞅你，挪动脚步，规规矩矩地站到了前边。

就在军兵向前挪动的时候，杨文广眼睛一转，急中生智，腾一下站起身来，捡起银枪，上了坐骑，一拨马头，便匆匆逃命而去。

杨怀兴正归拢队伍，听到马蹄声响，回头一看：“啊?跑了?哈哈哈哈哈，看你那副狼狈模样。我没时间追你，放你逃命去吧!”他转过脸来，冲军兵说：“你们想死想活?”

“想活!寨主爷，饶命!”

“要我饶命不难，你们都得听话。”

“我们听话，听话。”

“那好。你们谁是赶车的?”

“我!”

“我!”

“好!赶车的还赶车，押车的还押车，一律跟着我走，如若谁敢半途逃命，我决不轻饶!”

“是!”

杨怀兴骑马走在前头，心里十分高兴：原来我担心寸功未立，愧见爹娘，真乃天助我也，这不是功劳吗?我先将粮草带进连营，再上阵救出兄长，这不给杨家增光添彩了吗?他越想越高兴，领着队伍，押着粮草，直奔宋营而来。

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单说少令公杨文广，他上得马去，拼命奔跑。那真是金命银命逃活命，一口气跑进了宋营。他在营外下了马，把缰绳交给门军，径自朝里走去。

当兵的接缰在手，悄声议论：“哎，少令公盔斜甲歪，带浪袍松，一副狼狽相。这是怎么回事?”

“不明白。”门军说着话，将马牵进马厩。这话不提。

杨文广一边往里走，一边合计，今日之事，真来晦气，真来丢人!母帅命我催粮，我却将粮草失落路途。我怎样进帐交令?嗯，待我如此这般，以遮眼前之辱。杨文广打好主意，迈步向大帐走去。

穆元帅、老太君和众位战将，正在议论军情。自怀玉被困铁车阵内，实指望孟九环能去解救。谁料公主也败下阵去相救。战将回来禀报，路上只见到一具反将的死尸，并未见到公主九环。这两件事凄到一起，众战将无不为之担心。眼看七天期限已到，若再破不了敌阵，怀玉便性命休矣。你说，谁不着急呢?

正在这时，文广走进大帐。与元帅见礼已毕，穆桂英问：“文广，粮草可曾催到?”

“母帅，催是催到，可是，全被敌将劫持去了。”

“啊?你为何不加小心?”

“母帅非知。我押粮前来，眼看要进连营，哪曾想前边一个小山包背后，埋伏着不少鄯善国的人马，光大将就有七八员之多。为首一员使枪的小将，年纪轻轻，杀法骁勇。他连名都不报，就和我交起手来。我一人难敌众将，打起仗来，顾前顾不了后，顾左顾不了右。结果，粮车全被人家劫去。母帅，今日之事，乃儿之过，请您定罪!”

穆桂英听了，心里合计，如此说来，这事也不能埋怨文广。怎么?人家鄯善半路劫杀于你，他一人岂是人家的对手?想到此处，便说：“文广，你先下站，待本帅派人前去打听。倘若粮车未曾走远，咱速派人把它夺回。你可知道

，前事吃紧，咱营中正需粮草啊！”

穆元帅正要派人打探粮车的下落，就听后营门外传来了轱辘轱辘的车轮之声。大家正在发愣，外边飞跑来一个报事的军兵：“启禀元帅，后营门来了一哨人马，还押来了一百多辆粮车。前边的一位战将问，‘这里是不是宋营？’我们说，‘是！’他又问，‘营内有穆元帅吗？’我们说：‘有！’他说，‘请你们往里传告，就说我奉恩师之命，前来投军报号。认祖归宗！’”

穆桂英一听，忙问：“他爹是谁？”

“他说是少令公杨文广。”

杨文广一听：“什么？我的儿子？这真是无中生有！若有的话倒好了，先让他帮我把粮草找回来，再找那个劫粮贼算帐。”

穆桂英琢磨片刻，对文广说：“文广，此事需你出面。一定要询问明白，却不可马马虎虎将他带进营来！”

“儿遵命！”杨文广答应一声，疾步走到辕门以外，上了战马，端好银枪，从后营门飞奔而去。

杨文广来到后营门，将马带住，抬头一瞧：“啊？！”可把他吓了个够戗！他见这些粮车，正是自己的粮车，保护车辆的那些军卒，正是自己从玉兰关带来的军卒；为首的这员主将，正是将自己踹下战马的那个劫道的！杨文广看到这里，心里发悚，不由策马后退了好远。

再说杨怀兴。他带人马来到后营门外，心中十分喜欢：眼看就要见到我的亲人了！刚想到这儿，就见营门里出来一员战将。等他迎上前去，抬头一瞧，啊？！这不是跟我打仗的那个吗？他迟疑片刻，策马又朝前走去。

杨文广一看，忙大声断喝：“站住！不许再往前走。你是什么人？”

这阵儿，杨文广的心里稳当些了。为什么？在自己营内啊！不行的话，营里边有几员大将呢！

杨文广这么一问，杨怀兴把枪挂在得胜钩鸟翅环上，冲若文广，抱腕拱手：“请问，马上将官，您是何人？”

“问我吗？我乃少令公杨文广！”

“然也！”

“您，您，您一直就在这个营里吗？”

“不。刚从玉兰关催粮而来。半路上碰到一个贼人，将我踹到马下，我看好学是你？”

杨怀兴一听，傻眼了。他偷偷再瞅杨文广，只见他面沉似水，犹如一尊塑像。怀兴定了定心神，眼珠一转，急忙甩镫离鞍，跳下战马，紧走几步，到在文广跟前，一撩鱼尾，扑腾就跪倒在地：“天伦！爹爹！您老人家在上，不肖

的孩儿杨怀兴给您叩头!”

杨文广一听：“你叫杨怀兴?”

“正是孩儿。”

“你先起来。”

“多谢爹爹。”说着，站起身来。

杨文广说：“先别叫爹。我来问你，你是不是个疯子?”

“我不是啊!”

“既然不疯，为何前来冒认官亲?实话告诉你，我只有一个儿子，名叫杨怀玉。”

“爹爹容禀!我母乃是曾凤英。儿我落生之时，与众不同，娘亲说我是个妖精，将我扔到山坳。多亏恩师马三元把我救起，儿才得以活命。这些年来，他老人家一直为我瞒名隐姓。最近，因我无意中救下大王国公主孟九环，得知了前敌的战事，师父才命我下山投亲。”接着，又把巧遇孟九环之事，从头到尾述说了一番，还说：“公主已被恩师送回大王国。我下得山来，碰到爹爹的粮车，我想把它劫到前敌，岂不立一大功?谁知大水冲了龙王庙。爹爹呀，您老人家千万不要生气，快带儿进营，共谋战计，待我上阵救兄长，擒拿单云龙!”

“呸!真来满口胡言。宋营中谁都知道，曾凤英从来未生过儿子。退一步说，她若是生过，难道能不对我讲?”也难怪杨文广高低不认，他根本就不信有这回事!

怀兴听了文广的这番话，可真着急了：“爹爹，儿我讲得俱是真情。如若不信，将我母亲请出来，一问便知。”

“哼!曾凤英没在营内。”

“在哪儿呢?”

“在玉兰关。”

“这也无妨。待孩儿前去玉兰关。搬请母亲。”说着话，怀兴就要走去。

杨文广大声喊叫：“回来!曾凤英既来生你，怎能与你相认?哼，这真乃天大的笑话。说实话，是不是鄯善国派你到这儿来，假冒认亲之名，前来诈营?”

“爹爹，绝无此事。”

“哼，谅你也不敢实说。你给我着枪!”说罢，杨文广摆枪就要进招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忽听后营里有人喊话：“文广，住手!”

这一喊“住手”，杨文广回头一瞧，穆桂英、老太君和众位战将，全走了过来。

穆桂英催马来到了跟前，仔细打量了一番说：“文广，你不说粮车被鄯善的敌将劫去了吗?为何这员小将又赶车而来?”

“这…”母帅，不是鄙善人劫的，是他劫的。”

杨怀兴抬头一瞧，忙问：“这位女将，您是——”

“我乃浑天侯穆桂英。”

“啊呀，原来您是奶奶！”杨怀兴急忙跑到穆桂英跟前，“扑腾”跪倒在地。

穆桂英忙说：“这一小将，快快起来。”

“多谢奶奶。”说罢，站起身来。

穆桂英问：“我来问你，你到底是何人？”

“奶奶，我是您的不肖孙子杨怀兴。”接着，又把前情复述了一番。

穆桂英听罢，心里合计，唉哟，这就怪了，我可没听曾风英说过此事呀！她略思片刻，问道：“文广！”

“母帅！”

“风英可曾对你讲过？”

“没有。他准是前来诈营的奸细。”

此时，穆桂英再看杨怀兴，只见他痛哭流涕，眼泪“扑嗒嗒”直往下落，又不象假的。穆元帅心里合计，这个事儿，只有曾风英明白。可惜，她来在前敌。她略一思索，对杨怀兴说：“这样吧！你也别在这儿申诉原委，我们也不说你是奸细。体现在就去玉兰关，找曾风英认亲。她若认你为子。本帅再让你归宗。”

怀兴听了穆元帅的话，愣了愣神说：“奶奶，我娘长什么模样，我从来未见过呀！”

“无妨。你可向军卒询问。”

穆桂英话音刚落，后营门又传来了马蹄声响。紧接着，有人喊话：“哎哟，总算来到了！”

穆桂英顺声音回头一瞧，哟！你说巧不巧？曾风英来了！

曾风英这是打哪儿来呀？玉兰关。自从穆桂英带兵西进之后，玉兰关什么音信也听不到；杨文广押粮车离开玉兰关，也是一去无音。为此事，吴金定、曾风英惦记着。陈家父子也惦记着。这一天，曾风英说：“咱只顾叨念，也无济于事。不如我亲自去一趟，看看前敌打得怎样？”

吴金定一合计：“嗯，这倒是个办法。你带多少兵马？”

“我是去探听信息，又不是杀敌打仗？人多行动不便，就我一人前去。”曾风英说走就走，收拾已毕，就离开了玉兰关。她非常担心文广的粮车出事，所以，一路上不敢怠慢，催马扬鞭，追了下来。追了一路，也未见粮车，她心里挺高兴。嗯，准是平安进营中了。当她到在营中一看，粮车正在营外盘着呢

!此时，曾风英的心落到肚里，这才策马来见穆元帅。

曾风英来到穆桂英跟前，马上打躬：“婆母你好，儿媳有礼!”

杨文广一看，好!她来得正是时候。忙对曾风英说：“夫人，快快过来!”

曾风英来到跟前问：“将军，什么事?”

“我来问你，你在南唐之时，可曾生过孩子?”

曾风英一听：“这……”她心里话：哎，这就怪了，平白无故，他问这个干什么?又一想，啊呀不好!常言说，“国家当兴，必出俊鸟；国家当亡，必出妖孽。如今外族进兵，战事艰难；莫非知道我生妖精之事了?她眼珠一转，略思片刻说：“我说杨将军，我生没生儿，旁人不知，你还不穆桂英一听：“对!”地冲曾风英大声喊话：“风英；你过来!”曾风英一听，马往前提，娘儿俩就凑到一个僻静之处。

“风英啊，你生过孩儿没有?”

“没有?”

“风英，不要性急，不要忧虑，你仔细想想。我听说有种西瓜胎，小孩落地时是个圆球，人们都说是妖精。其实，把外表的薄皮弄开，小孩就会露出。风英，你没遇到这种情形?”

“婆母，我，，，”

“不要怕，婆母给你作主!”

“我是怀过一个西瓜胎。那时，我怕将军功怒，就让接生娘将他扔到山渤之中了。婆母，你问这个干什么?”

“风英，这个孩子不曾死去，现在他长大成人了。”

“啊?!他在哪里?”

穆桂英用手一指：“看见那个小将了吗?他前来军营，认祖归宗。你快过去看看!”

“是!”曾风英催马来到了小将跟前，带住坐骑：“啦，那个小将，你娘是谁?你叫什么?”

杨怀兴见来了一位夫人，盘问自己，便说：“我是曾风英所生，我叫杨怀兴。”

“我问你，你是怎么长大的?”

“一言难尽了!”怀兴又把经过重说了一番。

曾风英一听：“没错，就是那么回事。我就是曾风英，你就是我的儿子!”

怀兴一听，百感交加，热泪盈眶，跪到曾风英跟前，高声大叫：“娘啊，亲娘啊!”

杨文广一听：“陡!曾风英，你不曾开怀，哪里来的儿子?若要把不三不四

的人带进宋营，这营盘就保不住了！”

杨文广这几句话刚说出口，就听盘山口内传来了战鼓之声。接着，又听敌军高喊：“宋军听着，明天，期限一到，杨怀玉的脑袋就没了！”

众战将一听，只吓得茶呆呆发愣！

第二十六回 救兄长怀兴闯山 得真情曾奎真情

盘山口敌军一阵喝喊，吓得众将官茶呆呆发愣。

穆元帅回头看了看老太君。老太君心领神会，对少令公说：“文广，你为何苦苦不认你的亲生？”

“哼，无凭无据，怎能轻信他的花言巧语？准敢保他不是奸细？”

“噯！这有何难？只要他答应咱两件事情，便可辨清真伪。”

“哪两件？”

“一，叫他上阵对敌，把单云龙擒拿；二，到铁车阵内救出怀玉。文广，你看如何？”

杨文广略思片刻，点了点头说：“嗯，这主意倒行。”

“好，咱就这般行事。”老太君转过脸来，对杨怀兴说：“这位小将，老身刚才的言语，你可曾听到？”

“听到了。待我马奔盘山口，遵命而行！”

穆桂英在旁边听得明白，忙说：“这员小将！那单云龙非寻常之辈，你千万多加谨慎。”

“不劳嘱咐。”杨怀兴把牙关一咬，辞别了众位战将，抓缰纫镫，扳鞍上马，两手提枪，一拨马头，向盘山口疾驰而去

小将走后，穆元帅忙传将令：“众三军，压住阵脚，等候消息！”众三军答应一声，严加防范，这且不提。

再说单云龙。他见杨怀兴来到近前，出口使问：“来将通名？”

杨怀兴勒住马头，观看片刻，答道：“你家少爷杨怀兴！”

“杨怀兴？为何前日不见上阵？”

“废话！我刚才来到宋营，怎能跟你对阵？告诉你，眼下，我父母怕我是细作，不敢认我。所以，我才上阵，找太子你帮忙！”

“噢？帮什么忙？”

“请将你的脑袋借我一用。他们见了你的首级，我就能认祖归宗了。”

“啊？！真来岂有此理。你哪里走！”说着话，单云龙把钢叉一摆，奔怀兴又来。杨怀兴一不担惊，二不害怕，稳坐雕鞍，往外招架，这二人便杀在了一处

。

大太子单云龙偷眼一看，心里话：啊呀，这个杨怀兴，还真厉害呀！

确实，杨怀兴从小受恩师马三元指点，武艺高超绝伦！他这条枪，如怪蟒翻身，似蛟龙出水，上三抢、下三枪、左三枪、右三枪，围着单云龙来回直转，枪枪不离他的前胸后背。

单云龙见真招实打难以取胜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。打着打着，趁二马错镫的工夫，大太子把三股叉挂在得胜钩上，冲背后一伸手，摘下定玄鞭，把索套带在胳膊腕上，掌托宝鞭，左脚踹镫，将马蹇回。

杨怀兴见他这么一番折腾，早已加了十二分小心。心里话：听孟公主言讲，他的鞭十分厉害，那几虎大将都败在他的手下。哼，你有，我也有！他忙把亮银枪也挂在得胜钩上，从背后摘下了恩师授与的传世之宝扫云鞭。

书中交待。扫云鞭比定玄鞭长有一尺。杨怀兴擎到掌上，右脚踹镫，也把战马带回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眼看两匹马就马打对头了。大太子单云龙猛然间断喝一声：“姓杨的，拿命来！”他说话间，刷！把定玄鞭飞出手去，鞭头直奔杨怀玉的脑袋。

杨怀兴一不担惊，二不害怕，稳坐雕鞍，拉好架势，等单云龙的鞭到在眼前，他忙把脑袋往旁边一闪，这鞭就扑了空。紧接着，朝着定玄鞭的中间，啪！就狠狠地擂了下去。杨怀兴蹇马回头一瞧，好！单云龙的定玄鞭腰折两节：地下撂着一节，链上挂着一节。再看自己的扫云鞭，纹丝没坏。怀兴将马带过：“单云龙，哪里走！”

单云龙见宝鞭被破，气得哇呀呀直叫。他忙从得胜钩上摘下钢叉，与怀兴以死相拼。那怀兴手疾眼快，把鞭插入背后，伸手摘枪，急忙迎战。就这样，你来我往，两个人又鏖战在一起。

杨怀兴破了单云龙的定玄宝鞭，早有探子飞马报进宋营。老太君说：“文广，你看他真杀实砍，象不象冒名顶替的细作？”杨文广听了，低头不语。曾凤英可乐得够戗，直夸怀兴儿能耐大，赞不绝口。这时杨怀兴和单云龙还杀战在一处，怀兴是越战越勇，大太子单云龙心想，厉害！再战下去，定要吃亏！他忙冲军卒喊话：“众三军，撤！”说罢，带领三军儿郎，奔进山口。

杨怀兴正杀在兴头上，能让单云龙逃跑吗？策马就跟了进去。他来到山口跟前，守山敌兵象潮水一般，冲他涌来。好怀兴！手持银枪，横冲直闯，片刻工夫，敌兵就倒下一片。

当兵的一看：“啊呀，这是哪位，怎么这等厉害呀！”

“啊呀，不次于玉面虎！”他们一边说话，一边向四外溃逃。

杨怀兴杀进山口，一直往里闯。等到在一个小山环跟前，突然看见了铁车阵，心想，嗯，可能我兄长就困在里边。他催马上前，围着铁车仔细观看。

这时，就听弓箭手在车厢内说话：“兄弟哥，来人了！”语音一落，啪啪啪

，只见那车厢上的小窗户全被打开。

当兵的听到响动，打开外边的窗户，见马上之人正围着铁车转游，他们急忙匆匆扣搭弦，嗖嗖嗖，箭似飞蝗一般，朝怀兴射来。

怀兴一看不好，赶紧带马后撒。敌兵见够不上了，才停止发箭。

杨怀兴皱起眉头，心里话：兄长呀，我纵有天大的能耐，战马进不了阵内，也救不出你呀！但他还不死心，围着恶阵又转了几圈，仍未想出办法。他心里又一合计，这个地方不能久呆！若将我也包围起来，那就更坏事了。可是，我该击哪里呢？军营我是不能回去，没救出兄长，我回去该说什么？

这阵，杨怀兴觉着有些饿了。他把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。只见他左脚踹蹬，催马顺着山边走了出来。他到哪儿去？找个地方，先吃点饭。等到天黑，再二次进山。

杨怀兴马住前行，走了好长时间，眼前闪出一个村庄。他策马进村，找了家饭铺，甩蹬下马，将战骑拴牢，近步走了进来。

跑堂的慌忙：迎上前去：“客官爷，你想吃点什么？”

“家常便饭，越快越好。”

“是！”堂倌下去时间不长，端来了饭、菜，摆在桌上。

怀兴刚要吃饭，忽听堂倌在门口跟人吵嚷：“去去去！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吃饭的。”

“对门吃去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对门的饭菜便宜，有豆腐脑和大饼子。”

“你这儿怎么着？”

“我们这儿的饭嘛，你一个要饭的，谅你也吃它不起！”

“噯！你不就要钱吗？我有钱你能不让吃？”

门口一吵吵，杨怀兴往外一瞧，外边真进来个要饭的。这个人：年岁二十挂零，四尺多高，瘦小枯干，头戴开花破帽，身穿补丁摞补丁的衣衫，两只鞋鞅靴着，手提黄瓷瓦罐。一边吵着，一边进来坐在怀玉的对面：“我就要在这儿吃。我有钱！”

堂倌说：“咱可是贱卖不赊账。你先把钱拿出来，咱看看！”

“你们这些势利眼，专以衣貌取人。看就看看吧！”他把黄瓷瓦罐放在地上，朝衣兜里一伸手，掏出块银子看样子足有十好几两。

堂倌一看，立时眉舒眼展，笑脸相陪：“哎，客官爷，你想吃些什么？”

“给我来四凉四热八个菜，两壶酒。越快越好！”

“是！”

“等一等。你们有酒席没有？”

“有啊！”

“那我就不要八个菜了，要上等宴菜海味席一桌。”

“你能吃得了吗？”

“吃不看看也给钱，你管不着！”

“是！”伙计答应一声，忙告诉灶堂师傅。不一会儿，一桌酒菜摆齐，这要饭的就吃起来。等酒足饭饱之后，又把剩汤剩饭倒在黄瓷瓦罐之内，冲堂馆喊话：“掌柜的，多少钱？”

“十两银子。”

要饭的兜里一伸手，取出银子，亮在掌中：“嗯，足有十五两，剩下的算作小费。回头见，明日我还来吃！”说着，把银子放在桌上。

堂信一看，把眼都眯成一道缝了：“客爷，您以后还到这儿来！”

“来，准来。”

这要饭的刚要往外走，堂信拿起银子一掂量，嗯？怎么这么轻呀！仔细一瞅，哎哟，是一块银色的木头！堂信急了，赶上前去一伸手，就把他的衣钗擎在掌中：“哎，你别走！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银子是假的！”

“什么？那么大一块银子，怎么会是假的？”

“你这是木头疙瘩。”

“胡说！你给我换个儿了！”

“好小子，还敢玩赖？哥儿们，揍他！”

这堂信一说“揍他”，好嘛，厨房的，打杂的，大师傅，二师傅，都跑过来，把这要饭的围了个水泄不通，非要揍他不可。

这要饭的一不慌，二不忙，把瓦罐一放，大声叫嚷：“啥哈！想打啊？你们说怎么打？群打，还是单打？实在不行，我趴在地下，你们随便打！”

杨怀兴早已关注多时。见他们要动手格斗，忙上前劝解：“诸位住手！何必如此？穷朋友没钱也得吃饭呀！”

“客爷，他吃点平常的饭行，一桌上等宴菜十两银子哪！我们本小利微，辛苦一天，能挣多少？”

“你要着急，我替他还帐。”说话间，从兜囊中掏出纹银二十两，递给堂馆：“够了吗？”

“够了，够了。”

这要饭的一看：“哎呀，客爷，你真够意思。说实话，我不是设钱，我是

嫌他们这伙势利小人，才想逗一逗他。既然你替我给了，那我就多谢了！”说完，转身走去。

杨怀玉心中有事，不敢耽搁。他将饭吃完，算了帐，转身出门，牵过马匹，奔原道匆匆向山口走去。

杨怀兴走出不远，抬头一看，那要饭的在前边路旁坐着呢！怀兴勒住坐骑，赶忙搭话：“朋友，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不干什么。你先下马，我有话对你讲。”

怀兴下了战马，二人坐在路旁，怀兴便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没什么大事。你替我付了饭钱，我十分感谢。请你留个名吧，咱俩交个朋友。”

杨怀兴眼珠一转，略停片刻说：“那好。请问，你贵姓？”

“我呀？别看我打扮不济，告诉你，我是大宋有名的战将。”

“嗯？你贵姓？”

“提起我来，谁不知道？我爹过去是磨盘山的总辖大寨主，姓曾叫曾杰，我是他老人家的不肖之子曾奎。”

“啊？！你是曾杰的儿子？”

“一点不假！”

“那曾凤英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我姑！”

“你为何来到此地？”

“唉，提起来话长了！我从小跟我老爷长大。前些日子，老爷病重，我跟爹爹回去探望他老人家。回去一看，他病得是不轻，我爷儿俩就守在床头，伺候着他。过了些日子，还不见好。你想，我爷儿俩是大宋的战将，能老呆在那儿吗？把我爹急得直转圈子。我一看，得了，有我爹陪着就够了，干脆，我先行一步吧。就这样，我就偷着跑出来了。你别看我这身衣裳，我这叫乔装改扮，银子带得多着呢，我是跟他们闹着玩儿。哎，我看你这身打扮，总是个战将。当时，我就想了个主意，等在这儿。你若是宋将，咱俩相随回营，你若是西夏的将官，我就将你杀掉。你看见我身后的这把段了吗？”

“啊呀，原来如此。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我的母亲曾凤英是你的姑妈，我的爹爹杨义广是你的姑父！”接着，他把下山认双亲，大战单云龙、观察铁车阵的详情，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

曾奎一听，乐得都崩起来了：“哎呀，这才叫大水冲了龙王庙——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哪！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二十六岁。”

“二十六了?嗯,比我大。如此说来,你就是我的二表哥了。二表哥你好?表弟给你磕头了!”说着话,跪倒在地,磕了一个响头。

杨怀兴忙把曾奎搀起:“曾奎弟,这回咱俩一块进宋营吧!”

曾奎说:“啦呀,没救出大表哥,你回到宋营,人家能认你吗?”

怀兴一听,为难了:“你说该怎么办?”

“这好办,咱俩先进山救人。”

“你行吗?”

“怎么不行?咱不用别的,就这个瓦罐,一扣一个。走,头前带路!”这二人说走就走,一马双跨,就回到了盘山口。

简短截说。这二人来到前敌,杨怀兴用手一指:“曾奎,你往那儿看!”

“噢,就这么个玩意儿呀!你快先闯上前去!”说罢话,噌!他跳下马来。

“曾奎,你打算怎么办?”

“你别管,我自有办法。”

这二人说到这里,杨怀兴把马一带,把枪一端,高声喝喊:“呔!闪开了哇——”他这匹马就嗒嗒嗒嗒冲上前去。

这边当兵的一听:“哟,他怎么又回来了?”当兵的已经领教了杨怀兴的厉害,不敢阻拦,赶紧跑去报信。

时间不长,就听里边有人喊话:“闪开了哇——”马蹄一响,蹿来一匹战骑。马上端坐一人:金黄眼珠,有盔有甲,掌端大刀,往外冲来。正跟杨怀兴马打照面。

杨怀必勒战马,端银枪,厉声喝喊:“什么人?”

“问我吗?我哥哥猩猩遛海,我叫猩猩遛山,奉大帅之命,在此把守铁车阵。你是什么人?”

“你家少爷杨怀兴。看枪!”话音一落,两个人战在一处。

那杨怀兴是何等的英雄?猩猩遛山没战几个回合,心里合计,不好,挡他不住!想到此处,一边派人给单云龙送信,一边冲军卒传令:“快,把他围起来!”

“是!”当兵的答应一声,哗一下,就把怀兴围到了当中。杨怀兴一不担惊,二不害怕,摆开掌中这条亮银枪,在里边拼命厮杀。

再看猩猩遛山。他把马撒出圈外,虎视眈眈,指挥着军卒:“拿活的呀!”

这阵,曾奎在外边正瞅着呢!他见猩猩遛山在督军催战,心里合计,常言说,“鸟无头不飞”。对!你不叫拿活的吗?嗯,我先对付你得了!他一歪脑袋,朝高坡上一站,把瓦罐一晃荡,照准猩猩遛山的脑袋,双手一松,刷!就扔了出去

。你说扔得这个准吧，不偏不倚，“噗嚓”一声，正扣在他脑袋上。

‘啊…’猩猩逻山只“啊”了一声，别的话就说不出来了。

当兵的顺声音一看，不知这是怎么回事：“哎，快看呀，咱们将军的脑袋怎么没了？”

“哟！怎么还直淌汤啊？”当兵的见主将变成这副模样，不由一阵大乱。

曾奎趁着乱劲儿，把腰一拧，瞪瞪瞪步履匆匆，跑到铁车阵前，双脚一点地，嗖！就跳到车顶。他定睛往里一瞧，里边有一匹马，马上趴着一人，身背后带着一支雕翎。曾奎心想，这准是杨怀玉，待我去救他！

曾奎话是这么说，可怎么救呢？他一时没主意，使顺着车厢，一节一节地往前爬去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看见车厢内跳下一个军卒，到前头小树林出恭。曾奎眉头一皱，计上心头，一纵身形，噌一下跳到地上，迈开两条小短腿，尾追上去，说时迟，那时快。噌一下就摠住了那个军卒的脖子：“不许动！”

“好汉爷饶命！”

“饶命不难，你要说实话！”

“是！只要是我知道的——”

“你说，这铁车阵怎么打开？”

“唆呀，好汉爷，我不知道。”

“什么？”曾奎噌一下，从背后抽出浑铁点钢镋，用镋尖对准他的眼窝子：“说不说？”

“说！我说。铁车阵两边有个大门，大门上有个老虎头。只要用力一捅老虎眼睛，大门就会自动启开。”

“这是真话？”

“小人不敢撒谎。”

“好！你先委屈一时。”说着话，将他捆好，给他嘴里堵上衣裳，拴在了树上。

曾奎得知真情，疾步跑到铁车阵门前，找到老虎头，亮出了浑铁点钢镋：“哈哈！待我捅这老虎眼睛！”

第二十七回 救怀玉曾奎立功 战难抚云飞上阵

小曾奎亮出浑铁点钢镋，对准老虎眼睛猛力一捅，霎时间，哗啦一声，阵门洞开。

曾奎迈快步跑进阵内，蹿到中间一看，杨怀玉紧皱眉头，趴在马背，昏昏欲睡。曾奎往前一进身，双手紧拽丝缰，急促地呼唤：“表哥，醒醒，快跟我走！”

杨怀玉听到喊声，微睁双目，有气无力地抬起头来：“啊?!你是什么人?”

“此处不是讲话之地，快跟我走!”这个地方，他们不能多呆!若被人家发觉，再把阵门关上，那他俩谁也出不去了。所以，曾奎紧拽丝缰，甩开快步，冲出铁车阵，寻机捡上黄瓷瓦罐，一直往前奔去。

他们正往前走，就听对面传来一阵马蹄声响。

来的是谁?鄯善国大太子单云龙。他听到军卒报信，急忙披挂整齐，冲到阵前：“呔!什么人吃了熊心豹胆，竟敢来救杨怀玉?拿命来!”话音一落，催马冲到近前。

曾奎勒马定睛一瞧，看他这身衣着打扮，准是单云龙!小曾奎不担惊，不害怕，象没事人一样，对他答话：“怎么，不让救是怎么着?”

单云龙顺声音仔细一瞧，猛吃一惊：“啊?!你怎么把玉面虎驮出来了?”他再看那铁车阵，门开了，让人家给破了!单云龙不由从胆边生出恶气：“呔!你给我站住!”他马往前蹿，想要截杀这两个人。

，那曾奎心里明白，站下较量难以取胜。所以，他不顾大太子喊叫，磨头就往山口外逃。他俩在前边跑，人家在后边追，眼看被单云龙追上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又可从铁车阵后边跑来一匹战马。马到近前，高声喊话：“呔!单云龙，章命来!”

单云龙回头一看：“啊?!”把他吓了个够戗，心里头扑腾扑腾直跳。怎么?原来喊话之人正是破了他定玄宝鞭的二公子杨怀兴。单云龙明知战他不过，圈马就败。

杨怀兴一看，心里话：跑?你得把脑袋留下。我两件事，一件也没曾办到。不把你的脑袋拿到手，爹娘还不认我!想到此处，浑身涌出无穷的力气：“你哪里走!”催马便追上前去。

单云龙一败，众敌兵纷纷乱嚷，向四处溃散，山口敌营顿时大乱。

山口内这么一乱，山外边的穆元帅就传出将令，命四虎将一齐往山里攻。前边是震京虎呼延云飞和金毛虎高英，他俩冲进山口，正碰上曾奎领着玉面虎杨怀玉出山。云飞一看，乐得都掉眼泪了：“。哎呀，怀玉救出来了!曾奎，你快护送怀玉回营，待我们去杀它个落花流水!”说罢，将怀玉让过身后，与高英又向山内冲击。他们边冲边打，整整打了一夜。直到东方发白，再看那战场上，鄯善兵死的死，亡的亡，死尸横倒一片；剩下那些没死的，也扔兵刃，跪倒投跷。只好说：“一时漏网不足为怪，待日后擒他。”接着，便传下将令，命军卒打扫战场，在盘山口扎寨宿营。

此时，杨怀玉已被搁到一张软榻之上。先生仔细看过，对穆元帅说：“伤势很重。不但身负箭伤，而且还有内疾。”穆桂英吩咐军卒，小心伺候。同时

，又给曾奎记功一件。大家说说笑笑，为曾奎祝贺。

稍停，穆桂英四下了望，没见着孙儿杨怀兴，便问曾奎：“怀兴呢？”

曾奎先把饭铺相遇之事说了一遍，接着说：“可能他追赶单云龙去了。”

众战将一听，就要前去寻找，穆元帅说：“方向不明，不便追寻，还是等等再说吧！”可是，左等不回来，右等不回来，一直等了好几天，还是不见杨怀兴的踪影。

杨怀兴未归宋营，急坏了他娘曾凤英。这几天，茶不思，饭不想，只知低头哭泣。众战将见了，也都心里难过。

老太君手指杨文广说：“此事全怪你个奴才！”

穆桂英也说：“不怪他怪谁？孩子若有好歹，我看你后悔药何处去买？”

杨文广一听，满脸通红，低头不语。

曾奎接着说：“你们不必担心。怀兴的本领，非一般人可比。我想，定是单云龙败阵，他追下去了。说不定，他会提着敌将的脑袋来进营盘。”

穆桂英说：“既如此，咱再等几日，也好让军兵歇息歇息。待怀兴回营，咱再大兵西进。”

又等了两天，还未见怀兴回营。穆桂英心中合计，眼前军情紧急，不能再等了。若再拖延下去，只恐鄯善兵卷土重来。她与太君商量一番，老太君也点头称是。

这一天，正是黄道吉日。穆桂英升坐帅帐，传下将令：

“令震京虎呼延云飞和金毛虎高英为前部先行官，杨文广和曾凤英护进怀玉，到玉兰关养病。其他战将，随军听令。”穆元帅传令已毕，鸣炮三响，拔营起寨，三军儿郎，浩浩荡荡向西挺进。

大军正向前进发，就见蓝旗官跑来禀报：“回禀元帅得知，前边已是西夏的都城。”

穆桂英一听：“好！鸣炮三声，倚山靠水之处，安营扎寨！”军令一传，炮响三声，扎住行营，铡草喂马，埋锅造饭，刹那间，一切料理停当。

大军刚刚扎好营盘，营外传来了炮响。工夫不大，蓝旗官进帐，单腿点地，跪报军情：“启禀元帅得知，西夏国兵马亮队，点名要穆元帅亲临疆场！”

书中暗表：若论两国交兵打仗的规矩，不管谁打谁，安营之后，都得歇兵三日，才准交锋。如今，西夏国急了，趁宋军人困马乏，想杀个措手不及。

闭言少叔。穆元帅听了禀报，略思片刻，对众将官言讲：“若不下阵，恐吃他耻笑。众三军，放炮出征！”

穆元帅传出将令，回到后帐，项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浑身上下收拾利落紧衬，到辕门外上坐骑，带领大队，来到前敌。

穆元帅朝对方一瞧，西夏国城外，亮出了一队西夏兵马！军士们举着各色太旗，哗啦啦迎风飘摆。中间儿有一杆杏黄大旗，下绣盘龙，横梁绣红字：“两夏国王”，正中绣斗大个“那”字。穆元帅再往旗脚下看：排列着无数西夏的战将，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，黑的、白的、老的，少的，等等不一。战将中间闪出一匹骏马，马上端坐一人：年纪五十挂零，花花脸膛，压耳毫毛，爹蓬胡须，头戴王冠，狐狸尾，雉鸡翎，身穿鎡铁甲，外套绣龙袍，掌端大铁刀。不用问，这就是西夏国的国王。

穆元帅催马刚到在两军阵前，西夏王便问：“叻！你可是宋军元帅？”

“正是本帅穆桂英。你是何人？”

“西夏国国王那延雄！姓穆的，好狠毒啊！你暗派宋将，冒名顶替，以订亲为名，不光唆使大王国退出我的联军，还杀死了我的太子那立荣！为报此仇，我早已跟鄯善王作过商议，单等平灭你大宋之后，定将大王国化为灰烬。今日，暂不谈攻克大王国之事。姓穆的，休来看，我两国联军，战将千员，兵马数万，也足以平灭宋朝。我劝你下马伏绑，以保全性命；如其不然，你一世英名，将不得善终！”

“王爷言之差矣！大王国孟老国王深明大义，为使黎民免遭兵刃之苦，才退出凶杀酷战的联军，此乃义举，为世人所赞颂。咱且不谈孟达之事，就看前敌情景，自本帅发兵以来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短短数月，直捣到你的都城。想你西夏和鄯善，合在一处，也不过弹丸之地。怎抵得住我天朝大军？我劝你效孟达为楷模，罢兵不战，乃为上策，不然，你只有死路一条！”

“好一张利嘴！今日不给你点厉害，也不知我西夏王有多大能为。看刀！”说话间，刷！抡刀劈来。喝一声：“开！”回手就是一刀。紧接着，扳刀头，献刀纂，来了个顺水推舟。等二马错镫之际，刀头往后一带，噗！：将西夏王的头盔削落马下。还不错，没削掉脑袋，只把他头顶的牛心发箍疙瘩鬃给削掉了。

西夏王带回战马，刀交左手，一摸脑瓜：“哇呀呀呀！”可把他气了个够戗，也把他吓了个够戗。

穆桂英赳回马来，从容答话：“西夏王，我手下还留着情呢！，不服的活，再过来比试！”

西夏王心里话：我还打呀？再打脑袋电保不住了。

西夏王正在为难，就听后边传来马蹄声响。接着，有人喊话：“王爷休要担惊，某家来也！”那延雄回头一看，啊！可把他乐坏了：“姓穆的，休要逞强，要你命的人到了！”说罢，将马撒回。

穆桂英举目观瞧；对面奔来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人，三十来岁，上中等

个头，身高九尺，膀阔腰圆，体壮如牛，黝黑脸膛，黑中套紫，紫中套红，连鬓络腮，长着金毛，二道扫帚眉，一双狐狸眼。再仔细观瞧：头戴镔铁盔，身贯镔铁甲，外套黑战袍，跨着乌骓马，掌端一双寒光闪耀、杀人不见血的双枪。

穆桂英看罢，刀交左手，近前问道：“来将通名！”

“吁！”来将听到问话，冲到近前，勒住战马：“休要问我。你可是穆桂英？”

“不错，正是本帅。”

“老乞婆！我与你有一天、二地、三江、四海之仇。你我相见之日，使是我的雪恨之期！”

穆桂英愣住了，略停片刻，问道：“小将，休叫什么，你我二人何仇之有？”

“哼！我来问你，大宋天朝有一忠臣，官拜平西王，你可认识？”

“你是说狄青老王爷吗？我与他同殿称臣，怎不认识？”

“你认识就好！告诉你，他就是我的爷爷！我爹爹是大太保狄龙，我乃双枪无敌大将狄难抚！”

“噢！你是狄龙的后代？”

“对了。姓穆的，你好狠毒哪！想当年，只因杨金花下校场夺印，狄、杨两家结下冤仇。我爹爹曾借征服南唐之际，挂了二路元帅，欲意报仇。不料，深仇未报，反倒使我爹爹狄龙、二叔狄虎、奶奶双阳公主命丧东京。这还不算，就连我那年迈的爷爷狄青，也被你穆桂英亲手斩杀。娃穆的，我就是为你而来。今日相见，实乃三生有幸！”

狄难抚为何讲出这般言语？还得说书人补讲一段往事

想当年，呼、杨两家合兵征服了南唐，就要班师回朝。刚刚走到朱茶关，突然接到四帝仁宗的旨意，穆桂英将平西主狄青打入木笼囚车，押解回京。

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，狄龙、狄虎、双阳公主被解往回京，仁宗龙颜大怒，立即传旨，将狄龙、狄虎开刀问斩。双阳公主被押入天牢，等狄青回朝，再作处置。双阳公主以为自己和狄青也要被斩杀，便偷偷修书一封，托人秘送狄青。信中告诉他。“二虎子已被斩首，咱夫妻也将掉头送命。你千万不要回京，赶快投奔鄯善，等待时机，为狄家复仇。”双阳公主将信送出，便一头掩死在山墙以上。不巧，送信的人让守城兵再三盘查，说了实话，还交出了书信。军卒又转呈金殿。皇上看罢，怕狄青投奔鄯善，助纣为虐，使下秘旨，命穆桂英捉拿狄青。

穆桂英接到秘旨，万分惆怅。心想，狄王爷在征西、征南中，都立下了赫

赫战功。狄、杨两家过去虽曾有过隔阂，但是。老王爷大义灭亲，已将仇扣解开。为何又要捉拿于他？嗯，我得设法成全他老人家。打定主意，派人把怨王爷请来，又把旨意详情述说了一遍，拿出一封银子，对狄青说：“老王爷，您先暂时隐蔽起来。等过三过五，万岁皇爷平息了怒气，我穆桂英凭着头上的功名，定要保举老王爷还朝。”

老狄青点点头说：“穆元帅，如此大恩大德，我狄青将来必定报答。”就这样，狄王爷拿好银两，辞别穆桂英，乔装改扮，远走高飞了。

狄青走后，穆桂英守口如瓶，对谁也未提及此事，只偷偷告诉了太君一人。事后，从朱茶关的死囚牢中提出一名重犯，开刀用刑。这样一来，人们都以为穆桂英把狄王爷给斩了。这是一段往事，补叙明白。

闲话休提。穆桂英听了狄难抚的这番言语，又高兴，又生气。高兴的是，老狄家有了后代，能接续香烟；生气的是，你本是中原的子民，为何去投奔鄙善、攻打你的祖先？又一想，噫！这也难怪！他不明真情，错把仇恨记在我头上了。想到此处，穆桂英笑了笑说。“难抚啊，狄氏门中有了你这条根苗，本帅我十分高兴。不过，你可说错了，那狄龙、狄虎官报私仇，贻误了军机，是万岁皇帝将他杀死；双阳公主乃是自寻无常。至于你爷爷狄青吗？万岁曾下旨意，命我捉拿于他，这事不假。可是，我暗赠银两，将他偷偷故走，让他隐蔽起来了。难抚啊，咱狄、杨两家本无什么仇扣，纵然是有，也应以国事为重，共同御敌。你为何助纣为虐，调头来打自己的国家？难抚啊，来来采，快随本帅回营！”

“哈哈哈哈！姓穆的，你想用满口胡言，来买我这颗滚烫的复仇之心吗？真是白日做梦！看枪！”说着话，扑楞！就是一枪。

这双枪可厉害呀！穆桂英见枪到了，忙闪身形，躲了过去。接着。二马盘旋，俩人鏖战在一处。

这两个人阵前激战，后边的宋将边看边议论：“谁，老狄家的？”

呼延云飞一听：“哈哈！老狄家也有后人啦？这小子，穆元帅放了狄青，他却恩将仇报。哼，真不够两撇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那是多少年前的话了，老祖奶奶告诉我的。待我去收拾他！”说到这儿，忙冲前敌喊话：“元帅回来，让我对付这个免崽子！别看他双枪厉害，我砸不出他大粪来，算他头三天拉干净了！”说着话，紧催战马，来到疆场，替下元帅，到在狄难抚近前。

狄难抚带马一瞧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问我吗？我是呼延庆的儿子，震京虎呼延云飞！”

“噢?你是老呼家的?”

“对!”

“我曾听说，当初平二龙山、捉拿我爹，就是你们老呼家干的?”

“是我爹拿的。父一辈，子一辈，拿你呀，就得靠我了。过来，跪到我面前，叫三声呼爷爷，就留你条活命，如若不然，看见这把大槊了吗?砸不飞你的脑袋，算你脑袋是石头做的!”

“黑小子，气死我也。你哪里走!”狄难抚把马匹往前一迸，挥双枪扎来。云飞的马往旁边一带，躲过双枪。紧接着，把大槊一摆，呜!朝狄难抚砸击

。

第二十八回 小英雄入营盗枪 老王爷出山助阵

呼延云飞举起大槊，朝双枪大将猛力一砸，砸得他在马上又栽又晃，差一点儿掉下战马。

狄难抚蹙回马头，惊叫一声：“啊，厉害呀!”

“厉害?十分劲儿我才使了一半，还有一半呢!又来了!”话音一落，呜!大槊又砸了下来。

狄难抚一看，啊呀，怪不得提起五虎大将，人人胆战心惊。今日一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想到此处，双枪大将把师父教给他的几手精招，拿出来了。只见他把兵刃要开，枪风嗖嗖，寒光闪闪，就是泼水也难到他身上。呼延云飞那是多么善战的武将?嗨嗨，跟狄难抚打了足有四十个照面，也没分出高低上下。他费多大力气咱不知道，反正鬓角上见汗了。

过二人正在奋力厮杀，云飞就听后边有人喊话：“呔!云飞，圈马回来，我助休一臂之力!”话音一落，策马冲向前敌。

云飞心里合计，不管是谁，按换手，喘喘气儿，回来再战。想到此处，蹙马回归本队。

双枪将带马抬头一瞧，对方义上来一匹花斑豹，马上一员将官，粉白脸堂，银蓝银甲，掌端一对亮银梅花锤。狄难抚近前问话：“什么人?”

“金毛虎高英!”报过名姓，二话没说，两个人就厮杀起来。

这两个人都是拼力气的。战了三四十个回合，也未分输赢。穆元帅又派出都兴虎孟通江和卧街虎焦通海临敌。这样，狄难抚一阵就轮战了四虎大将和穆桂英元帅，只杀得天昏地暗、日月无光。

这时，太阳已经压山。穆元帅传出将令，鸣金收兵。

狄难抚把马一勒，说道：“不战了?好吧，留你们多话一宿!”说罢，一阵狞笑，领兵撒阵。

穆元帅带领众将进了军营，来到帅帐，议论军情。众将官你言我语，商议

再三，也未想出战胜狄难抚的良策。

穆桂英坐在一旁，低头沉思，狄难抚能为出众，真不好对付呀！今日一阵，便被他连战四虎大将。唯怀玉没与他交锋，可惜他有病在玉兰关调治，不能征杀！想到这里，她不由皱起了眉头。

大家正在为难，就听旁边有人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！众位，这算个什么事，还把大家愁成这样！”

众人一瞧，说话之人是曾奎。

穆元帅问：“曾奎，你有何高见？”

“今日疆场之上，我可没出阵。你们猜为什么？我专在阵前看门道。”

“什么门道？”

“我看看他的枪有什么出奇之处，为何这般厉害。我这一看哪，明白了，他的枪是对宝枪，枪尖的钢口与众不同，太阳光一晃，刷刷直冒火星。这火星一晃，晃得你双眼难睁，还怎么胜他？”

“嗯。有道理。那你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这好办。他不就仗着这对枪逞凶吗？咱若把他这对枪弄来，不就得了？”

“怎么能弄到咱手？”

“那还不好弄？这么一拿呗！”

“你是说偷？”

“什么叫偷，看不见拿呗！”

“办这种事，你父亲曾杰可是行家里手。曾奎，你能行吗？”

“什么，我爹能偷？嗨，不是我说大话，我偷我爹都一愣一愣的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就进城一趟。”

“行。你们又家别愁了，该吃就吃，该喝就喝。我现在进城，四更天就回来；四更天回不来，迟不过天亮。”

“曾奎，此番前去，如入虎穴，千万小心。”

“没事儿！”曾奎转过身子，到后帐按好寝行衣，把浑铁点钢镋往腰里一挂，出了连营往前走，不多时就来到西夏国城外。他定睛往城头上一看，当兵的提着灯笼，来回巡城。他们一边游动，一边说话：“今日咱城内好热闹啊！”

“那可不！双枪将打了胜仗，全军庆功嘛！你没见又杀牛、又宰羊，每人还赏咱半斤酒、半斤肉？”

“嗯，今日吃饱喝足，明日一上阵，穆桂英就完了。哈哈哈哈哈！”

曾奎在城下一听：呸！谁完了？你们别高兴得太早，咱走着瞧！他见当兵的巡城走去，忙从兜囊里掏出爬城索，往上一扔，挂在垛口之上，两只手一拽，两条腿一蹬，噌噌噌噌就上了城头。他站稳身形，把爬城索一团，掖进兜囊。

一猫腰。顺着马道就往下走来。

曾奎下得城来，在西夏城内就转游开了。干什么？找狄难抚啊！他东家进，西家出，穿大街，走小巷，找来找去，直找到一座府第门前。曾奎从门缝里一瞧，嚯！府内明灯蜡烛，照得透亮；侧耳盗听，院内传来高谈阔论之声，略停片刻，双脚拧地，噌！跳上院墙；刷！又跃入院内也稳住身子，定睛一瞅，正面有座大厅，厅内灯明如昼。曾奎高抬腿，轻落足，蹑足潜踪，来到窗外，甩唾沫润透窗纸，来了个木匠单吊线，往里一瞧，哟！内有不少战将。当中摆着一溜桌椅，正面坐着狄难抚，大家正在向他敬酒。有几个醉鬼眼珠都红了，舌头都不好使了，端起大碗当酒杯正往脖子上倒。又见一员大将，端着大碗酒走到狄难抚面前：“狄将军，您的本领盖世无双。宋营的大将，谁能胜得了您？为您明日活擒穆桂英，干杯！”

“谢谢你的姜言。这酒我是不能再喝了！”

“不行！您不干这杯酒，是瞧不起我！”

“好！”狄难抚盛情难却，端起碗来，咕咚咕咚喝了下去。接着，把碗一推，对众人说：“诸位，天已三更，大家回府歇息去吧！明日我上疆场，还需众将军观敌瞭阵。”

“好！”说着话，一个个东倒西歪，狼狈散去。

狄难抚吧众人走了，也站起身来：“来人哪，掌灯，领我回房。”

“是！”当兵的打着灯笼，直奔后院。

曾奎趁人不备，也尾追而去，走了不大工夫，曾奎一看，好！狄难抚进门了，屋里灯亮了，当兵的出来了，当啷一声，门也插上了。

曾奎一溜小跑绕到窗前，又悄悄把窗棂纸捅破，往里一瞧，狄难抚坐在床头，旁边戳着那对双枪，正自言自语地说话：“今日阵前取胜，全凭这对宝枪呀！怪不得师父说。他请了多少高人，才给我铸造而成。只要有我这对宝枪，穆桂英休纵有千军万马，也无济于事。嗯，这事可不能让我师父知道，他若知我在这里厮杀，可就麻烦了。”一边说着话，一边拿起双枪，又戳在床头跟前，然后，摘下头盔，将灯熄灭。

曾奎在外边看了，不由心中一阵暗喜，睡吧，你不睡我怎么下手？他呆了一会儿，又近前一听，鼾声震耳，睡着了！曾奎来到门前，往腿上一伸手，抽出牛耳尖刀，插进门缝，咯楞！把门闩拨开，再轻轻推门，迈步走进痔中。里边挺黑，他借着外边的月色一瞧，狄难抚脑瓜朝里脚朝外，如稀泥一摊，合衣瘫在床上。曾奎暗想：待我将他的双枪拿走！他刚要伸手去拿，又一想，哎，这小子正在酣睡，我呀，不如亮出浑铁点钢镗，镗他一家伙！曾奎想到这里，伸手把镗抽出来，高抬腿，轻落足，慢慢来到狄难抚跟前，两手一捧兵刃，就要进招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狄难抚一抬腿，当!踹出一脚，正踹在曾奎的小肚子上，把他踹得紧退几步，咕咚!坐到地下。

再看狄难抚，一个鲸鱼翻身，扑楞!站起身来，回身把双枪操在手中：“胆大刺客，你以为我睡着了?哼，我扎死你!”

还没等他往外扎，曾奎眼疾手快，来了个就地十八滚，滚到院内。

狄难抚一看，嗯!跑了?这是谁呀，怎么这么快?他大喊一声：“你给我站住!”

狄难抚的话音刚落，这府内可就乱套了。霎时间，护院的军卒敲锣打鼓乱嚷嚷：“快点儿，抓活的!”

“可别让他跑了!”

曾奎在院内一看，这可坏了!枪也没盗成，人也没扎死，反惹出眼前这场麻烦。他四处一耷摸，见前后左右的军卒，打着灯笼火把，朝他涌来；又见狄难抚拎着双枪，也奔出房来。曾奎心里话，你们想拿我呀?没门儿!只见他朝西跑了几步，双脚拧地，噌!越房而去。

狄难抚一看：“上房了!快搬梯子!”为什么搬梯子?不搬梯子，谁也上不了房啊!就这样，又搬梯子又上房，乱成一窝蜂了。

趁着这般乱劲儿曾奎他窜房越脊，一口气跑出了西夏城。他真是忙不择路。出得城来，头也不回，照直往山沟里跑去，生怕人家追来。他边跑边想，唉!真来晦气。我回营该怎么对众人说呀?嗯，撒个谎吧，就说狄难抚一宿没合眼，我白等了一夜，明下晚我再去…?—

曾奎只顾合计心思了，等他打定主意，抬头一看：“唉哟!这是哪儿啊?”他再往四周细瞅，坏了，没见宋营!曾奎抬头看了看三星，明白了：我走错了。应该走东门，却走了北门了。啊呀，但不知哪条路通向宋营?若叫人家追来，我该怎么办?哎，跑吧!他又向前跑去。

曾奎脚不沾地，一直向前奔跑，直到东方发白，天光大亮。曾奎站稳身子，向四外一看，好嘛!这里除了山就是岭，遍地是树木丛林。

此时，他真为难了。这该怎么办呢?找人打听一下吧，可这地方真缺德，连个人影儿也没有。他心想，噫!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走，反正总会碰到人的。他迈开双脚，又朝前走去。

曾奎沿着山路，又走了顿饭工夫，抬头一瞧，前边闪出一大片树林，树林之中影绰绰好象有兰问草舍。曾奎心想：哎，有房就有人，待我进去打听打听。想到此处，又朝树林中走去。

曾奎进了树林，来到草房跟前，用手一推，柴门关着。他伸右手，紧握拳，嘭嘭嘭叫人开门：“开门哪!”

工夫不大，就听里边说话：“谁呀？大清早怎么就来叫门？”话到人到，咣当！两扇柴门一开，从里边走出一个老头。

曾奎上眼一看，这老人，年纪七十开外，发似山头雪，须赛九重霜；面如古铜，皱纹堆垒，两只眼睛，灼灼发光。头戴黄缎子鸭尾巾，身穿土黄色长袍。看他的相貌打扮，决非一般庶民。

曾奎看罢，忙上前施礼：“老爷子您好！”

老头仔细打量来说：“啊！你是一”

“我是走道的。老爷子，请赏给碗水喝。”

“好，随我进屋。”

“不。天刚大亮，你家里有大姑娘、小媳妇的，我进去不大方便。”

“不不不，这儿没有家眷，就有孤身一人。走，进屋！”

“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”说着话，老一少进到屋内。

曾奎进屋一看，屋内陈设十分简陋，除一桌一床之外，就是些日用家俱。

此时，老头叫他坐在桌旁，又递过一碗茶水。曾奎端起碗来，咕噜噜倒入肚内。喝罢，他正要询问路径，老头却开口问请：“这一壮士，看你穿了身夜行衣，不象一般之人。你这是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呀？”

“啊呀，你还挺内行呀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不敢说内行，老朽我略知一二。”

“哎，老爷子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过去我是个保镖的；如今年事已高，保不了啦。”

“那一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呀？”

“唉！儿女都有，都死在我前头了。”

“你老伴呢？”

“也下世了。”

“唉哟，你老人家孤身一人，可够可怜了。”

“还好。我身体还健壮，一个人倒也自在逍遥。我来问你，你贵姓啊？”

“好吧，你要问我，我就跟你说说。老爷子，你久居深山，孤陋寡闻，其实，提起我的名讳，可大着哩！”

“噢？”

“你知道大宋天朝有个浑天侯穆桂英吧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我就是在她老人家手下听令！”

“嗖？你姓什么？”

“姓曾。你听说过曾杰吗？”

“听说过。他是你的什么人?”

“那就是我爹，我叫曾奎。现在，我跟着穆元帅征西。今日是这么回事……”他把前因后果讲了一遍，还说：“老人家，这个狄难抚，纯粹是个孬种！穆元帅怎么劝他，他都不听。哼，老狄家没一个好人。俗话说，‘上梁不正下梁歪。’他爹狄龙就不是个好东西，他爷爷狄青也不怎么样！”

“啊?!如此说来，这个奴才保鄯善了?”

“对!老爷子，你生气了吧?不光你气，谁听了谁生气。老爷子，请给我指引一下通往宋营的路径，我要走了。”

“等一等。想不到狄难抚这奴才保鄯善，打大宋，老朽我岂能容他?我跟你一块走!”

“你?拉倒吧!四虎大将都打不了他，你能顶个啥用?”

“暖!不用我打他，只要我到前敌把眼一瞪，他就得乖乖下马伏绑!”

“啊?老爷子，照你这么说，你还有两下子，不是吹牛吧?”

“不吹!”

“那好，跟我走吧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不用多问，见元帅我自会报名。你稍等片刻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这老头说完话，转身形往后走，从后边拉出一匹战马，将扣带安牢，收拾利索，又转身形进到内屋。

曾奎等在外屋，工夫不大，老头出来了。曾奎一看，哟，变了!只见这位老爷子：头顶银盔，身贯银甲，外套战袍，虎头靴，红中衣，宝剑，弯弓，雕翎，全带在身上。

这老爷子浑身收拾紧衬，又伸手从墙上摘下一件兵器，外边罩着黄套，走到马前，挂在得胜钩上。

一切准备妥当，二人出了柴门，老爷子回头把门一锁，说道：“曾奎，跟我来!”

“你认识道吗?”

“闭着眼睛，也不会走错。”说着话，老爷子抓过战马，扳鞍跨上战骑，冲马下喊话：“曾奎，哎，哪儿去了?”

“在这儿哪!”

老爷子回头一看，哟!在他马屁股上站着哪!老爷子扭过头去，对他说：“你怎么站到这儿了?”

“像骑马走，叫我跟着跑啊?一马双跨，正合适。加鞭吧!”

“好!”老爷子答应一声，马上加鞭，出了树林，穿山越岭，拐山沟，绕山坳，一直往前走去。

这二人走了好长对问，曾奎手搭凉棚往前一瞅，好！远远闪出宋国的军营。忙说：“快到了！”

“知道。”说话间，他们来到辕门以外。

老爷子一带战马，冲曾奎说：“快进去报知元帅，就说老朽前来报号立功！”

“好，你且少等。”曾奎跳下马来，噤噤噤向帅帐跑去。

再说宋营将官。自曾奎出营去盗双枪，众人无不为之担心。整整一夜都没合眼，眼巴巴盼着他回营。大家正在静静等候，就见曾奎进了帅帐。大伙一看：“唉哟，你可回来了！”

穆元帅忙问：“曾奎，盗枪之事办得如何？”

“唉，别提了。”他把昨夜详情述说了一遍，又说：“我碰到一个老头，这老头一听说狄难抚保了鄯善，立即就生气了。他非要给咱帮忙，跟着我也一块来了，现在辕门等候。”

穆元帅一听，忙问：“此人姓甚名谁？”

“他贵贱不说，说见元帅才讲呢？”

“不管怎样，人家既来助阵，咱就该以礼相待。众将官，随本帅出迎！”

穆桂英领众将到了辕门，抬头一瞧，啊？！这个人怎么如此眼熟！

穆桂英正在发愣，就见这位老爷子甩镫离鞍，下了坐骑，紧走几步，来到穆桂英面前，一撩鱼褥尾，跪倒在地；

“穆元帅，死不了的狄青给你见礼！”

穆桂英定睛一看：“啊呀，原来您是平西王！”

第二十九回 拒认亲难抚反目 思克敌福生遇僧

平西王狄青见到穆桂英，立即下马，大礼参拜。穆元帅赶忙将他搀起：“啊呀，想不到你我在此相逢。老王爷一向可好？”

“有劳元帅动问。”

“快快进营。”说话之间，把平西王狄青接进营盘。

大家来到帅帐，平西王与众将官见礼已毕，分宾主依次坐定。穆桂英问：“老王千岁，自南唐一别，您老人家何处安身？”

“唉！没有元帅的恩放，哪有老朽的命在？往事不堪回首啊！”说到此处，擦去泪迹，长叹一声，叙述前情：“那时我想，万岁皇爷若真将狄家满门抄斩，鄯善国定会以复仇为由，挑起战事。为此，我便暗暗来到西夏地界。到在这里，我没露面，隐居在僻壤穷乡，以观动静。鄯善一旦兴兵作乱，我便挺身而出，劝他罢兵。自三国联军进犯大宋王朝，我坐立不宁，常在暗中打听前敌战事。今日，多亏碰上曾奎，才得知详情。那小奴才狄难抚助纣为虐，已步入歧

途。我决不能让他一意孤行，祸害宋国。元帅清放宽心，此事包在我狄青身上。”

“啊呀，老王千岁，您此番前来，恰如久旱的雨露，太及时了。您到在前敌，多对他陈述利害，让他带罪立功。并且，让他放心，有我穆桂英在，万岁皇爷定会不记前愆，赦免于他。”

“多谢元帅恩典。”

这时，穆元帅正要设宴与狄青接风，忽然前敌传来了当当的鸣炮之声。刹那问，蓝旗进营禀报：“启寨元帅得知，狄难抚带人马前敌讨阵。”

平西王狄青一听，站起身来，冲穆桂英说道：“元帅，他来得正好，请赐老朽一支将令，待我去见这十奴才。”

“老王千岁，你一路受尽了鞍马劳乏，还是歇息歇息，明日再战。”

曾奎眼珠一转，忙接过话茬儿：“不能！老爷子说了，到这儿饭也不吃，水也不喝，先把孙儿弄过来再说。老爷子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“是啊，我立功心切；纵然为我摆下山珍海味，我也难下肚肠。带马！”

“老爷子，我头前给你引路。”小曾奎一步当先，冲出帐外。

小曾奎撒腿如飞，跑出连营，来到前敌，抬头一看，双枪将狄难抚怒气冲冲，正在破口大骂。

狄难抚可真气坏了。昨夜没抓到刺客，他料知是宋营的战将。今日来到两军阵前，见跑来个矬子，仔细打量一番，心里合计，嗯，就是他，没错！他大喝一声：“你给我站住！”

曾奎听到喊话，站稳身形：“站住？站住就站住！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爹曾杰，我叫曾奎，是老杨家的亲戚。昨日下晚我进了你的寝帐，寻思把你蠃死！又一想，不能！真要把你镬死的话，对不起老狄家。所以，我就投忍心下手。”

“胡说，休是被我踢跑的。”

“谁说？我要真想镬死你，那还不容易？”

“好！有能耐你过来，咱俩较量较量。”

“跟你较量？哼，我身为大宋天朝的征西大将军，能跟你一般见识？我若跟你打，岂不等于欺负你？”

“你想怎样？”

“别急。我不但不与休交手，还得往后稍稍。”

“却是为何？”

“对付你这样的无能之辈，还用我亲自动手？后边有个老家人，是伺候我的

。平时给我捧茶端水、铺床叠被。我曾教过他几下拳脚，什么三脚毛、四门斗的，多少会那么几招，今天我把他带到前敌-让他与你交锋。你若能胜他，我再动手，你若连这个老苍头都打不赢，还用得着我吗？”

曾奎讲出了这几句话，把狄难抚的鼻子差点儿气歪！他正想发作，见曾奎转过脸去，冲后边喊叫：“呔！我说后边那个铺床叠被、捧茶端水的老苍头，快来给我上阵！”

狄青一听：“什么？铺床叠被、捧茶端水的老苍头？他这是喊谁呢？”

孟通江眼珠一转，乐呵呵地冲狄青说：“老爷子，喊你呢！”

“这？这是喊我吗？”

“一点几不错。他若报出你的姓名，那狄难抚还不得吓跑了？如果真吓跑了，你到哪里抓他呀？他这叫稳军计！”

“噢，却也在理。”老王爷抖擞精神，一带战马，高声喊喝：“呀呔！曾将军，不要担惊，铺床叠被、捧茶端水的老苍头来也！”说话间，狄青两腿一磕飞虎鞦，两脚一踹绷镫绳，双手端起九耳八环刀，策马奔到前敌。曾奎一看，忙闪到一旁。

双枪大将狄难抚定睛一瞧，哟！这个老苍头，相貌不俗呀！有盔，有甲，有刀，有马，比那个矧于还威风呢！他上下打量一番，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狄王爷带住坐骑，上一眼、下一眼、左一眼、右一眼，仔细打量着双枪将，不觉流下两行热泪。他把眼拭了拭，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问我吗？狄青之孙、狄龙之子，双枪大将狄难抚！”

“噢，你就是狄难抚？我来问你，你娘是谁？”他为什么问这话呢？狄龙成亲，他不知道啊！

狄难抚听了这话，生气了：“你问我娘干什么，真来多嘴！”

狄青也没再问，他满怀深情，大叫一声：“狄难抚，我的孙儿……”

“住口！你这个老苍头，怎敢找我便宜？拿命来！”

“且慢！你把我当成何人？我是你爷爷、平西王狄青！得知狄家有后，我欣喜万分，心中暗暗谢天谢地。不料，你却保鄯善，反大宋，助纣为虐。如此妄为，怎对得起你的祖先？孙儿，遵爷爷言命，快下马伏绑，向穆元帅请罪。以图带罪立功，为狄家增光，为大宋效力！”

“啊？！你是狄青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你，你当年不是让穆桂英斩杀了吗？”

“不曾。孙儿，你听我对你道来——”他把前情一讲，又说：“狄、杨两家的隔阂，早已消除。孩子，我做梦也未曾想到你呀！你在哪里投师学艺，你师

父是谁?快对爷爷述说详情。”。

“休要多嘴，我不会告诉你。”

“那也好，以后再谈。难抚啊，快下马磕头!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真来令人好笑也!昨日穆桂英与我交锋，连败四阵。她明斗不过，便暗暗派刺客，加害于我。明，暗都未得逞，又派你来上阵，假冒我家祖先。我狄难抚非是三岁孩童，怎能轻信于你?你说你是狄青，何人为证?分明这是穆桂英设的诡计，还能哄骗于我?”

“哎呀，我真是你亲爷爷，难道还能冒名顶替?”

“住口!方才那婊子已将底揭穿，说你是为他铺床叠被的苍头!”

“噯!他那是稳军计，怕你知我前来，不战而逃!”

“得了吧!别说你一个糟老头来冒名顶替，就是那真平西王前来，我也决不相认!”

“啊?!却是为何?”

“如真是我爷爷前来，我倒要问他，那狄家的仇恨，他如何得报?”

平西王听了狄难抚这番言语，心里合计，他这话说得也有些道理。爷儿俩从未见过面，今日萍水相遇，我自报姓名狄青，他怎能听信?再说，他口口声声要与狄家报仇，也是大丈夫之所为，不能怪他。想到此处，平西王点点头说：“好吧!难抚啊，你说我是假，我说我是真，再僵持下去，也难

辩明真情。依我之见，你也别打，我也别战，咱爷儿俩圈马先奔鄯善国。那鄯善王单天启是我的内侄，到在那里，你一细问，便知分晓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!岂能任你摆布?跟下，穆桂英已无计可施。全军覆没，指日可待。那鄯善国距此山高路远，往返一趟，需多少时日!你这是调虎离山的缓兵之计?哼，哪来那么多闲话跟你讲。看枪!”说着话，扑哧就扎来一枪。平西王一看不好，忙摆九耳八环刀，仓啷往外招架。

狄青勒马回头，大声喝喊：“畜牲!你这样待你爷爷，难道不怕五雷轰顶?”

“你是谁爷爷?看枪!”说罢，又连着刺来两枪。老王爷不敢怠慢，又封了回来。

此时，二马错镫。只见那狄难抚把双枪住手中一并，奔着狄王爷的后脊背，啪!就打了出去。老王爷见枪到了，忙在马鞍上内躲身子。怎奈，他岁数大了点儿，身子闪躲得慢了点儿，双枪正打到他的后脊背上。就听哗楞一声，老王爷甲叶翻飞，眼冒金花，心头受堵，哇地一下，涌出一口鲜血。老王爷紧咬牙关，强咽下去。咽是咽下去了，但没咽净，那血顺着两个嘴角，就流了下来。

穆桂英在旁边看得明白。见平西王负伤，忙冲士兵喊话“来人，鸣金!”霎

时间，铜锣紧响，催老王爷撤阵。可是，老王爷置若罔闻，蹙过马头，刀交左手，伸右手擦了擦嘴角的余血，又大声呐喊：“畜牲！你不听爷爷的金玉良言，反倒对我狠下毒手，我看你如何下场？你拿命来！”说着话，又要催马上阵。

狄青为什么不撒马败阵呢？他想，今日我也豁出来了！要嘛我把你整死，要嘛你把我整死，反正不能眼看着你帮虎吃食。

平西王正要催马上前，就听后边有人喊话：“喂！平西老王爷，圈马回来，末将来也！”

老王爷听到喊声，回头一瞧：从后营门绕来了一人。这个奔跑如飞，霎时间到在前敌。

宋营众战将举目观瞧；此人四尺多高，五十来岁，瘦小枯干，头戴马尾透风过凉巾，高搭茨菇叶，左鬓边插一朵镶边的疙瘩，上身青缎子小紧身，下身青兜裆滚裤，脚踏抓地虎的快靴，背披靠垫，身后带一口小单刀。大伙不看则罢；大伙一看，一个个尽扫愁云。此人是谁？矧子曾杰。

曾杰打哪几来呀？老岳父久治不愈，终于故去。他把后事料理完毕，对陆氏说：“眼下战事吃紧，咱得为国出力。我不能在此久呆，要去跟穆元帅征西。顺便，找咱的儿子。”陆氏点头应允。他出得门来，边走边打听曾奎的下落。就这么着，一直来到前敌。

曾杰来到两军阵前，一眼就认出了平西王狄青。怎么？征南唐时，他们一块儿在穆元帅帐下听令，认识呀！他见狄青那股架势，知对方准是敌将。曾杰助阵心切，喊了一嗓子，连穆元帅都未参拜，便奔向疆场。

老王爷听到喊声，带马一瞧：“曾杰，你来得正好，快把这个冤家给我拿下！”

“老王爷别着急。啊？！吐血了？快回营去。他是什么人？”

“别提了——”老王爷把前情简要述说了一番。

曾杰一听，气得他横眉立目，怒发冲冠：“好啊！孙子打爷爷，从来没听过。老王爷，你要死的要活的？”

“嗯，最好将他拿进营来！”他为什么这么说话？难抚是自己的后代呀，最好能将他劝说过来。

曾杰说：“行。你到后边对穆元帅回禀一声，我先将他拿住，再去与元帅见礼。”说着话，跑上前去。

曾杰一到疆场，曾奎看见了：“哈哈！爹哎，你也来了？”

曾杰扭头一瞧：“哟！奎儿哎，咱们一会儿再唠。”说罢，冲到敌将跟前。

双枪将狄难抚一看：“哟嗬，宋营里矧子可真不少！”他仔细打量了一番，便问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在下姓曾名杰字福生。休就是狄难抚?”

“然也!”

“啊呀，你小于是猴儿拉稀——坏肠子啦，连你爷爷的话都不听啊，你爷爷说了，叫我把你整死。可是，我不能那么手黑。你是老狄家一条后代，还得留后嘛!过来，我把你捆上，去向穆元帅请罪。不然的话，瞧见这把小单刀了吗?别说你这号的，你问问南唐那帮战将，提起我曾杰曾福生，哪个不捂脖子?”

“嘿!就凭你这副其貌不扬的模样?”

“哼!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;包子有肉，不在褶上。别看我外表不怎么样，打起仗来，你准不行!”

“好，那咱们较量较量。你哪里走!”说着话，摆双枪向曾杰刺来。

“哈哈，真打呀?打就打!”曾杰它唧唧把小单刀抽出来，啪!往起一跃有两丈多高。

双枪将一看：“哎哟我的妈呀，什么玩艺儿，蹦这么老高?”说到此处，不由抬起头来，盯着曾杰。

曾杰跃在空中，脑瓜朝下，双手擎着小单刀，呜!连人带刀就下来了。

双枪将一看不好，急忙带住坐骑，较足力气，挥身使劲，一抖双枪：“开!”就封了出去。

这一来，曾杰的小单刀正好落在枪杆上，只见仓啷一声，小单刀就被磕飞了，曾杰也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

双枪将带马回头一瞧“哈哈哈哈哈!矧小子，你还是成镇南唐的大将呢，原来如此稀松。我扎死你!”说着话，摆单枪就往下扎。矧子曾杰急忙来了个就地十八滚，一扭身子，寻机捡起小单刀，往正南就跑下去了。

狄难抚一看，心里话：我明白，你就这么一手，再轱辘我也不放过你!狄难抚这匹马嗒咯嗒咯四蹄蹬开，便追向前去。

曾杰在前头跑，狄难抚在后边追。矧子回头一看，哎，你真追呀?好，豁出两条腿受累了，我把你领到山沟，叫你进不来也出不去。想到此处，迈开两条小短腿，施展起陆地飞行术，跑起来跟游龙似的，不跑大路专跑小道。一会儿，吱溜!钻树林了;一会儿，吱溜!又出来了。就这样，三绕五绕，绕进了山沟。

曾杰进了山沟，踏上了一条羊肠小路。走不多时，见路旁有块卧牛石，使坐下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等着你，你不来我也不走!”说到此处，他心里又合计，这小子真厉害呀!他这双枪这么高明，谁教他的?嗯，我战不了他，我得打听打听他的师父，找他师父算帐!

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人乖马从前边小路上走来。等来到曾杰跟前，带住了

坐骑。

曾杰定睛一看，哟！马上之人是个带发的头陀。这和尚：八十多岁，面赛紫羊肝，两道浓眉斜插入鬓，发如霜雪，头戴月牙金箍，身穿红色僧衣，外套红色袈裟，下边胖袜云履，拂尘尾插在背后，一百零八颗数珠佩在胸前，胯下一匹宝马良驹，得胜钩上挂着一把月牙铲。这把铲非同一般，前边是月牙，后边是铲，两头带刃，都能伤人。

曾杰看到这里，心里想，此人仙风道骨，鹤发童颜，定非一般之人！

这和尚下了坐骑，将马拴牢，把拂尘尾擎在掌中，冲曾杰走来：“弥陀佛！谁在这儿坐着？”

“我！”

“请问，从这儿到西夏国，怎么行走？”

曾杰把小圆眼翻了翻说：“大师父，你到西夏干什么？”

“串门。”

“噢！你这是从哪儿来呀？”

“五台山。”

“请问你的大号？”

“无姓。”

“噢，无姓长老。老师父，你不能再往前走了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前边是战场。”

“谁跟谁打？”

“有个叫狄难抚的战将，这小子替鄯善国卖命，十分厉害。不知他向谁学的这身能耐，我若得知他师父的名姓，非掏掉位的眼珠子不可！”

“弥陀佛！狄难抚就是贫僧的徒儿！”

“啊？！你是谁？”

“贫僧乃五台山天泉寺的长老，法号无姓，真名五郎杨延德！”

曾杰一听：“哎哟，闹了半天，您是杨五爷呀！”

第三十回 三灵道鼓弄唇舌 头陀僧劝徒从善

来的这个和尚，正是五台山天泉寺无姓长老，五郎杨延德。杨延德上这儿干什么来了？找他的徒弟——双枪大将狄难抚。杨五爷怎么给他当了师父呢？这里边自有一番说道。

想当年，狄青一家在东京汴梁的时候，大太保狄龙尚未成亲。狄青公事繁忙，对儿子的婚事也来多过问。狄府中有个丫环，叫梁秀英，那年一十八岁。这丫环生得五官清秀，体态端庄，不施粉黛，自来俊俏，大太保狄龙便偷偷看

上了她。可是，狄府家规甚严，狄龙不敢当面对父亲说明此事。他在背地跟梁秀英说：“你若愿许我为妻，我就在爹爹面前多说好话，将来定明媒正娶。”开始，梁秀英只说门不当，户不对，再三推诿。可是，经不住狄龙再三纠缠，慢慢就点头默认了。从此，二人便有了私情。几个月过后，秀英怀孕了。她暗地里催促狄龙说：“咱们赶快定婚吧！不然就不好看了。”

狄龙说：“你且放心，待我慢慢跟爹爹说明。”其实，他并不敢对狄青言讲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眼看快到产期，梁秀英问狄龙怎么办。大太保说：“你先回娘家，把孩子生下来。你放心，将来不论到什么时候，也让他接续狄门的香烟。”秀英无奈，以探亲为由，回到原郡。

开始，母亲并未发觉。过了些日子，母亲知道了，使问秀英这是怎么回事。秀英见闻，吞吞吐吐，光是啼哭，不敢言声。母亲瞒着爹爹，又过了一月，秀英生了个男孩。梁老头说她丢人现眼，败坏了家风，操起菜刀，非要砍死她不可。母亲苦口相劝，才暂时忍住怒气，并让她满月后滚出家门。

满月这天，老两口又再三追问。秀英无奈，只好说出实话。

爹爹一听，怒气难捺：“既是大太保的后代，你得把孩子进回府去。他不说明媒正娶吗？他若留你，你就在那儿呆着，他若不留你，你死在外边也别回来！”秀英万般无奈，带了点路费，抱着孩子，只好痛别家乡，上东京去找狄龙。

梁秀英晓行夜住，历尽艰辛，好不容易到了东京。在那儿一打听，不巧，老狄家带兵出朝，下了南唐啦，狄龙还挂了二路元帅。秀英只好含悲忍泪，抱起娇儿，千里迢迢，又赶奔南唐。

她到南唐之后，逢人就问，结果也未打听到狄龙的下落。怎么没找到呢？一来，那时狄龙已占据了二龙山，外人谁也不知道；二来，那时两国开兵作战，纵然知道，人们也不敢说。这样来，她跑了好多冤枉路不说，把盘缠也花了个精光。从那时起，又沿街乞讨，抱孩子返回汴梁。

到东京之后，老狄家不但未曾回京，反而全家犯了重罪。梁秀英这可为了大难喽。回娘家吧？爹娘不会收留；找狄龙吧！又无处投奔。秀英心想，好难抚养的娇儿啊！她给孩子起了个名字，叫狄难抚。最后，她紧咬牙关，抱着孩子，吃上百家饭，穿起百家衣，乞讨在穷乡僻壤。由于常年流离失所，终于劳累成疾。在孩子六岁那年，她突然昏倒在一座破庙里，奄奄一息。孩子趴在母亲身上，大叫大喊。如此惨景，催人泪下。

正在这时，打庙外走来一个和尚。谁呀？五郎杨延德。他从五台山下来，四处云游，正好路过此处。

杨五郎见一个贫妇在庙内躺着，小孩又哇哇直哭，便动了恻隐之心。他走

上前来，将秀英从昏迷中唤醒，细问详情。

秀英知道自己天数已尽，从头到尾实叙无遗，还说：“老方丈，行行好积积德吧，请把孩子抚养成人。单等他爹还朝之时，让他们骨肉团聚。我纵死九泉之下，也不忘师父的恩德。”

杨五郎一听，愣神了。他正要开口讲话，再看秀英，二目已闭。延德心里合计，京中之事，我在五台山就曾打听明白，狄、杨两家确有仇怨。如果把这孩子带到山上，养大成人，再教他武艺，日后，会不会拿他的浑身本领，找杨家报仇？可是，又一琢磨：两家虽然有点隔阂，我把他的后代拉扯成人，他狄家得知真情，定会报恩报德，说不定因这孩子，两家的仇扣倒可以解开了。杨五郎想到这里，先拿出些银两，为秀英安葬。随后，带领狄难抚上了高山。

到在五台山上杨五郎对狄难抚体贴入微，百般照应，并且，还教给他本领。杨延德琢磨，我杨家祖传是枪。我教他双枪吧，比长枪更吃功夫。杨五郎为教狄难抚，那真是掉了十几斤肉，流了几大缸汗哪！可是，狄难抚可不晓得他师父的真名实姓，光知道法号叫无姓长老。

后来，杨五郎出外云游，听说杨家将又奉命征西。他心里合计。如今，徒儿的艺业已经学成。值此国难当头之时，该让他到前敌报号，为国效力去了。想到此处，把狄难抚唤到身边说：“徒儿，你上高山，已有二十余载。如今，我该对你叙叙前情了！”接着，把前因后果详详细细述说了一番。

狄难抚一听：“多谢恩师养育之恩。您似亲生一般教我练功，我定遵师命，为国出力报效！”

“徒儿，我已给你备下战马和盔甲；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。专给你打造了一对双枪。你拿他对敌，准能成功。徒儿，下山之后，到西夏地界去找穆桂英，就说我保举你前敌立功。待得胜还朝，叫她奏明圣上，论功封赏，你好为狄家增光，为狄门接续香烟。”

“师父之言，孩儿谨记心头。”就这样，狄难抚千谢万谢，辞别杨延德，下了高山。

狄难抚离开五台山，一路上马不停蹄，直奔西夏地界两来。

这一天，天色将晚，狄难抚来到一家店房投宿。巧了，在他房间的隔壁，刚住了一个老道。狄难抚进屋不久，这老道就走了进来。

狄难抚抬头一看：这老道长得挺绝，脖子下边耷拉着一个内瘤子，少说也有八九两重。

狄难抚见他也是投宿之人，也不在意。二人攀谈之中，难抚便把我是谁谁，师父是谁谁谁，我要到哪哪哪……和盘托出。

他这么一说，老道乐了。“哈哈哈哈哈，无量天尊！你呀，真不够两撇！”

“啊?道长何出此言?”

“哼!狄家冤枉，为世人所不平。你爹、你叔叔、你奶奶，都被杨家害死不算，你爷爷狄青，还被穆桂英亲手宰杀!常言说，‘有仇不报非君子!’你也是堂堂五尺之躯的大丈夫，怎能置不共戴天之仇于不顾，反倒替自己的仇敌卖命呢?你这样话在世上，岂不遭万人唾骂?”

“道长，此事当真?”

“我一个出家之人，焉能说谎?”

狄难抚听了此话，稍停片刻，又问：“道长，此事既然当真，那我该怎么办?”

“依我之见，你不该去投穆桂英，应该投奔你的亲人!”

“亲人?”

“是呀!那鄯善国跟你狄家是亲戚嘛!你保鄯善王，去攻打中原。单等大宋江山到手，把老杨家一杀，把老呼家斩，你这仇恨不就报了吗?不然的话，你的亲人在九泉之下，也不会瞑目安息呀!”

这个老道这么鼓弄唇舌，还真管用。狄难抚心想，是啊!我怎么不为狄家报仇，反倒击仇人帐下卖命呢?我爷爷跟她出征南唐，立下多大功劳?还被她置于死地;我到前敌立下战功，她不也会对我狠下毒手?想到这儿，便说：“请问您法号怎么称呼?”

“我叫三灵!刚才一番言语，也是我信口开河。何去何从，请你三思而定夺。告辞!”说完，走出门去。

狄难抚听了老道的一番述说，一宿也没合眼。他思前想后，琢磨再三要为举家报仇。第二天，便直奔鄯善国而去。

再说五郎杨延德。自狄难抚下山他心中忐忑不安：狄难抚这孩子，没经过世事，尚使听谁说到狄、杨两家有仇扣，会不会反去投奔联军，与大宋为敌?如真是那样我岂不落下满身罪过?他越想越害怕，最后想出个主意，待我下山云游一番，一来打听徒儿的下落，二来看看娘亲。想到这儿，把诸事安排已毕，上马提铲，离了高山。

杨五郎赶路心切，为了抄近，便踏上了小道。在此西夏地界，除了山，就是岭。他一人在山沟中行走，不觉迷了路径。正想找人询问，举目一瞧，前边卧牛石上坐着一人，正是曾杰。

闲言少叙。杨五郎抓住髻子问道：“你姓甚名谁?狄难抚这个奴才，他究竟怎么样了?”

“不瞒你说，我叫曾杰。那狄难抚太不是东西了……”接着，便叙述了前情。

杨五郎一听，气得他眼珠子都快崩出来了：“弥陀佛！这还了得！曾杰，我跟你一道，擒拿这个奴才！”

“杨五爷，你过去德高望众，人人称颂，可惜，现在你威风扫地了，只落得众人唾骂！”

“啊？谁在骂我？”

“宋营的战将呗！”

“其情为何？”

“谁叫体教了那个倒霉徒弟！大伙说，‘子不教，父之过。’狄难抚不是东西，他师父也扯淡！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？”

“什么话？你想，狄难抚本来就良心不正。不是你收他为徒，教给他那么大的能为，那狄难抚能挡住我们的去路？”

“哼！这个奴才，果然未听我的言语。曾杰，头前带路！”话音一落，提缰在手，扳鞍上马，挂上月牙连环铲，就要起程。曾杰噌地一下，跳到马后鞞上，一马双跨，朝宋营走去。一路无书。

简短截说。这俩人马不停蹄，一直来到宋营。杨五郎紧勒战马，说道：“曾将军，快往里禀告余老太君，就说她的不肖之子杨延德拜见！”

“是！”曾杰答应一声，跳下战马，朝大帐走去。

此刻，穆元帅、余太君与众位战将，正在帅帐议论军情。狄王爷坐在一旁，气得浑身哆嗦。穆元帅说：“老王爷不必动怒。常言说，‘车到山前必有路’。待咱再想别的良策。今日战场劳乏，请先到后帐歇歇去吧。”元帅说罢，当兵的把他搀到后帐。

走进狄青，众将官一个个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相对无言。

就在这时，曾杰乐呵呵地走进帅帐，冲穆元帅和众将官抱腕施礼：“诸位都好！”

穆桂英忙说：“曾将军，战场交锋之事如何？”

“那小子武艺高强，我不是他的对手！”接着，把前敌之事禀报了一番。穆元帅和众战将听了，茶呆呆发愣。

曾杰说：“哎，你们不要发愁。我虽然没拿住他，可请来一位能拿住他的高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他的师父。”

“你从哪里请来的？”

“道上碰见的。”

“怎么那么巧?”

“噯!我会算卦。我掐指一算,就知他师父要来。因此,我也没想与他交锋,跑下战场,去接他师父。”

“他师父是谁?”

“提起此人,那可神了,乃是五台山无泉寺的杨五爷!”他又把详情述说了一番。并说杨五郎现正候在帐外。

老太君听了,霎时脸上堆满怒色:“哇!让他给我报门而入!”老太君为什么动怒呢?她心里话:好你杨五郎!你脱离风尘,不顾国家安危,自享逍遥不算,还教了这么个徒儿,来与大宋为仇作对,这还了得!

穆元帅说:“祖母休要动怒。五伯父千里迢迢,受尽风霜,来到宋营,咱就该列队相迎。”

余太君听了,一言没发。穆元帅见太君未加阻拦,忙传将令:“众将官,随本帅出迎!”说话间,带众将走出帐外。

穆桂英出了营门,抬头一瞅,哟,可不是五们父!

那位说,穆桂英认识杨五郎吗?认识。当年破天门阵的时候,杨五郎下山助战,爷儿俩见过面。

穆桂英紧走几步,来到杨五郎跟前,跪倒磕头:“伯父在上,桂英有礼!”杨五郎低头看,也连忙甩镫下马“弥陀佛!快快起来。”

“谢伯父。”说罢,穆元帅站起身来。

“你祖母她老人家现在哪里?”

“正在帐内。请伯父进营。”

“好!”

说着话,穆桂英亲自牵马,领杨五郎迈步往里走去。

来了这么个陌生人,儿虎将可就傻眼了。他们跟在后边,小声嘀咕:“杨五爷?哎,你见过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唉呀,是个大和尚。”

“和尚怎么没剃头呀?”

“少管闲事!”

杨五郎跟随穆桂英进了帅帐,抬头一看,瞧见了自已年迈的生身母亲,不由心中酸痛,热泪盈眶,紧走几步,扑通跪倒在地:“老娘在上,不肖孩儿给您叩头!”

老太君本想教训他一番。一见儿子泪流满面,心中也不由悲痛起来。略停片刻,说道:“延德,站起身来!”

“多谢老娘。”说话间，穆桂英亲自搭座，延德坐在一旁。

老太君说：“延德，咱老杨家祖祖辈辈征战疆场，至死不二，为的是保我社稷。没曾想休却教出这不义之徒，助纣为虐，攻打大宋。儿啊，你有何脸面，再来见我？”

“老娘，您老人家非知……”杨五郎把前情讲了一遍，又说：“请母亲放心，有他狄难抚，就没孩儿我，有孩儿我，就没他这个小冤家。不过，咱杨家一向豁达大度，屈己待人。我上得阵去，只治他一服，不治他一死。不管怎样，他是狄门的后代。”

老太君一听：“对，我儿言之有理。可是，眼下千军万马都不是他的对了。你已是古稀之人，能胜过他吗？”

“老娘不劳惦念，有孩儿一面承当。”

接下来杨五郎又细问了前敌的战况，正当他们议事之时，就见蓝旗官进帐禀报：“报元帅得知，狄难抚带队前来讨阵！”

杨五郎一听：“好！我正要会他。来呀，抬铲鞴马！”

老太君忙说：“你刚进营来，先歇息歇息吧！”

“老娘啊，待儿先拿下这个冤家。”话音一落，便迈步走出帐外。

矧子曾杰一看，忙喊：“五爷呀，等一等，我给你前头领路！”说着话，三步两步就跑在五郎前头。

此时，狄难扶手端双枪，正在骂阵：“呔！来营中的无能之辈，赶快出来送死。末将我等侯多时了！”

“哟！”曾杰一听，跑上前去：“呔！狄难抚，休要逞狂！”

“啊？！又是你？手下败将，还有脸再来上阵？”

“这话你可说错了我第一次跟你交手，根本没用心机，是想试试你的能为。”

“你都不是我的对手，还来吹牛！”

“什么吹牛？俗话说，‘行家伸伸手，便知有没有’。我一看呀，你不怎么样！今日上阵，我本想要你的性命！可是，不行，有人不答应。”

“谁？。”

“这你别问。狄难抚，我请来一位高人。我可不是说大话，这位高人一上阵，你小子准得扔榆、下马、磕头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矧小子，你满嘴胡说！不是我狄难抚说大话，哼，我的武艺已练得炉火纯青。你就是把天下练武之人都找来，我也瞧他不起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那还有假！”

“这可是你说的!我这位高人来到前敌，你敢不下马跪拜?”

“那是自然!”

“你若下马呢?”

。那我就是狗熊!”

“那好，你等着!”说着话，他转过身形，又打手势又喊话：“老爷子，快奔这儿来!”

曾杰不喊杨五爷喊老爷子，狄难抚根本没加理睬。他带马抬头一看，见宋军队伍里嗒嗒嗒嗒跑出一匹战马。

狄难抚远远看去，啊?!前边来的这匹战马，好眼熟啊!又一细看，马上坐一位带发头陀。这和尚八十多岁，面如紫羊肝，头戴月牙金箍，身穿红色僧衣，外套红色袈裟，胖袜云履，手端一条月牙连环铲。

“啊?!师父!”狄难抚不看则已，一看呀，把他吓得真魂都出窍了，嘴也撇了，眼也直了，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杨五郎来到近前，把马一勒，大声喝喊：“狄难抚!小奴才!下山之时，为师怎样嘱咐于你?你为何反亲为仇?”

狄难抚一看这般光景，赶紧甩镫离鞍，下了战马。

曾杰一看，“哎，别下马!下马就是狗熊!”

狄难抚哪还顾得了许多?忙把双枪挂在得胜钩鸟翅环上扑腾就跪倒在杨五郎面前。

第三十一回 探恶阵文举中弩 报冤仇怀玉陷身

狄难抚见了师父杨延德，也不顾曾杰冷嘲热讽，急忙甩镫离鞍，下了坐骑，把双枪挂在得胜钩上，紧走几步，来到师父而前，扑腾跪倒在地：“师父在上，不肖的徒儿给您老人家叩头!”

杨五郎见狄难抚跪在膝前，才消了点几怒气。他把月牙连环铲挂在得胜钩上，厉声说道：“奴才起来!”

“谢师父!”说罢，站起身子。

“难抚，临下山之时，为师怎样嘱咐于你?你为何背离师愿，做出这等事来?想当年，穆挂英恩放了你的爷爷。狄王爷虽然隐居深山，但心向大宋。他知你反亲为仇，助纣为虐，才赶奔前敌，意欲劝你认祖归宗。不料，你连你的爷爷都不相认，竟心狠手黑，将你祖父打得抱鞍吐血。难抚啊，你这样做天理难容啊。”

“师父，您先休要埋怨，容徒儿回禀详情。”

“讲!”

“师父，我奉师命下山，本要投宋营，报号立功。不曾想半路上碰见一个

三灵道长，他对我嘲弄一番，说穆桂英害死我的爹爹，伯父、爷爷和奶奶，狄家与杨家有不共戴天之仇。说我此番投宋营是大逆不道，对不起列祖到宗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我听了他这番言语，迟疑不决，便信步先到鄯善国，去见鄯善王。那鄯善王是我的表大爷，得知我奉师命投宋营，把他气得二目圆睁，把我狠狠斥责了一番，还骂我没出息，软骨头，不配作狄门的后代。我听了这番言语，才改弦易辙，扶保鄯善，来到西豆，攻打穆桂英。师父，常言说得好，‘天地君亲师为大’，‘师徒如父子’。请您开恩，饶徒儿这一次吧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敢背离师命了。”

杨五郎一听，琢磨片刻，说道：“嗯，知错就好。如此说来，师父我的话，你还是听了？”

“听！您就象我重生父母，我不听师父的教诲，还够个人吗？”

“那好！快快牵马，跟为师进宋营。”

狄难抚听了，跟珠一转说：“师父，你的话我已铭记心中。不过，我不能跟你进营。”

“却是为何？”

“我若跟你进营，在穆桂英帐下听令，免不了会让人耻笑。”

“嗯？这么说来，你还去保鄯善？”

“不。从今往后，既不保大宋，也不保鄯善。我要自己踏出一条生路，找个地方去占山为王。师父，有您老人家，我不能打杨家；鄯善国跟我是亲戚，我也不能下手。我只好坐山观虎斗，桥头望水流，远离那杀人的战场，隐蔽一世，了却终身，也就是了。劝师父开恩，放徒儿我走吧！”

“这……”杨五郎听了狄难抚这顿言语，合计了好大工夫，最后又问道：“难抚啊，这可是你的真心话？”

“言而无信，岂为丈夫？若在师父面前说一句亏心话，我狄难抚死而不得善终！”

杨五郎心里琢磨，他刚才一番言语，细想起来，倒也有些道理。眼下两国交战，若定要让他助宋反鄯，只怕一时难以转过这个弯来。先让他离开前敌，等以后再慢慢开导于他。想到这里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徒儿，既然如此，你只管前去。还望你常去五台山探望为师，到那时，咱再详谈。”

“多谢恩师。请您放心，必有徒儿报恩的一天！”狄难抚说着话，站起身来，抓缰勒镫，飞身上马，一拨马头，奔正北方急驰而去。

杨五郎见徒儿策马而去，不由心中一阵难过：难抚啊，你上山二十余载，咱师徒亲如父子一般；今日你到山寨落草，不知何日才能相见！想到此处，略定了定心神，才扭回头来，看了看身后的穆桂英。

穆元帅心领神会，连连点头。她心里合计，五伯父做得对！只要他不与咱为仇作对，咱大军就能西进了。穆元帅琢磨片刻，将令旗一摆，忙传军令：“众将官，攻城！”

这时候，城楼上的西夏兵，见宋军如潮水般涌来，吓得魄散魂飞，忙喊：“啊呀，宋军攻城了，快禀报王爷！”

自狄难抚上阵之后，西夏王那延雄正在银安殿等候音信。军卒将前敌详情一报，西夏王那延雄不由大吃一惊：“怎么，双枪大将走了？啊呀，这可了不得啦。众三军，快撤城逃命！”那他还怎么再打呢！传下了旨意，带领文武百官，慌忙出西门，匆匆逃命而去。满城军卒，跑得快的，跟着走了；跑得慢的，扔枪归顺了。

穆元帅领兵涌进西夏城，将四门紧闭，杀牛宰羊，犒赏三军。酒席宴上，大家纷纷向五郎敬酒，赞扬他的功劳。杨五郎说：“此乃区区小事，何劳大家启齿？小奴才有何胆量，敢不听我的言语？”

曾杰一听，摇了摇头说：“五爷，您可别把话说死。我看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，没个准。别看他当面说得好听，谁知他肚里有何打算？”

五郎说：“这你放心。只要我杨延德活一天，他就不敢轻举妄动！”

这时，平西王狄青也由后帐来到席前，为杨五郎进酒祝贺。全军将士，人人喜气洋洋，个个谈笑风生。整个营帐，一片欢腾。

一连几天过去了，这一天，杨五郎拜见老太君：“娘亲，孩儿要告辞了。”

“为何如此匆忙？”

“孩儿本是出家之人，已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若老呆在前敌，恐怕让人耻笑，孩儿我要告辞归山了。”

老太君听了，没加阻拦。穆桂英又再三挽留，也未留住。最后，杨五郎拜别娘亲，辞别众将，跨马出营，奔五台山而去。

穆桂英又在这儿歇兵数日，就要发兵攻打鄯善国。

前文书交待：西夏地界不是三国联军吗？现在看来，大王国罢兵了，西夏王败阵了。若再能把鄯善国征服，就该得胜还朝了。穆桂英琢磨再三，传出军令：由平西王狄青带领部分军兵，留守西夏国城。其他将官，随营听令。一切安排就绪，穆元帅择吉日，点大队，兵进鄯善。

穆桂英率领三军儿郎，正在往前进发，突然蓝旗来报：“启禀元帅得知，前边闪出一道关隘，名叫通天岭，岭上有鄯善国军兵把守。”

“此处离鄯善城还有多远？”

“二百余里。”

穆桂英琢磨片刻，传下军令：“炮响扎营！”霎时间，咚咚咚炮声紧响，宋军扎下了营盘，

穆元帅急于观察敌情，连战饭都没顾得上吃，带了部分将士，就奔往通天岭。等来到岭前，带马抬头一瞧，啊呀，怪不得叫这么个名呢！这道大岭，陡峭嶙峋，拔地而起，那山峰象利箭一般，直插云端。山上怪石累累树木丛生。看样子，定有走兽经常出没。再仔细观瞧，岭上还有鄯善国的旌旗，迎风飘摆！

穆桂英正在观望，忽听山岭上咚咚咚炮声连天。紧接着，从山口后边嗒嗒嗒蹿出一群战马，来到前敌，摆开了阵势。正中闪出一匹战骑，马上端坐一人，太子冠，黄金甲，胯下马，掌端一条三股托天叉。穆元帅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大太子单云龙。

穆桂英看见单云龙，立时想道，哎，单云龙又出现在前敌，那么怀兴哪里去了？

穆元帅两眼发直，正在思虑，那大太子单云龙就催马到在前敌。他把马一勒，眼瞅着穆桂英，发出一阵狞笑：“哈哈哈哈！前边可是穆元帅吗？”

“不错，正是本帅。”

“穆元帅，我在此等你多时了。听我告诉你，我鄯善国为攻克大宋，早已准备充分。贵军不是要到鄯善城吗？这个不难，你得先拿出本领，越过我这通天岭。若连我这道小小的通天岭都过不去，那鄯善城嘛，哈哈哈哈，你就休想进去了！”

穆元帅一听，气撞顶梁：“既然如此，撒马过来，你我分个高低。”说着话，摘下了雁翎大刀。

大太子单云龙一看，不着急，不害怕，从容答话：“慢！你穆桂英的本事，世人皆知。今日，咱不与你在疆场争斗。穆元帅，你顺着我的手腕瞧！”说话间，单云龙用手往西边的山下指去：“瞧见了么？那个山沟里边，我们摆下了一座金塔大阵，塔顶挂着一盏红灯。只要你们能将红灯摘下，我们就写降书，递顺表，永不再战。可有一件，如果你们摘不下红灯，你们就得服输。今日咱不动刀枪，兴义师，举义战，以阵来赌输赢。但不知穆元帅可敢赌否？”

“哼！真乃班门弄斧。想当年，我曾马踏过天门大阵；小小金塔阵，谅尔也不过是故弄玄虚罢了。”

“好！咱赌期定为百天，到期限便见分晓。”

“你可不能出尔反尔。”

“无信不立。穆元帅，我这就领你前去观阵。”

穆元帅一听：“头前带路！”

“跟我来！”说话间，单云龙头前带路，穆元帅后边跟随，二人来到了山口

跟前。

穆桂英抬头一瞧，山口内地势开阔，未见一兵一卒。她心中暗想，这就怪了，既没兵马，叫什么阵势？

穆元帅正在纳闷，单云龙用手一指，说道：“穆元帅，请往里边瞧！”

穆桂英顺手指一看，在开阔地的深处，渺茫茫，影绰绰，好象有一座塔。看样子，塔身还挺高。元帅左瞧右瞧，瞧了好大工夫，不由把头低了下去。为什么？她想，这金塔阵是怎么个阵势？一天阵，二地阵，三才阵，四门兜底阵，五虎群羊阵，六合六甲阵，七星阵，八卦阵，九顶阵，十面埋伏阵……”所有的阵，我无不精通，唯独这座金塔阵，真令人难明就里呀！

单云龙笑了笑说：“穆元帅，此处观看不清，请到近处瞧瞧吧！”穆桂英看到这般光景，将精神一振，催马就往里走。

就在这时，穆桂英忽听身后有人喊话：“母帅，破恶阵这有何难？待孩儿前去观阵！”

元帅回头看，从队伍后边催来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人；白脸膛，三绺长髯，头戴亮银盔，身贯亮银甲，胯下流星马，掌端一条画杆戟。谁呀？杨文举。

那位说，杨文举是谁呀？他是穆桂英的二儿子、杨文广的弟弟。曾在征南唐的疆场上，立下了赫赫战功。这次穆元帅奉旨镇守南唐，又把他带到身边，当成了贴身卫士。此番征西，穆元帅也从未让他上阵对敌。跟下文举要去探阵，穆桂英一时犹豫不决：“儿啊，你要进阵？”

“母帅，孩儿定要进阵，探探它如阿的厉害！”

“此阵非同一般，你可要多加小心。”

“抖也无妨。”话音一落，啪！马上一鞭，就冲向金塔。

杨文举是探阵，不是打阵。等把地形探听明白，就回来禀报元帅。

穆元帅见文举策马进山，她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里去了。为什么？自己身经百战，久战疆场，对这座大阵都一无所知。文举他能识破吗？

单云龙见杨文举进了大阵，他磨过马头，也跟进山口。

穆桂英见单云龙进了山口，心情更加紧张。她想，如果山内传来杀声，那就是打起来了，我再兴兵增援。她仄耳听了一番，还好，阵里鸦雀无声，连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
大家等了一个时辰的工夫，就看单云龙策马来到山口，把马一带，又交左手：“穆元帅，你刚才派去观阵的，可是杨文举？”

“然也！”

“听说他从来不离你的左右，是保护你的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哎呀，你怎么派他进阵去了？事到如今，别管怎么地，也得让你们娘几俩见见面。”说到这里，冲里边喊话：“来呀！把他抬出来！”

他这一喊“抬出来”，穆桂英莫名其妙，两眼眨也不敢眨，一直盯着山口。

时过片刻，就见由打里边走来四个军卒，而且抬着一块门板。他们来到近前，把门板放在了地上。

穆桂英往门板上一看，只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怎么？原来门板上躺着一个人，正是杨文举。只见他二目紧闭，两臂双垂，脚前插满了利箭。

书中暗袭：他中的这种箭，可不是一般的雕翎，是弩箭，比雕翎短。文举胸前中多了没有，足够四五十支。

穆桂英看着看着，不由失声大喊：“文举，我儿！”刹那间，眼泪象断了线的珍珠一般，洒满前胸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在马上不由晃了两晃。后边的众战将一看，也无不为之

伤心掉泪。

穆元帅定了定神心，拭干了眼泪，人喝一声：“众三军！”

“元帅！”

“将文举的尸首抬回营去！”

“是！”当兵的痛哭流涕，进身上前，把死尸抬下前敌。

呼延云飞见文举惨遭身死，差一点昏下战马。他强打精神，向元帅讨令，要与死者报仇。众战将也怒气不息，向元帅请令出阵。

单云龙骑在马上，幸灾乐祸，冲穆桂英狂声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！穆元帅，想当年你曾踏破了天门大阵。今日这区区金塔小阵，你去攻它，更不在话下。杨文举阵亡身死，这回可该你的了。”

常言说，“不怕搬兵，就怕激将”。穆元帅听了单云龙的这番言语，把眼泪一拭，转手提刀，就要跟进阵去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忽听后边一阵马蹄声响。接着，传来了呐喊之声：“呔！单云龙，慢抖威风，休逞猖狂，玉面虎杨怀玉来也！”话到人到，霎时间，怀玉策马来到近前。

前文书说过，杨怀玉到玉兰关养病，养不多时，病体痊愈，他惦记着战事，便与杨文广，曾凤英一同来到前敌。刚才，他在辕门外，正碰见军卒抬回文举的尸体。他向军卒打听了一番，便一口气跑到疆场。

杨怀玉来到两军阵前，气炸心肝肺，错碎口中牙，双眼珠陡起红线，血贯瞳仁：“单云龙，你头前带路，待我杨怀玉前去破阵！”

单云龙答应一声：“好！跟我来！”说话间，马往里走。杨怀玉紧追不放

，也跟了进去。

穆桂英一看，忙喊：“怀玉——”元帅这个意思是，你不能进阵！你知道阵内是这么回事？她这话还没等说出口，杨怀玉的马就象离弦的箭一般，蹿了进去。

杨怀玉尾追单云龙，刚进了山口，再看大太子，没了！玉面虎又向前进，通过了开阔地，抬头一瞧，哟！前边闪出一座金塔！这座塔，高有十三层，四周有紧闭着的八个阵门，下边有十三磴台阶，周围未见军卒把守，塔尖上高挂着一盏红灯。怀玉心想，刚才听军卒言讲，若把红灯摘下，那鄯善国就认输了。他琢磨片刻，带住战马，甩镫离鞍，下了坐骑，把马拴在一旁。带好兵刃，跑到台阶前，前前、后后、左左、右右、又观察了一番，见无异样，便抬起右脚，慢慢去踩那第一磴台阶。

他刚踩到这磴台阶上，突然间，见前边那个塔门当中，哧——，飞出一溜东西。怀玉一看：“不好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急忙滚到了地上。

就在他躺倒在地的工夫，只听脑袋上边传来嗖嗖的响声。怀玉定睛一看，呀，四十八支弩箭，落在自己身边。怀玉心想，啊！二叔定是被他们暗害到这里了。杨怀玉定了定神心，站起身形，向四外捫摸了片刻，又走到台阶近前。

这一回，怀玉没敢再踩第一磴，抬腿试着上第二磴。行，上了第二磴之后，抬头一看，嗯，没放弩箭。他又迈上第二脚，两只脚全站在第二磴上，也平安无事。

此时，怀玉心里琢磨，啊！原来第一磴设有机关，第二磴就无事了。想到此处，便放大了胆子，又去迈第三磴。

他的一只脚刚站到第三磴台阶上，就见这台阶“哗啦”一下，立了起来，闪出个窟窿。杨怀玉一脚打滑，全身晃动不禁大叫一声：“哎呀，吾命休矣！”

第三十二回 搬救兵曾杰闯山 会敌将桂英拼力

玉面虎杨怀玉刚踩上第三磴台阶，这台阶就立了起来，将他跌进机关。杨怀玉一闭眼睛，心想，完了，保准没命了！但是，跌下来之后，他可没觉得挨摔，是觉得有什么东西将他按住似的。接住是接住，可他就是觉得胳膊腿儿越挣扎越紧。

玉面虎慢慢睁开双眼，朝四外一捫摸：啊呀！原来被吊在了一个网兜之中。这个网兜，用铁丝拧成，特别结实，怎么挣也挣不开，越挣越紧。

杨怀玉定定心神，往下一看，下面是水，不知有多深。再往水中细瞅，啊呀！水中还有两条毒蛇，把脑袋抬起老高，吐着舌头，盯着自己。怀玉心想，多亏把我吊到水面以上，若是松到水面，我就喂了毒蛇啦！唉，可惜呀杨怀玉

，南征北战，东荡西杀，在疆场任我驰骋；不料错走一步，竟落到造般天地！奶奶，我见不着您了；二叔，这仇我报不了啦。他越思越想，心里越难过，虎目之中，不出涌出了泪水。

再说穆桂英。自怀玉进山观阵，她就忐忑不安地等候在山口，生怕怀玉中了埋伏。大家的心也怦怦直跳，都为怀玉等了好大工夫，就听里边马蹄声响，单云龙走了出来：“穆元帅，咱明人不做暗事，告诉你，杨怀玉进阵，也出不来了！”

“啊?!难道说你把他也害死在阵中?”

“穆元帅，此话从何说起?我未动一刀一枪，纵然一死，也是他自食其果，何况，他现在还不曾断气。当然，他的性命已攥到我们手心，任由我们摆布。不过，请元帅放心，现在可不能让他死去。杨怀玉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他自有用场。穆元帅，怀玉今年才三十来岁呀，你们杨门男将所剩无几了。若再失去怀玉，剩下你们一帮老寡妇、小寡妇，谁来接续杨门的香烟?当真你们白发人要进葬少年郎吗?穆元帅，这金塔阵是世外高人建造，奥妙无穷。说实话，你根本无法破它，你就认输吧!我是太子，可替父王代传御旨。你赶快请圣命写降书，让出求国的半壁江山，我就把杨怀玉放出阵来；你若执迷不悟，哈哈哈哈哈，预备棺材，前来领尸吧!”

穆桂英一听，气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：“住口!我杨家将乃宋国的股肱之臣，干国的忠良，宁可头断血流，战死在前敌，也决不出卖中原的百姓和大宋的社稷。想你鄯善。本也是大宋的疆土，中原的子民。而你忘却祖先，兴兵作乱，挑起事端，致使无辜黎民惨遭涂炭。哼，我看你横行霸道能有几日?”

“好!姓穆的，既想与我见个高底，我单云龙一定奉陪到底。说大话不算，请去进阵!”

穆元帅听了这话，无名大火，涌上心头。只见她擦干了眼泪，从得胜钩上摘下绣绒大刀，大喊一声：“头前带路!”

话音一落，穆元帅两脚一磕飞虎鞞，两脚紧踹绷镫绳，这匹马嗒嗒嗒嗒急驰到山内。

单云龙也不怠慢，蹙马尾随而去。

穆桂英催马进了山口，一直来到金塔脚下。

书中暗表：这阵儿，杨怀玉的马也没了。怎么?自他掉下翻板，就被人家给拉走了。

书接前言。穆元帅来到金塔阵前，四外仔细打量了一番，仍然不明就里。但是，她冲杨文举前胸中箭来判断，这塔肯定有暗算机关。心中暗想，杨怀玉进阵，是怎样被他们拿下，又被拿到哪里?嗯，我不能轻易下马，也不能轻易上

塔，得观察个明白。想到此处，围着这座金塔，转绕起来。

正在此时，穆元帅忽听身后有人说话：“我当是何人进阵，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浑天侯！哈哈哈哈，某家在此等你多时了！”

穆桂英勒马回头一瞧：“啊?!”她不看则罢，一看呀，吓得她二目发直！你道面前所来何人？却正是双枪大将狄难抚。

穆桂英心想，狄难抚不是占山为王去了嘛，怎么又出现在阵内？

还没等穆元帅开口，狄难抚把双枪往左手一交，催马近前，搭了话茬儿：“姓穆的，你万万不会想到我出现在你的面前吧？哈哈哈哈！你以为找来我师父，就能把我劝走吗？明告诉你，我只是出于礼仪，才假装听了他的规劝，暂时回鄯善国躲起身来。单等杨五郎回到五台上，我再上阵报仇。穆桂英，明对你讲，这座金塔大阵就是我摆的，我就是总阵主。这座宝塔，鄯善王早就把它修成。自我来到这里，动用了无数能工巧匠，夜以继日地把暗道机关赶修完工穆桂英，现在杨怀玉已在水牢，他正让两条毒蛇吞噬。哼，我不把杨家杀尽斩绝，就不是狄门之后。”

“住嘴！狄难抚，你真乃反复无常之辈。不听良言，反倒恩将仇报，死心踏地与杨家为敌。来来来，豁出我穆桂英这条老命，与你比斗几合。看刀！”穆元帅真急了，说着话，劈头就是一刀。双枪大将狄难抚一不担惊，二不害怕，摆双枪仓啷啷往外招架。这两个人撒招换式，厮杀在金塔脚下。

穆桂英虽然能打惯战，但她想儿子，惦孙子，所以打起仗来，不由得左顾右盼；狄难抚却稳稳当当，凭着牛大的力气，奇巧的枪法，专心溺战。就这样，二人打了四十多个回合，也没分高底。这也就是穆桂英，若换第二个，也未见得打这么长工夫。

四十几个回合过后，再看穆桂英，鬓角上就见汗了。狄难抚看，乐了，哼！今日我整不死你这个老乞丐，就不撤阵！想到此处，摆开双枪，越战越勇。

正在这时，就听有人说话：“呔！我说穆元帅，你跟他打个什么劲儿？你看，这小子印堂发暗，抬头纹都开了，小心他的晦气冲了咱们。走，跟我走吧！”话音一落，刷！由树上跳下一人，来到穆元帅面前，一伸手，就拦住了她的马头。

穆元帅一看，原来是曾杰。不由脱口而出：“曾杰，你……”

曾杰压低嗓门说：“我说元帅，刚才那小子说的话，我在树上都听到了。这金塔阵确实神秘莫测，一时难以攻破，再说，这小子武艺高强，力大过人，你与他比斗，难以取胜。元帅，此处乃是非之地，咱们不能久站，快走吧！”曾杰没等元帅说话，把缰丝一拽，转身，迈快步，一溜小跑就朝阵外跑去。

双枪大将狄难抚一看：“啊?!”矮小子，你又来了？你哪里走！”他一心一意

要把穆桂英整死；如今曾杰来救，他能答应吗？催马就追了下来。

此时，两匹马相隔得越来越近了。曾杰回头一看，忙说：“元帅，这小子追上来了。你自己拨马先走，待我回去把他截住。”

穆元帅担心地说：“曾杰，你，你能行吗？”

“请元帅放心！我保准能对付他。快，快走！”他一边说话，一边冲马屁股猛击了一拳，穆元帅这才催马奔出山门。

此时，曾杰急转身形，冲狄难抚喊话：“站住！你个混蛋，猴儿拉稀——坏肠子啦。刚把你师父糊弄走，你就从耗子窟里钻出来了。呸！这座阵是你摆的，对吧？”

“嗯，不错。矮小子你把穆桂英放走，我要叫你顶命！”

“哈哈！体话可以那么说，事可不能那么办。”说到这儿，曾杰眼珠一转，向四外一耷摸，指手划脚地说：“你看那边谁来了？”

他这么一比划，狄难抚心里也害怕。为什么？他老嘀咕，万一杨五郎再回来，我该如何是好？所以，他听了曾杰的话，就急忙回头观瞧。

矮子曾杰早琢磨好了，我不能跟他打，也不能跟元帅一块跑。我得往南跑，跟元帅来个两头挣。只要你追我，元帅就能脱离险境。所以，他趁双枪将回头观瞧的时候，磨头奔正南而去。

狄难抚回过头来一看：“啊？！矮小子，你怎么跑了？”

曾杰在南边故意挑逗：“我怎么不跑？光棍不吃眼前亏，大谅你也追不上！”

“你给我站住！”

曾杰一听，真站住了：“站住就站住。你敢追吗？若不敢追，我就借给你个胆子！”

“我不敢追？哼，今天我要不整死你，我就——”他那意思是：我就不是人！

他这句话还没说出来，曾杰接了话茬儿：“啊，你就不是我儿子？哈哈哈哈哈！”

狄难抚气得眼睛也红了，鼻子也歪了，拨马就追。

曾杰在前边登高攀险，蹿树林，爬山头，一阵急跑，累得浑身是汗。等他爬出山岭一看，啊呀，太阳都往西转了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大营在哪儿啊？”，他又一想：嗯，狄难抚这小子可能没敢追来，不能离开他的恶阵呀。哎呀，这阵打不开，外甥死活不知，他这双枪又这么厉害。穆元帅回营，也无计可施呀！这……唉！有了，待我上五台山，去找杨五爷。到了那里，我揪着胡子也把他拉回来，叫他瞧瞧他的宝贝徒弟！到那个时候，把狄难抚

整死，把红灯摘下，不就得了？曾杰打定主意，迈开双脚，奔五台山而去。

再说曾杰心急如焚，一直往前赶路，走着走着，天就黑了。他又饥又累，想找个地方，吃点饭，睡一宿再走。他朝四处一看，正前方有一座古庙。他紧走几步，到在庙前，定睛一看：庙门闭着，上边有一块匾，匾上刻着“宝灵寺”三个金字。

曾杰心想，这里是出家人的地方，他们乐善好施，我就到庙中投宿吧！想到此处，砰砰扣门：“里边有人吗？”

过了片刻，听里边传出脚步声响，接着，光当！庙门洞开，从里边走出一个小和尚。这和尚十六七岁，新剃的脑袋，锃明瓦亮，穿着灰色僧衣。

小和尚走出庙门，冲曾杰双手合十：“施主，叩打山门，有何贵干？”

“小师父，我是过路的。现在天色已晚，前不着村，后不靠店，我想在此借宿一晚，吃点便饭。要多少钱都行，请行个方便吧！”

“你且少等，待我禀知我家师父。”

“你要好话多讲！”

“是！”小和尚答应一声，进去时间不长，复又来到门口：“施主，请到配房。”

“噢，哪儿都行啊。走！”

小和尚让进曾杰，回身把门关好，又把他领进配房，伸手点着了蜡灯：“施主，你等着，我给你拿吃的去。不过，我们可没什么好吃的。”

“噯！有什么端什么，解饿就行，”

小和尚出去不大一会儿，端来了两个小米面的窝头，一碟老腌咸菜，一碗小米稀粥。放在桌上，便说：“施主，请来用膳！”

“什么？窝头？”

“我们出家人吃素。”

“嗯，饿饭甜如蜜。这玩意儿吃起来，也挺香啊！”说话间，吃完了窝头又端起稀粥。

曾杰一边吃饭，一边合计心思：杨五郎啊，你要不教那个徒弟，能惹这么大祸吗？累得我浑身疼痛不说，前敌连伤人命，穆元帅说不定有多憨呢！他脑子里就装着杨五郎、狄难抚了，心不在焉地把筷子往桌上一放，顺嘴就说：“咳！和尚呀，好的少！将来我要当了皇上，定把这和尚门儿免掉，不让人们出家！”

小和尚听他骂骂咧咧，不高兴了：“哎，你为何骂人？”他一肚子不痛快，转身走了出去。。

曾杰并不理会。吃完饭，把碗放在一旁，朝屋内一扫视，见有一张竹床

，便躺在床上，放下幔帐，又合计开了心思；唉！这个杨五郎，害得我们好苦啊！无姓啊无姓，和尚啊和尚，我要见了你的面，不薙你的胡子，我就不姓我这个姓！”他叨咕来叨咕去，不由昏昏入睡了。

此时，已是夜半三更。就在曾杰似睡非睡之际，屋外突然传来嚓嚓嚓嚓的脚步声响。紧接着，吱扭！推开房门，从外边走进两个和尚。头前这个，拿着一把钢刀；后边这个，提着一把宝剑。这二人一前一后，蹑手蹑脚，来到床前，轻撩幔帐，朝着床上，刷！就剁了下去。

后边这个和尚问，“哎，劈死没有？”

“不知道！快，把灯点着。”

后边的和尚拿若打火具，将灯掌上，前边的和尚把刀插在背后，二人往床上一看，齐声叫道：“啊？！他到哪里去了？”原来，一刀剁去，剁得可不是曾杰，而是一个枕头。

两个和尚进门的时候，曾杰便听到了动静，急忙翻身下床。藏在铺下。等他俩在屋内找人的时候。曾杰撩起床帘，一伸手，啪！把俩和尚的腿脖子就给拽住了：“给我见鬼去吧！”用力一拽，就把他俩拉到床底。

曾杰一纵身，噌！钻出床外，跳到院中，高声大骂：“呔！庙里的秃驴，谁让你们图财害命？”

曾杰一喊不要紧，朝四外一看：啊呀！原来院内早已站好了十几个和尚。当中一个老和尚：五十多岁，手拿月牙铲，高声叫道：“弥陀佛！你这个矮小子，到我的庙内借宿，伺供你吃喝，连张嘴骂人！我来问你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好啊，你个老秃驴！你图财害命也不看个明白。你看我这身衣服，能值几个钱？今日不给你点厉害，也不知你矮爷能吃几碗干饭。你们都给我过来，我都进你们到汤锅里去，当驴肉卖！”

“弥陀佛！徒儿们，拿活的！”

大和尚一声喊喝，众和尚忽啦啦往上一问，就把曾杰围到当中。

曾杰面无惧色，把小单刀一抽，缠头过脑，拉开了架势：“好哇！你们要群拿呀？我让着你们，有一个算一个，老驴小驴半大驴，我都要了！”

矮子曾杰摆开小单刀，正要动手，就听后禅堂传来一阵脚步声响。接着，又听有人说话：“弥陀佛！住手，中问那人，你可是曾杰？”

曾杰回过头来，定睛一看：“啊呀，闹了半天，是您老人家？”

第三十三回 杨廷德二进宋营 狄难抚再施奸计

众和尚往上一闯，将矮子曾杰围在当中。

正在这时，有人呐喊：“弥陀佛！住手！”众僧人听了，急忙闪在两旁。

曾杰抬头一看：“啊呀，原来是杨五爷！快来救命，帮我宰这帮秃驴！”

杨五郎走过来说：“弥陀佛！曾杰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”

“五爷，待一会儿我再告诉你，你先帮我收拾这伙秃驴！”

“暖！休要动手。这庙属我五台山天泉寺所辖，这位长老是我的门下，法号叫洗尘，咱们都是自己人哪！”

“自己人？哼，自己人为什么还杀？”

“是啊！洗尘，你为何杀人害命？”

“恩师非知。他来庙内借宿，我们好生款待，还给他饭吃。他吃饱喝足，不来道谢，反倒左一个秃驴，右一个和尚，骂声不绝。我两个徒弟见他身背凶器，认定他是为非作歹之人。我为保大刹安全，才想把他宰了。”

“噢！曾杰，你为何出口骂人？”

“谁说我骂人呢？我是骂出家人里边的坏人呢！”

“啊！”杨五郎说：“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来来来，到里边再说，”五郎说罢，众和尚忽啦散去，大家伙来到禅堂，分宾主依次坐定。

杨五郎问：“曾杰，你这是从何而来？”

“五爷，你别问我，我先问问你，你不是回五台山天泉寺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！我回山以后，琢磨再三，还是放心不下呀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狄难抚一不投降，二不归顺，他言说要占山落草。对这个事，我有些猜疑，他会不会说谎？我越想越不对味儿，就又下了高山。这番下山，不想露面，我只在暗中打听。若狄难抚不再出现，我也不能露面。出家人嘛，不能贪战，若狄难抚再杀奔前敌，那我就得出头。我下得山来，就住到这宝灵寺内。”

“啊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”说着话，曾杰眼中涌出两行热泪，哭了：“五爷，五爷呀——”

杨五郎一看：“哎，你为何痛哭？”

“五爷，我心里难受呀！”

“暖！男子汉大丈夫，眼泪可不能轻弹。”

“什么？不可轻弹？哼，我是没对你细说呢，我要说了，你也得掉泪。”

“暖，贫僧不哭。”

“真的？那好，我跟你晓说晓说。”

“你慢慢讲来。”

“杨五爷，多亏你去到前敌，帮我们打败了西夏国，宋营将士都感谢你呀！”

“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？”

“你走以后，我们就兵进鄯善。到了通天岭，敌将在那儿摆了一座金塔大

阵。穆元帅临危不惧，派兵打阵。这一打呀，可就打出麻烦来了。”

“什么麻烦？”

“第一个进阵的是您的孙儿杨文举，不幸死在阵内，第二个进阵的是玉面虎杨怀玉，至今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下落不明。这个恶阵可太厉害了。你猜这阵主是谁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就是你那个宝贝徒弟狄难抚！”

“弥陀佛！”杨五郎听说杨文举死在阵内。气得浑身战栗，眼泪象断了线的珍珠一般，滴落前胸。

曾杰又说：“五爷，这还不算，穆元帅一气之下，也亲自前去打阵。元帅进得阵去，正在仔细观察，不料狄难抚又冲到阵前，摆开那两条宝枪，拼命厮杀，非要结果我家元帅的性命不可。我一看不好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元帅救出。那时我想，狄难抚的武艺盖世无双，谁能对付了他呢？想来想去，就又想到了您老人家。我正要到五台山去搬请您呢。五爷，前敌战事十万火急，你看如何是好？”

“弥陀佛！曾杰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给我鞴马！”

“上哪儿去？”

“跟你上前敌！”

“这就对了！”

这时，东方已经发白。曾杰拉来战马一看，杨五郎早把浑身收拾利落。

洗尘长老和众位和尚把他们送出庙外。杨五郎飞身上马。曾杰一纵身，刷！跳到马后鞴上。二人直奔前敌而去。

两个人马不停蹄，来到宋营以外，杨五郎勒马抬头一看，啊呀，门上挂着免战牌子。不由暗暗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曾杰！”

“哎！”

“快快进营禀报！”

“是！”曾杰纵身形跳下战马，迈步进了营内。

此刻，杨五郎心想，嗯，全营将帅一会儿就会出来接我，等着吧！他下了战马，掸去身上的灰尘，等候在一旁。

等了好大工夫，曾杰一人走出门来，对杨五郎说：“五爷，老太君命你报门而入！”

“弥陀佛！”他听老母亲让报门而入，不由心中一怔。

曾杰见五郎呆呆发愣，忙说：“五爷，你别生气。我刚才进帐报信，说你前来助阵。众战将都乐坏了。元帅正要传令出迎，就见老太君，啪！把桌子一拍，对我说，‘叫这个奴才报门而入！’看她那意思，都快要气疯了。五爷，你进帐以后，可要多加小心啊！”

“嗯，知道了。”杨五郎知道，娘亲如此动怒，都怪自己教下了这样的不义之徒。想到这里，迈开双脚，径自朝大帐走去。

杨五郎进了大帐，见文官武将早已列站在两厢。抬头一看，正当中坐着老太君。在她身旁，站着穆桂英。再仔细一瞧，老太君面沉似水，气得浑身战栗。杨五郎看到这里，低头喊话：“报！杨延德告进！”话音一落，紧走几步，来到太君跟前，撩僧衣，扑腾跪倒在地：“叩见娘亲！”

“陡！好你个奴才，还有脸再来见我？是你教下这样的无义之徒，把我宋营杀得如此悲惨！杨文举死在阵中，杨怀玉生死不明。现在，满营战将商量再三，也无法破他这座恶阵。延德呀，不是你教下了狄难抚，我征西大军焉有今日？我命你赶紧进阵，一要抓住狄难抚，二要救出杨怀玉，三要攻克金塔阵。三件事办妥，再回来叫娘；这三件事若办不到，从今往后，你休要再来见我！”

“老娘亲，孩儿遵命。呔，马来！”杨五郎话没多说，站起身形，转身就走出帐外。

曾杰见杨五郎出帐，忙对老太君说：“老太太，五爷还没吃饭呢！”

穆元帅也说：“奶奶，这…”

太君一听，苍眉倒竖，满脸怒气：“住嘴。休得罗嗦！”

众人见老太君如此动怒，谁还敢再多言？

杨五郎来到帐外，抓缰纫镫，飞身上马，两腿一磕飞虎鞦，两脚一踢绷镫绳，这匹马直奔敌阵而击。

他跑在路上，回头一瞧，好嘛！来营的一兵一将也未跟自己前来。不来就不来吧，待我自己破他的恶阵。想到此处，马上又加了一鞭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就听后边有人喊话：“呔！什么人又来进阵？拿命来！”话音一落，传来一阵马蹄声响。

杨五郎带马提铲一瞧，由里边蹿出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

一人，金黄脸膛，有盔有甲，掌端一口板门大刀。

杨五郎见他单人独骑来到近前，勒马问道：“弥陀佛！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看守阵门的大将，在下名叫银头！”

“银头？金头你也休想把住阵门！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问我吗？五台山的和尚！”杨五郎一肚子怒气无处泄，哪有那么多闲话跟

他讲?只报了个和尚，啪!就是一铲，银头见铲来了，忙闪身躲到一旁。

五郎见这一铲没铲上，扳过铲头，一调月牙，又向前刺去。这小子刚歪过脑袋，五郎急忙把马往旁边一闪，啪!又来了一铲，正铲在他的后脑海上，咕咚一下，掉下战马。

杨五郎铲死银头和尚，再往前走，就到在阵前。他勒马抬头一瞧，十三层的高塔，八个阵门，十三蹬台阶。五郎看罢，又向四外捫摸了一遍，见周围没有军卒把守，便甩镫离鞍，下了战骑，把马拴到旁边的树上，提铲在手，来到台阶近前，起头脚刚落到第一蹬台阶以上，就见从前边的阵门里边哧哧哧射出了弩箭。

杨五郎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见箭来了，一纵身形，刷!蹿出有两丈多远。等他调过头来，仔细观瞧，四十多支弩箭，掉在了地上。五郎心想，好厉害呀!他定了定神心，又来到台阶前。

这回，他不踩第一蹬，迈步上了第二蹬。站在第二蹬上，没事儿。五郎琢磨了一番，不踩第三蹬，抬脚直奔第四蹬。站在第四蹬上，还没事儿。

此时，五郎已明白了机关：不能走单，只能走双。他顺着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、十二蹬，终于来到塔上。五郎走得还真对，若要错过一步，性命就难保了再说杨五郎来到塔上，仔细一看，上面设有八个小门，是按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这八卦的方位建造，他走到跟前用手一摸，才知道这门是由石头、砖头垒砌而成。五郎抬头一看，塔尖上挂着一盏红灯。他又用手挨着个儿地推着八个门，可是，哪个他也推不开。不由心中暗想，连门都推不开，还怎能到塔顶上摘红灯呢?

杨五郎正绕着小门转悠，就听见塔后有马蹄声响。紧接着，有人喊话：“呔!什么人大胆，敢来破阵?”

“啊?!”五郎一听这个声音，跟眉立即气褥竖了起来。怎么?他听出来了，来的正是徒儿狄难抚!

杨五郎眼珠一转，急转身形，按原道下台阶，来到马前，解开缠缝，飞身上马，端起月牙连环铲，来到了阵前。

狄难抚只听埋伏的军卒说有人打阵，可做梦也未想到是他的师父。他来到前边，把马带住，抬头一瞧：“啊?!”可把他吓了个够戗，差一点把心给崩出来!

杨五郎带住坐骑，端起月牙铲，圆睁二目，厉声喝喊：“弥陀佛!狄难抚，小冤家!当初，我一片诚心，费在你的身上，盼的是让你为国尽忠，为狄家杨名。你艺业学成，却助敌国鄯善，攻打大宋。是我赶到前敌，规劝于你，你口若悬河，说要脱离疆场，占山为王。不料你去而复返，蒙骗为师。现在，又摆

下阵势，涂炭宋军将士。似你这样不仁不义、出尔反尔之徒，该当何罪？”

“这——”狄难抚听了师父的一番述说，把双枪往左手一交，马也没下，乐了：“哈哈哈哈哈！师父在上，徒儿盔甲在身，大礼不便，只好马上一躬！”

“嗯？难道你不认识为师了？”

“认识。无论走到海角天涯，你也是我的恩师。上一次，你叫我投奔宋营，我当面不敢不听，才谎说占山为王。这已经给你留了面子，也算报了你的养育之恩。可是，你想想，我血海深仇没报、穆桂英还没拿往、老杨家没宰完，我能走开吗？我若走去，狄家的冤枉不就石沉大海了？师父，你已经回了天泉寺，为何又返回前敌？不错，我是金塔阵的阵主。援阵以来，杨文举死在阵前，杨怀玉押在了塔顶。师父，你是出家之人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纱罩灯。还是请你回山，咸也没你，淡也没你，少管闲事。你若不听徒儿相劝，那咱就各保其主。”

“弥陀佛！有道是‘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’。亏休说出这番言语。也好，你既这么言讲，从今以后，你不是我徒弟，我也不是你师父，咱们各保其主。今天，金塔阵，我要破；杨怀玉，我要救。而且，我还要把你的脑袋拿下！小冤家，你哪里走！”刹那间，噌！就是一铲。狄难抚见铲来了，忙摆双枪，仓啷啷往外招架。就这样，这爷儿两个枪来铲去，溺战在金塔脚下。

杨五郎一边打着，一边往塔顶上看。怎么？刚才狄难抚言讲，杨怀玉就在那里。五郎心里琢磨，若救不了杨怀玉、破不了恶阵、拿不住这个奴才，我怎么有脸回营去见娘亲！他想起老太君临行前的言命，把多少年练就的绝招都施出来了，别看狄难抚武艺高强，他哪能是杨五郎的对手？打着打着，就见他忙乎的泌出热汗。

再看五郎杨延德，摆开掌中铲，上下翻飞？抽撤盘旋，神出鬼没，围着狄难抚来回直转。

狄难抚一看，不好！我原想那杨五郎已是风前烛，瓦上霜，八十多岁的人了，他能是我的对手；现在一较量，比我厉害得多。我该如何是好？

狄难抚打着打着，眼球一转，卖个破绽，把马一鞠：“嗨！住手：你真厉害。我早就明白，你教我艺业时，不可能不留一招。哼，胜不过你，败阵去也！”说罢，一拨马头，顺着西边的山路跑去，他边跑边想，宋营在东边，我往西边跑，他只身一人，大谅也不敢追赶？

杨五郎母命在胸，不能放他，撒马便追。

狄难抚看：“唉哟，真追来了！”不由猛加一鞭，又拼命朝前奔跑。

杨五郎这匹弓，也是一匹宝马良驹。跟在后边，紧追不放，这样一来，狄难抚可有点害怕了，不由拼命往前奔跑。杨五郎也紧抖丝缰，催马上前，边跑

边喊：“狄难抚，你给我站住！”

狄难抚听到喊声，慌不择路，两腿紧磕飞虎檐，一直朝山顶跑去。又跑了不大工夫，突然这匹马就停下了，还发出希溜溜一声嘶鸣。狄难抚定睛一看：“啊?!太玄了!”怎么?前面是一道山涧!若再往前行走一步，就会掉下悬崖。他想再拨马返回，可是，来不及了。怎么?杨五郎的马已经追了上来。

狄难抚向四外耷摸一遍，见无路可走，眼睛一转，计上心头，急忙甩镫离鞍，下了坐骑，把马拴牢，把枪挂好，靠左边一站，垂臂低头，装出一副可怜的模样。他那个意思是：我服了。

这阵儿，杨五郎催马追到跟前，抬头一瞧，狄难抚规规矩矩站在那里，把头部低下了。杨五郎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也甩镫离鞍，下了战马，把马拴好，把月牙铲提到手中，来到狄难抚的面前：“难抚，来，咱俩再比试比试!”

双枪大将见杨五郎站在自己的对面，他就一点一点往下挪。他一边挪，一边说：“师父，千错万错，是我一时之错。师父，您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干坏事了!”

杨五郎见他往下挪，自己也往上挪。挪来挪去，杨五郎的后背冲前山涧，难抚的背后便是这条山路。

杨五郎听了他的这几句告饶话儿，点点头说：“冤家，你知错就好。上马，跟我回宋营。”

“师父，我不能进来营。您放我走吧，我给您磕头了!”说活间，就将身倒下。

杨五郎见了，忙把月牙铲放征一旁，猫腰伸出手击。他的意思是：把狄难抚拽起来。

杨五郎刚刚探身伸手，再看狄难抚，猛然把头一低，蹭!从背后飞出一样东西，直奔杨五郎的颈项咽喉。就见杨五郎瞪瞪瞪倒退几步，“啊呀”一声，由打山顶上，轱辘轱辘坠落了山涧!

第三十四回 探金塔疆场败阵 迷路径巧遇英雄

杨五郎坠入山涧，狄难抚一看：“哼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还来追我?”

狄难抚低头打出了什么东西?这东西叫“低头锥”。其实，这种暗器是一节竹筒子，底端安着绷簧，内装三支小巧玲珑、四寸多长、亚赛大钉子一般的利箭。伤人的时候，就假装下跪，把头低下，正好把低头锥对准你的颈项咽喉。然后，趁人不备，右手一按消息儿，小利箭就自动射出。他这一手可不是杨五郎教的，是你在背地里琢磨出来的。五郎并不知道他还有这么一手，所以就没加这份小心。

狄难抚见五郎掉下山涧，心里话：行！亏我没白费苦心，这玩艺儿还真管用，他扒着山头往下看了半天，连个人影也未发觉。狄难抚站起身来，心里想，杨五郎，我对不起你！不过，这也出于万般无奈，谁让你逼人太甚？他合计着心思，伸手解下战马，扳鞍卸镫，上了坐骑，抖丝缰下山坡，又来到前敌，冲宋营叫阵：“呔！姓穆的，快出马迎战！”

这时，穆桂英带领众位将官，早已来到前敌。为什么？杨五郎进阵，大家放心不下，出营观阵来了。他们正立在前敌，等候五郎的音信，却见狄难抚走出阵来。

穆元帅心头一怔，情知不好，忙催马迎上前击：“狄难抚，你为何又来讨战？”

“穆桂英，实话告诉你，你们搬来的无姓长老已坠落山涧。”

穆桂英一听：“啊？！此话当真？”

“岂能有假？可惜呀，若能找到他的死尸，不管怎么讲，念其教我一场，我也得买点纸烧烧。不过，死尸已经粉碎，再也找不到了。再告诉你们，那玉面虎杨怀玉，我已将他进到金塔顶上。穆桂英，眼看赌期临近，你还有何能为，快快显露出来；如若认输，就快交出降书顺表！”

穆元帅听了，将双目一瞪：“哼，你背背我杨家的家谱，有何人屈服过外邦？”

“好！若不投降，请随我进阵！”

“这……”穆元帅一想，我已观过敌阵，确实不明就里。若鲁莽从事，我死事小，那众将该依靠何人？帅是军中之胆啊！她左思右想，主意不定。

此时，就听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声响。片刻，有一人策马来到前敌：“无量天尊！元帅退后，待贫道来对付他！”说话间，到在穆元帅面前，悄声嘀咕一阵，一拨马头，来到疆场。此人是谁？老道苗从善。

苗从善这是怎么来的呢？前面说过，苗从善自黑风岭离开宋营，先回到自己的宝刹。可是，他心中挂记着战事呀，一边料理庙中之事，一边打听前敌的音信。一天，从过路商贾口中得知，狄难抚下山，摆下了金塔大阵，宋军损失惨重。苗从善一听，吓了个够战。怎么？他从前云游之时，曾听道友说过，双枪大将狄难抚杀法骁勇，非一般人可比。他得信后，就合计开了对付狄难抚的战策。等打定主意，便急忙赶奔宋营。到在营中，见了太君，得知穆元帅正在疆场对阵。他不敢停留，才急忙赶到前敌。

狄难抚抬头一瞧，上来一个老道！他打量片刻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贫道苗从善。”

“嗯，你一个老道到此作甚？莫非也想破阵？”

“无量天尊!贫道连切菜刀都拿它不动，怎敢破阵?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来却为何事?”

“你别着急，我既然上阵，自有原因。”

“讲!”

“自征西以来，大宋国的战将，第一次打这么大的败仗。眼下怀玉被围，谁能袖手旁观?为破你的大阵，全营将士费尽了心血，也未想出良策。刚才，我赶到宋营，向老太君献了一计。太君点头，并让我找你相商。”

“你打算怎样?”

“其实，这也是你给出的主意。”

“我?”

“是呀!你不说写降书、递顺表，能换回杨怀玉?”

“对!”

“那好!我们不打了。”

“噢?”

“狄难抚，你真乃英雄，连老太君都很赞成你。”

“啊?哈哈哈哈哈!”

“你先别乐。你既是英雄，那么办事嘛，也得拿出个英雄的气派。”

“嗯，此话怎讲?”

“你想，我们想归降，可是，穆桂英说话能算数吗?”

“啊?”

“那得我们好好商议商议，让老太君写奏折报入朝廷，将前敢损兵折将之事，启奏我主。万岁皇爷玉玺加盖，降书顿表方有救用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可用降书换取杨怀玉。否则，没有玉玺大印，那岂不是白纸一张?”

狄难抚听了苗从善的这番言语，思索片刻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们速速取来降书，到那时，我再将杨怀玉放出。”他心里合计，救杨怀玉?哼，休想!我只要降书到手，磨头就先把他锄掉。他想到此处，又说：“老道，那得等你们多长时间?”

“唉呀，这可不好预料。这儿离东京山高路远，就是骑快马还朝，也得许多天日。不过，我们尽量抓紧时机，以便早日换回杨怀玉。咱可有言在前，在此其间，咱们得双方罢兵，不准出阵。”

“嗯。只要你们不打，我便罢兵不战。”

“好!咱一声为定。”说罢，双方收兵，撤下疆场。

穆元帅领众将回到大帐，又细问详情：“苗道长，这是何意?”

“元帅，眼下战事与咱不利。没见吗?人家嗷嗷叫阵，咱们束手无策。只以

为请来杨五爷，能降龙伏虎，谁知他也身遭不幸。我再三合计，咱不如先甩缓兵之计，拖些时日，以图别策。刚才，我与他说的是全是瞎话，兵不厌诈嘛，咱能求万岁下降旨？”

穆桂英说：“那咱该如何行事？”

“现在，别的办法没有。只有一条，赶紧寻找一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杨怀兴！他武艺高超，力大无穷，凭着他背后的扫云鞭，定能战胜狄难抚的双枪。”

“道长，怀兴自前敌落荒，一直未见踪影。依我看来，他活与不活，还在两可，咱怎能找到他呢？”

“咱先撒出人马寻找。若实在找他不到，再想别的办法。”

“你说派谁合适？”

“别人我放心不下，叫曾杰辛苦一趟吧！”

曾杰一听，乐了：“对，我去。一来，我是步下的战将，腿快；二来，久闻江湖，认识人多。”

穆桂英嘱咐了一番，又说：“曾杰，事关重大，就等着你了。”

“元帅放心。只要他还活着，不管怎么困难，我也要把他找回来。若他已不在人世，我也要打听到他的下落。行了，我立即动身！”曾杰说完，回到后帐，拾掇利索，带好川资，使出了宋营。

穆桂英送去曾杰，又传令军卒，在后边架起灵棚，一个是杨五郎的灵牌，一个是杨文举的棺材。众将官吊祭完毕，一并发丧出殡。之后，按兵不动，静等着曾杰的音信。

曾杰走后，一天，两天，一连过了好些日子，也不见他回营。众战将可急坏了，坐不稳，立不宁，每日到营外四处观望。

这伙人呀，叫他天天打仗还行，要叫他闲着，那可比什么都难受。

穆桂英心里也万分着急，杨怀玉的性命，在人家手里攥着；这金塔大阵，又是那样神秘莫测，难以攻破。若赌期一到，岂不坏了大事？她每日愁锁双眉，身体也渐渐消瘦下去。

此时，呆在营内的曾奎心里也合计，爹爹一去不归，怀兴又没踪影，天天就这么干等着，何时才是个尽头？再等下去，我的头发都要白了。他想着想着，眼珠一转，想出个主意：哎！这些日子，双方罢兵未战，料那狄难抚也不会严加提防。待我今日下晚，进山溜达溜达，看看阵内究竟怎么回事？他这个塔，到底有什么毛病？如果凑手，我顺便把大表兄救出。到那时，几虎大将拧成一股绳，群战狄难抚，何愁破不了大阵？对！曾奎想到这里，傍下晚饱餐了一顿，人不

知，鬼不觉，乘着月色，偷偷溜出了宋营。

曾奎出得营来，一溜小跑，来到山口，冲四外一瞧，好！象个罢兵的样子，真还没人看守。他又仔细看看，急转身子，迈开双腿，就朝后山坡跑去。

曾奎上了后山坡，往里边一瞅，下边就是那座金塔。塔顶上吊着一盏红灯，灼灼发光；再一细瞅，最上层的屋内，还有光亮。曾奎略定心神，下了后山坡，来到金塔跟前，抬头一看，啊呀！我可不明白塔上有什么机关，得多加小心，千万别中了人家的埋伏。曾奎眼睛一转，挪动身子，一步一步向后倒退。等遇到离台阶挺远的地方，浑身一叫劲儿，噌！由台阶前边正好跳到第一层塔上。

曾奎站稳身子，心里说，哎哟我的妈呀，真玄！多亏我有这两下子，不然，可就麻烦了。他在塔上转转游游，心处观瞧，见这一层上有八个门，用手一推，这些门都是用石头，砖头垒砌而成的，怎么也推不开。他心里话：哎呀，没个门儿呀！哼，没门儿我也往上爬！想到此处，哧楞一声，掏出爬城索，往上一扔，正好钩在第二层塔的塔檐上。他两手一拽绳索，两腿紧蹬塔壁，蹭蹭蹭就爬到第二层塔上。接着，把绳索倒下来，再往上一层扔去。就这么着，攀了一层又一层，他一直攀到第十三层塔上。

此时，曾奎往上看了看，心里说，嗯，再倒两次，就能捌到塔尖上了。他没顾往下拽爬城索，又朝四外看了看，见塔檐上挂满了小铃当。曾奎不解其中之意，也不敢随便碰它，便蹑足潜踪，走到塔檐跟前，准备往回倒爬城索。

曾奎一只脚刚踩在塔檐上，两手还没够着索钩，突然听得这座塔的四周，当当当当响成了一片。

曾奎这一惊非同小可。唉哟不好！他忙伸双手，刷！把爬城索捌下来，拉进兜囊，一纵身形，噌！跳到塔底。

就在这时，忽听塔后有人喊话：“呔！什么人胆大包天，偷来破阵？”刹那间，蹿出一匹战马。

曾奎回头一看，哎哟，他又来了！谁呢？双枪大将狄难抚。

狄难抚来到塔前，把马一带：“哈哈！矮小子，你——你得仔细看看。为什么？曾杰、曾奎这爷儿俩，长得一般模样，阵前黑灯瞎火的，他分不开。他看什么呢？得看胡子；长胡子的是曾杰，不长胡子的是曾奎。

狄难抚仔细看了一顿，认出是曾奎，便说：“你小子偷偷跑到这里，干什么来了？”

“不干什么！这几天没事干，憋得慌，来溜达溜达。”

“双方罢兵，都在等候音信。你却不信守诺言，来此溜达作甚？”

“我随便，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腿长在我身上，我想来就来。”

“真来无理。矮小子，刚才你上塔了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!你怎么知道的?”

“你没听铃当响吗?你略微一动它,我就知道来人了。矮小子,那天下晚,是不是你进营偷我?”

“是!就是我老人家。”

“是就好,这回你可别想跑了。你拿命来!”说着话,摆双枪就扎。

曾奎一想,不对!若跟他真打实揍,我准吃亏。这回我明白了,待我把绳索结得长长的,一够就够到他塔尖上。对,明儿下晚我再来。想到这里,躲开双枪,急忙说道:“狄难抚,咱们不是罢兵吗?我家元帅有令,不让跟你交手。我走了!说着话,转身形刚想逃跑,朝前一看,呀!眼前站下了不少弓箭手。

狄难抚见曾奎要溜,忙对军卒打一手势,这些弓箭手便匆匆扣搭弦,拉开了架式。

此时,狄难抚吩咐一声:“军卒,不能让他往东去,也不能让他出山口,把他给我射死在这里!”

曾奎一听:“不让我往东去?好,那我就往南行。告辞了!”话音一落,纵身形向南边的小山包奔去。

狄难抚一看:“哪里走!”一拔马头,就追上前去。

曾奎上的是一座小山包,没有多高。所以,狄难抚催马也就上去了。他一边追赶,一边合计,别看这小子瘦小枯干。可他能为出众,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钻进阵来。今日非把他整死以绝后患!所以,狄难抚是紧追不放。

曾奎在前边奔跑,回头一看:“哟!真追上来了!好,那咱就跑吧!”就这样,一个在前边跑,一个在后边追。曾奎也豁出来了:哼!我还不回宋营。我进营中,这小子也跟着杀进去,岂不是引狼入室?嗯,非得把他甩掉。这曾奎是金命水命逃活命,一直蒙头朝前跑去。那狄难抚也下了狠心,非把他追上不可。

曾奎一边跑着,一边听着那马蹄声响,心想,这小子真不放我呀!他抬头一瞧,前边不远处闪出了一片树林。就紧跑几步,钻进了树林。

这时,东方有点发白了。狄难抚手搭凉棚一看,“哟,钻树林了!他瞅着人影,也朝树林里追去。

曾奎进了树林,象猿猴、狸猫一般。一会儿钻草棵,一会绕树林,东钻西绕,一直到东方升起红口。

曾奎面朝太阳,吸了口长气,来到一块卧牛石旁,站住身子,侧耳一听,后边没动静了,马蹄声也消失了。这阵儿,他才觉得浑身发累,不由坐在卧牛石上,伸手擦了擦额头的汗水,自言自语地说:“唉呀!可把我累了个够戗。哎,我跑出多远了?嗯,准有七八十里了吧。若再返回去,我可走不动了。这该怎么办呢?”

曾奎正在合计心思，就听旁边树林里有马蹄声响。他噌一下站起身来，摸了摸耳朵，仔细静听，嗯，真有马蹄声响。啊呀，难道那狄难抚又追来了？他急忙隐住身子，在暗处顺声音一瞧，只见树林中真拴着一匹骏马。这匹马浑身山色，跟白缎子一般，只有鼻梁上长着粉毛，有鞍有鞮。这匹马脑袋大，眼睛大，蹄碗大，马身也高，仰脖子突突直打响鼻。再一细看，得胜钩乌翅环上挣着一双大锤，象两朵荷花一样。

曾奎看罢，心里合计，哈哈，我曾奎倒也有点福气！眼看累得走不动了，偏偏在这儿碰上了马！这儿四处荒无人烟，这马来得可有些蹊跷，说不定是哪位神仙给我进来的呢？曾奎想到这里，瞪瞪几步走到马前，刚要去解缰绳，忽听背后有人喊话：“住手！你是什么人，为何偷牵我的宝马？”

曾奎回头一瞧，在旁边的树后，走出一个小孩。嘿！这个小孩长得太漂亮了：年纪十五六岁，白脸膛，小脸蛋，白里透粉，粉中套红，一双剑眉斜插入鬓，两只大眼，黑白分明，鼻直口方，牙白似玉。再一瞧，头戴绿缎子英雄状帽，高搭茨菇叶，左鬓边戴一朵金丝蝴蝶，英雄不动，蝴蝶不动，英雄要动，那蝴蝶是突突直颤；上身穿绿缎子箭袖，下边红中衣，一双青靴子，肋下佩带着宝剑。

这孩子来到近前，用手一指曾奎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啊？…我不干什么。”

“你倒挺内行啊！你知道这是匹宝马，叫银河兽。对吧？”

“啊，对对对。我知道是宝马，所以，我想借借一用。”

“什么，借借一用？”

“对！骑完再还给你。”

“没听说过！哼，走道之人，有借人家脚力的吗？你借了去，我骑什么？”

“这一小孩，实话对你说吧，我借你的马，是瞧得起你。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，也不能随便借给你！”

“你当真不借？”

“不借！”

“对不起！你真不借，我就得解缰绳了！”说着话，走过来就要动手。

这小孩一看曾奎那副样子，走过来一伸手，噌！把曾奎的衣服抓住，连劲儿都没使，往怀里这么一拽，啪！把曾奎就扔到了地下。

曾奎扑腾往地上一坐：“哈哈！好小子，你敢把我扔到这儿？你知道我是谁？”说着话，扑楞站起身来，冲到近前，要抓那个小孩。

这小孩，一不担惊，二不害怕，啪！上边一拳；当！下边一脚。这一脚踢出

去，曾奎蹬蹬蹬蹬倒退几步，站立不稳，咕咚！又坐到了地上。

曾奎还想起，就见这小孩走到近前，伸出双手，哧！一只手摠住他的脖子，一只手摠住他的两条大腿，连一点劲儿都没费，噜！就把曾奎举到了空中。

这一下，可把曾奎吓坏了：“啊呀，你放开，我有话要说！”

小孩说：“你再动手，我就摔死你！”说罢，咚！把曾奎扔到地下，说道：“怎么样，你服不服？”

“我，我说小英雄，说实在话，这，这不怨我！”

“怨谁？”

曾奎眼珠一转，忙说：“是这么回事——”他正要撒谎，就听远处传来马蹄声响。曾奎心想，坏了，准是狄难抚追上来了。曾奎眼珠一转，忙对小孩急促地说：“小英雄，是这么回事！我是个走道的，带着金银财宝，路过前面那座高山，不料，碰见一个山王。那山王手使双枪，十分厉害。我们两个打了一阵，结果没打了人家，人家倒劫去了我的金银财宝。我无可奈何，只得往回走，叫我的朋友前来收拾他。可是，我朋友离这儿太远，我若步行找他，那得多咱才行啊？所以，我才想借你的马匹。你若不信，看，那个山王来了！”

曾奎口若悬河，胡诌了一顿，小孩是半信半疑。他抬头一看，噢，真来了一匹马！再一细瞅，马上之人，果真手使双枪。

小孩看罢，微微一乐：“喂，不用去找你的朋友了，待我与他要银子。”

“啊？小英雄，别看你能打了我，可不一定是他的对手！”

“哼！”小孩说，“你看看我是不是他的对手！若砸不飞他的脑袋，就算我的能耐没学到家！”

这小孩说着话，近前解下缰绳，扳鞍上马，双手一端亮银荷花锤，马蹄向前，要锤震狄难抚！

第三十五回 杨世汉进阵救父 罗三娘带子归宗

这小孩听了曾奎的谎言，信以为真，飞身上马，端起亮银荷花锤，赶上前去，拦住狄难抚，劈头就问：“好你个山王，竟敢图财害命。我打死你！”话音一落，就飞来一锤。

狄难抚一看，急忙闪过身形，回过头来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“少废话。着锤！”紧接着，呜！呜！呜！又来了个一马盖三锤。

狄难抚追赶曾奎，跑了好多路程，早已精疲力尽。当小将一马盖三锤砸来的时候，他先封出了两锤，到第三锤上，他实在没劲了，赶紧把战马往旁边一带，准备往外去封。可是，还没等他把双枪并好，小英雄的锤就到了，正砸在他的后脊背上。不过，没打实惠，扫了一下。可是，扫这一下也了不得。只听“啪嚓”一声，把狄难抚打得两跟冒金花，心里直生麻，胸口心头怦怦怦怦跳

成了一个点儿。狄难抚知道这小将骁勇异常，力大无穷，再打下去性命难保，所以，他不敢恋战，圈马就败。

此时，曾奎站在一旁，边看边想：啊呀，这小将可太厉害了。这是谁的儿子？嗯，别问，他爹也准是好样的，他师父也一定是世外高人。狄难抚，谁说你盖世无双？哼，人家这小将还能盖你呢！这下可把曾奎乐了个够戗，眼珠一转，又打好了主意。

再看这个小孩。他见狄难抚败下阵去，大声喊话：“你往哪里跑？快把人家的金银财宝留下；不然的话，我非把你的脑袋砸烂不可！”说着，就要催马追赶。

曾奎一看：“不可追赶！”话音一落，飞步跑上前去，拦住了他的马头：“一人怕了一人就是，不要追了。那点金银财宝嘛，我不在乎，就算便宜了他吧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就算了。往后走路小心点儿，你走吧！”

“我怎能这样就走呢？小英雄，快快下马，我还有话要说！”紧接着，硬把这小孩搁下马来。又说：“小英雄，你救了我的性命，我永远不忘。请问尊驾贵姓啊？将来我好报恩。”曾奎心眼多，他说这话的意思是：等打听明白谁家的孩子，禀告元帅，设法把他请到前敌，让他拿狄难抚，破金塔阵，救玉面虎。

小英雄一听，笑了：“这点儿小事，何必挂记，还值得问名问姓？”

“不！滴水之恩，也要当涌泉相报，我一定要问。”

“那好！你既然要问，我可以告诉你。不过，我得先问问你，你姓什么，叫什么？”

曾奎一琢磨，我这个名，人家谁知道啊？嗯，我得报个名望大的，让小孩一听，他得对我肃然起敬。想到这儿，未曾说话，先清了清嗓子，一字一板地说道：“问我吗？我乃大宋天朝少令公杨文广之子、人送外号玉面虎！”

小英雄一听：“什么？你，你，休再重说一遍！”

“我的外号玉面虎。真名呀，还没对你讲呢！”

小英雄听说他叫“玉面虎”，猛然问倒退了几步，上一眼、下一眼、左一眼、右一眼，从头到脚仔仔细细、认认真真地打量起曾奎来。

就在这时，忽听树林里边传来了女人的说话声：“儿呵，你跟何人谈话？”

小英雄一听，赶忙回头搭话：“娘，您怎么才上来呀？快快过来，您看谁来了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玉面虎。我爹在这儿呢！”

曾奎一听：什么？！他爹？他探身往前一看，见一位女将策马走了过来。他想

，不好，这几句谎话可就得砸锅了！他见势不妙，忙转身子，急奔而去。

曾奎刚刚跑去，这位女将的战马来到了小英雄跟前，咯噔一下，就把马荧住了。

书中暗表：这员女将，三十几岁，头上有盔，身上有甲，胯下卷毛红马，得胜钩鸟翅环上挂着一口三尖两刃刀。诳呀？玉面虎杨怀玉的夫人罗三娘。这小孩是谁？杨怀玉的儿子，名叫杨世汉。

这罗三娘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过去，曾在南唐随父亲罗文把守黑牛山口。他父女深明大义，归顺了大宋。尤其罗三娘，她浑身是胆，武艺超群，与杨怀玉一起，几闯困龙山，为大宋立下了赫赫战功。同时，也与杨怀玉结下了深情厚谊。征南得胜班师后，他二人大礼完婚。一年过后，所生一子，起名世汉。此次老太君挂帅征西，娇儿不满十岁，不便征杀，她回了娘家，一来探望爹爹罗文，二来抚养儿，

教他武艺。那老罗文膝下无子，拿外甥当成了宝贝疙瘩。从此，就开始教孩子能为。罗文教，罗三娘也教。这孩子聪明绝顶，那真是举一反三，教一会十。再加他力大无比，长进很快。就这样，爷儿俩起早贪黑教了好几年，他的本领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那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只练得他父女双战，都不是这孩子的对手了。

一天，突然听过路商贾说，老杨家犯法了。罗文十分若急，对罗三娘说：“儿啊，杨家究竟犯了什么罪，咱们不清楚。若犯了祸灭九族的王法，你和孩子也难免一死。咱先探听一下音信，如果老杨家满门被抄，咱好好抚养世汉，也算给杨家留下个后代。”

“爹爹言之有理。”

就这么着，娘儿俩一直隐居在罗文家中。后来，又听保镖的老客说，杨家的冤情水落石出了，现在已经带兵征西。罗三娘一听，本想到前敌助战。怎奈爹爹年事已高，又养病在床，不能离开。就这样，整整伺候了好多日子，罗文终于病故。罗三娘葬埋了爹爹，与孩子在家中守孝，一守就是三年。这三年没干别的，专教儿子练武。守孝期满，娘儿俩把家中之事安排停妥，便奔前敌认父归宗。

这孩子懂事以来，罗三娘曾多次对他讲过家中的一切。这次出门之前，罗三娘又嘱咐再三：“杨家将为了大宋的江山社稷，祖祖辈辈征战在疆场，曾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你爹在征南唐之时，也是威名远震。此番去到前敌，你可不能给你爹娘丢人。要给杨家增光，为大宋出力。”

杨世汉听了娘的嘱咐，一言不发，只是点了点头。他心里话。有志不在年高！此番到在前敌，我定要大显身手！就这样，把盔甲包藏在马褥套内，把兵刃

挂在得雕钩上，带好必备之物，娘儿俩离开南唐，直奔西夏地界而来。

杨世汉骑的是匹宝马，叫铁蹄银河兽，跑起来又稳又快，所以一直跑在前边。哎，巧了，正好在这旷野荒郊遇到了曾奎。杨世汉从懂事以来，也没见过他爹。曾奎报名叫玉面虎，杨世汉就想，哎，这不是我爹吗？他就拿曾奎当他爹了。

罗三娘催马来到了世汉跟前，把马一带，“儿啊，你跟谁讲话？”

“娘，我看见我爹了。”

“啊？他在哪里？”

杨世汉回头一看：“哎，哪儿去了？娘，刚才你一喊话，我就回头与你搭话，眨眼的工夫，你到在跟前，他就没了。”

“你真看见他了？”

“看见了。”

“两国交兵，什么人什么事都有，咱可得多加小心。这件事出得蹊跷，等到了宋营，一问便知。”

“好！”说着话，世汉二次扳鞍上马，娘儿俩一起抖丝缰，一直来到了宋营。

罗三娘定睛一看；只见那一面面旌旗迎风招展，一杆大纛上绣着一个斗大的“穆”字，便叫世汉说：“孩儿，这里就是宋营，那旗上的‘穆’字，就是你老祖母穆桂英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正是。你快上前搭话，就说求见元帅。”

“是！”小将军催马来到了辕门跟前，把马一带，对守门军校抱腕拱手：“门军请了，劳驾往里传禀穆老元帅，就说我们前来求营，认祖归宗。”

“哎呀！”军卒一听，小声议论：“这是谁呀？”

“管他谁呢，现在正需要战将。”

“好！你等一等。”门军说罢，转身往里报信。

这阵儿。曾奎刚回到宋营。穆元帅见曾奎进帐，未等他近前施礼，就冲他生气地说：“曾奎，你为何背着本帅，私自进阵？”

“元帅，这是我的不对。不过，我着急呀！我思想，悄悄把表哥救出来，不就得了？没曾想，那金塔阵处处是消息儿埋伏。我刚蹬上塔檐，那铃当一响，狄难抚就来到了阵前。我不敢与他格斗，扭头就跑。那小子真坏，他撒马就追。哎呀，可把我累坏了。”

“你看有多玄哪！那你是怎么回来的？”

“啥，别提了。多亏碰上一个小英雄……”接着，他把怎样与小孩相见、

怎样撒谎、小英雄怎样锤震狄难抚的事情说了一遍，还说：“元帅，咱们赶快设法打听他的姓名；若打听到，咱把他请来帮忙。叫他破那金塔阵。我看不费吹灰之力！”

“既然不知人家姓甚名谁，那还不是枉然！”

帅帐之内正在议事，就见军卒来报：“禀元帅，有一小将，认祖归宗，到此报号。”

“噢？什么打扮？”

“穿一身微服，得胜钩上挂一对大锤。”

穆元帅思索片刻，说道：“噢！曾奎，你出去看看。”

“哎，你们等着，我瞧瞧是谁！”说罢，急转身形，跟着军卒到在辕门以外，近前一看：啊？！这不是救我的那个小家伙吗？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他再往后一看，那儿还有一匹马，马上坐着一位女将，他不认识。

曾奎看罢，心里十分高兴。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正要找你，你倒自己找上门来。他乐呵呵地冲小英雄道：“哎，这一小将，是你呀！”他那意思是：咱俩认识。

他的话刚说出口，杨世汉急忙甩镫离鞍，跳下战马，紧走几步，扑通跪倒在地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是没见过碰的天伦老爹爹。爹爹在上，孩儿有礼了！”

曾奎一看，吓傻了：“啊，小英雄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“你不跟我说了吗，是玉面虎杨怀玉？”世汉说到这儿，扭过头去，冲罗三娘忙喊：“娘，你老人家在后边干什么，我爹爹这不来了吗？”

罗三娘一听，策马来到近前，看了曾奎一眼，立时放下脸来，用手一指：“你是什么人？真来胆大包天，竟敢冒充杨怀玉？”

杨世汉一听：“娘，他不是我爹？”

“不是！你说，你到底是谁？”

此时，曾奎嬉皮关脸地说：“嗨嗨，拉倒吧！在树林里那阵儿，我说我表哥叫杨怀玉，是你听错了。不过，我也不是外人，咱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——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。喂，你是谁呀？”

“我是怀玉之妻罗三娘！”

“啊呀，那更没说的了，原来是大表嫂！大表嫂你好，我给你磕头！”说着话，扑通就跪在了罗三娘的马前。

罗三娘问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我爹爹叫曾杰曾福生，我叫曾奎。你说，咱还不是一家人吗？”

“啊！这么说，你是表弟了！”

“那可不。”

罗三娘忙冲儿子说：“世汉！”

“娘！”

“过去，叫表叔！”

“啊？你到底是谁？你还有个准名没有？”边说话，边走到曾奎跟前。

“噯！这回有准名了，我叫曾奎！”

世汉跪倒在地：“表叔，你好？下回可不能过么开玩笑。”

“噯！开个玩笑有什么关系？笑一笑，十年少。”说着话，曾奎、世汉站起身来。

曾奎又问三娘：“你娘儿俩这是打哪儿来呀？”

“我们从南唐而来。元帅在营帐吗？”

“在。”

“那好。你快往里传告，就说罗三娘到！”

“噯！还传什么话，一家人嘛，跟营进去得了。”说着话，曾奎在前边带路，罗三娘下了战马，娘儿俩跟在后面，走进中军大帐。

他们三人进了帅帐，大家一看，都高兴坏了。那些战将，多数认得罗三娘，纷纷上前问长问短。

穆元帅让她娘儿俩坐存旁，问道：“三娘，你这是打哪儿来呀？”

罗三娘把经过说了一遍，回头对世汉说：“过去，快给老祖母叩头！”

世汉站起身来，紧走几步，跪倒在地：“老祖母在上，小孙儿给您老人家叩头！”

“噢，三娘，这是——”

“这就是您的不肖孙儿杨世汉，今年已一十六岁了。”

“噢！”穆桂英一听，眼泪在眼眶里就转游开了。为什么？这孩子从小离开他爹。如今，孩子来到军营，他爹怀玉却被困在金塔阵内。这话可该怎么向他娘儿俩讲呢！

罗三娘可并不知此事。让孩子过来，挨排向各位大人见礼。

老太君乐得笑眯了双眼：“哟，我老杨家又有一代后人了！”

穆桂英吩咐：“来呀，速速杀牛宰羊，为她们娘儿俩接风！”

“是！”军卒遵令行事。这且不提。

单说罗三娘。她见奶奶的眼内含着泪水，心里就合计开了，这是高兴的泪水，还是伤心的泪水？她再一细瞅元帅的脸色，不对！若是高兴的泪水，为何无一丝笑意？她琢磨片刻，对元帅说道：“奶奶，我们进得营来，只见了众位将官，怎么未见世汉的爹爹？他押粮运草去了，还是另有公干？”

穆元帅见无法隐瞒，便说：“三娘，你既然要问，我只好告诉你实情。不

过，你可不要伤心。”

“啊?!奶奶，出什么事了?”

“唉!一言难尽呀——”穆元帅就把前敌之事，详细说了一遍。

罗三娘听了，一口气没上来，咣当昏死过去。

杨世汉一看：“娘!娘!”连着喊了数声。大伙见状，也都围了过来。

穆元帅传令：“快把先生找来。”倾刻间，随军郎中进帐，为三娘拍拍前胸，捶捶后背。过了片刻，她才缓过这口气来：“将军，恐怕你的性命难保了!”她这么一哭，两旁的战将也跟着嚷陶起来。霎时间，整个营帐，哭成了一片。

杨世汉一看：“老祖母，我爹爹既被困到金塔阵，您老人家为何不带兵打阵?”

“孩子，你以为咱们没去营救?是你非知，那金塔阵的阵主叫狄难抚，外号双枪大将，他武艺高强，咱来营战将全败在他的手下。刚才，我听曾奎说，他曾被你打败，不是你的敌手。但有一件，你纵然能打败他，也不算将阵攻破。听狄难抚言讲，你爹被困在第十三层塔顶上。孩子，我领兵带队，南征北战，东荡西杀，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?可这座恶阵，实在不好破呀!”

世汉一听：“噯!请您老人家给孩儿一道将令，待我包打金塔阵!”

“哇!胆大的杨世汉，方才进营，对军中纪律一无所知，你竟敢咆哮大帐，这还了得!若不看你年轻，就要把你绑到外边，将你人头梟下。还不给我下站!”穆桂英说这话的意思是：奶毛未退、乳臭未干的娃娃，你就能打金塔大阵?若给你将令，岂不让你去白白送死?

杨世汉见老祖母不让他去打阵，眼球一转，二话没说，趁大伙儿与罗兰娘交言答话之际，偷偷出了帅帐，把自己的衣裳整理利落，也没顾顶盔贯甲，走到马前，抓缰纫镫，飞身上马，把荷花锤往掌中一端，两腿一磕飞虎鞞，两脚一踹绷镫绳，这匹马就出了宋营，直奔金塔阵而去。

杨世汉来到山口，勒住战马，举目观瞧，山上插有鄯善国的旗号!心想，里边准是金塔大阵。他紧催战马，就要进山。

就在这时，忽听前边有人喊话：“呔!什么人大胆，竟敢进阵。拿命来!”

杨世汉抬头一瞧，打前边孤零零蹿出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人，面赛冬瓜皮，有盔有甲，胯下艾叶青，掌端一口大铁刀。

这员大将来近前，带住坐骑，上眼一瞅，见前面来了个小孩儿：嘿!这孩子长得漂亮，十五六岁，头上扎巾，身上箭袖，投盔没甲，端着一双荷花大锤。他打量完毕，问道：“来者通名!”

“嗯!我先问你，你是什么人?”

“我是把守阵门的主将，在下叫火里滚！”

杨世汉一听，笑了：“火里滚？你冰里滚也不行！”
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“你家少爷外号银锤太保，我叫杨世汉。”

“杨世汉？无名之辈。莫非你也是杨门的后代？”

“不错。我爹爹玉面虎杨怀玉，母亲罗三娘。你们将我爹爹困在阵内，我今天就来搭救他老人家而来。你赶快把我爹放出来，还则罢了；如若不然，我要踏平你的恶阵。”

“哈哈！岁数不大，狂言不小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领。看刀！”这两人话不投机，霎时间战到一处。火里滚大刀一举，刷，劈头砍来一刀。杨世汉见刀来了，一不担惊，二不害怕，摆开双锤，仓啷啷封了出去。紧接着，单手端锤，呜！又砸了下来。火里滚带坐骑，举刀朝前招架，只听喀嚓一声，这小子在马上栽两栽，晃两晃，差一点掉下战马。他刚刚勉强封出一锤，杨世汉把第一锤往回一带。第二锤呜一下。又砸了下来。火里滚招招架架往外去封。刚封出这两锤，小英雄双脚一踹蹬，双锤一并，朝着他的后脑海：“打！”砸了下去。正好，把脑袋给他打了个大窟窿，这小子死尸栽落马下。

杨世汉带马抬头一瞧，敌将已死，便催马前行，冲进了山口。

杨世汉一直往里行走，走了不火工夫，抬头一瞧，眼前闪出一座高塔，一十三层，塔顶高悬一盏红灯，下边有八个门，十三磴台阶。

世汉心里琢磨，这准是金塔阵，我爹就困在阵内。他一边想，一边跨马在塔下转游。

就在这个时刻，忽听塔上隐隐约约有人说话：“啊呀！多日困在这里，无人相救。看起来，我杨怀玉就是这阵中之鬼了。”

杨世汉一听：“啊？！上边有人说杨怀玉，这不就是我爹吗？”小英雄听罢，大喊一声：“老爹爹休要害怕，儿我救您来了！”

第三十六回 说闲话曾奎惹祸 暗用心姑娘盗镫

杨世汉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为了救他爹爹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要冲上塔去。

就在此时，忽听后边有人说话：“慢着！回来！”

杨世汉把马一勒，回头一看，由打树上跳下一个人来。谁呀？曾奎。

杨世汉看见曾奎，一拨马头，来到他跟前：“叔叔，你来做甚？”

“你悄悄离开营帐，我就料定你准会到这儿来。啊呀，你胆子可真太，竟敢单人独骑进阵！你也不想想，你爹要好救的话，我们早把他救出来了。这座金塔，除了消息儿，就是埋伏，错走一步都没命。再说，你刚进连营，连什么规

矩都不懂!你知道吗?你老祖母是元帅,她说一不二!你赌气出营,可把她老人家气坏了。她告诉大家,你若回到营盘,就立即斩首。”

“这——,啊呀,我不明白啊!”

“不明白就该问问嘛!怎么能这么干呢?”

“那,那该怎么办呢?”

“哼!我见元帅生气了,忙说:“元帅您别急,他肯定是进阵了,待我把他找回来,让他向您罪。”我来到大阵。上树一看,好嘛,你正要催马上前。你上得去吗?那是塔呀!”

“叔叔,我救爹爹心切呀!”

“哎呀,你着急,我不着急?咱想出救人的办法才行。就你这样,死了白死。”

“可是。听您刚才说,我就是回营,老祖母也不会饶我。倒不如进阵救我爹爹,宁可死在阵内,总比死在我老祖母的手下强。”

“哎呀,你这是个好办法。俗话说,‘兵不在多,在精。将不在勇,在谋’。你光有勇,没有谋啊!你想死的话,现在拿宝剑抹脖子,不就得了?何必上那儿送死去?”

“那怎么办?”

“跟我回营!”

“不,我死也不回去。”

曾奎着急了:“这……,你不回营,我怎么交令呢?”

“反正我不能回去送死。”

“你——”曾奎眼珠一转,说道:“你刚才把人家的战将打死,若被他们得知音信,非出来收拾咱们不可。再说,人家不出来,大白天也不能进阵。你看,太阳快落山了,咱们先转游转游,打听打听,万一有人知道阵内情由,咱们再来破阵。世汉,你看如何?”

“表叔,那我可连累你了。”

“噯!我跟你爹就象亲兄弟一样,没说的。快走!”霎时间,曾奎前边带路,杨世汉后边跟着,一个马上,一个步下,二人疾步出了山口,顺着山沟往前走。

曾奎领着杨世汉,出了山口往前走,抬头一瞧,远远闪出一座村庄。曾奎忙说:“孩子,你看见那村庄了没有?”

“看见了。”

“咱们俩先进村去,连吃饭,带打听。若打听不出来,咱半夜三更再去探阵。你看怎样?”

“好!”爷儿俩说着话，就奔那座村庄走去。

二人进了村庄一看，哇!这是个大镇。靠大街的右侧闪出一家铺户，前面是饭庄，后面是客房。曾奎说：“就进那儿吧!”两个人来到饭庄门前，世汉刚刚下了坐骑，小堂倌迎出门来：“客爷，吃饭吗?请到里边，家常便饭，诸食小卖，代办酒席，样样都有。”

曾奎说：“好。来到这里，咱就得随便吃点。你把马拉到院里，我们还要在这儿过夜。”

“那更好了。里边有单间，十分干净。”小堂倌说着话，把他俩先让进饭庄，自己拴马控到后院，复又来到前边：“二位，是先到房间，还是先吃饭呢?”

“先吃饭。”

“好!”说着话，堂倌把桌子抹了抹：“二位，来点什么?”

“四冷四热八个菜，两壶酒。”

杨世汉忙说“叔叔，我不会喝酒。”

“不会喝少喝点。”曾奎又对堂倌说，“饭要越快越好，另外，给我们收拾一个单间。”

“是!”堂倌赶紧传下话去，时间不大把饭菜端来，摆在桌上。曾奎斟满两杯酒，对世汉说：“来，少喝一点。”

“叔叔，我真不会。”

“噯!不喝可不行。你瞧我!”说话间，一饮而尽，接着又吃了口菜：“嗯，这菜的味道还行。”就这样，左一口，右一口地吃了起来。

你别看曾奎那么吃喝，其实，他心里也不踏实。杨世汉执意不回宋营，恶阵又破不了，我该怎么办呢?他是害怕杨世汉着急，才故意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埋头吃喝起来。

杨世汉看到曾奎满不在乎的样子，确实高兴，心想：嗯，可能表叔有招，若要没招，他也不会这样稳稳当当。所以，他也放开胆子，跟着吃了起来。

正在他二人吃饭之际，就听外边有人说话：“堂倌，有空位子吗?”

“啊!老爷子，您来了。有有有，您请!”

曾奎和世汉回头一瞧，哟!从门外走来两个人。头前是一位老者：五十来岁，白脸膛，黑须髯，头戴深蓝色的鸭尾巾，黄缎子缠头，身穿一套深蓝色的短打，外套战袍，肋挎着宝剑。看样子，准是个练武的；后边跟着一个姑娘，十六七岁，上中等个儿，鸡蛋脸膛，柳叶眉，杏核眼，悬胆鼻，樱桃口，水红色的手帕绷头，鬓边戴着两朵海棠花，身穿水红色的短打，腰系淡绿色的汗巾，脚踩红樱花的靴子，肋下佩带宝剑，背后披着鹦哥绿的斗篷。看她那体态

，又俊俏，又精神。

小堂倌来到姑娘面前说：“哎呀，大小姐，你也来了？”

“跟我爹爹出来溜达溜达。”

“小姐请坐。”

正好，这爷儿俩就坐在曾奎爷儿俩的对面，中间只隔着三张桌子。

这时，堂倌过来把桌子抹了抹说：“老爷子，吃点什么？”

“嗯，连是那老规矩。”

“是！”堂倌没多言语，答应一声，急忙下去，不大一会儿，便端来十几个菜和两壶酒。

老头把酒倒上，先自斟自饮起来。这姑娘抬头一瞅，哟！对面桌上也坐着两个人。再一细看，差点把她乐出声来。怎么？曾奎那个模样，太个别了。又一看，曾奎旁边还坐着一个年轻人。绿缎子扎巾，箭袖，肋下佩着宝剑。

世汉见那姑娘瞅他。急忙扭过头去。曾奎呢？见姑娘瞅他，他一边喝酒，一边用眼睛也紧盯着那位姑娘。

姑娘心里想，哼！这决不是个好人。要是好人的话，能老盯着人家一个大姑娘吗？她把脸一扭，就避开了这个陌生人的目光。

曾奎见姑娘扭过去了。心里挺不高兴，埋下头去，左一杯右一杯地喝了起来。

这时，堂倌来到老头面前说：“老爷子，还添点儿什么？”

“不要了。”

“小姐，你还想吃点儿什么？”

“够了。”

“好！”堂倌说完，转身走去。

曾奎喝得有点多了，他指桑骂槐地说开了胡话：“我说小侄啊！”

“叔叔！”

“我这个儿可没你高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不过，这是娘生爹葬的，没办法。”

“那可不。”

“别看我是个儿矮，我是男的，就能占便宜。”

“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还不明白？赶明儿谁家的夫人生了孩子，人们就问，‘大喜呀，小喜呀？’大喜就是男孩，小喜就是丫头蛋儿。赶明儿出了名，人们又得叫老爷子，老英雄，离不开十老字；可那女的呢？小时候叫她小妮，长大以后，人们也叫她小

姐，还是离不开个小字。”

“不一定。那女人老了该怎么称呼?”

“叫她小老太太，哈哈哈哈哈!”

曾奎这是说了几句笑话，可那姑娘一听，什么?好小子，瞧不起我们女的?哼，别着急，我得教训教训你!想到这里，狠狠瞪了曾奎一眼，扭身对老头说：“爹爹。天不早了，咱们该走了。”

“好，立刻就完。”

这时，曾奎吃喝完毕，忙喊：“堂信，我们的房间收拾好没有?”

“收拾好了。”

“在哪屋?”

“进了后院，从东往西数，第八个门。”

“好。堂信，把马给喂好，明几个我们才走呢!”

“是!”

老爷子听到曾奎说话，抬头看了他一眼。姑娘冲爹一使眼色，小声说道：“爹，别吃了，这小子不说人话。”

“好!堂信，把帐记上，我们走了。”

“不送。”

“免。”老爷子说罢，站起身来，随姑娘一起走出门外。

曾奎看着爷儿俩的背影，悄悄对世汉说：“这两个人是什么东西?吃饭都不算帐!哼，人家这是大风刮来的?”

杨世汉忙说：“叔叔，您何必多管闲事?走，先进屋内呆一会儿。等到三更半夜。咱就——”

“上哪儿去?”

世汉小声说：“进阵!”

“你着什么急?我先睡一觉再说。堂信算帐!”霎时间，堂信先来，将帐算毕，曾奎和世汉就朝房问走去。

曾奎今日喝多了，趑趄趑趄走在前头，杨世汉跟在后头，爷儿俩进了后院，到在第八个门前，打开锁头，进屋一看，一张桌。两张床。曾奎摘下帽子，脱下外衣，又把浑铁点钢镬摘下来，放在桌上。然后，往床上一倒，呼呼就睡着了。

杨世汉一看，心想，唉呀!叔叔，你可真能睡啊!小英雄心中有事，不能入睡，在屋里来回走动。

这阵，天色逐渐黑了下来，已到二更时分。世汉走到曾奎床前，用力推了推他的身子：“表叔，表叔!”

“嗯!”

“半夜了，该走了。”

曾奎根本不理他的茬儿，光说梦话：“嗯!酒还没喝完呢，再来个汤!”

世汉心里话：哎呀，表叔睡得起不来了，这……急得他在屋内团团乱转。再看曾奎，他浑身象稀泥一摊，鼾声如雷，把房顶的尘土都震下来了。

已经四更天了。杨世汉这一夜连眼也没合，心想，表叔一醉不醒，不能进阵；有心自己前去，又情知去也无用。这该怎么办呢?他在房里转来转去，一看窗外，哟，东方发白了。世汉心烦意乱，打开房门，到外边散步去了。

又过了好大一会儿，曾奎才睡醒。他翻身一看：“嗯?世汉哪儿去了?到时候怎么没叫我?”他定睛一看，门开了。曾奎翻身下床，忙喊：“世汉，世汉!”又到院里寻了半天，还是没见人影。曾奎赶紧回到房中，穿好衣裳，戴好帽子，浑身收拾利整，回头就到桌上拿他的兵刃。他的手伸向桌面：咦?我的镬没了!这一下，可把曾奎急坏了。做大将的，丢了兵刃那还了得?

曾奎正要出门寻找，正好，堂倌端着净而水走了进来：“二位，请洗脸。”

“别动。你们为什么要开贼店?”

“啊?!”堂倌愣怔了，忙把水盆放下回话：“什么贼店?我们这个店房，老客住过千万，从来也未丢过东西。”

“我就丢东两了。”

“丢什么了?”

“镬”

“什么?。”

“镬!”

“什么叫镬?”

“就是杀人的兵器，叫镬!”

“你搁到哪儿了?”

“桌子上。”

“那还能丢得了?”

“废话!要有，我能说没有?你得赔我!”

“啊?!我连什么模样都没看见。我怎么知道?反正，这儿确实没有贼!”

“既然没贼，那镬哪儿去了?今天我打死你!”曾奎真急了。说话间就伸出了拳头。

堂倌赶忙架住：“您不要动手!客爷，我说话您可别生气。”

“怎么?”

“你一说镬是兵刃，我就想起来了。偷镬的这个人，兴许我还知道。”

“他叫什么?你若不说，我就冲你要!”

“别着急。依我看，你干脆认个倒霉算了。”

“不!我凭什么认个倒霉?”

“你干脆别要了。若要得过来，无话可说;若要不过来，弄不好连性命也得搭上。”

“谁呀?这么厉害?”

“客爷，你别不信。跟我来!”堂信领曾奎出了店房，来到大街上，用手往东街一指：“你瞧着那个大门了吗?”

曾奎手搭凉棚往东一瞅，前边有一座光亮的门楼，大门关闭，青堂瓦舍，三磴台阶，外边还挂着两盏气死风的灯笼，真来威风。

曾奎看罢，便说：“看着了。那怎么着?”

“这家是我们村的庄主爷。你那镬呀，说不定就叫他家给拿走了。你到那儿打听打听，千万多说好话。你若说带刺的话——我可不是小看你，你就把脑袋放在那儿吧!”

“去你的吧!冲你这么一说，你们的庄主准是个老贼头。滚开!”曾奎拨拉开堂信，三步两步蹿到这家台阶前边，往台阶上站稳身形，一推大门，推不动，里边插着呢!他两只拳头一攥，就咚咚咚咚敲起来了，边敲边喊：“开门!开门!”

过了片刘，就听里边有人问话：“谁?大清早晨谁来敲门?”话音一落，吱扭!大门洞开，出来个家将，瞅着曾奎打量了一番，说道：“你找谁?”

“找你!”

“我不认识你!”

“这不就认识了!”

“找我干什么?”

“要镬!”

“什么叫镬?”

“你别装糊涂。今天你若不给，我连耗子窟窿都得给你们堵了。”

家将一听，丈二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，忙说：“你，你等会儿!”话音一落，转身形往里跑去。

时间不长，出来一位老爷子。曾奎定睛一看，喇?!原来正是昨日在饭庄吃饭的那个老头。他冲上前击，忙说：“哈哈，是你呀!”

“这位英雄，昨日咱们一个饭庄吃饭，未曾交言搭话。今日来到我府，所为何事?”

“所为何事?我抓贼来了。”

“什么贼?”

“我的镬丢了。”

曾奎说“镬丢了”，别人听不懂，这老头一听就明白了：“噢!你是说浑铁点钢镬呀?”

“对，你是内行。拿来!”

“我没看见。”

“既然没看见，你怎么知道浑铁点钢镬?”

“练武的人嘛，还有不懂兵器之名的?哈哈哈哈哈，这位英雄，不要若急。你在门口这么乱喊乱叫，若被左邻右舍听见，多不雅观?就象我们家真有贼似的。”

“本来你家就有贼，你就是贼头!”

“噯!不要这样信口开河，有话请进里边去谈。”

“请进就请进，到哪里我也不在乎!”说着话，他跟着老头走进门去。

这老头挺客气，把曾奎让到待客厅，分宾主坐定，叫家院献茶已毕，便说：“我说这位英雄，你走错门了。这是谁告诉你的?”

“没人告诉我。”

“那你怎么到我的门上来了?”

“我掐指一算，这镬就在你这儿。”

“噯!休要胡猜。小老儿我祖宗三辈以保镖为生，提起我的名讳，哪个不知，何人不晓?那真是家资万贯，坐着吃也能吃三辈儿。我在我们这司马庄，经常开仓济贫，周济百姓。这里的乡民也都老实率份，可以说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你怎么能把兵器丢了?也可能是过路的贼人所为。不要紧，你要真丢了的话，我花钱给你定打一把。可你得明白，不是我们偷的。”

“不行!我就要我的那把!了!”

“谁?”

“你别管，我不能告诉你。把你家的耗子窟窿给堵了。”“你别装糊涂，有人告诉我喂，你给不给?若不给，我…”

老头一听，来了气，：“你这个人，为何这般无理?”

正在他二人争吵之际，就听院里有人说话：“矧小子，你给我出来!”

“啊?出来就出来!”曾奎站起身来，刷!蹿出院内，定眼一瞧，院中站着一个大姑娘。

此时，老头也迈步来到院内：“女儿，你——”

“爹，您别管!矧小子，要镬吗?在我这儿呢!”

“好啊!老爷子,你听见没有?你们家还有女贼呢!呸。还给我!”

“还给你行,我得看看你有多大本领。哼,今天姑奶奶要教训教训你。嘿!”这姑娘说着话,冲着曾奎面前就是一拳。

曾奎一看,忙往旁边闪开身子。姑娘上来朝起一跃。啪!就足一脚。这一脚正好踹到曾奎的小肚子上,他噔噔噔噔倒退几步,咕咚!坐在了地上。曾奎用手一指:“啊呀,你这个女贼还挺厉害!”

姑娘一听这句话。可不干了,仓啷就把宝剑抽了出来。接着往前进身,就要刺去。

就在这时,忽听门口有人喊话:“住手!”

曾奎顺声音一看,进来之人正是杨世汉。他急忙喊话:

“侄儿哎,快来救我!”

第三十七回 司马林进营献策 杨世汉巧扮红妆

杨世汉是怎么来的呢?前文书咱们说过,他心绪不宁,溜达到屋外散步解闷。过了挺长时间,才回到店房。进屋一看,曾奎没了!他急忙唤来堂倌,细问详情。等打听明白后,便急步奔进门来。杨世汉进门一看,呀!表叔被打倒在地。他大喊一声:“住手!”往前冲了过来。

书中交待:就在世汉出门溜达之后,姑娘施展手段,将镬盗去。

书接前言。老爷子见门外又进来一人,生怕把事情弄大,忙说:“你们都给我住手!”老头这一声喊喝,几个人都被吓得呆站在那里。

老头走到曾奎跟前,问道:“这位英雄,尊姓大名?”

“我叫曾奎,我爹叫曾杰。他是我侄儿杨世汉,他爹是玉面虎杨怀玉。”

老头一听:“你是曾杰之子,他是杨门之后?”

“一点不假。”

“你为何不早说呀?曾英雄,快快请起。”

“这么说,咱们打出交情来了?”

“你要早说,哪有这事儿!”霎时间,把曾奎搀起身来,又说:“女儿,回屋去吧!曾英雄、杨将军,快请进屋。”说着话,老头把客人迎进内屋,宾主坐定,献茶已毕,曾奎便说:“老爷子,今日之事,全怪你那女儿,她不该偷我的兵刃。”

老头笑了笑说:“曾英雄,也怪你言语不慎。昨夜吃饭之时,你说了那么多不中听、不在行的话,把她给惹恼了。女儿从小跟我学了一身好能耐。马上、步下、长拳、短打都行。她艺高人胆大,听了你的话,怎能服气?她准是背着我。到店房把你的镬拿来,意思是教调教训你。你没见吗?刚才她是想跟你较量较量,等把你打服了,再还给你。没曾想,原来你是曾寨主的公子。”

“你认识我爹?”

“那可不。我把你请到屋内，正要详细寻问，不辩女儿就冲到院内。曾英雄，此事都怪我女儿之过，我替她赔礼了，哈哈……”

“啊，要这么说，也怪我说话太伤人了。老爷子，那镬还给不给?”

“当然要给。”老头忙冲外屋喊话：“女儿，把镬拿来!”

时过片刻，就见外边进来个小丫环，把镬递到老头跟前：“老爷，给!”

老头接镬在手把兵刃递给曾奎，说道：“二位，我请问一声，听说征西大军在通天岭已与联军摆开了战场，但不知胜败如何?”

曾奎见这老英雄问起前敌战事，心想，说不定这老头儿能为破阵想点办法呢。得病乱求医，破阵何不乱求将呢?想到此处，就把大军怎样进通天岭、杨文举怎样中箭身亡、玉面虎怎样被困、金塔阵怎么难破、双枪大将狄难抚怎样厉害，如此这般地述说了一番。

老爷子听了曾奎这番言语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啊呀!幸亏我挽留了你们;不然，险些误了大事。”

曾奎一听：“老爷子，此话怎讲?”

“杨将军、曾英雄，你俩来得可真是地方。”

“怎么?”

“你们不是想破金塔阵吗?”

“对!”

“提起那金塔大阵，别说以百天为限，纵然一年、二年，你们也难以攻破!”

“如此说来，你莫非明白阵内情由?”

“不敢说明白，不过略知一二。”

曾奎听了，眼球一转，忙凑近身来说：“嘿!老爷子，你知道我干什么来了?”

“干什么来了?”

“我就是找你来了。要不，我哪有闲空上你家串门!”

“是吗?哈哈!”

“老爷子，你尊姓大名?”

“我复姓司马，单字名林。老朽没有儿子，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叫司马云英。女儿武艺高强，性情傲慢，多少人登门求婚，她都看人不起，至今尚来婚配。为给女儿早日成就百年之好，我带着她经常外出溜达，如遇到出色的英雄，我就选他为婿。”

“老爷子，你要的英雄，有何难找?今日你算时来了，运来了，英雄也给你

送上门来了。你看我侄儿怎样?”

老爷子知道世汉是杨门之后，又长得仪表堂堂，早有了爱慕之心，忙说：“行，行，行!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杨世汉正听他俩合计破阵的事呢，忽又听二人议论起挑女婿之事，而且又扯到自己头上，不觉面红过耳，忙把话题岔开：“老人家。您真明白金塔阵的底细?”

“说实话，不但明白，我还有办法上它这座金塔，保准能把杨将军救出来。”

世汉忙说：“老人家，既然如此，您可得帮忙呀!若把我爹救出阵来，我世汉终身不忘您的恩德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!不行。”

“怎么不行?”

“你们哪里知道?这金塔阵神秘莫测，若错走一步，就会遭杀身之祸。咱们素不相识，萍水相逢，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，我何必去冒偌大的风险?”

曾奎忙说：“老爷子，你修好积德吧!”

杨世汉也说：“老人家，您可不能推手不管哪!”

司马林见他二人言诚意切，略停片刻，说道：“管是要管，咱们得有个说道。”

杨世汉说：“什么说道?”

“哈哈哈哈哈!杨将军，你说了算数吗?”

曾奎忙说：“他说不算我说算。实话跟你说吧，现在，穆元帅都得听我的。不管找说什么，她老人家都能答应。”

“噢，真的?”

“我曾奎从来不说假话。”

“那好。既然如此，我可要高攀了。”

“有话只管讲，没说的。”

“好!我要把小女司马云英许配给杨世汉。这样，咱们是又沾亲，又带故，就算结成了一刀割不断的亲戚。到那时，我豁出这条老命，也得把老亲家救出阵来。不过。我可懂得你们军中的规矩，临阵收妻，罪该万死。所以，我就怕杨将军不敢答应。”

杨世汉听了司马林这番话，正要开言，曾奎抢先接了话茬：“就这个事呀?这还不是现成的?来，世汉，快快跪下，给你岳父磕头!”说话间，走过来就拽杨世汉。

世汉忙甩开曾奎，悄声说：“叔叔，这哪儿能行呢?我娘说过，临阵收妻

，罪该万死。”

“你娘说罪该万死就万死？我没说吗，宋营中是我说了算，都得听我的。快，磕头，出了事我兜着。”

“这一——”

曾奎见世汉犹豫不定，便小声对他说：“你若不答应亲事，人家怎能舍命去救你爹爹？这么便宜的事你不干，还等什么？”

“这——”

“别犹豫了，快跪下吧！”曾奎一边说话，一边摁世汉的脑袋。

世汉无奈，扑通一下，跪倒在地：“岳父大人在上，小婿给您磕头！”

司马林一看，乐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，一边搀扶，一边说道：“起来，起来。这回，我女儿可终身有靠了。”

杨世汉磕完头，站起身形，小声对曾奎说：“叔叔，这合适吗？”

曾奎说：“再合适也没有了，你磕了头，人家才会跟咱上前敌。等把你爹救出，你老祖母怪罪，自有这老头跟她求情。你现在就磕了个头，又不拜天地。明白吗？”

“也是个道理。”杨世汉说着话，站立在一边。

这时，老爷子冲屋外喊话：“丫环哪！”话音一落，小丫环走进屋来：“老爷，有何吩咐？”

“快给你家小姐报信，叫她梳洗打扮，与杨少爷拜堂成亲！”

“是！”小丫环答应一声，跑出门去。

杨世汉一听，可着急了：“这，这，叔叔，我——”

曾奎也愣了，略思片刻，说道：“哎，老爷子，这终身大事可草率不得。咱们得择个良辰吉日呀！”

“噯！咱乃武将家风，不在乎这些。常言说，‘一不忌，百不忌’。今日咱不用打，不用吹，叫他小夫妻冲我磕个头，送入洞房就拉倒了。”

曾奎一听。也为难了：“老爷子，这不太合适吧？”

“怎么不合适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莫非不敢作主了？”

“不，不，当然敢作主。拜，拜堂！”

曾奎也豁出来了，心想，眼下是救人、破阵要紧！穆元帅是通情达理之人，只要我和她陈述其利害，她决不会怪罪。

这儿忙活着拜堂成亲，司马林又派人去到店房，把他二人的马匹、兵器取来。

此时，老爷子非常高兴，特意为曾奎安排了一桌宴席。等吃饱喝足，司马林说：“曾奎，你现在还得回趟前敢。”

“干什么?”

“去见穆元帅，把世汉招亲之事，详细禀报她老人家。如果元帅同意这门亲事，让她亲笔写信给我。接信后，我就进连营，帮着击破金塔阵；如果元帅不写信招我，我可不进连营。”

“啊呀，现在世汉把洞房都入了，你为何又不进阵了?”

“话非那样所讲。元帅若不写信，便是不同意这门亲事，我进营盘该往哪儿站呢?”

曾奎一听，好嘛!这个老头，比我还奸呢!绕来绕去，叫他把我给绕住了。想到此处，更说：“好，我这就走。”

“越快越好。你现在走，也得明日回来。救兵如救火，我接到信，马上与你们上前敌。”

“好!”曾奎不敢怠慢，浑身上下收拾利落紧衬，辞别了司马林，打听明白了方向，直奔宋营。

曾奎回到宋营，已经到下半夜了。他也颇不得一路劳乏，直奔到元帅寝帐，禀报了详情。

穆元帅听罢，不敢作主。为什么?杨世汉不守军令，私自出营这还不算，而且还在外面收妻!她忙命人将老太君请来，陈述了事情的原委。老太君说：“现在救人，破阵，正是用人之际。眼看着赌期越来越近，世汉遇到高人，实乃可喜可贺。虽有差错，也属事情所逼，咱们应以国事为重。干脆，你就写信吧!”

穆桂英听了太君的言语，立即写下一封回信，交给曾奎，曾奎又照原路回到司马庄。这一往返，就是两天的时间。

曾奎来到司马庄，见了司马林。司马林把他让到上房，又把小夫妻俩叫出来，给曾奎磕头。

曾奎说：“侄媳妇，往后可别跟表叔这么闹腾了。你踹我这一脚，现在我还疼着哩!”

司马小姐听了，噗哧一笑，绯红双颊。低头站在一旁。

司马林说：“曾奎，将信拿来了吗?”

“拿来了。你瞧!”说话间，把信递了过去。

老爷子接信在手，看着看着，乐了：“哈哈哈哈哈!好吧，外边鞞马!云英呀!”

“爹爹!”

“你好看门户，待为父跟他们上前敌!”

“爹爹，您不说那个阵难破吗?那就也带我去吧，也好给您搭个帮手!”

“噯，你刚完婚，怎么能到前敌?为父若不能破阵，再回来接你。”

杨世汉听了岳父之言，心想，就冲这几句话，这位司马云英也不是好惹的！

老爷子把诸事安排已毕，领着杨世汉、曾奎来到院外，上了坐骑，离开司马庄，奔宋营而去。他们来到营门，军兵往里禀报。片刻工夫，穆元帅率领众战将出来迎接。穆挂英把司马林接到帅帐，寒暄已毕，大家落座，先茶后饭，热情款待。酒席宴上，穆挂英说道：“司马老英雄，您不畏艰险，进营助战，我们非常感激。”

“哎呀，元帅你要客气！现在，咱已是儿女亲家了，何必见外？”

“理应如此。但不知老英雄有何破阵之法？”

“元帅非知。这座金塔，我曾上过两次。但是，只上过一，二层，再高可没上过。塔里消息儿，埋伏太多了，滚木、绞刀、翻板、地沟，到处都是。若有一点儿不明白，也非送命不可。为了弄清塔的底细，我曾四处打听，看这座塔是谁修的，怎么修的？我那时合计，起码来讲，盖这座塔得有图呀！后来，我真打听明白了，原来这座塔的图，不在鄯善国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在英唐国。英唐国的国王叫铁赤尔。他有一儿一女，太子叫铁豹，公主叫铁金花，那图就在铁金花手中。英唐国是个小国，他不敢得罪大宋，也不敢得罪鄯善。别看他国小，但是国内也有能人，人家就琢磨出了这张图。鄯善国得知此事，把图借来，依图建造了这座金塔。建成之后，又把图原封交给人家。盖塔的时候，鄯善王并未想到为战事而用。他见征西大军势如破竹，打得联军落花流水，他们才又玩花招。来了个以阵赌输赢。现在看来，要想攻破金塔阵。救出老亲翁，非得派人到英唐国借图。没有塔图，谁也休想上去。”

“噢！”穆元帅说：“老英雄所言极是。若不明就理，确实难以破阵。可是，这图又藏在英唐国公主之手，那该派谁去呢？”大元帅说到这儿，不由将头低下，想开了心思。

这时，就听旁边有人说话：“老祖母，我去！”说话之人是谁？杨世汉。小英雄心想，为救我爹，为征服鄯善国，就是上刀山，下火海，我也敢去。

元帅说：“世汉，你——”

“老祖母，我若把图借来，咱平鄯善，救亲人，若借不来，我甘愿死在英唐。”

“这……”众人见世汉要去，谁也没个主意。

穆挂英想，嗯！这臻子年轻有为，武艺高强，连狄难抚都不是他的对手，还得他去。想到这里，便说：“你可千万小心。”

“不劳老祖母嘱咐！”说着话，带好盔甲包，身穿便装，得胜钩上挂好双锤，辞别了众人，辕门以外上了坐骑，直奔英唐国而去。杨世汉马不停蹄，一直

往前行走。约摸到了英唐国的地界，抬头一瞧，前边闪出一片松林。他的马刚进松林，就听里边传来哭泣之声：“这回可完了！一家人都完了，我倒不如先走一步！”

杨世汉听了，不由心头一愣，谁呀？杨世汉带住战马，甩镫离鞍，下了坐骑。把马拴好，顺声音往松林里边一瞧：“哟！”歪脖树下有个老员外；头戴四楞方巾，身穿绛紫色的对花靠氅，双脚踩着两块石头，双手拽着树上的绳套，正要寻死上吊。

世汉心想，这个人有何为难之事，为何要寻短见？他看到这里，不由大喊一声：“下来！”

杨世汉这么一喊，那老员外吓得扑通一下，坐到了地下；“啊，谁？”

杨世汉紧走几步，把老员外搀起身来：“这一老丈，休要害怕，我是过路的。”

“哼！你走你的道，我上我的吊，我没招你，没惹你，你为何要来阻拦？”

“你既不说，我也不便多问。走，我送你回家！”

“送我回家？可惜呀，我的家跟看就没了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你的家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树林后头。”

“我先带你回家，有什么为难之事，请对我言讲当面，我好与你分解忧愁。”

“唉！你管不了。”

“那你说说看，怎知我就管不了呢？”

“壮士既要动问，请听我慢慢讲来。”

“我洗耳恭听。”

“前面有个村子叫王家庄，小老儿姓王，叫王天成。我有一个女儿，叫王秀英，今年一十六岁。从小已许配了人家，婆家在离这儿不太远的宋家庄。这几天。正为她赶做嫁衣。准备给他二人完婚。头三天，门口来了个卖绒线的，女儿便出门去买。正在这时，没曾想有一人从这儿路过，此人正是英唐国的太子铁豹。他见我女儿容貌俊俏，二话没说，当天晚上就派人送来了彩礼，向我当面提亲。小老儿说，‘不行，丫头已经有了夫主。’那送彩礼的人一拍桌子，恶狠狠地对我说，‘你应也得应，不应也得应。’还说今晚上就来抢亲。送礼人走后，小老儿将这事告诉了女儿。女儿一听，非要碰死不可，老伴也要悬梁上吊。你说，我还有什么话头？我不如先行一步，死了完事。家里爱怎么就怎么，我也不用操心了。”

“噢？英唐国的太子铁豹要来抢亲？”

“是啊!”

杨世汉翻来复去想了好大一阵，终于想出了主意，忙对老头说：“王员外，你把我带到你的家去，我自有办法救你女儿!”

“啊?”老头一听，扑腾就跪倒了：“恩人哪，你若能救我全家老小，我终死不忘大恩!”

“休要客气。”

“好，我带你去。”老头儿也不知道这个壮士有多大能耐，看他这样见义勇为，能不高兴?他急忙站起身来，头前带路。杨世汉牵起战马，后边跟随。他二人穿过松林，到了王家庄，进了大门，直接来到待客大厅，老头亲自搬座，让世汉坐定。

这时，老头才问：“这位壮士，你贵姓高名?”

“老人家，我对你说实话吧!我是宋营的战将，姓杨叫杨世汉，我爹杨怀玉。我是闲溜达到这儿来的。”他可没说盗图的事。

老头一听：“啊呀，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杨家少爷。”

“我来问你。铁豹什么时候来抢亲?”

“天黑就来。”

“好!把你女儿的嫁衣拿来，让丫环给我收拾收拾。”

“干什么?”

“来它个男扮女装!待我替你女儿进城，跟太子拜天地。现在速做准备，等我上轿一走，你们全家也离开此地。”

“对对对。杨少爷，我感谢感谢。”

再说，王员外叫丫环给小姐送信。小姐绝处逢生，喜出望外，忙叫丫环把嫁衣拿出。一面由丫环给世汉梳妆打扮，一面出院公套起车辆，搬装值钱的东西。就这样，整个府院，忙成了一团。

杨世汉穿装打扮已毕，丫环一看，嗖!这小伙子本来就长得漂亮，再这么一捣腾，更加动人了，脸上搽的是江南的官粉、苏州的胭脂，头上戴的是鲜花、挑风、玛瑙，里边穿鹦哥绿的村衫，外边穿红裙子，喜字的龙凤袄，八幅箩裙。下边怎么办呢?把靴子抹掉，有大脚的丫环拿来一双红绣花鞋。给杨世汉穿上，嘿!正台适。

杨世汉穿戴已毕，老员外和众丫环都说：“象，象，真象!”

杨世汉收拾利整，太阳已经压山。就在这个时刻，忽听松林外人喊马嘶。响成了一窝蜂。接着，庄丁跑来禀报：“老爷，了不得啦，太子带花轿前来迎亲!”

“我这就出迎。杨少爷，你可准备停妥。”

“无妨。我的马和兵器，你给我寄放到附近乡民家中。”

“行。我这房子后边，有个老张家，只老两口子，我就搁到那儿！”

“好。我上轿以后。你们赶快逃走。”

“是。”老员外答应一声，跑出门去，把火门打开一瞧，外边来了一百多人！当中间有一乘花红小轿，轿旁边闪出一匹马，马上之人年方二十挂零，身高九尺，面如紫羊肝，头上太子盔，身上火红袍，手拿打马藤条：“怎么，给不给人？不给就抢！”

王员外忙说：“啊呀太子，怎么还说给不给呢？小女早已收拾好了，快将小轿抬到院内。”

“噢？那太好了。来人，小轿进院！”霎时间，众人将轿涌进院内。

杨世汉扭扭捏捏，转身形上了花轿，啪！把轿帘往下一撩，人抬轿起。太子见了，一阵狞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，回城！”

杨世汉心里想，同得城去，咱俩拜天地，入洞房，可就有热闹看了！

第三十八回 铁太子抢亲招祸 女豪杰寻夫射虎

杨世汉上了小轿，太子铁豹十分高兴：“哈哈哈哈哈！岳父大人，请您放心，一月过后。我定带令爱回府。住上俩月，然后，再接全家一块进城，去享请福。”

“有劳太子挂记。”

“来呀，回城！”

“是！”霎时间，人们簇拥着花红小轿，颤呼颤呼直奔英唐国而去。

王员外送走来人，急忙吩咐：“家奴、院公们，我要携带家眷外出省亲。这里不可久留，你们随便拿些衣服，各自谋生去吧！”接着，命车夫赶起车辆，带领全家逃奔性命。这话不提。

单说太子铁豹。他押着小轿，一溜小跑回到英唐国的皇城。等来到皇宫门口，不走正门，从后门把小轿抬到院内。

此时，太子的长随宫娥、彩女早已等候在那里。小轿刚刚进院，她们急忙围到轿前，把轿帘撩起，由两个宫娥搀着世汉下轿。

杨世汉头上蒙着一块红色的搭头幅，随宫娥来到洞房。接着宫娥又把他扶坐到龙凤床上。

太子进屋一看，骨酥肉麻：“耐哈哈！宫娥们，你们先好好陪着新娘，待我到前厅与大家吃酒贺喜。王小姐，不要害怕。这一回呀，你算到了福堆禄罐里了。”说完，转身走出洞房。

此时，宫娥又摆了一桌交杯酒席。诸事齐备，侍立在两旁。

杨世汉稳坐在龙凤床上，心里头好不平静。此番男扮女装，我是为图而来

。岳父说图在公主手中，可公主又在那儿呢？若图在这个屋内，那该有多好！

杨世汉正在合计心思，就听樵楼上更梆两响，天色已是二更时分。梆声一落，又听外边有人说话：“太子，今日你已经喝得不少，回到洞房，千万不能再贪杯了。别忘了。你可有心疼的病啊，御医早就叫你忌酒。若饮之过量，把老病犯了，可就有性命之危呀！”

“休得罗嗦。你们都给我滚开！”

太子铁豹确实已经酩酊大醉，一栽一晃地走进洞房。宫娥见了，围到他身边：“奴婢给太子道喜！”

“同喜，同喜。天色不早，你们都歇息去吧！”

“是！”宫娥们正要动身离去，太子又忙喊了一声：“回来！这件事，你们要守口如瓶，不许给张扬出去，更不许让我父王知晓。否则，我要你们的脑袋。”

“是！”宫娥们答应一声，吓得躲了出去。

宫娥走后，太子铁豹迫不及待，走到门前把门关上，转身来到杨世汉跟前，一伸手，拽下搭头幅，定住醉眼，在灯下一瞧：面前坐了一位绝色美人！

那位说：“太子不是见过王小姐吗？杨世汉男扮女装，他就认不出来？当初见王秀英时，本来他就没看太清。再加上他今日醺醺大醉，又色迷心窍，他哪儿还多那份心呢？”

太子铁豹灯下观美人，越看越动情：“王小姐，我的少王妃。快快过来，陪我饮几杯。不瞒你说，我从小就得了心疼的病，御医和父王、国母都不让我喝酒。今日喜事盈门，有美人相陪，我非喝个一醉方休。另外，你我之事，我是背着父王、国母和妹妹，偷偷把你娶过来的。这也无妨，待咱俩成亲之后，木已成舟，他们也就无话可讲了。来来来，美人，快给为夫倒酒。”

杨世汉听了铁豹的一番醉话，心里合计，原来他爹不知此事啊！这小子还有心疼的病！他略思片刻，朝两旁一瞅，西边有十几个笼箱，不知里边装着什么。再瞅那太子铁豹，眼珠子也红了，嘴也合不上了，舌头根也硬了，脚底也没根了。世汉灵机一动，站起身来：“太子，奴家能有今日，这是我们老王家的福啊！从今往后，一定用心伺候太子。来，我给您倒酒。”说着话，提壶在手，把酒杯斟满。

太子一看，真魂都快出窍了：“好，好，你斟我喝。”他端起杯来，咕咚干了一杯，对世汉说：“美人，我一人喝乏味，你得陪着我！”

“好。太子请！”说活间，二人把杯碰在了一起。这酒杯挺大，能装二三两。太子今天高兴了，咕咚又咽下去。杨世祝乘他饮酒之机，偷偷泼在地下。

就这样，左一杯右一杯地灌着，最后把太子灌成了一摊稀泥：“我不能再

喝了……再喝就醉了…”美人，与我……上床……安……眠……吧!啊呀，心疼得厉害!……”

杨世汉听他说“心疼得厉害”，忙到跟前向：“太子，怎么样了？”

“不好!我要犯病……”只见他一栽一晃，来到龙凤床边，一头栽到床上，两手紧捂胸口：“啊呀，我…心，……疼……”一边呼喊，一边在床上来回骨碌。过了片刻，不骨碌了。

杨世汉一看，不动弹了?他忙用双手推太子：“太子，太子!”推了半天，还是一动不动。世汉想。嗯，准是睡过去了，待我翻他的笼箱，看看有没有塔图!杨世汉站起身来，急忙上前打开第一个笼箱，定睛一看，里边是绫罗绸缎。他略一思索，就要撤下这个笼箱，准备翻腾下一只。

正在他要撤还没有撤笼箱的时候，忽听外面传来嚓嚓嚓嚓的脚步声响。接着，有人说话：“在哪儿?”

“就在屋内。”

“上前叩门!”

“是!”霎时间，砰砰砰房门作响，有人叫门：“皇后来了，快快开门。”

杨世汉听说皇后来了，赶紧把笼箱盖好，收拾利落，稍定心神，坐在床边，故意高声说话：“太子，你这是怎么样了?唉哟，奴家可没见过这个。你若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依靠何人?”

“开门哪，快点儿!”

“哎，谁呀?”杨世汉款动碎步把门打开，往外一瞧，门前站下二十多个宫娥，中间有一位皇后，皇后身边站着一位公主。这位公主长得容貌俊俏，肋下佩着宝剑，看样子是员武将。

杨世汉看了一番，问道：“你们都是谁呀?”

宫娥忙过来引见：“少王妃，这位是老皇后，这位是公主。”

“噢!”世汉赶紧走出门来到在皇后跟前，道了万福：“国母在上，儿妻给您施礼!”皇后面沉似水，看了看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奴家王秀英。”

“你是怎样来到皇宫的?”

“嗯……是太子把我娶来的。”

“那我们怎么不知道啊?”

“这我就不晓得了。反正，是太子看上我了，把我抬到这里的。”

“这个小冤家!”说罢，老皇后进步走进屋内一看，见铁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，情知不好，忙说：“唉呀宫娥们，赶紧把御医找来，这个冤家一定又犯老病了。”宫娥们一听，不敢怠慢，转身出去不大工夫，把御医找来。御医诊了

诊脉，说道：“皇后，太子贪杯过度，有性命之危啊！”

“唉呀！这个冤家，不让他喝酒，他却喝成这十样子。若有个三长两短，那还了得？快，赶快把他抬下去，好好调治。”

“是！”御医和宫娥遵命而行。这且按下不提，

众人走后，公主对皇后说：“国母，兄长娶亲之事，可曾对您讲过？”

“没有。”老皇后转脸又对杨世汉说：“王秀英！”

“国母！”

“别这么叫。你们成亲之事，是那不肖的奴才背着双亲，自作主张干的。自古婚姻之事，讲究门当户对。你乃民家之女，我乃帝王之家，岂有如此结亲的道理？再说，今日之事，我没敢对老王爷讲。单等天亮，我暗派人送你回家，叫你爹爹另选才郎。”

杨世汉听了，心想，坏了！我为盗图，好不容易才混进城来。你若送我出去，那盗图之事，岂不是竹篮打水？他想到此处，眼珠一转，扑通跪到皇后膝前：“国母，您可不能送我走哇！如今，左邻右舍、乡里乡亲，都知我与太子成亲。而且已拜了天地，入了洞房。若再把我送回，是我行为不端啊，还是我容貌丑陋、配不上太子？叫我回去以何脸面见人哪？”

“这一一，他从小就有心疼病，最怕饮酒。今日他醉成一捧稀泥，曾恐性命难保。若有不测，岂不殆误了你的终身？”

“别说太子现在还平安无恙，纵然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宁可在宫中守节立志，也决不再返回故里。”

老皇后一听：“这……”

此时，公主说：“国母，我看她也怪可怜的！可不是嘛，一个大姑娘，跟人家拜了天地，又让人家送回去，这个名声不好听呀！依女儿之见，她既然不愿意走，那就将她留下。等哥哥病体痊愈，再与她们完婚。”

“这，倘若你父王知道，他能答应吗？”

“国母，那您就说说吧！”公主说到此处，见国母再没言诺，知她已经默认，所以，忙对杨世汉说：“嫂子，别跪着了，快起来吧！”

杨世汉站起身形，冲公主飘飘下拜：“多谢小姐玉成。”

“休要客气。国母，事情已定，等我哥哥病好再说。”

“唉！你哥哥已病成那般模样，把她一人留在洞房，那成什么样子？”

公主说：“无妨。现在，我一人住着三间闺房。把她带到我的屋内，我住东屋，她住西屋，我们俩人在一起，也免得寂寞。”

老皇后听罢，合计片刻，说道：“好吧。王秀英！”

“国母！”

“先跟金花去吧。从今后，你二人姊妹相称。婚姻之事嘛，以后再说。”

“多谢国母照应。”

接着，世汉跟着公主走去。他一边走一边暗暗高兴；真乃天助我也！

此时，东方发白，天光大亮。老皇后一宿也没台眼。怎么？她为这事害怕呀！思前想后，不敢瞒着国王，便来到王爷的皇宫。

老国王铁赤尔刚刚漱洗完毕，见皇后走来，忙说：“王妃，这么早就来了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这一——，王爷，一来请安，二来告诉您件事。不过，我说出口，你可不要生气。”

“请讲无妨。”

“唉！咱那不争气的冤家，看上了民女王秀英。背着咱们把她抢进宫来，昨夜已拜了花堂、入了调房啦！”

“啊？！这个冤家！你把他给我叫来！”

“咳！叫什么呢，现在人事都不省了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昨日他多贪了水酒，老病又复发了。”

老国王一听，生气了：“好，都是你教养的好儿子。我是一国之君，庶民敬我如神，不料太子竟随便强霸民女！此事若传扬出去，我这脸面该往何处去放？快，先把那女子给我轰出宫去！”

“我也是这般打算；可那女子死活不走。无奈，我和公主商量一番，先把她留下了。”

“啊？！不能留！”

“王爷，你就答应留下吧！这孩子虽是民间之女，可是模样俊俏，品行端庄。再说，太子愿意，她也愿意。成婚之后，不光了却了儿子的心愿，也能把太子抢亲这件丑事遮掩过去。”

“休要罗嗦！我这么大个国王，纵容儿子强霸民女，成何体统？你轻重不分，竟替儿子说话，你，你……你给我滚出去！”老皇后听了，吓得磨身走去。

老国王铁赤尔可气坏了。他埋怨儿子，又埋怨王妃，心中一团闷气无处去撤，便信步来到御花园。

御花园内不但种着各种奇花异草，而且还养着各种奇珍异兽，正当中还有一个虎笼。

这阵儿，正是浇水、喂食的时候。一名内侍端着一盆内，来到虎笼前边。王爷铁赤尔心中烦躁，来到此处，停止脚步，想看看喂虎。他刚站定，就见那个内侍拿钥匙打开锁头，伸手就去开门。铁门一开，他得赶快把肉进进笼内。

可是，门一打开，还没等回手端肉，这只虎饿极了，鸣地一声，嗖！从笼子里蹿出来，一伸前爪，把这个内侍摁倒在地，“啊唔”就是一口。

铁赤尔一看，不由大声喝喊：“来人呀，老虎出笼了！”他这一喊不要紧，老虎回头一看，好！前面还有一个！它把尾巴一摆，“哞儿”的一声，照老国王铁赤尔就扑了过主。

铁赤尔可真吓懵了：“来人哪！”可是，大清早晨刚起来，哪儿有人呢？

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前边的月亮门一开，公主铁金花闻声赶来，托着手中的宝剑，定睛一看，老虎正奔向父王。公主是练武的，往前一进身，把父王往旁边一拽，两手一捧宝剑：“嗨！”奔虎就是一剑。这老虎一扑楞脑袋，“哞儿”！虎脑袋往前拱去，那虎的劲儿有多大，公主哪行呢？被虎这么一拱，把她顶得退了几步，“咣当”！仰面朝天就躺倒在地。这老虎往前一蹿，两只虎爪一扬“哞儿”！把嘴一张，就象个大血盆，冲着金花直瞪虎眼。老国王铁赤尔可吓坏了，忙喊：“金花……”他那意思是：我女儿没命了！

正在这个时候，就见从皇宫的墙上，嗖！射来一支雕翎。你就说射得有多准吧，嘭！正射在老虎的左跟上。老虎挨了一箭，疼得它“哞儿”，一声大叫。紧接着，第二支箭又到了，嗖！又正好射在它的右眼上。虎的双眼都瞎了，疼得它在地上直打滚。

这阵儿，御林兵才拿着虎叉、挠钩和各种兵刃，闯上前来，经过一番搏斗，终于将虎打死。

老国王铁赤尔见虎死了，才大大舒了一口长气。众人等也赶上前来，为王爷道惊。老王爷不顾回话，忙走到公主跟前，伸手把女儿搀起身来：“皇儿，吓着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父王，今日之事，好么啐！”

“儿呀，快找御医看看。”

“父王，不必多此一举。但不知这箭是何人所射？若不是这两箭，恐怕父王与我都落入虎口了。”

“是啊！箭是谁放的？我得大大封赏这位恩人。”

这些御林军听了王爷的话，一个个都往后捎。他们低声议论：“谁干的？是你？”

“不是，我哪有这两下子！”

大伙往后倒退，老国王抬头一看，对面的花墙以上，金鸡独立，站着一人。此人观看片刻，冲下边喊了一嗓子：“老王爷，受惊了，此箭乃草民所射也！”说着话，嗖！从上边跳了下来。

老王爷和公主往后退了几步，抬头一瞧，院墙上跳下之人，长得别提有多

漂亮了!此人十七八岁，白色脸膛，浓眉环眼，头戴粉缎子扎巾，高搭茨菇叶，左鬓边一朵素白绒球，英雄不动，绒球不动，英雄要动、那素白绒球突突直颤。身上穿一套粉缎子箭袖，腰系白色丝鸾大带，肋下佩剑，脚踏抓地虎快靴。那真是娇而不艳，美而不妖，一副英雄气概。国王铁赤尔看罢，心想，这是何人?

原来她是小姐司马云英，女扮男装来到这里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前边已说过，司马林随曾奎、世汉到前敌去见穆元帅。小姐在家能放心吗?她惦着爹爹，又惦着世汉，便把家中之事安排一番，也进了宋营。她得知世汉单人独骑到英唐国盗图，心里就合计，他去异族，人地两生，能将图盗来吗?若露了马脚，岂不白白送条性命?云英左思右想，打定主意，要前去助他一臂之力。可是，她不敢对别人讲，自己就偷偷换了套衣裳，女扮男装，向英唐国走来。她也不认识路呀，一边走，一边打听。等她走到一片树林外边，往里一看，路旁停着几辆大车，车旁边站着个老员外，还有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姑娘。她正想上前问话，巧了，就所老员外对老夫人说话：“夫人，快点，喝点粥还得赶快赶路。唉!咱们金家逃活命了，人家杨世汉单人进皇宫，九死一生啊!”

小姐云英听了这几句话，紧走两步，来到车辆跟前：“老员外，您说杨世汉现在在哪里?”她那个意思是，等打听明白，我好跟踪找他。可是，她这一问呀，把王员外吓了个够钱!心里想，唉呀，难道世汉的事情败露、有人跟上来了?想到此处，王员外哪还敢讲实话?忙说：“啊……嗯……你问这事呀…夫人，快，上车!”老太太和小姑娘神色仓惶，赶快上了车。车把式把粥锅也搁了，老员外噌一下跳到车上，忙说：“这位相公，你问的杨世汉，我不知道!”说话问，主仆四人，急忙走去。

云英正要追赶，忽然心想，不行!看样子，他是知情不报。不过，他刚才说的“杨世汉单人进皇宫”，我可听明白了。对，待我也进城击，到皇宫内去找他!就这样，她进到城内，刚溜达到皇宫外边，就听里面呼喊“救命”，她噌地一下，跳上花墙，才对准老虎射出两箭。随后司马云英跳下花墙，紧走几步，冲着王爷抱腕拱手：“我叫司马英!”

“司马英!你是干什么的?”

“从小失去双亲，流落江湖以打把式卖艺为生。”

“哎呀，要不是你救了我们父女，我们早已喂了老虎了，哈哈哈哈哈!儿啊，你说是吗?”

老王爷不见女儿答话，回头一瞧，金花两只眼正盯着司马云英，上一眼，下一眼，左一眼，右一眼，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呢!一边打量着，一边露出了笑容。

老国王铁赤尔一看，说道：“哈哈哈哈哈！这我就明白了！”

第三十九回 御花园豪杰比武 西跨院夫妻相逢

老王爷铁赤尔猜出公主的心思，乐坏了，思忖片刻，对铁金花说：“快快回宫去啦，呆会儿与你压惊。”公主嫣然一笑，转身走去。

老王爷扭回身来，对云英说：“这位壮士，你救驾有功，本王欲意封你高官，从此在我英唐为官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
“这…”小姐司马云英合计，在路上听那老员外讲，杨将军就在皇宫之中。如今，我已经来到宫内，若不遵王爷之命，转身走去，怎能见到将军之面？再说，现在杨将军去向不知，恐怕那塔图也未曾到手。见到将军更好，见不到将军，我设法把图弄到手，不也能替将军立一大功？想到此处，说道：“王爷，我办了这点小事，您老人家就要封官。只恐武艺不精，力不从心哪！”

“暖！休要过谦。好了，本王封你为镇宫大将军，从此。出入在皇宫以内，保护本王。”

云英一听。忙单腿点地：“多谢王爷提挈！”

“起来，哈哈哈哈哈！”老王爷两只眼睛直盯着云英，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。这时，两旁的兵丁将佐也都明白了，封他为镇宫大将军，今后就得听他的。所以，大伙赶忙过去与她见礼。

老王爷说：“来人，速领镇宫大将军沐浴更衣。从今日起。皇宫再有什么事情，本王就找你了。哈哈哈哈哈！”说着话，众人领云英下去更衣，这且不表。

老王爷离开御花园，转身回到寝宫。老皇后急忙迎上前去：“王爷，听说你差一点被虎伤了？”

“可不是嘛！若不是有人前来搭救，岂只是我一人没命，就连咱女儿金花也都要身亡了。”

“救命之人是谁？”

“司马英。”

“咱可该好好酬谢人家。”

“酬谢什么，我已经封他为镇宫大将军了。”

“哟，这可太好了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王妃，我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”

“什么事儿？”

“公主年龄也不小了，到今日也未选中驸马。依本王看哪，这个小伙子就挺好。刚才听他言讲，他已父母双亡。只身一人闯荡江湖。若把他招为东床，不光女儿终身有靠，而且他还会永远呆在这儿。常言说，一个姑爷半拉儿嘛！这就好比咱老来得子，岂不快哉！再说，咱那儿子不成器，哼！我早把他撇到九

霄云外了。我看这个小伙子，倒是咱们的依靠。”

“王爷。你慧眼识君子。这件事，任凭王爷作主。”

“对!过一个一天半天，待我跟他说明。”

老王爷正在说话，就见外边噤噤噤噤跑来一个宫娥：“启禀王爷、皇后，大事不好!”

“何事惊慌?”

“太子他……”

“他怎么样了?”

“咽气了。”

“啊?!御医没给他调治?”

“治不了啦。什么办法都用尽了，也无济干事。太子的死尸现在后边停着，王爷、皇后看如何料理?”

“啊呀，儿啊!”老皇后听了噩耗，抽抽泣泣，痛哭起来。

老王爷掉了几滴眼泪，啪!把桌子一拍：“该死!这个东西，谁让他不听我的话!吩咐下去，装入棺匣，将他悄悄埋掉就是!”

“是!”宫娥应声而去。

老皇后略一思索，说道：“王爷，那个姓王的姑娘该如何处置?”

“不是让你将他打发走吗?”

“她死活不走。”

“那也不行!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，能让人家守望门寡吗?赶紧派人把她送回家去。”王爷铁赤尔说完，转身走去。

老皇后无奈，把眼泪一揩，到后边把太子盛殓起来，悄悄埋在城外。然后，又转身奔东跨院的花园走去。

此时，杨世汉和铁公主正在花园坐着唠嗑。世汉心里合计，不知太子病情如何?若就此死去，那才称人心愿呢!不然，将来再要合卺，那还是个麻烦。现在，我虽与公主到在一起，可是初来乍到，又不敢多问。唉，我该从何入手呢?

杨世汉正合计心思，老皇后迈步走来。公主赶紧起身，迎上前去：“参见国母!”

杨世汉也站起身来：“参见国母!”

“罢了。你们俩坐下。”说着话，三个人都坐定身子。

皇后说：“王秀英!”

“国母!”

“不要这样称呼了。”

“怎么?”

“我儿铁豹死了!”

“啊?!”杨世汉一听，心里那个高兴劲儿，就别提了。但是，他没有喜形于色，忙用双手紧捂眼睛，哭泣起来。公主一听，也痛哭不已。

老皇后抹了把眼泪，说道：“秀英，不要难过，他这也是命中注定，不能怪你。既然太子已死，你也该离开皇宫了。刚才，王爷已传下圣命，让内侍送你回家。秀英，你速作准备去吧!”

杨世汉一听，立时就急了。哼，若塔图到手，你留我也不在。现在，没弄到塔图，我怎能离开这里呢?他定了定神，扑通跪到地上：“国母，我不能走!”

“怎么还不能走?”

“我已跟太子拜了天地，结成夫妻。太子抛下我，自己离去，也是我命该如此。如今，尸骨未寒，我就回家另行择夫，岂不吃人耻笑?国母，我情愿呆在这里，守节终生。如若您非要撵我回家，我只有碰头一死，与太子到九泉相逢。”说着话，站起身来，就要撞头。

公主一看，急忙把她拉住：“嫂子，你可万万不能如此，国母，如今，人们都知嫂子与我皇兄成亲。倘若把她送回家去，叫她见了乡亲何言答对?国母啊，嫂子她人缘好，品行好，您就把她留下来吧!叫她的女儿作伴，也免得我孤单。”

世汉说：“对。国母，妹妹所言极是，我愿伺候妹妹。”

老皇后说：“此事呀，我倒愿意；怎奈你父王贵贱不依啊!”

公主说：“国母，您再跟父王说说。若实在不允，您就撒个谎，就说已经将她送走。难道父王还不信您的话?”

老皇后琢磨一番，笑了：“好办法。秀英啊!”

“国母!”

“从今往后，我就拿你当我的干女儿。你先在宫内呆着，等过三过五，多咱你不愿意呆了，我再送你回家。”

“多谢国母关照。”

“休要客气。好了，你先回屋去吧!”

“谢国母。”杨世汉拜别皇后，转身进了东跨院内。

老皇后对金花说：“儿啊，你父王已经给你择好了驸马。”

“谁?”

“就是救你的那个司马英。”

公主一听，小脸蛋腾一下就红了，她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，低下头来，羞答答地说道：“国母，您看怎样，嗯?”

“你父王愿意，国母我也愿意，就看女儿你的了。如果你也愿意的话，你父王找个时机，就去向他提亲。”

公主把眼一睨：“国母，自古婚姻之事，都靠父母作主，何必再来问我？”

“好。去了个不称心的儿子，来了个如意的姑爷，我膝前还是一双儿女，哈哈哈哈哈！”老皇后心里痛快，乐呵呵地转身走去。公主心里更是高兴，只盼着父王早日提亲，择定喜期，早日完成花烛。

国母高兴，公主高兴，老王爷也挺高兴。他来到御花园内，令太监召来二十多位老臣，分君臣坐定，老王爷说：

“众家爱卿，今日本王遇虎之事，你们可曾听说？”

“俱已听说。是王爷洪福齐天，才逢凶化占。”

“话虽那样所讲，可也多亏那位打虎的恩公！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他就是闯荡江湖的英雄司马英。”他没说打把式卖艺的，因为那是下九流，作他的女婿，对他脸上无光。

众位大臣一听，都说：“既然如此，王爷就该重重奖赏！”

“嗯，我已封他为镇宫大将军了。”

“理该如此。”

“本王还有一事，要与众位卿家相商。”

“王爷请讲当面。。”

“司马英救驾有功，非一个镇宫大将军所能答报。我想将公主金花许配与他，但不知众卿家意下如何？”

“王爷把他招为东床，既报了他的恩情，又为我英唐选了良才，此乃一举两得也！”

正在大家畅言欢笑之际，就听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且慢！”

老王爷铁赤尔回头一瞧，喊话的不是别人，乃英唐国兵马大元帅野熊。

野熊站起身子。走到王爷近前说道：“王爷，您这样做，未免过于轻率了。”

“噢？”

“他打死老虎，救了王爷，这事不假；可是，单凭着一招一式，怎能看出他的能为？您把司马英叫来，当着大伙的面，在御花园内给咱们练练武艺，看看他的功夫如何！如若艺业超群，再招他驸马也不为晚！”

老王爷一听：“好！元帅言之有理。来呀，把镇宫大将军司马英，宣到御花园来！”

“是！”御林军答应一声，出花园传命。

此时，野熊傍在王爷身旁，想开了心思……”

原来，野熊有个儿子叫野猛。野猛这小子，早暗暗算计上公主铁金花了。野熊知道儿子的心思，也想着借此高攀一步。不过，总也没敢向王爷提亲。没曾想，王爷今日要把公主许给别人，野熊当然不会同意！野熊有心说，王爷，那公主应是我的儿媳！可他又不肯妄讲。怎么办？他急中生智，才奏了一本，把此人叫来，想借比武之机，把他整死。到那时，凭武艺选驸马，公主自然是儿子的了。所以，王爷传旨去找司马英，他也悄悄派人去找他的儿子。

时间不长，司马英来到花园，走到王爷面前。脆倒叩头：“参见王爷！”

“起来，起来，哈哈哈哈！”

“谢王爷。”说罢，云英侍立一旁。

老王爷说：“司马将军，见过众位大臣。”

司马英抱腕拱手，原地转了一圈儿，就都有了。

众大臣忙说：“不用见礼，哈哈哈哈！”

老王爷笑咪咪地说：“司马英，众位大臣得知你打死猛虎，人人敬佩你的武艺。今日来到花园，当着众人练趟拳脚，也好让我君臣饱享眼福。”

小姐心想，哎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管它哩，练就练，叫他们看看大宋天朝英雄的能为。想到此处，拖腕拱手：“众位大人，末将献丑了。”话音一落，往后一退身形，把两个拳头一攥，就在御花园内，啪啪啪走开了武步。她这一练呀，把老王爷和这帮大臣们的眼睛都看直了：“好！好！好！”一个个赞不绝口，直拍巴掌。

就在这时，忽听有人说道：“休要大惊小怪，我看不怎么样！”

司马云英回头一瞧，旁边闪出一人！此人二十来岁，身高八尺，膀阔腰圆，穿一身便服，肋佩着宝剑。霎时间，撇着大嘴，来到王爷近前，抱腕拱手：“与王爷见礼！”

王爷一看，原来是大帅之子野猛。王爷说：“野猛，你来做甚？”

“王爷，方才我听说来了个打把式卖艺的，被王爷封为镇宫大将军。还说他要在这里演习武艺，我也来开开眼。刚才一看，大失所望。我有意与他比试比试，请王爷传令。”

王爷一听，犹豫了，野猛这小子武艺超群，若把司马英战败，岂不与我脸上无光？……

小姐司马云英见王爷犹豫不定，忙说：“王爷，要说比武，我可不敢！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王爷您想，比武较量，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。真要把这位英雄碰坏，我可吃罪不起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!”老王爷一听司马云英的这番言语,知他武艺一定高强,心中也就有数了:“无妨。司马英,这是元帅的公子,名叫野猛。你一人练拳不热闹,二人交交手更好。来,练练吧!”

野猛眼珠一转,又说:“王爷,光练拳脚,看着也不起劲,我们俩练练剑吧!”

王爷说:“练剑就练剑。来人,宝剑伺候!”

“是!”军卒应声取出来宝剑,交给司马云英。野猛一看,也从肋下抽出兵刃。这二人各持宝剑,找好角度,同时往前进身,“喀嚓”一声,两口宝剑就碰到一起,霎时间火星直迸。

众文武瞪着眼睛,连大气也不敢出,直盯盯地在两旁观觑。

野熊这小子真不含糊,力大不算,武艺也很纯熟。云英心里琢磨,看他这副凶狠的样子,不是跟我比武,是想下毒手整死我呀!哼!司马云英眼珠一转,计上心头。两个人打了有二十多个回合,云英往前一蹿,啪!室剑往上晃去。这小子一看,忙抬起头去。司马小姐出其不意,在下边腾就踢出一脚。野猛光顾往上看,没顾往下看。云英这一脚飞来,把他踢得噔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,“扑通”一下,躺倒在地,把宝剑扔出好远。

野熊见儿子跌倒在地,忙跑上前去,扶起儿子,捡起宝剑,扭回头来:“你——”冲着云英直喘粗气。

小姐云英宝剑还匣,微微一乐:“怪我先手了,请元帅多多海涵!”

此时,王爷铁赤尔笑着说:“众位爱卿,你们瞧见了么,大伙说怎样?”

“王爷,没错,就依您的心愿来办吧!”只有野熊呆在一旁,不发一言。

王爷听了群臣的话,点了点头说:“司马英!”

“王爷!”

“适才看你练拳、比武,确实武艺出众。本王有一公主名叫铁金花——就是你救下的那位,今年二十岁了,尚未成亲。本王意欲招你为东床驸马,不知你意下如何?”

“这……”司马小姐一听,心想,这个糊涂的王爷!封我什么官不好,怎么偏偏要招为驸马呢?想到这儿,她一时无了主意:“王爷,这——”

“嗯?难道我女儿配你不过?”

云英见王爷威逼太急,心想,若再推辞,必然招来麻烦。反正我是为图而来,暂时应下又有何妨?便说:“多蒙王爷厚爱,父王在上,受小婿大礼参拜!”说罢,跪倒叩头。

老王爷忙说:“这就是了。起来,起来。来人哪,将驸马进到西跨院,三日后与他们完婚。”宫娥遵命,将云英送到西跨院内,然后又跑去给公主报信

宫娥一溜小跑来到东跨院，进了东上房，笑盈盈地说道：“恭喜公主，贺喜公主！”

“喜从何来？”

宫娥把刚才之事细说了一遍，又说：“三日后就要与您完婚。”

公主一听，乐得坐都坐不住了。她喝退宫娥，不由自主地跑到菱花镜前，自己看看自己发笑。

就在这时，吧嗒！帘笼高挑，杨世汉走进屋内：“哟！公主，什么事把你高兴成这个样子？”

“嫂子，什么事我也不瞒着你，是这么回事……”接着，把详情述说了一番。

杨世汉一听：“噢？三日后你就要成亲？”

“可不是嘛！”

“你这位驸马爷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司马英！”

“司马英？”杨世汉心里话：哎，司马云英……，司马英……，难道说小姐来了？不能！驸马爷是男的，她是女的呀！再说，她一个女流之辈，怎敢上这儿来？杨世汉琢磨片刻，有了主意：“我说妹妹，照你刚才这么说，这个人箭法高，又知礼，他人品一定很好了。”

“那可不！”

“他住在哪里？”

“西跨院。”

“既然在西跨院，离咱们不远，咱何不去瞧瞧呢？”

“着什么急呀！三日后我们就完婚，到那时，他还得许你叫嫂子呢！”

铁公主话音刚落，宫娥进来了：“公主，老皇后叫你到后宫去一趟。”

“好！嫂子，国母找我，定是为我的婚姻之事。等我打听明白，回来告你。”说罢，随宫娥一同走去。

世汉见公主走了。回到西上房，疑心不定，这个驸马到底是谁，是不是云英？嗯，我得去看个明白。

此时，天色已晚。杨世汉趁公主不在屋内，迈步出门，进了西跨院，抬头一瞧，有一人背朝院门，倒背双手，站在天井之中。

杨世汉只瞧见背影，瞧不见脸庞，他眼珠一转，故意咳嗽了一声。

那人听到咳嗽声，就把头扭了回来。世汉借月光一看，啊？！此人真象云英小姐。

司马云英回头看见杨世汉，心想，哟，这个女的她是何人？为何站在门外？此时，世汉走上前来。小姐更仔细观瞧，嗯？这个人怎么象将军世汉呀！噯，是我想他想心迷了。杨将军怎么会变成女人呢！她转身就要离去。

世汉一看，忙说：“前边这位相公，请你留步！”说着话，又走上前去。

云英回头一看：“啊！你是何人？”

“你是……”

他二人对看片刻，终于互相认出来了。这小夫妻俩凑到一起，叙谈起别后之情。谁知他俩正在交谈之时，突然从西跨院的后边，蹿出一条黑影，来到假山石后边，隐住身子。此人是谁？野猛。他认出了司马云英。心里话，好啊，你们到此谈情说爱来了。待我悄悄藏在此处，听你们讲些什么？

第四十回 月光下夫妻幽会 闺房中掩藏双男

野猛来到西跨院，忽然看见前边有一男一女，以为是公主来找司马英谈情说爱。这小子藏在假山石后，便侧耳细听起来。

此时，杨世汉和司马云英已经相认。云英见世汉满脸官粉，一头鲜花，浑身上下穿红捧绿，不觉心中纳闷：“将军，你这是怎么同事？”

杨世汉见云英也改扮了装束，“噗哧”一笑，说道：“先不要问我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云英看了看自己，抿嘴一笑，说道：“将军，我正是为我你而来。”接着，夫妻二人，各叙了详情。

云英听罢，忙问：“将军，你可打听到塔图的下落？”

“没有。我进得宫来，几经周旋，刚刚立住脚根，还未来得及打听。我已有了打算，要从铁金花口中得知真情。不过，不可操之过急，若询问紧了，怕引起她的猜疑。夫人，三日后你就娶完婚，这该如何应付？”

“将军且放宽心，我已有了主意。三天之内，咱尽量拿到塔图。如若盗图不成，我只好来个不辞而别。”

“嗯，那咱就得抓紧时机。”

“不光抓紧时机，还需多加小心。他们大元帅的儿子野猛，见我当了驸马，已怀恨在心，免不了要下毒手啊！”

“对，咱需谨慎行事！”

他二人这一番言语，假山石后边的野猛是听了个一清二楚，他心里合计，哈哈！闹了半天，这驸马是女的，那王秀英是男的。野猛得知真情，把他乐得连东西南北都不知道了。为什么？云英是假驸马，哪真驸马还是他的呀！可是，又一合计，这两人前来盗图，别问，准是宋国的细作。这么办，我来个一箭双雕！先到银安殿报信，让王爷派人捉拿他俩；然后，凭着报信之功，再向王爷

提亲。这小子想到此处，就要前去禀报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嗖！由打房上跳下一人。谁呀？曾奎。

曾奎这是从哪儿来呢？前敌。杨世汉只身一人来盗塔图，穆元帅放心不下，和众将商量一番，便派曾奎暗中保护。他夤夜进了皇宫，就在四处溜达，心想，我先得打听杨世汉的下落。若是找不到人，瞅机会盗图也行。他溜达来溜达去，刚溜达到西跨院的房顶上，就听下面有人小声谈话。他伏下身来听了片刻，听明白了。曾奎正要准备下房，去见世汉和云英；可他低头一看，哟！假山石后边隐着一人。他

又仔细瞧了片刻，心想，坏了，这小子指定是来偷听的，若走露风声，那还了得？想到此处，竹纵身跳下房来。

曾奎落到院内，高抬腿，轻落足，腰足潜踪，来到那小子背后，一伸手，噌！挥起点钢镬，照着他的后腰眼就捅了进去。野猛“哎哟”一声，“咣咚”！栽倒在地，蹬了蹬腿儿，咧了咧嘴角儿，翻了翻眼儿，完啦。

杨世汉和司马云英听到动静，吓了一跳：“谁？”

“我。”说着话，曾奎蹿到他俩跟前。

二人一看，忙说：“啊？！叔叔！”

“你二人可真行。男变女，女变男。你俩胆可真大，在这儿嘀咕，难道就不怕有人偷听？”

“这是皇宫跨院，不会有人。”

“你们太大意了。过去看看，那是何人？”

俩人走到假山石后，果见一人躺倒在地。云英一瞧：“啊？！这小子就是那个野猛！”

“他早在此处偷听上了。我知他不是好人，一镬才把他镬死。”

“哎呀，多亏表叔您呀，不然，事情就会闹大。表叔，您是怎么来的？”

“元帅派我来的。哎，那图有影儿没影儿？”

云英见问，为难了：“哪有影啊！”

世汉也说：“表叔，此事着急也不行。您先找个地方，藏起身来。”

“我倒好办。你们俩呢？”

“我自有办法。夫人，你还装你的驸马，我也先回房去，今日晚上，无论如何也得从公主口中掏出塔图的下落。”

曾奎一听：“事不宜迟，就这么办。”说话间，把脚尖一拧，噌！蹿到房上，隐藏起来。接着，云英也转身走去。

杨世汉回身一看，那儿倒着一具死尸。四外一看，正好，假山石后边有个大养鱼池。杨世汉伸手把他的大带解下，又抱来两块大石头，把人和石头紧紧

捆牢，拉到养鱼池边，扑通！就推到水中。世汉心想，石头那么沉，一两天浮不上来。等你浮上来，我们也就走了。他又用双脚踏去地上的血迹，才转身朝东跨院奔去。

杨世汉回列东跨院，挑门帘往里一瞧，公主铁金花已经回到屋内。金花问：“嫂子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找了你半天，也未找到。”

“唉！你走后，我独自一人呆得实在烦闷，我就溜达到花园里去了。若知你回来，我也早就与你作伴来了。”

“好，那就上我屋里来吧！”

“我正想跟你坐一会儿。”说着话，公主把世汉拉到自己屋内，二人双双落座，公主便说：“嫂子，方才国母跟我说，喜期已定，三日后完婚。命我回来整理嫁衣，看还有什么没预备停妥。嫂子，你是出嫁的人了，比我明白，帮我收拾收拾，看拜天地时，穿哪套合适？”

世汉心想，正好，我见机而行。忙说：“公主，这事我倒是明白。不过，我知你都有哪些衣裳呢？”

“你看，那些笼箱里都是。你叫我穿哪套，我就穿哪套。”

杨世汉心里话，好笑，把我当成内行人了。又一想，暖！说不定塔图就在笼箱以内，咱正好乘机看看。所以，他赶忙虚酬：“好，我帮你。来。看看！”于是她两人便把笼箱捅下，打开一看，里边都是上好的绫罗绸缎，蜡灯一照，直闪金光。

公主拿起一件，对世汉说：“嫂子，我穿这件好吗？”

“嗯，不好，太素。”

公主又拿起一件：“嫂子这件呢？”

“嗯，不好，太艳了。”

“这件怎么样？”

“太肥！”

“这件呢？”

“太瘦！”

“我说嫂子，我到底穿哪件好呢？”

“别着急，咱再找找看。”说着话，又换着个儿翻别的笼箱。

这两人翻来翻去，一直翻到最后一个笼箱，公主拿起是后一件衣服一抖，就见掉下一件东西。杨世汉眼尖，伸手就拎了起来。他上眼一看，是胳膊粗细的一个小卷儿，外边用黄绫子包着，二尺多长。世汉拿到手里一捏，挺软手，好象是一卷儿纸。他想，啊呀，这是不是那个图？他眼珠一转，刚想把它揣起来，到无人处看看；可是，公主已经看见了：“嫂子，拿来！”

“噢，我正想结你呢。妹妹，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个吗，告诉你也不明白。”

“噢！若是皇宫里的宝物，也好让嫂子我开开眼界！”

“你可猜对了，这正是无价之宝。对你说吧，这是我们英唐国的一张图，它的名字叫金塔图。前些年，鄯善国就按照这个图，盖了座金塔。他们盖完之后，给我们送来，我父王一直把它珍藏在皇宫以内。后来，鄯善与太宋开仗，来了个以阵赌输赢。当时，我父王十分害怕，万一知道这个图是我国的，宋将来盗图该怎么办？父王想了多时，说我是女孩儿家。没人注意，就把它放到我的绣房，让我好好存放。我也害怕呀，才把它卷到嫁衣之中。这没什么好看的，看你也看不懂。给我，等我明日交给国母。反正。我是快出嫁的人了，我也不管了。”说着话，公主铁金花把它揣到兜囊之中。

杨世汉一看。好哇！总算知道图的下落了，带到你身上就好办。打定主意，杨世汉匆匆给公主找了几件衣裳，搁到一边，将其他衣服装入笼箱，又把笼箱擦到原处。一切收拾完毕，对公主说：“妹妹，都给你挑选好了。今日天色不早，快快安寝吧！”

“嫂子。你瞧那天上的月亮多圆，我能睡得着吗？”

杨世汉听了，眼珠一转，忙说：“是呀！俗话说，‘人逢喜事精神爽’！眼看临近佳期，你三宿不睡也不困。走，咱到外边赏月去！”

“走！”说着话，二人就到在了天井院内。世汉心里话，等把她熬困了，今天我就盗图。

这二人在院里边赏月，边唠嗑，一直呆到三更半夜。公主有点困了：“嫂子，更深夜凉了，咱们回屋吧！”

“暖！明月如盘，多么爱人，咱何不再观赏一番？”

“我身体困倦，眼睛都睁不开了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明日咱们再唠。”说话间，公主进了东间屋，世汉进了西间屋。

世汉回到自己屋内，把蜡灯熄灭，时过片刻，悄悄来到东屋门外，侧耳细听着屋内的动静。开始有点响动，过了一会儿，动静没了，公主睡着了。

这时，天将四更。杨世汉向四处摸了一番，慢慢就去推门。公主的门忘插了。杨世汉慢慢将门推开，迈步走到屋内。他心里话，你若没睡着，开口问我，我就说找点儿水喝。他进屋一瞧；屋内点一盏银灯，公主把粉纱床帘已经撩下。世汉来到床前，慢慢挑起纱帘，借着灯光往里一瞅，公主铁金花，穿着粉红色睡衣，脑瓜朝里，躺在床上。世汉在床上扫视一番，心里说，唉呀！我亲眼见她把图揣进兜囊，谁知她把衣服宽去，换上了睡衣！那么，她那个兜囊放到

了何处?想到此处，又在床上仔细观瞧，啊!看到了，公主两只手里正擎着一个兜囊。

杨世汉略一思索，伸出双手，摸着了兜囊之中的塔图，就轻轻往外拽。他这一拽不要紧，就听那个兜囊突然发出哗铃铃铃的响声。

原来，人家这个兜囊上装有暗铃。他这一拽，铃当一响，那公主腾一下，就坐起身来：“谁?”

杨世汉一看，坏了!忙向后倒退了几步。

公主定睛一看：“啊，是你?王秀英，深更半夜不睡觉，钻到我的房中，拿我的兜囊，你想于什么?”公主说到这儿，往床头上一伸手，刷!把宝剑就抽了出来。

这阵儿，杨世汉是赤手空拳。他心想，我该怎么办?现在还说我是王秀英，可真不好办。噫!我不如实话实说，只要塔图在她手中，一个女孩儿家，怎么也好对付!想到此处，往后一退身子，抱腕拱手：“铁金花，公主!你拿我当成何人?”

“啊?!你不是王秀英吗?”

“非也!我乃宋国的大将，杨——”

这句话还没说出口，可把公主吓坏了。为什么?战将是男的呀!虽然是各居一室，但也观之不雅。这话若传出去，公主的脸该往哪儿搁呢?她心中合计，再过两天，我就要当新娘了。可是，屋内却住了个男的。她越想越行气，变眉变脸地说：“你到底是谁?快说实话!”

“公主，请不要生气。我的名字你也不要打听，一句话，我是为你这张图而来。请公主把它交给我，击破金塔阵。公主，咱言而有信，用后必还。”

“啊!你当真是个男的?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啊?!气死我了。你男扮女装，混入宫中，我真是有口难辩，跳到黄河也洗不清。哼，我先宰了你再说!”

这阵儿，公主可真急了。她双手捧剑，就冲世汉刺来。世汉见公主来势凶猛，忙倒退几步，摆开了搏斗的架势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就听外边有人叫门：“公主，睡着了吗?”

“啊?你是何人?”

“镇官大将军司马英!”

“你，你，你来干什么?”

“公主，是我刚才挨着宫院巡查，来到你的窗外，听屋内有男人说话，还是什么大将!公主，你已经许配与我，为什么还在暗地里干如此勾当?”

公主一听，哎哟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她忙人无智，心中想要辩解，就紧走几步，把门打开了。

此时，杨世汉心中很稳当。为什么？他知这是司马云英在暗中保护自己，听见公主摆剑要杀他，云英才来这么一手。这也叫随机应变。

公主把门打开一看，正是驸马司马英。她急忙迎上前去：“司马将军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也不知这是怎么回事，刚才我才得知他是为图而来。你千万不要声张，咱俩一起把他杀死得了！”

“不对！他在这里与你住了好几天，定干下了无耻之事。就凭这个，我能要你吗？”

“不！位是我哥哥抢来的，不是我领来的。”公主急坏了，一时不知怎么解释才好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又听公主的床底下有人说话：“公主哎，你把我藏在这铺底下，我可受不了啦！”

公主听了此话，大吃一惊，忙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第四十一回 小曾奎索图订亲 司马林进塔救将

大家听到喊声，定睛一看，曾奎从铺底下爬了出来。

曾奎是怎么来的呢？他与世汉在西跨院分手之后，蹿上房去，隐蔽了好长时间，趁着无人，便在皇宫里来回溜达。他干吗要溜达呢？也是为找那张图呀！溜达来溜达去，就溜达到公主屋内。他进来的工夫，正是公主和世汉在院里赏月的时候。曾奎进得门来，这儿翻一把，那儿翻一把，来回乱翻腾。他正翻着呢，就听外边传来脚步声响。曾奎暗想，坏了，公主回来了！他再想走可就来不及了。眼珠一转。急中生智，哧溜一下，钻到铺底下去了。他那意思是；等公主睡熟之后，我再出去。公主上床安眠之后，他刚想钻出去，突然见外边进来一个黑影。他仔细一瞧，原来是杨世汉，心中就明白了；嗯，他准是为图而来。所以，他就没动弹，在床下观察动静。公主被惊醒后，二人刚说了三言两语，世汉就说出

了真情。曾奎正在着急，又见司马云英赶到屋内。他心想：得啦，我也出去吧，再给她搅和搅和。于是，他从床下爬起身来，冲公主铁金花说：“公主，你把我藏在床下，我可受不了啦！”

曾奎来到公主的闺房，杨世汉和司马云英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。那公主铁金花可一点也不晓得啊！所以，忙问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哎，我是什么人，你还不知道？不是你把我藏在床下的吗？”

“哟！你这个矧子，嘴上可得留德呀！我行得端，走得正，从来光明正大

，岂能将你藏到床下?如今，你当着驸马爷的面，竟讲出这般言语，我纵然浑身是口，也难以分辨。我，我，我不活了!”你说公主还有什么办法?她伸手操起宝剑，就要自刎。

云英一看，急忙上前拦阻：“公主且慢。你要死，也该死个明白。放心吧，我不能跟你成亲，我也不能当驸马。”

“啊?!莫非你嫌我行为不端?”

云英说：“事到如今，我不得不跟你说实话了!公主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?我跟你一样，也是个裙钗!”

“什么?你是个女的?”

世设笑了笑说：“你别看我这身打扮，其实，我才是个男的!”

公主一听，傻眼了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，乱七八糟的!”

司马云英说：“公主休要着急，听我从头道来……”接着，她把事情的始末，原原本本讲述了一遍，又说：“公主我们此番前来，都是为那张图呀!这位是将军杨世汉，我们俩是夫妻；这位是我们的表叔，叫曾奎。体听说过有个曾杰吗?”

“听说过，有名的豪杰。”

“对，那就是他爹。现在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们将野猛杀掉了。”

杨世汉接着说：“公主，我宋军自征西以来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那真是所向披席。只因鄯善国摆下这金塔大阵，拦住我军去路。我们才来贵国索图。宋国与英唐，一向和睦相处，两国友好往来，亲如兄弟。如今，我宋国有事，英唐理应相帮。为了不让鄯善记恨于英唐，请公主不要声张，把图借给我们一用。待破阵之后，我们原封送还。公主，若能如此，我们决不忘你的好处。”

“哎哟，原来如此。”公主说，“你们这事做得也太绝了。若是借图，早就该当面讲明，何必这样兴师动众，装男扮女?如今，弄得我人不人，鬼不鬼，这成什么样子?纵然我把图借给你们，那你们走后，我该怎么办呢?杨世汉在西屋居住，这倒有情可原；可他，钻到我的床底，这话若传出去，人言可畏呀，我怎能受得了呢?”

曾奎一听，笑了：“这还不好办，哈哈哈哈!”

云英一琢磨，明白了。说道：“公主，常言说，‘解铃还需系铃人。’我们表叔能耐高强，是我国有名的大将。公主，郎才女貌嘛，如不嫌弃，请将终身许配我家表叔。单等我们平了鄯善，让穆元帅来见你家父王，成全你们的婚事。这样一来，谁能说什么闲话呢!”

曾奎性格诙谐，听到这里，也说：“云英所言极是。我看这个办法还真不

错。”

公主一听：“这一——”她扭头一瞅曾奎，虽然个儿矮点儿，模样长得也算将就。再加上是老英雄曾杰的后代，与自己倒也相配，不由面红过耳。

曾奎看出了公主的心思，笑着说：“公主。别看我个儿长得矮，可心眼儿好，能打仗。若不是赶上这个机会，成全你的清白之名，你就是请我招驸马，我还不来呢！”

杨世汉也说：“公主，你就答应了吧！”

公主想了片刻，说道：“既然事已至此，只好这么办了。”

杨世汉说：“这就好了。那么，公主你这图——”

“我可以借给你们。可是，你们装男扮女之事，若张扬出去，该怎样收拾？”

司马云英一听，忙说：“此事无妨。你先将图交给表叔，叫他带到前敌，破那金塔大阵。我和杨将军留在皇宫，三日后咱俩拜堂成亲。等过些日子，杨将军去找国母，就说他不想住了，要回娘家省亲。趁此机会，也叫他回前敌出征，我一人留在这里，陪伴公主。单等征服鄯善，表叔到这儿完婚，我再对你父王当面讲清。我想，老王爷乃开明之人，一定能应允此事。”

公主听了云英的这番话，觉得有理，便说：“好，就这么办吧！”说着话，公主一伸手，掏出塔图，交给曾奎。

曾奎接图在手，说道：“公主，我替穆元帅谢谢你了。放心，多咱征服鄯善，我就回来完婚。我要走了，这里的事情，公主多费心吧。”

云英说：“表叔，您到前敌，请向元帅细禀详情。”

“不劳嘱咐。”曾奎说走就走，出了房门，噌！蹿到房上，穿房越脊，迈开双腿，直奔宋营而去。

再说大元帅穆桂英。自世汉走后，曾奎又到英唐国暗中相助，一直未见回音，心中十分着急。她与众将再三议论，又想派人到英唐国打探。司马林说：“元帅休要着急。小女云英来到宋营，不辞而别，准是挂念自己的姑爷。也到英唐国去了。女儿也有一身本领，有她前去相帮，定能与杨将军协力同心，设法将图盗回。”

穆元帅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咱再等几日。”

这时，忽听下边有人说话：“诸位，你们好哇？”话到人到，曾奎走进大帐，抱拳拱手，冲大家见礼：“大家同喜，同喜！”

穆挂英一听，愣怔了：他道的什么喜呢？便问：“曾奎，塔图可曾盗来？”

“元帅过目！”曾奎答应一声。放在帅案以上。

大家看了半天，都不认识，司马林凑到近前一瞧：“不错。元帅，正是这

张图。’

穆桂英听了，十分高兴：“曾奎，这图是怎样得来的？你见到世汉和云英没有？”

“别提了！要不我怎么给大家道喜呢！”

穆元帅说：“喜从何来呀？”

“是这么回事……”曾奎连说带笑，当着众人的面，把详情述说了一番。

众人一听，乐坏了：“好哇！怪不得道喜呢，当驸马了！”

穆元帅也笑着说：“真得恭喜你呀！”

曾奎说：“别忙。我那老丈人还不知干不干呢！元帅，这话咱就说到这儿了。云英说，世汉过几天就会回来。元帅，图已到手，咱得设法教人哪！”

众人听了曾奎的话，立时收敛了笑容。穆元帅说：“司马英雄，你有何良策？”

“待我先把图熟悉熟悉，下晚天黑，我就进阵。”

“好！”说着说，穆元帅将图递给司马林。

司马林手捧塔图，回到自己的帐篷，眼看心记，背得滚瓜烂熟。

等到天黑，吃完晚饭，老英雄把图带上，换好夜行衣，把单刀往身后一背，出了连营。把腰一扶，噌噌噌噌直奔金塔阵。

司马林进了山口，再往里走，来到金塔脚下，站稳身子，往四外一看，鸦雀无声。心想，嗯，依图所示，这八个塔门，只有一个活的。老英雄转来转去，转到金塔后面。在塔门左侧第三块砖上，用手一抠，“叭嗒！”这块砖就掉下来了。接着，他把一块块砖头全都拆除，眼前露出一个小月亮门。司马林冲四外看了看，一猫腰就钻了进去。这里边是个地道，幸亏他都记住了，不然，错走一步，都有性命的危险。这里头漆黑一遍。生手不见五指。司马林凭着脑子的记忆，背诵着上塔的口诀直奔塔顶。

司马林上了十三层金塔。借月光一瞧，金塔尖上这一层，呈圆形，象一间屋子。正当中有一根铁柱，柱子上捆绑着一人。见此人：发髻散乱，脸色焦黄，在他身旁还点着一盏万年灯。

什么叫万年灯呢？就是一个大皮缸，皮缸内倒着油，搁上棉花捻，让它老燃着。说是“万年灯”，其实，过些日子就得添油。不然，等油熬完，它也就熄灭了。

司马林见到此人，忙问：“被绑文人，你可是杨怀玉？”

老英雄这么一问，此人不由吓了一跳。他做梦也不曾想到此时会有人来！抬头一看，眼前的来人，身穿青皂褂，背背小单刀，不象每天送饭的鄯善军卒。他定了定心神，便说：“我乃宋国大将杨怀玉。”

“这就是了。”司马林往前进身，背后一伸手，噌!把单刀抽出，嘎嘎嘎就挑断了绑绳。司马林边挑边想，把绳索挑断，我二人赶快下塔。谁知等把绳子挑断，杨怀玉却扑腾一下，倒在了地下。怎么?杨怀玉自掉进翻板，天天这么绑着，俩腿都肿得老粗。这还不算，每天只留俩馒头，一碗水，爱吃不吃。杨怀玉不但腿肿，而且还病着，一点劲儿也没有，他怎能站起来呢?

杨怀玉倒在地上：，强打精神问道：“你是何人?”

司马林把单刀一背，赶紧将他扶起身来：“我叫司马林，咱俩已成了儿女亲家……”接着，他简单述说了一番。

物怀玉一听：“老英雄，你豁着性命前来救我，我怀玉感魁不尽；怎奈，我寸步难移，不能下塔。老英雄，此处不可久留，休要管我，你快下塔去吧!再耽搁时间，只恐怕连你的性命也得搭上。”

“噯!何出此言!两个孩子，为了救你，去英唐国盗回了塔图，我才按图上塔，前来救你。走不动不要紧，我背你下塔!”说话间，伸手把怀玉的两只胳膊一抓，往后一甩，就背在身后。

杨怀玉搂着他的脖子说：“司马英雄，这能行吗?”

“行!我先把你救出击，再来摘他的红灯，可惜呀，我女儿一同前来就好了，不过，这也无妨，只不过我多费一点劲儿。”说着话，转过身形，一层一层往下走，一直到在底层，又从那个窟窿里钻了出来。

这个时候，司马林心里还稳当点，准算把人救出塔了。他不管别的，低头一直往前走。

书中暗表：这个塔，离山口还有好几里地呢!出了山口到宋营，那又是好几里。

司马林背着怀玉往前走，走了不太远，还在阵里边呢，就听后边传来了嗒嗒嗒的马蹄声响，接着，又听有人喊话：“呔!前面什么人，敢来夜间探阵?”

司马林回头一瞧，啊呀!后面蹿来一匹战马!他借着月光凝神一瞅：马上端坐一人，有盔有甲，掌中端一对双枪。

杨怀玉回头一看：“糟了!司马英雄，后边追来这人，就是那丧尽天良、与大宋为仇作对的双枪火将狄难抚!他追上来，咱就都没命了。快把我放下，你自己逃命去吧!”

“无妨。待我先将他除掉。”司马林朝四外一耷摸，见前边有片树林，他忙跑进去，把杨怀玉放在地上：“亲家翁，你先在此歇息片刻，待我前去战他。”

“你千万多加小心，他可不是等闲之辈。”

“不劳嘱咐。”司马林把背后的单刀抽出，跳到树林外边，高声喝喊；“站住！你就是狄难抚？”

“对。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明人不做暗事，我叫司马林，今日前来搭救杨怀玉。”

“啊?!你救出去无有?”

“已经救到树林之中。”

“啊?我的金塔，你怎么能上去?”

老英雄一听，笑了：“哈哈哈哈哈!这你就别操这份心了。你这个东西，丧尽天良，罪不容赦。现在你赶快下马伏绑，我领你进宋营请罪，以保尔一条活命，如若不然，你只有死路一条!”

“气煞我也!老匹夫，你给我拿命来!”说罢，把单枪一摆，往前刺来。

司马林轻舒旗臂，往旁边一闪，摆开了单刀。就这样，一个马上，一个步下，两人格斗起来。

司马林这两下不含糊，双枪大将狄难抚更是骁勇异常。虽然狄难抚厉害，那老英雄也不好惹。这两个人打了有三十余个回合，也不分胜负。

司马林边打边想，看来，一时难以胜他。嗯，我佯装败阵，离开树林先朝南跑吧!等他追去，我再钻树林把他甩掉，返回来再救玉面虎，司马林想到此处，把腿抬起来，就朝南边跑去。狄难抚一看：“你往哪里走!”他撒马就追。

就在这时。忽听树林之中有人高喊：“弥陀佛!小冤家，杨五郎来也!”

第四十二回 假五郎智救宋将 真延德穷追难抚

狄难抚正在追赶司马林，忽听树林里有人喊话：“啊弥陀佛!”就这一嗓子，差点把狄难抚吓死!为什么?他听出这是杨五郎的声音呀!俗话说：“为人做了亏心事，只怕半夜鬼叫门。”在他看来，杨五郎已经中了他的“低头锥”，滚落山涧，早已没命了。怎么又出世了呢?是显圣了，还是前来接我?这小子吓得连看都没敢看，一圈战马，磨头就往回跑。

狄难抚跑走之后，从树林里蹿出一个人来。谁呀?曾奎。哪儿来的杨五郎，是曾奎前来帮忙。

原来司马林出帅帐，进塔救人，穆元帅放心不下，便派曾奎暗中相助。曾奎进阵之后，正看见狄难抚追赶司马林，而且眼看就要追上，他心中非常着急。为付么?曾奎晓得双枪大将的厉害，只怕司马林不是他的对手。他心想，该怎么办呢?噯，我吓唬吓唬他吧!于是，把嗓子憋粗，学着杨五郎的声音，才喊出那儿句话。你别说，还真顶事，把狄难抚给吓跑了。

曾奎蹿出树林，来到司马林近前：“老英雄，是我!”

司马林定睛一看：“嗯?!不是杨五郎来了呀?”

“没有，那是我装的。老英雄，杨怀玉救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已经救出塔来，现在那里！”说着话，这二人转身进树林，找到杨怀玉。曾奎二话没说，将怀玉背在身后，一同奔宋营而去。

再说狄难抚。他是金命水命逃活命，一口气催马跑到金塔跟前，抬头一看，塔顶上那盏红灯还在那儿挂着，此刻他才松了一口气。怎么？若被宋军将红灯摘去，他就算输了。他稍停片刻，不由长嘘一声，哎呀！那个老东西竟能上塔将怀玉救走，看来，宋营里确实有高人哪！他又琢磨。哎，难道说今天真是我师父来了？嗯，不象。若是我师父出世，他决不会饶我，为什么他没追上来呢？难道是师父的灵魂显了圣？狄难抚越想越别扭，就命军卒去宋营打探。看看宋营里究竟有没有杨五郎。

一连打听了三四天，终于打听清楚，军卒咧着嘴进来禀报：“将军爷，小人这回可打探明白了。那天下晚喊‘弥陀佛’的不是杨五郎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是那个矧子曾奎装的。”

狄难抚听了此话，把鼻子都气歪了：“好靠个矧小子，误了我的大事。哼，这回不管你们说什么，我也不信了，来凡，速速点功人马，待我前敌讨阵。”吩咐已毕，外边与他点齐了人马，鞣好了马匹。

狄难抚浑身上下拾掇紧衬利落，抓缰勿蹬，飞身上马，三声大炮响过，领兵出征。等他来到两军阵前，排开一字长蛇、二龙出水的阵势，带住战马，抬头一瞧：宋营里边，当兵的乐乐呵呵，出来进去。看那意思，好象庆贺胜仗似的。

狄难抚看到这里，无名大火从心头而起，端起双枪，冲来营高声断喝：“呀叻！赶快往里禀报穆桂英，你就说双枪大将阵前讨战，叫她出来受死！”宋营军卒一看，小声嘀咕：“兄弟哥，狄难抚又来骂阵了。”

“哼，知道他就会来的。”

“这回可该他倒霉了！”

“活该！”军卒议论一番，冲狄难抚说道：“等一会儿，我们给你往里传报。”说罢，跑进营帐。

时间不长，就听来营里“咚咚咚”三声炮响。霎时间，冲出二三千军兵，来到阵前，二龙出水排开了阵势。接着，正当中跑出一人。

双枪大将狄难抚抬头一看：“噢？！”谁呀？曾奎。他不见曾奎便罢，一见曾奎，气得直咬牙关：“矧小子，你可损透了！”

“损？我再损还有你损？连你老祖宗都不认识了。前几天下晚，我曾跟你开过个小玩笑。你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。是你冒充杨五郎?”

“对。我也是出于无奈呀!不冒充的话,能把人救出来吗?这件事,我们知道把你气坏了,也知道对金塔必然严加把守,不然,早到塔上摘你的红灯去了。不过,这也无妨,早摘晚摘都一样,红灯终究是我们的。狄难抚,看见没有?你今天骂阵,我元帅没出来,能打的战将也没上阵。他们都不喜欢跟你打,只把我派上阵前。元帅说,见了你的面,对你讲清楚,看在平西老王爷的面上,给你留条活命。狄难抚,下马吧,跟我进营。如若你再执迷不悟,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”

“你这矧小子,气死我了,我咬你的肉都不解恨!”

“唉哟,我也没肉呀,就一把骨头,不怕硌了你的牙?”

“休要贫嘴。你给我看枪!”说罢,把枪一摆,往前就刺。

曾奎往旁边一闪,躲开兵刃,忙说:“呸!你真扎呀?好,不给你个厉害,你也不知马王爷长几只眼!”话音一落,从背后一伸手,把浑铁点钢攫拿出来:“狄难抚,看见了吗?你有双枪,我有镞,咱们较量较量,比比能耐!”说罢,抡臂舞了起来。

曾奎这把镞,耍起来就是六六三十六招,八九七十二路,中间不缓手,也不停顿。狄难抚一看,急忙往外封躲,

曾奎一边招架,一边回头观觑。他见宋军冲他摆了三下黄旗,心里明白了,忙说:“唉哟!狄难抚,你真厉害呀!临上阵之时,我对元帅说了大话,说我定能把您背进营去;现在看来,背不回去了。可是,这样回营,元帅定会见怪;我也不打了,我也不回营了,我得逃命去!”说罢,将镞往左手一交,往下就败。

书中暗表:在宋营的东北角上,有一道山岭,山脚下有一片密密麻麻的树林,树林之中有一道小山沟。曾奎迈开双脚,朝树林蹿去。

狄难抚见曾奎跑了,忙喊:“矧小子,我今日豁出命来,也要把你整死。你跑到哪儿,我追到哪儿!”说着话,催马尾追而去。

你别看狄难抚骑马跑得快,可那曾奎跑得也不慢。他追了半天,也没追上。曾奎进了树林,回头对狄难抚说:“你可别追了。放我跑掉就算了。不然你可小心着点!”

“哼,我非把你整死不可。你哪里跑!”话音一落,催马也奔树林而来。等他到在树林,四处一耷模,曾奎没了!只气得狄难抚高声吼叫:“矧小子,你给我出来!”他喊了半天,无人措话,又四处寻找。

就在这个对候,忽听四处传来喊叫之声:“杀呀……,捉活的!”

“别放他跑了哇!”

狄难抚一听，啊?!为什么杀声震耳?难道我上当了?不好，是非之地，不可久留!他蹙过马头，想从原道回去。可是，狄难抚刚一蹙马，就听前边有人说话：“呔!姓狄的，别走了，我已在这里等你多时!”

狄难抚带马问道：“谁?”

“呼延云飞!”话音一落，云飞掌端昆仑槊，拦住了他的去路：“呔，你小子也有今日哪!你以为我们宋将不行了?告诉你吧，我们是养精神哩!不过，我们元帅有言在前，今日出阵，不许碰你一根汗毛。穆元帅对你狄难抚，可真做到了仁至义尽。下马吧，随我回营。”

狄难抚一听，明白了，唉哟，我又上了矮小子的当啦!他眼珠一转，强作镇静地说：“叫我进宋营?哼，妄想!”狄难抚四处一瞅，蹙过马头，就往左跑。呼延云飞见他跑了，也不追赶，高声喊道：“随便，随便。不从我这儿过，我就不管。”他连追都不追。

狄难抚催马正往前走，又听前边有人喊话：“呔!狄难抚，你往哪里走?”狄难抚冷不丁带马抬头一瞧，树林中蹿出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人，白脸膛，有盔有甲，掌端一对梅花锤。谁呀?金毛虎高英。

高英说道：“狄难抚，元帅不让伤你性命，叫我们拿活的，快下马伏绑!”

“不好!”狄难抚拨马又要往回走，又听有人喊话：“哎!狄难抚，我早等上你了。你往我这见走，正合适。我能把你拿住，也算大功一件!”谁呀?都兴虎孟通江。

“啊呵不好!”他情知中了人家的妙计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了。心想，此处除了山，就是岭，我已被人家团团包围。这该如何是好?

正在狄难抚手足无措之际，忽听旁边的树林里有人说话：“狄难抚，小冤家!”

狄难抚带马一瞅，树林里出来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几，年龄七八十岁，一部银白须髯，头上顶盔，身上贯甲，掌端一口九耳八环刀。此人是谁?平西王狄青。

平西王是从哪里来的?前边已说过，平两王养伤，留守在西凉城内。这些天来，经先生精心调治，伤势已经痊愈。他听报事军卒说小奴才还在与杨家为仇作对，便赶到前敌相助。今日，原想把这个奴才除掉。但是，穆元帅下军令，只许拿活的，不让将他制死。否则，就犯斩刑。穆元帅那意思是：再挽救挽救他。所以，平西王狄青也只好按军令行事。

平西王压住怒火，用手点指：“小冤家，你还等什么?爷爷我能看着你死于乱刃之下?赶快下马，随爷爷进营请罪。穆元帅说了，‘治你一服，不治你一死’。听见没有?”

狄难抚是王八吃秤砣——铁了心啦。他听了狄青的话，心里琢磨，哼哼，鬼才相信呢！别听穆桂英那么说，她的儿子杨文举死在我手，她岂能饶我？哼，我决不上当。凭着手中的双枪，我一定杀出重围。想到此处，忙说：“呔！前面这员老将，你两次三番，硬说是我爷爷平西王。可是，无凭无据，我岂肯轻信？常言说，‘人各有志’。我认可一死，也用不着你来献殷勤。再说一遍，我认可脑袋落地，也决不伏绑。你给我滚开！”说到这里，摆枪便刺。他那意思是：摆枪往下一扎，对方一封，趁此机会，将马一蹶，蹿出去就得了。

平西王见狄难抚摆枪刺来，忙说：“冤家！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啊，爷爷我明告诉你，你死就在眼前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你们的几虎大将我都领教过了，哪个没有败在我的手下？我惧怕的只有一人，可惜他已经离开了人世。”

狄难抚这句话刚刚说完，就听树林里又传来马蹄声响。接着，有人喊话：“弥陀佛！狄难抚，小冤家，休要无理！”

狄难抚听了，心想，哈哈，又有人念“弥陀佛”？哼，准又是那矮小子前来装蒜。他想到此处，心里满不在乎。

此时，树林里的马蹄声越来越近。狄难抚带马一瞧：“啊呀？！”他不瞅便罢，这一瞅呀，把他吓得真魂出窍、天灵盖子都快打开了。怎么？他见树林里出来的这匹马上，端坐着一个出家和尚：高龄的岁数，面似紫羊肝，身穿灰色僧衣，外套红色袈裟，胖袜云履，掌端月牙连环铲。谁呀？正是被他用低头锥打死的恩师杨延德。

狄难抚定定心神，战战兢兢地说：“你……你是真的，还是假的？你是装的，还是显了圣？”

“啊弥陀佛！难抚啊，我把一腔热血都倒给你了，全身本领都教给你了；没曾想，你三番五次与杨家作对不算，还想用低头锥暗害于我。你以为师父我太无能了吧？可惜，你这暗器并未伤我，而被我接在手中，只是在我倒退的时候，一时不慎，滚落山涧，将我的右腿拌伤。我忍痛爬到一座庙内，精心治伤。伤势痊愈后，我又打听所冤家你的下落。我这一打听，得知你又摆下恶阵，照样与宋军为仇。为此，我才又赶到前敌。难抚，不管怎样，念在咱师徒的份上，我还得给你留最后一条生路。现在，你下马伏绑，还则罢了；如若不然，我的连环铲定叫你尸首两断！”

狄难抚他别人都不怕，就怕杨五郎。这小子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忙把双枪交在左手：“我若下马伏绑，师父您真能留我条活命？”

杨五郎说：“我已和穆元帅说好，准许你进营认错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容徒儿思索。”说罢，他把脑袋一低，假装合计心思。杨五

郎铲交左手，两只眼直盯着他。

狄难抚略停片刻，把头一低，伸手往身后一推，只听哧的一声，那低头锥又飞了出来。

就在狄难抚低头的工夫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杨五郎早把身体闪在了一旁：再看那低头锥，啪!掉在地上。

此时，杨五郎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不由大声喊喝：“真来是不识抬举的奴才。你拿命来!”把铲一举。就冲狄难抚铲来。狄难抚不敢怠慢，虚晃一枪，圈过马头，朝山里夺路而逃。众战将见了，就要追赶。杨五郎把马一带，冲众人说道：“不用你们追，不用你们赶。我要不整死这个冤家，我就枉为人也!”杨五郎两腿一磕飞虎挑，二脚一踹绷镫绳，这匹马嗒嗒嗒嗒就追上前去。

狄难抚催马逃命，那马跑着跑着，突然嘶鸣一声，停了下来。狄难抚抬头一看，呀，没道了!低头往下一瞧，是一道山涧。心想，我命休矣!不由直挺挺立在那里。

杨五郎追上前来，见狄难抚茶呆呆停在那里，忙勒战马，怒声喝道：“小冤家，哪里走!”

第四十三回 鄯善王绝情拒理 震京虎马踏荒郊

狄难抚跑到绝路，见师父追上前来。情知性命难保，不由心慌意乱，坐立不稳，失身从马上坠落山涧。作恶多端的狄难抚，就这样葬身于涧下。

这阵儿，杨五郎的战马追到山颠。他展身躯往崖下一瞧，什么也未瞧见。心里话：小冤家，可惜你空有一身能耐了，自己作践了自己，他不由心甲一阵悲痛，虎目中涌出了热泪。

正在这时，就听山下一阵銮铃声响，平西王狄青赶上前来。接着，四虎大将也来到山顶。他们带住战马，忙向五郎打探狄难抚的下落。

杨延德并不言语，只用手往山涧下指去。狄青一看，明白了：“杨五爷，别难过。都怪他不听良言相劝，才走上这条绝路。他罪恶累累，死有余辜，这是他应得的报应。”

杨五郎把眼泪攥了攥说：“众将军，回营!”

“是!”大家伙答应一声。顺着原道奔下山来，

简短截说。众战将进了连营，面对穆元帅。从头到尾讲了一番。穆桂英听了，也深为狄难抚惋惜。她略停片刻，说道：“既然这个冤家已落涧身亡，料定那山口和金塔再无人把守。良机不可错过，待咱乘虚而入。众三军!”

“有!”

“立刻攻山!”

“是!”众战将答应一声，人人顶盔贯甲，个个挂剑悬鞭，收拾得紧衬利索。军卒照令行事，也各自准备停妥。穆元帅一声令下，领兵带将，浩浩荡荡出了连营。直奔山内进发。

征西大军往通天岭内冲杀，里边的鄯善兵将早就听信了。他们得知主将狄难抚落涧身亡，已经失去了靠山。如今，穆桂英统兵攻来，谁还敢上阵厮杀?当兵的悄声议论：“兄弟哥，这回可完了!”

“快逃命吧!”鄯善国的人马，犹如丧家之犬，抛下锣鼓帐篷，望风而逃。那些年老、体弱逃不了的，也都扔下家伙乖乖归降。

再说穆元帅攻进山口，得过金塔大阵，才能继续西行。穆桂英知道，金塔阵原来是由大太子单云龙把守。她四处打听单云龙的下落。可找了好长时间，也未找到。向鄯善兵打听，他们也一概不知。穆元帅思索片刻，先传下将令，就地安营扎寨，并嘱咐增哨加岗，严防敌军偷袭。

穆元帅吩咐已毕，带领众位大将，来到金塔脚下。她一会儿看看阵图，一会儿看看金塔，这样一来，看了个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接着，穆桂英传下令箭，命将官依照塔图所示，把塔内的消息儿埋伏，明枪暗箭，滚插绞刀、……全部拆除。并取下了塔顶的红灯，彻底破了金塔大阵。

接营，全营内杀牛宰羊，犒赏三军。官兵将士笑逐颜开!好不快哉!

这一天，老太君和穆元帅在帅帐之内，正与众位战将议论军情，杨五郎对老太君说道：“母亲，我此番下山，是专为小奴才狄难抚而来。如今，他既已不在人世，我也该离开连营了。”

穆元帅听罢，再三挽留。老太君深知杨五郎性情倔犟，只好让他回山。

众战将送走杨五郎，司马林也对穆元帅说：“元帅。我也不能多呆了!”

“怎么?”

“一来，我家中事情繁忙；二来，女儿云英去到英唐国，杳无音信，我放心不下。待我回家，将诸事安排停妥，我亲自到英唐探望女儿，请元帅放心，将来有用我之处，我一定到在帐前听令!”

“好。老英雄多多保重。”

“不劳挂念。”说着话，司马林辞别了众人，直奔司马庄而去。

数日之后，穆挂英择了个黄道吉日，升坐帅帐，发布军令。一部分人马，原地驻扎通天岭；其余将士，向鄯善城挺进。

穆元帅此番征西，鄯善国是最后一关。若把它征服，就可以得胜还朝了。

穆桂英带领三军儿郎。往前进发。这一天，监旗来报：“启禀元帅，前边已到鄯善城!”

穆元帅听了，吩咐一声：“响炮安营!”说话间，当唧唧三声炮响，扎住了

行营。军士们埋锅造饭，铡草喂马，安置帐篷，人人各尽其责。

穆元帅来到帅帐，告诉大家。“众将官!连日行军，将士疲惫。作战之事，休要性急。等歇兵三日，养足了力气，疆场再战。”

穆元帅准备歇兵三日，没曾想刚到第二天清晨，就听鄯善城内号炮连天。时间不长，蓝旗官噤噤噤噤跑进帅帐禀报：“回禀大帅得知，鄯善兵扯旗亮阵，前敌讨战。”

“晓得了。”

“是!”蓝旗官走后，穆桂英传下将令：“众将官。带兵三千，随本帅上阵!”

“是!”众战将倾巢而出，簇拥着大帅，来到前敌，排开了二龙出水的阵势。

穆元帅在旗脚下带马抬头一瞧，对面阵中，闪出两杆大旗：一杆是西夏国的旗号，一杆是鄯善国的旗号。在鄯善国的旗号下，闪出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着鄯善国的国王：年龄六十左右，面似黄金；一副黄脸熊，一部黄虬髯；红眉毛，狐狸尾，雉鸡翎；头戴王冠，身贯金甲，外套战袍，上绣金龙；得胜钩上挂一口锯齿狼牙扳门刀。一股杀气，好不成风。在他身边，还有大太子单云龙。

鄯善王见宋军来型两军阵前，勒住坐骑，盯着穆桂英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摘下兵刃，问道：“前边这位女将，通上名来!”

“吾乃大宋天朝征西元帅、浑天侯穆桂英!”

“嗯，好厉害的穆桂英啊!你派兵有方，用兵如神，将我鄯善国欺侮得好苦啊!我费了多少年的心血，经营下的通天岭、金塔阵，可惜都断送在你的手里。不过，你休要高兴得太早。你要明白，我这座鄯善城，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”

穆桂英听了，微微一乐：“请问尊驾贵姓高名?”

“吾乃鄯善国王单天启。”

“噢，原来是鄯善王，本帅我失敬了。鄯善王，咱两国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宋国天朝从不曾以大压小，欺侮鄯善，你鄯善为何调动人马，联合三国，侵犯我大宋?”

“嗯，穆桂英，咱两国互相厮杀，由来已久。曾记得我爷爷在世，就与你们开兵打仗。那时，不料杀出个狄青，是他刀劈了三阳公主，收下我姑母双阳公主，招为驸马。从那以后，两国才罢兵不战。万没想到，你国君主昏庸无道，竟将我姑父狄青全家无辜杀害。你这次进兵，又假公济私，将狄氏根苗狄难抚害死于山涧。从远处讲，我要夺大宋江山；从近处说，我要为狄氏冤魂报仇

。”

“啊呀，王爷言之差矣！”接着，穆元帅把怎样恩放狄青；双阳公主怎样自寻无常；狄难抚怎样落涧身亡的经过述说了一遍。又说：“我此番带兵前来，决无意平灭贵国。只要你能归降不战，我立刻顿队回国。从此，咱两国睦邻相处，多亲多近，以免刀枪之苦，涂炭黎民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姓穆的，你真会讲话。明告诉你，积了多少年的锐气，今日我一朝全拿出来，定与你分个高低。你给我过来！”

穆桂英的战马刚要往前冲，就听宋营中有人喊话：“元帅请回！”

穆桂英回头一看：有一人催马跑上前来。谁呀？平西王狄青。

狄王爷马到前敌，勒住坐骑：“天启，你过认识我吗？”

鄯善王带住战马，仔细观察了一番。你别看别人认不出狄青来，单天启是他的侄儿，所以，他还能看个八九不离十。平西王虽然上了年纪，模样变了点儿，但仔细端详端详，还能看得出来。

单天启看够多时，问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你姑父狄青。天启，元帅刚才所言极是，不怪人家，只怨咱们不对。当初，多亏穆元帅恩放于我，才有我的今日。你姑母是她自己撞死，并非皇上杀害。”

“呸！狄青，说了半天，你的胳膊肘是朝外扭呀！常言说，‘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恩爱比海深。’你不为姑母报仇，反倒替仇人说话。我岂肯听信你的鬼话。”

狄青的那番话，鄯善王根本听不进去。为什么？他应名是给狄家报仇，其实，这是个幌子。真正的用心是要夺宋国的江山。

狄青见劝说不行，不由气撞顶梁，操起九耳八环刀，便拉开了架势。鄯善王一看，刚要催马上前，就听背后有人说话：“呔！老王爷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！你老人家退下，本帅的马到了！”话到马到，霎时间，从鄯善战将中冲来一匹战马。马上端坐一人。年龄三十来岁。身高过丈，漆黑脸膛；两只眼睛，黑眼珠小，白眼珠大，眼眉和眼角都往下耷拉着，大耳朵，大嘴岔，嘴唇往外翻翻着；头戴串珠盔，身贯甲冑，掌端一条长杆大锤。

什么叫长杆大锤？一般人使的锤，锤头不大，锤把也挺短；他这个锤，杆挺长，前边有个大锤头，杆后边还有纂，纂后边还有两个尖儿。这就是说，使长杆大锤的，比使双锤的可吃功夫。

闲言少叙。狄老王爷看罢，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鄯善国新选中的兵马大元帅，我叫丧门野龙。你大概有所不知，我与老杨家有一天、二地、三江、四海之冤仇。我爹爹过去是鄯善国的兵马大元帅

，叫丧门烈。两军阵前，不幸死于宋将之手。我挂印为帅，就是为给爹爹报仇雪恨。老匹夫，你拿命来！”话音一落，马往前提，大锤一举，呜！直奔狄王爷砸来。

狄王爷忙带坐骑，摆起九耳八环刀，急忙去封。只听仓啷啷一声巨响，两件兵刃碰到一处，把狄王爷震得在马上又栽又晃，差一点摔下战马。狄青情知不是人家的对手，把马往回一带，圈马就败。

丧门野龙见狄青败下阵去，把马一带，冲着宋将，大声喝喊：“姓穆的，这就是你的战将？真来不知自爱。你们哪一个还敢上阵？”

穆桂英刚才看得明白，心想，唉呀：这一员战将，不亚于双枪将狄难抚。她正在合计心事，就听有人喊喝：“呔！前边这小子，休说大话，我来也！”说着话，催马就冲到两军阵前。

丧门野龙带马抬头一瞧：对方驰来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人，黑脸膛，有盔有甲，掌端一把昆仑大槊。看到这儿，问道：“来将通名！”

“不认识？我是震京虎呼延云飞！”

“嗯，有名的大将。”

“那就别说了。你叫什么？”

“丧门野龙。”

“丧门野龙？就是三条活龙，我也不在乎。看家伙！”说罢，俩人马往前提，战到一处。丧门野龙把大锤一摆，呜！奔云飞而去。云飞摆槊往外招架，仓啷啷一声巨响，这二人同时在马上栽了两栽，晃了两晃。云飞差点掉下战马，丧门野龙也差点震落马下。

丧门野龙坐稳身形，说道：“啊呀，你真厉害！”

云飞说：“厉害？告诉你吧，象我这号的，在我们宋营都排不上个儿，后边还有厉害的呢！你说废话，看家伙吧！”话音一落，他把大槊又砸了下来。

丧门野龙见槊来了，不敢怠慢，急忙摆锤去封。两个人打了十几个回合，没分高低。

丧门野龙边打边合计心思，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。等二马错镫之际，就见他吧锤头往左侧一带，突然往后一戳，照云飞的马后鞮刺去。这一刺不要紧，云飞的这匹马疼得唉儿一声长嘶。一抬脑袋，腾！把马蹄子一扬，往起一蹿，朝东南的荒郊跑去。

战马朝前飞跑，呼延云飞怎么拽也拽不住，只好信马由缰。等跑了很长时间，来到一个十字路上，忽听前边有人说话：“喂，前面之人，上鄯善国怎么走啊？”

“吁！”呼延云飞听到问话，紧勒丝缰，抬头一瞧，不由茶呆呆发愣！

第四十四回 呼延豹前敌认父 单玉玲马落山涧

呼延云飞信马由缰，来在十字路口，忽听前边有人说话。他抬头一看：前边跑来一匹战马，马上坐着一个黑小子，看年龄不过十五六岁，个头可不矮。黑黝黝一张脸膛，那真是黑里透红，红里透亮，豹头环眼，两道大抹子眉，身上没贯甲胄，只穿黑缎子扎巾箭袖，胯下乌骓马，得胜钩上挂着一对八棱乌金锤。

这个黑小子催马来到呼延云飞跟前，伸手勒住战马，高声喊话：“呔！站住，我问个路！”

呼延云飞见有人问话，忙拽丝缰。好，这马还真站住了。云飞说：“啊呀，你这话可问得好！刚才我的马惊了，怎么勒也勒不住，你这一问话，它还真站住了。”说着话，云飞回头看了看，没见丧门野龙追来，才放下了心。转过脸来，冲这个黑小子说：“这一顽童，你打听什么？”

“往鄯善城怎么走？”

“前边不远就是。”

“到了？我还以为远着呢。谢谢！”说罢，催马就要走去。

云飞眼珠一转，忙说：“且慢！你到鄯善城有何贵干？”

这个黑小子勒住丝缰，对云飞说：“去那里找我家爹爹。”

“你爹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爹呀，是宋国有名的大将。”

“嗯？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提起他老人家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他是五虎大将中的一虎！”

“噢？好嘛，休小子可算问着了。你猜我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我就是宋国的大将，五虎中的一虎。你听说过震京虎呼延云飞吗？”

“啊！”

“那就是我老人家。”

“什么？你就是呼延云飞？”

“一点不假。”

“啊呀！”这个黑小子听了云飞的话，慌忙甩镫离鞍，跳下坐骑，把缰绳往旁边一甩，来到云飞面前：“我当是谁呢，闹了半天，你就是我亲爹！爹爹在上，儿我给你磕头了。”说话间，扑通就跪倒在地。

云飞一看，忙说：“休要如此！”云飞翻身下马，一把将黑小子拽起身来，又说：“这事可非同一般，认错还了得？你先说说，你叫什么，你娘是谁？”你看，他倒端起架子来了。

那黑小子听了云飞的这番言语，忙说：“爹爹呀，难道说你老人家把孩子我忘了？我娘不是姓魏，叫魏福珍吗？我叫呼延豹。”

书中暗表：呼延云飞跟随穆元帅征南，得胜还朝，回东京汴梁之后，呼延庆便给他娶妻魏氏，吉日完婚。这次征西，离开东京时，娇儿尚小。如今，父子贸然相见，岂能认识？

这黑小子接着说：“孩儿自幼爱习武艺。爹爹征西走后，我就自己耍拳弄棒。娘怕我惹是生非，找来根铁链子，把我拴住。是我苦苦哀求，娘才给请了几个教师，教我武艺。这些个教师开始教，还行；后来，就教不了啦。我想，干脆，我自己练得啦。从此，我就自己练功。一年年过去了，儿我也长大了。我娘对我说：‘你爹现在前敌，为国效力。你已长大成人，能耐也学成了，应该到那里报号立功，也好给咱们家露露脸。’我说，‘好了’。就这么着，我就离开了汴梁。儿我先到了黑风岭，见了我爷爷，在那儿歇了些日子。我一心想见着爹爹，谁愿在那儿多呆？我和爷爷商量了一番，就奔前敌来了。谁想正好在这儿碰到了你老人家。爹爹，我千真万确是你的儿子。快带我进宋营，待我到两军阵前，为咱老呼家立功！”

呼延云飞听了呼延豹的这一席话，可把他乐坏了，忙说：“好小子，想不到你长这么高了。儿啊，千万记住，咱老呼家祖祖辈辈征战疆场，从来也没丢过人。”

“爹爹放心，我决不给咱家抹黑。”

“好。快快上马，我带你进营。”活音一落，这爷儿俩飞身上马，奔宋营而去。

再说宋营的将官。自两军阵前云飞落荒而逃，众将官十分着急。穆元帅回到军营，派出人将四处寻找。结果，没找到云飞的下落。元帅又要派将查访，忽见军兵进帐禀报，说云飞回营。众战将听了，喜出望外，朝外边一瞅，见云飞领着一个小孩儿，乐呵呵地走了进来。

云飞领儿子进了帅帐，忙抱腕拱手：“元帅，各位将军，我给你们引见引见，这是我的儿子，叫呼延豹！”他又拉着豹儿说：“正面那位，就是穆老元帅；那位白发老人就是余老太君。”接着，又当着众位战将的面，一一作了引见。豹儿跪倒在地，象鸡啄米一样，挨个儿叩头参拜。

穆桂英问道：“云飞，你是怎样碰到你儿子的？”

“是这么回事……”云飞把经过述说了一番。

穆挂英一听，可乐坏了：“来呀，快摆酒席，为小将呼延豹接风。”

酒席撤后，穆元帅问震京虎：“云飞，疆场一战，那丧门野龙的能为如何？”

“那小子不次于死鬼狄难抚。他力大无穷，那把锤非同寻常。若要胜他，可得费大力气。”

呼延豹一听：“谁？”

“丧门野龙。”

“丧门野龙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鄯善国的兵马大帅。”

“他有我力气大吗？”

穆元帅一听，笑了：“儿啊，谁知你有多大力气！”

“穆元帅，别害怕他。凭我的本领，管保能将他打败。”

“你能行吗？”

“这可不是我说大话，没两下子我也不敢来。来呀，给我抬锤鞴马，现在我就上阵！”

“不行！你一路劳累了，先好好歇歇，养养力气，再战不迟。”

“不。我立功心切，非要上阵。”

云飞说：“元帅，既然我儿执意要去，就让他去吧。万一他能争口气，把那小子揍死，咱不就能得下鄯善城了？”

穆元帅还是犹豫不决：“那……呼延豹，你能行吗？”

“元帅请放心。”

“好。既然如此，本帅允你上阵。”

“这就是了，待我前去更衣。”说罢，呼延豹急转身子，走出帐外。

时间不太，呼延豹把浑身上下收拾了个利落紧村：头戴虎头盔，身贯虎皮甲，进到帐内，冲众人拱手施礼：“诸位，你们都不用出去，在帐内听信儿吧！”

穆元帅说：“我给你三千军兵，为你观敌隙阵。”

“用不着。人多瞎捣乱，鸡多不下蛋。马来！”

他一喊“马来”，外边军车把马匹鞴好，呼延豹转身往外走，辕门外抓缰纫镫，飞身上马，把八棱乌金锤在掌中一端，这匹马嗒嗒嗒嗒直奔疆场。

呼延豹一人上阵，穆元帅能放心吗？她忙传出将令，率领全体将官，到疆场观敌隙阵。呼延云飞在后边把马一催，口中高喊：“豹儿哎，给我使点劲儿，卖点力气，抖抖咱老呼家的威风！”

呼延豹在前边听了，也高声回话：“爹爹，你就瞧好的吧！”说话间，众人到在疆场。

呼延豹催鸟骞到在两军阵前，把双锤一端，冲城门高声断喝：“呔！鄯善军兵，赶快往里传告，叫那丧门野龙前来送死；如若不然，我要马踏你们的鄯善

城!”城头上的士兵听了，不敢怠慢，转身下城报信。

时间不长，三声炮响过后，城门一开，丧门野龙来到前敌，抬头一瞧，阵前这员战将他不认识!打量片刻，问道：“来将通名。”

“要命的，你是何人?”

“丧门野龙。”

“噢，你就是丧门野龙?好哇，不瞒你说，我刚到前敌报号，寸功没立。对不起，今日我要拿你换功。快快下马，跪在我的面前，叫上三声爷爷，我再把你捆上，押回宋营，喀不啦嚓，把你的脑袋梟下当球踢。然后，再给你安上，爱活不活我就不管了。”

“呸!满口的胡言。看锤!”

丧门野龙稳操长杆大锤，对着呼延豹砸来。呼延豹一不担惊，二不害怕，高喊声：“开!”急摆乌金锤往外招架。

书中交待：打仗是你一下，我一下，一替一下进招，这才带劲。丧门野龙撤回长杆锤，心想，肯定他的乌金锤会砸来。所以，他摆好了个往外封锤的架势。可是，他见呼延豹没有进招，端着锤在那儿等着呢!

呼延豹见他在那发愣，便说：“你还打不打?你若不打，我可要动手了。”

丧门野龙一听，心想，哼!你不打我，我还不打你?想到此处，抡起长杆锤，呜：又砸了下来。

呼延豹一看，又用锤封了出去，并说：“你还打不打?”

丧门野龙一看，这小子跟别人不一样，连揍他两下，也不还手!他举起长杆锤，呜!又砸来一锤。呼延豹不慌不忙，又封了出去。

这阵儿，在后边观阵的穆桂英心里合计，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，他怎么老等着挨打呢?这种打法是跟谁学的?

呼延云飞也十分着急，忙喊：“豹儿，你怎么不打?”

“爹爹，别着急。我先叫他打，等他打够了，我才揍他呢!”呼延豹又冲丧门野龙说：“喂，你打够了没有?”

那丧门野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白砸了那么多锤，结果连呼延豹的一根汗毛都没挨着，气了个够戗。他听了呼延豹的问话，赌气地说：“打够了。”

“既然你打够了，那就该看我的了。看锤!”说了声“看锤”，只见他催马前进。舞起八棱乌金锤，呜!锤带风声，朝丧门野龙砸来。

丧门野龙举起长杆大锤，往外招架。二锤相撞，只听丁铃铃一声巨响，把丧门野龙震得在马上栽两栽。晃两晃，脑袋直嗡嗡，心口直扑腾，腿肚子直转筋。

呼延豹砸完一锤，刚把锤撤回，丧门野龙忙把长杆锤带回，想喘口粗气。

可是，还没等他喘气，呜！呼延豹的锤又到了。丧门野龙不敢怠慢，忙举大锤往外去封。就这样，呼延豹一锤一锤砸下击，等砸得丧门野龙没劲了，趁二马措镫之际，把双锤一并，奔丧门野龙的后背，又狠狠地砸了下去。

这一下，丧门野龙可倒了霉啦。他见双锤砸来，想闪躲没来及，忙把长杆大锤往背后掣去。这一下还真借了点劲。只听哗啦啦一声，砸得他甲叶翻飞，心头发热，嗓子眼发腥，哇！一口鲜血涌了上来。丧门野龙不敢再战，圈马就败。呼延豹忙冲他的背影喊话：“喂，你给我回来！你要跑了，我就立不了功啦！”

丧门野龙刚刚败下阵去，就听敌营里有人喊话：“呔！胆大的宋将，你吃了熊心豹胆，竟敢如此无理？拿命来！”话音一落，由鄯善城内蹿出一匹战骑，直奔到两军阵前。

呼延豹定睛一看；马上端坐一员女将，年龄三十左右，却四鬓未开。头戴凤头盔，肩搭狐狸尾，脑后雉鸡翎，身贯梅花铠甲，外套大红战袍，胯下桃红马，掌端雁翎刀。

这员女将来到疆场，大声喊话：“呔！宋将休要无理，拿命来！”

呼延豹一瞅是个女的，乐了：“咳！一个四鬓未开的黄毛丫头，你来作甚？”

“休要胡吉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呼延豹。你叫什么？”

“我乃鄯善国的公主，父王单天启，我名单玉玲。”

“噢！你是公主啊！回去，同去！”

公主一看：“怎么？”

“俗话说，‘好男不跟女斗，好鸡不跟狗斗。’我若跟你伸手，岂不是欺负你了？”

“哟！”公主一听：“你可认错人了。你打听打听，鄯善城若不仗着本公主，早被你们攻克了。你给我着刀！”说罢，刷啦一声，摆刀劈来。

呼延豹摆锤把刀封开，说道：“哟，你真动手哇？好，可别怪我把你这细皮嫩肉的公主，砸成一摊稀泥！看锤！”说话间，呜！摆锤砸了下来。

单玉玲见锤来了，挥刀往外招架，丁铃铃一声巨响，把公主震个够戗，忙说：“哟，好大的力气！”

“你别‘哟’，赶快回去换将。我不忍要你的性命，让你知道我多大的力气就得了。”

“你真够条好汉。本公主战你不过，败阵去也！”说着话，拨马往下就败。不过，她没往城里败，而是朝西北方向跑去，她边跑边喊：“呼延豹，你敢追

我来吗?”

“什么，不敢追?说实话，原来我不打算追你，冲你这么一说呀，我不敢追就是狗熊。你哪里走!”呼延豹终究是个小孩，初攻上阵，缺少心跟儿，被人家这么一激。他还真就追上前去。

单公主在前边奔跑，回头一瞧，见呼延豹追来，忙拨马进了山沟。呼延豹来到山口外边，四外一看，没人，也拨马跟了进去。他进山口再看单玉铃，没了。心想，嗯，说不定她叫狼给叼走了，要不，怎么会没了呢?

呼延豹带马正在观瞧，就听周围喊声四起：“杀呀!”

“宋将进来了!捉活的!”

呼延豹听到喊声，带马一看，四外小山坡上，挤满了鄯善国的兵士。他们一个个纫扣搭弦，将弓托满，嗖嗖嗖，羽箭象飞蝗一般，朝呼延豹射来。

单玉铃在山头上立马观望，心想，哼，非把他乱箭射死不可!

呼延豹一看，不好，我中人家的埋伏了。

常言说，“孤狼斗不过众犬，好汉架不住人多”。特别是雕翎箭齐发，象雨点一样，更不好对付。呼延豹见雕翎飞来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抡起双锤，急忙拨打。只见那支支羽箭，在他身边扑楞楞落了一层。尽管如此，他的后背上也挨了两箭。他忍着剧痛，一边拨打雕翎，一边催马向山里跑去。要不说他缺少心眼儿呢?他应该往外跑，往回跑，往宋营跑，可他没有，直接往山里冲去。

单玉铃见呼延豹的马跑进山来，乐了，忙对军兵说：“别放箭，待我追他。看见了吗?他去的那个方向，正是我们预备好的那个地方!”说着话，公主一打马后鞮，从后边追上前去。

呼延豹忍着箭伤的剧痛，双手紧拽铁过梁，趴到马脖子上，一直向前飞跑。也不知跑出有多远，忽然这马不跑了，他心里合计，宝马呀，怎么不跑了?快拖我回家吧，我的背后疼得厉害呀!呼延豹见马一动不动，抬头一瞧，啊呀!怪不得它不往前走!原来刚才它是沿着山梁走的，眼前山梁断了挺宽的一大截。他心想，要想逃命，这马得从山梁上跳过去。他仔细一看，不行，太宽了，这马跳不过去。这该怎么办呢?

呼延豹正在思索，就见单玉铃追上前来：“呔!宋将，别走了。此山叫断梁山，你的马跳不过去，伏绑吧!”

呼延豹一听，气冲斗牛：“呸!我宁可摔死，也不会伏绑!”说到此处，浑身涌出无穷的气力。他把马往后捎了捎，两腿一磕飞虎鞮，两腿一蹬绷镫绳：“马呀，你给我使劲跳!”这匹马是一匹宝马，只见它把腿一嚎，嗖!象飞的一样，蹿了过去。

单玉铃马到近前一看，傻眼了：“咦？真跳过去了！”

呼延豹在对面勒住宝马：“我跳过来了，你行吗？谅你也不敢！不信，你来试试！”

真是搬兵不如激将。单玉铃听了这儿句话，也来气了，心里话，哼，你能我就能！她也把马捎了捎，两腿一磕飞虎鞞，这匹马就往前蹿。可是，等马到在崖边，快要起跳了，单玉铃心里也害怕了，唉呀，若跳不过去该如何是好？她这一心虚，手就软了。这匹马往前一蹿，正蹿到两道山梁当间儿，她不由手往回一拽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哗啦一声，连人带马坠落山涧！

第四十五回 杨怀兴二次认父 单公主绝处逢生

呼延豹见单玉玲连人带马坠落山涧，便催马奔回宋营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公主单玉玲。她由打山上掉下来的时候，人和马就分家了。这匹马摔下山去，当场就摔死了。可公主呢？正好被半山腰的一棵树杈挂住，她就吊在树上了。可是，那棵树不太粗，时间一长，受不了啦，嘎吧一折，眼看公主性命难保。她万分着急，连忙喊叫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山根下过来一匹白龙马，马上坐着一人：上中等个头，年近三十，白脸膛，头戴月白缎子扎巾，高搭茨菇叶，身穿月白缎子走蓝缎边的箭袖，外套月白缎子绣花斗篷，敞着怀，马褥套里鼓鼓囊囊，不知何物，得胜钩上挂着一杆亮银枪，身后背一把扫云鞭，谁呀？二公子杨怀兴。

杨怀兴这是从哪里来的？前面已说过，杨怀兴在盘山口一场鏖战，救出杨怀玉，转身冲向山内，之后，咱就再没提他。那时，他杀到山内，决意要抓住反将单云龙。他想：离开宋营之时，母亲讲得明白，一是救出兄长杨怀玉，二是拿住太子单云龙。如今，我没亲手救出兄长，这脸面就够难堪得了！若再拿不住单云龙，怎好回营交令？所以，当单太子往下撒的时候，他在后边是紧追不放。

单云龙催马跑在前边，回头一看，宋军没追上来，只追来怀兴一人，那人家还不下手？大太子单云龙一声令下。番军就把怀兴包围起来。杨怀兴艺高人胆大，面对围兵，毫无惧色，就凭着一杆银托，在里边拼命厮杀。但是，“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”。杨怀兴终归是只身一人，难敌八方的军兵。打着打着，他身上就受了七处刀伤。别处的伤还好办，唯有他的左肋下、肚子上，叫人家划了一道血槽。鲜血流了许多。最后，他在昏迷之中浴血奋战，才勉强杀出重围。等他冲出人群，心里合计，我该往哪里去呢？干脆，还找我师父去。

此刻，他心里非常气愤。恨谁呢？恨他爹杨文广。他心想：我满怀深情，奔前敌认祖归宗；可你，却不认我！我虽劫了你的粮车，那是因我不知你是谁！况

且，我已把粮车赶到营中。不管怎样，我已跪在你的面前，说尽了好话。想不到你竟是那样的铁石心肠，连一点父子情分都没有。到头来，只落得有国难投，有家难回，还差点殒命于重围。哼，算了，没有老杨家，我照样长大成人。干脆，找师父去。就这样，忍着剧痛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到了师父马三元家。

当初，马三元不是送孟九环到大王国了吗？他把孟公主送去之后，见她病得厉害，又在那儿住了些日子。之后，辞别公主，便又回到故乡。

马三元见怀兴身负重伤，也没问别的，赶紧治伤。别处的伤好得挺快，就是肚上的那处，贵贱治不好。马三元想方设法请来了名医。用了各种好药，又与怀兴揭皮补伤。调治以后先生对马三元说：“这是重伤，千万别让他做力气活。稍有不慎，伤口还会抻开。”

“小老儿记下了。”就这样，马三元煎草药，敷伤。什么活也不敢让怀兴去做，自己跑前跑后，整日里伺候在床头。常言说：“功夫不负有心人。”一天天过去了，杨怀兴的伤口也逐渐好转起来。

这一天，马三元见怀玉的伤口痊愈了，才问他：“儿啊，你为何带伤回来了？”

杨怀兴一听，千般委屈涌上心头，对着亲人哭诉了前情。还说：“爹爹，儿我再也不去了，我要跟您老人家一辈子。”

马三元一听：“儿啊！却不可如此讲话。依我看来，此事也不能怪你爹娘，你一无凭，二无证，就去认祖归宗，人家能贸然相认吗？再说。你又路劫了粮车，人家就更对你怀有疑心了。如今，你已病体痊愈，还是回前敌，认祖立功去吧！”

“不，您老人家就是我爹。您若非让孩儿回去，我就死在您的面前。”

马三元一看，嗖，他的气还挺大呢！三言两语无济于事，待我慢慢劝说他吧。

俗话说，“牛头不烂多加火”。从此。马三元天天对他陈述利害，让他保住杨家的英名，勉励他为国立功。经过再三规劝，杨怀兴的心眼慢慢活动了。对师父说：“老人家，我若前去，爹爹再不相认该怎么办？”

“不会，你离开宋营一去不归，说不定穆元帅有多着急，你爹有多后悔呢！如若再不认你，为师前去作证。”就这么着，杨怀兴在师父的再三催促之下，才又赶奔宋营。

一路上。他边走边打听，得知宋军已经兵发鄯善城了。他想，既然如此，我也上鄯善。认祖归宗之后，豁出性命，也要露个大脸，立个大功。想到此处，为了抢时间，走近路，便奔向山涧小道。

杨怀兴正在山脚下行走，耳边忽听有人呼喊“救命”。他勒马抬头一瞧，好嘛！在山腰上有一个女子，两手紧拽小树，悬空吊在那里，小树被压得嘎吧直响，眼看那女子就要摔在山涧。他再一细瞅，看长相，那女子不是中原人氏，是鄯善国人。杨怀兴心里话。若论爬山，是我的拿手本事。我从小在山里长大，多高多险的山，我也能爬上去，如果救她，倒也容易，可是，我乃宋国大将，她是敌国的子民，我能数她吗？

正在怀兴犹豫之际，那女子又拼命呼喊：“救命呀！救命呀——”

怀兴举目一看，那棵小树眼看就要折断了。心想，她虽是鄯善国人，可不一定就是我的仇人。两国交兵，百姓间又无冤仇！想到这里，赶紧把马匹蹩在一旁，甩镫离鞍，翻身下马，把坐骑拴在树上，来到山脚下，伸双手往岩石上一抠，两只脚往上一登，噌噌噌噌，从旁边爬上山顶，往下一看，那姑娘还在呼喊。杨怀兴眼珠一转，把大带解下，又把祥甲丝绦解下，结到一起，哧！冲着姑娘扔去，并说：“这一女子，快快接住！”

公主单玉玲一抬头，也没看是谁，见来了条绳子，忙伸右手抓住，然后又松开左手，两只手将绳索攥了个紧登登，又大声喊叫：“恩人，救命！”

杨怀兴两膀一较劲儿。噌噌噌噌将公主拉了上来。他定睛一看，公主面色如土，头上的汗水往下直流。

公主定了定心神，向后倒退两步，站稳身子，这才仔细打量这位救命恩人。

这阵儿，杨怀兴已把大带系好，转身就奔山下走去。

公主一看，忙喊：“恩人留步！”

杨怀兴停住脚步，问道：“有何请讲？”

“若非恩人相救，我这条命就完了。请英雄留下姓名，日后我好报答。”

“这点小事，何劳动问姓名？我还有急事赶路，告辞！”

公主急了，忙喊：“恩人，请你留步。你——”

杨怀兴不管公主如何喊叫，头也没回，迈虎步下了山坡，来到战马跟前，解开缰绳，纫镫上马，奔宋营而去。

公主见怀兴走去，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啊呀！这个中原人真好哇！

不表单公主，单说杨怀兴。他催马加鞭，出了山口，一直来到宋营，辕门外跳下战马，冲门军抱腕拱手：“门军，禀报穆元帅得知，就说杨怀兴回营。”他那个意思是：看看宋营战将对我怎样？

当兵的一听：“哎哟，二少爷，你可回来了！这些日子，穆元帅时时念叨你，你母亲没有一天不掉眼泪，少令公也少言寡语，茶饭不思。这下可好了，总算把你盼回来了。”

杨怀兴听了这番言语，心里还觉得舒服一点：“好了，快快往里传禀。”

“是！”军卒答应一声，跑进帅帐。

时间不长，杨文广一人先走了出来。谁让他来的？穆元帅。杨文广来到辕门以外，站稳身形，举目一瞧，见怀兴站在服前：心中好不自在！略停片刻，说道：“前边可是娇儿怀兴？”

就这一句话，杨怀兴心中就象开了两扇大门一般，紧走几步，“扑通”一下跪倒在文广面前：“不肖的孩儿与爹爹叩头！”

“儿啊，快快起来。”文广伸手把怀兴拽起，又说：“儿啊，总算把你盼回来了。走，随为父进帐。”说罢，抓住杨怀兴，爷儿俩迈步向帅帐走去。

爷儿俩进了大帐，霎时间，帐内的这帮人都炸开锅了，齐声问道：“怀兴，你可回来了？”杨怀兴心中十分痛快，连忙与众位战将见礼。

穆元帅问道：“怀兴，你到哪里去了，为何一去不归？”

杨怀兴从头到尾述说了一番。穆元帅点了点头：“这就好了。你这个教命恩人马三元，咱们永远不忘。”

怀兴说：“奶奶，前敌战事如何？”

“唉，战事吃紧哪！这不，呼延豹刚败阵回来，身后连中两支雕翎，现在躺倒在病床。看来，鄯善国穷凶恶极，不好征服啊！”

“奶奶，既是这样，待孙儿上阵杀敌。凭我这身本领，又有扫云鞭，定能在疆场立功。”

“你刚到军营，歇歇再战。”当晚无话。

第二天早晨，穆元帅升坐帅帐，正要发号军令，就听前敌“当当当”大炮作响。接着，蓝旗官进帐，单腿点地，跪报军情：“启禀大帅得知！”

“何事？”

“鄯善国的公主单玉玲，又到两军阵前亮队。不要别人，专点呼延豹上阵。”

“再探！”

“是！”蓝旗官转身走去。

穆元帅操起大令：“高悬免战牌！”

穆元帅话音刚落，杨怀兴哧溜一下，站起身来：“奶奶，为何不战？”

“怀兴，我没跟你说吗？昨日呼延豹疆场临阵，被公主引进深山，中箭而归。呼延豹回营禀报，说公主已坠落山涧身亡。可是，她为何又上阵了？依我看，其中定有隐情，待咱打听明白再战。”

“怎么？公主坠落山涧了？”怀兴心想，啊呀，莫非这个公主，就是我救下的那个？

怀兴这么一愣，旁边众将以为他怯阵了，使说：“元帅，怀兴刚进军营。已经够累的了。昨日晚上，他父子二人又唠了一宿。他不能上阵，还是先挂免战牌吧！”

“对，明日再战。”

怀兴一听，急了：“奶奶。今日等明日，明天等后天，什么时候才能降服鄙善？请您老人家给我一道将令，待我出阵迎敌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您就别阻拦了。来呀，抬枪鞴马！”

穆桂英见怀兴决意要战。只得发下令箭。

杨怀兴接令在手，浑身下上收拾紧衬，出了辕门，到外边抓缰纫镫，飞身上马，两手提枪，策马奔向前敌。紧接着，穆桂英也带兵三千，来到疆场，为怀兴压住阵脚，观敢动静。

杨怀兴催马来到了两军阵前，立马擎枪，定睛一看，呀？！对面马上的那员女将，正是他救下的那个女子！

原来单玉玲被怀兴搭救之后，回到城内，可气坏了。她气谁呢？气呼延豹。她心里说，若不把你整死，这口怨气就出不去。我先把你整死，把宋军杀退，再找我那个救命恩人！

公主来到两军阵前，立马横刀，正在骂阵，就见宋军阵中闪出一匹战马，直奔自己而来。公主一瞧：“啊？！”抽两眼紧盯着来人，上一眼、下一限、左一眼、右一眼，看了个仔仔细细、清清楚楚。心想，哎哟！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象啊，象啊，这不正是救我的那个恩人？又一想，也不一定。为什么？杨怀兴那阵儿穿的是扎巾箭袖，今日是身挂甲胄，那确实是两样。再说，昨日见面，两个人也没多呆一会儿，就那么几句话的工夫，她能记那么准确？

公主眼珠一转：“呔！来将通上名来！”

“问我吗？有名给你！家住东京汴梁，爹爹少令公杨文广，母亲曾凤英，大哥杨怀玉，我乃银枪将军杨怀兴！”公主听到这里，不由茶呆呆发愣。

单玉玲为何发愣？她听哥哥单云龙说过，宋营的杨怀兴十分骁勇，他用扫云鞭打折了哥哥的定玄鞭。哥哥谁也不怕，就怕杨怀兴这贴膏药。单云龙的这些话，早把公主的耳朵灌满了。

公主愣怔片刻，问道：“你也是杨门的后代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我问你，那呼延豹哪里去了？”

“你要问他，有我上阵就都有了。最好你还是不要与我厮杀，珍惜你自己那条命吧！”

公主一听：“怎么。珍惜我的命？告诉你，我福大命大造化大。你给我看刀！”说罢，劈头盖顶，大刀往下砍来。杨怀兴见了，当啷往外招架。二马盘旋，杀在一处。

杨怀兴这条枪多厉害！那真是上崩，下扎、里撩、外挑，划、拿，崩，砸，压、刺、挑、盖、打、扎，招数奇巧！

公主一看，心想，怨不得我哥哥那么说呢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她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。打着打着，突然间，噌！公主捂马一勒：“姓杨的，本公主战你不过，败阵去也！”说罢，蹙过马头，嗒嗒咯嗒又奔两北方向而去。

杨怀兴见她跑了，心想，疆场之上，一人怕了一人就是，何必赶尽杀绝？想到此处，他并不打算追赶。

公主跑着跑着，回头一看，怀兴原地没动，她又大声喊话：“呔！姓杨的，为何不敢追来？原来你胆小如鼠。”

杨怀兴一听，顿时气撞顶梁：“黄毛丫头，真来不知好歹。你哪里走！”霎时间，紧抖丝缰，催马追上前去。

公主见杨怀兴的马追上来了，她又朝前跑去。就这样。公主头前领路，怀兴后边追赶，两匹马一前一后，拐过山岗，绕过山坳，穿过树林，犄里拐弯，一直绕到了山里。

公主来到山内，猛然带住战马，调过头来，把刀就挂上了；“姓杨的，请你停马！”

杨怀兴追上来说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杨怀兴，昨日你可曾经过此地？你可曾救过一人？”

杨怀兴一听，乐了：“哈哈哈哈哈！这件小事还值得提到话下？公主，你说得不错，若不是我相救，你早坠落山涧，粉身碎骨了。”

公主一听：“啊呀，果真是救命恩人。此话你为何不早说？”

第四十六回 写密信公主遭难 赴幽会怀兴捐身

公主单玉玲认出了救命恩人，忙说：“杨将军，常言说，‘滴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。’你救过我的性命，我终身难忘，我要报答你的恩德。”

“公主，既然如此，你打算如何报答我呢？”

“我父王与宋国为仇作对，我本来就不赞成。所以，两国交兵以来，我一直没有上阵。如今联军节节败退，宋军兵临城下，做女儿的不能袖手旁观，只好疆场助战。请问杨将军，如若你们将我鄯善城夺下，对我父王如何处置？”

“何去何从，全在于他本人。眼下，征西大军已到你们都城以外。鄯善城本是弹丸之地，指日可破。我军必胜，已成定局。他若归顺宋国，我们可以留

他条性命，他若顽抗到底——公主啊，人有眼，刀枪无眼，这你是明白的。”

公主听了怀兴的这番言语，思忖片刻，说道：“这样吧！杨将军，今日晚上你听信。”

“何事？”

“现在我就回城，与我父王陈述其利害，设法劝他归顺。依我看来，我父王倒也好办，只恐兄长不从。还有那大帅丧门野龙，因他爹丧门烈死在宋军之手，他想要替父报仇啊！我能否言之有效，竟在两可之间。不管结果如何，今晚我就给你回信。着今晚不行，迟不过明日。见面地点，仍在前边那片树林之内。”

杨怀兴听了，半信半疑地问道：“公主，此话当真？”

“常言道，‘识时务者为俊杰’。宋军必胜，我心里明白。再战下去，无好结果。再说，我看你们老杨家人心地良善，我们何不化干戈为玉帛、和睦相处呢？好了，我先行一步！”说罢，单公主圈马走去。

杨怀兴心想：，单公主这番言语，倒也象是真情。不管真假，待我回营禀报祖母得知。想到此处。回营报信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公主单玉玲。她回了国城，到在皇宫以外下了战马，直奔银安殿，而见鄯善王。

自公主出阵，都善王与众将官一直在银安殿，等待前敌的音信。单玉玲风尘仆仆走进殿来，刚与父王见礼已毕，鄯善王单天启就问：“儿啊，这一仗胜败如何？”

单玉玲早打好了主意，不慌不忙地说道：“父王，儿我今日不知怎么了，上阵之后，脑袋发胀，心里发慌，儿我不敢恋战，败下阵来。”

“啊，说不定你昨日遇险，惊吓着了。儿啊。前敌之事，休要惦念，快到下边歇息去吧。你昨日回来，不是让为父找那个救你的恩人吗？儿你放心，待我撒下人马，四处寻觅。若是合适的话……哈哈哈哈哈！”

公主听了，眼珠一转，接了话茬儿：“父王，这些事您先休要挂记；眼下，儿我倒替您老人家担心。”

“嗯？此话怎讲？”

“父王，眼下战事，对咱不利呀！你看那宋军，雄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一个个似若猛虎，士气正旺。尤其那统帅穆桂英，久经疆场，用兵如神，文韬武略，无所不精。咱与他们较量，岂不是以卵击石？忆往昔，番邦异族兴兵作乱，哪个不是以写降书而告终？现在，纵然是联军进兵，那大王国早撤兵不战，西夏国也败下阵去。咱一个小小的鄯善国，岂是那大宋天朝征西大军的敌手？如若暴虎冯阿，定要损兵折将，使国家、黎民吃尽苦头。父王，依儿之见，倒不如

.....”

鄯善王越听越不是味儿，越听越有气儿，还没等公主把话说完，便拍案大发雷霆：“住口！你怎么讲出这番言语？你说父王我是暴虎冯河？哼，真来一孔之见。纵然为父不能胜他，我还有好多王兄义弟！咱那么多邻邦小国，他们哪个敢不听我的调遣？前敌之事，为父自有安排。你身体不爽，快下去歇息去吧！”公主听了父王这番言语，再设敢多讲，只好转身出殿。

此时，旁边的大帅丧门野龙说道：“王爷，刚才听公主之言，令人吃惊。莫非她要生变？”

“噯！休要多疑。她一个女孩子家，心窄，胆小。定是见宋军来势凶猛，担惊受怕了。”

丧门野龙又说：“王爷，自古道‘有备无患’，还是多加提防才是。现在，我的伤已见好，待我明日上阵，与宋军决一死战。”

“理当如此，哈哈哈哈哈！”

先不谈银安殿上他们君臣高谈阔论，再说公主单玉玲。她回到房中，坐立不安，心绪不宁。心想，父王若依我之言，将四门洞开，引宋军进城多好！一来免去刀兵之苦，二如此，休怪女儿自作主张，我是为给您老人家留条生路。公主拿好主意，急坐在桌案后面，铺好纸张，稳操狼毫，刷刷刷修下了书信一封。

这封信是给杨怀兴写的，叫他明日晚上三更天，将兵马带到城下，公主为他开门，乘机进关夺城。信中还再三嘱咐不让伤害她的父兄。写完之后，将信装入封套。公主心想，这封信该让谁替我送出去呢？公主正在合计心思，突然从门外进来一个宫娥。

这个人公主的长随宫娥，名叫春梅，是为给她献茶而来。

春梅来到公主身边，将茶盘放在桌上。说道：“公主，请你甩茶。”

公主望着春梅，打量了片刻，说道：“春梅，你先坐下。”

“谢公主。”说罢，一旁落座。

公主小声说：“春梅，自你进得宫来，本公主待你如何？”

“公主待我天高地厚，就象我亲姐姐一般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我有一事相烦，你可愿意效劳？”

“公主只管吩咐，我万死不辞。”，

“那好。我有书信一封，请你送进宋营，面交杨怀兴。”

“啊?!”春梅一听，惊呆了，忙贴到公土耳其根说：“公主，你要平什么？”

“休要多问。我若出城，多有不便。你这么出去也不行，得换套男子的衣裳，扮成军卒模样。我给你一支令箭，你假装巡城。记住，别走东门，得从南

门绕到宋营。”

“嗯，我这就前去改装。”说罢，春梅匆匆而去。

工夫不大，春梅改装已毕，来到公主面前。公主亲手将信给她带好，又说：“春梅，你可要多加小心。那丧门野龙狠毒无比，千万别让他看见。”

“公主放心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我也决不会将你露出去。”

“好！”说话间，公主将令箭交给春梅。春梅接过令箭，转身走去。

春梅辞别公主，先到皇宫的马厩里拉出一匹马，出了角门，纫镫上马，直奔南门而去。

这阵儿，天色似黑不黑。春梅一直前行行走，眼看就要来到南门，忽听前面一条胡同里有人说话：“谁？站住！”

春梅被这一声喊喝吓了一跳。她把马一带，定睛一瞧，胡同里出来了十几个军卒，正当中还有一匹战马。再细瞅那马上之人，她差点吓死！谁呀？大帅丧门野龙。

春梅正在胆战心惊，就见丧门野龙催马来到近前，冲她喊话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啊，我是巡城的。”

“谁让你巡城。”

“啊，公主。”

“公主？可有她的令箭？”

“有。”说着话，春梅就把令箭递过去。

丧门野龙接箭在手，细瞅片刻，安然一阵狞笑：“哈哈哈哈！把他拉下马来！”

他这一喊，几个当兵的就把手拽下马来。

春梅一边挣扎，一边喊叫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我是奉了公主之命，前击巡城！”

当兵的有元帅在谁听她的？七手八脚这么一拽，就把她的帽子抹掉了：“啊？！元帅，她是个女的。”

“噢，女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不说实话，我就打死你！”

“我，我叫春梅。”

“你为何女扮男装？到底要上哪儿去？”

“这……我从小没爹没娘，无奈来到皇宫当了宫娥。进得宫来，我受尽了百般虐待。我实在忍受不了啦，才偷了公主的令箭，我要回我娘家去。”春梅还不错，没说出公主。自己编了一套瞎话。

那丧门野龙眼里也没揉进沙子，他听了春梅的话，笑了：“哈哈哈哈！不

对吧?哼,今天公主在疆场交战,独自一人把宋将带进山沟,不征不战,就回到城内。见到王爷,又说出那一番浑活。那时,我就情知她有诈。刚才你胡言乱语瞎说一通,能哄骗何人?快讲,你身上藏有何物?”

“嗯,没有,什么也没有。”

丧门野龙见春梅吞吞吐吐,便大吼一声:“搜!”当兵的急忙涌上前去,从她身上一拽,噌!那封信就给搜了出来。

丧门野龙接过一看:“啊?!她要倒卖鄯善城?”他看到此处,怒不可遏,仓啷一声,从肋下把宝剑抽出。喀嚓!就把春梅刺倒在地。

丧门野龙蹭去剑上的鲜血,宝剑还匣,大声喊喝:“来人,跟我上银安殿!”这小子一拨马头,来到银安殿下,吩咐一声:“来人哪,擂鼓鸣金,请王爷升殿!”

钟鼓声一响,鄯善王忙从后宫来到银安殿,刚坐稳龙墩,便说:“何人击鼓鸣金?”

单王爷话音刚落,丧门野龙瞪瞪几步走上前来,跪倒磕头:“叩见王爷!“叫本王升殿,所为何事?”

“王爷,你这个国王做不成了。”

“此话怎讲?”

“你看!”说着话,啪!把那封信封扔到了龙书案上。

王爷拣起一看:“啊?!不会吧?公主她不会办出这等事来。”

“哎呀王爷,再不要执迷不悟了。难道说这封信是我丧门野龙写的?王爷如若不信,您把公主请来,一问便知分晓。”

“嗯。来人哪,把单玉玲给我叫来!”

“是!”内侍答应一声,转身下殿。

时间不长,单公主来到殿上。她走上前去,与父王见礼已毕,问道:“父王,将女儿唤上殿来,有何吩咐?”

单天启面沉似水,将信拿在手中,说道:“你看这是什么?”说罢,啪!把信扔到地上。

公主拣起一看,吃惊非小:啊?!糟了,春梅没送出去!

丧门野龙见公主呆呆发愣,笑道:“嘿嘿嘿嘿!公主,那个进信的春梅被我给杀了。公主,你怎么胳膊肘朝外扭呢?”

单玉玲一听,全明白了。她一不做,二不休,义正辞严,向国王陈述真情:“父王,既然你老人家得知真情,儿我也不必再来隐瞒了。回禀父王,救我的那个恩人,正是宋国大将杨怀兴。今日在殿上,我已对父王陈述了利害。女儿我归降大宋,一来为报救命之恩,二来为给父王和兄长谋条生路。我信上写

得清楚，不让他们伤害父兄。父王，此乃是唯一的出路，就依女儿之见吧！”

单国王一听，立时满脸杀气：“呸！不要脸的奴才！没曾想你为招驸马，竟不惜倒卖祖上的关城。来呀，把她推出去。杀！”

王爷这是句气话；公主一听，把眼一瞪：“慢！用不着你们抓，也用不着你们绑！是英雄死而何惧？只是父王的江山，将断进在丧门野龙之手，我虽死九泉，不能瞑目。望父王三思而行之，否则，悔之晚矣！父王，您多多保重了！”说罢，仓啷把宝剑拉出，横担在脖颈上，牙一咬，“咕咚”一声，自刎身亡。

鄯善王一看：“啊？！儿啊…”鄯善王万万没想到烈性的公主拔剑自刎，已躺倒在血泊之中。

大元帅丧门野龙一看：“哈哈哈哈哈！王爷，除掉一个隐患，您应该高兴啊！”

“高兴什么？我女儿都没了。啊呀，杨怀兴哪！”老王爷那个意思是：若没有杨怀兴，我女儿能死吗？

这时，宫娥忙上前把死尸抬下，料理后事。这话不表：

大帅丧门野龙一看：“王爷，公主之死，不是您逼的，也不是我害的。这个凶手，就是宋将杨怀兴！”

“对，得给公主报仇。大帅，你看该如何是好？”

“王爷。您附耳上来！”

“嗯，好，定叫他自己上钩。”丧门野龙这小子真坏，订好了一条害人的绝计。

再说杨怀兴。他出了山淘，回到营盘，当着元帅和众战将的面，把单玉玲的话又述说了一遍。

众人听了，半信半疑：“不一定吧？鄯善国的公主，能轻易劝她父王归降吗？”大伙不敢全信，也不敢不信，便在营内等候音信，一直等到第二天下晚，从外边进来一个军卒：禀元帅！”

“何事？”

“刚才有一人骑马来到营外，向营门射来一箭。小人拣起来一看，箭上绑着一封书信，请元帅过目。”说罢，将信递上。

穆元帅打开一瞧：封套上写着“杨将军怀兴亲拆”几个字。穆桂英拆信一瞧，上写着：

我回城劝说父王，他老人家一时难下决心。今晚二更时分，我在老地方等候将军，以商定攻城之策。

单玉玲

穆元帅将信看罢，递给怀兴，怀兴看了，十分高兴：“奶奶，我去吧！”

元帅摇了摇头说：“不行。谁知公主是否真意？”

怀兴说：“奶奶，公主临行之时讲得明白，昨晚不来信，今日下晚准来。无论如何，我也得去看看，若是公主献关归顺，咱岂能失之交臂？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要多加谨慎。等你走后，我再派人暗中保护于你。”

“是！”杨怀兴把鞭背在身后，辕门外跳上战马，左手提枪，直奔山沟而去。杨怀兴单人匹马进了山沟往里走，来到了和单玉玲见面的地点。他勒马一瞧，没看见公主。心想，嗯？公主说在这里等我，她为何没有前来？

杨怀兴正在发愣，就听在他前后左右传来了“哧哧”的响声。他抬头定睛一瞅：“啊？！”见四周的小山坡上，鄯善兵站了个满满荡荡！不过，他们没往下冲，只往下射箭。那一支支雕翎，亚赛飞蝗一般，冲他射来。杨怀兴一看不好，忙舞银枪四外招架。可是，尽管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，也难对付这雨点般的乱箭。不大工夫，身上就中了十二支雕翎。特别是前胸那三支，入肉很深，疼得他汗珠直淌。

此时，又听对面有人说话：“杨怀兴，你往哪里走？”

“捉活的呀——”

杨怀兴听了，情知性命难保，忙摆开掌中这条枪，一边拨打雕翎，一边往外逃去。

就在杨怀兴拨打雕翎之际，丧门野龙在一旁早看了个明明白白。他见怀兴败走，忙说：“杨怀兴身上有把宝鞭，这回该归我了。来呀，给我追！”这小子两腿一磕飞虎鞦，这匹马象飞起来一样，追上前去。

杨怀兴一边跑着，一边把大枪挂在得胜钩上，咬钢牙，忍剧痛，伸手拨掉了身上的雕翎。血顺着铠甲往下直淌。杨怀兴疼得要命，连丝缰都拽不住，只好俯下身去，双手攥住铁过梁，任由战马奔跑。跑着跑着，这匹马前腿往上一扬，不跑了。杨怀兴挣扎着抬头一看，前边是一道山涧！侧耳细听，下边有流水之声。这匹马见过不了山涧，急得它四蹄乱刨。这一倒不要紧，把杨怀兴抛到了马下。他本来就受了重伤，再加上这一摔，霎时间，他仰面朝天，失去了知觉。

杨怀兴刚掉下战马，大帅丧门野龙也赶到近前。他见杨怀兴直挺挺倒在地上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杨怀兴，没掉下山涧算便宜了你。哼。这把宝鞭我不能让你带走。”这小子甩镫离鞍下了坐骑。把马拴牢，来到跟前，伸手就要摘鞭。

杨怀兴的鞭在背后背着，他仰面躺着，正好把鞭压在了身底。丧门野龙往外拽。费劲呀！他攥住鞭把，往回直使劲。

丧门野龙光顾拽鞭了，可没注意杨怀兴。杨怀兴被他这么一拽，醒了过来

了。他睁眼一看，见有人拽他的宝鞭，突然一伸手，啪!把丧门野龙的腰给抱住了。

丧门野龙吓了一跳，忙说：“啊?!你没死?!”

怀兴说：“来吧，你跟我一块去死!”说话间，用尽平生力气，把他拖倒在地，朝山涧骨碌下去，两个人同归于尽!

第四十七回 大太子仓皇败阵 矧英雄巧赚城门

杨怀兴醒过来，抱住丧门野龙的腰眼，二人同时坠入山涧。

前面说过，涧底是条河流，这两人全都掉进河内。山顶的那两匹马，也顺着原路各自跑去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俩人催马驰上山来。谁呀?震京虎呼延云飞和金毛虎高英。

这二人是怎么来的呢?穆元帅派来的，怀兴自己进山赴约，穆元帅放心不下，唯恐中了敌人的诡计，便命他二人随后保护，临行前，元帅谆谆嘱咐：“你俩凡悄悄进到山内，听公主和怀兴说些什么?如果他们暗算怀兴，你们再上前相助。”

这二人催马来到山内，东张西望，也未见着怀兴的踪影。他们一使眼色，四处寻找。把整个山沟全找遍了，也没见怀兴和公主的马迹。

二虎将正在作难，就听远处传来战马的嘶鸣之声。云飞说：“哎，那儿有马叫呢!”

高英说：“走，看看去。”这两个人就顺着声音找去。走没多远，见山坡草坪上有匹马正在吃草。

云飞定睛一看，不由一惊：“高英哎，这不是怀兴的马吗?”

高英说：“嗯，我看着也象。”

云飞说：“不好!只见马匹不见人，恐有不测。高英哎，赶紧回营，报知元帅!”

“是!”二虎将商量已毕，带马奔回军营。

此时。东方发白，天快亮了。自二虎将走后，穆元帅和众战将一宿也来睡觉，单等着他们的音信。大家正在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盼望二虎将的时候，云飞和高英走进帐来，忙把找人不见、山沟遇马之事细说了一遍。

穆桂英一听，说道：“看来，怀兴凶多吉少啊!难道说单玉玲有意设圈套暗害怀兴?……不能!她应该明白，害死一个杨怀兴，我营中还有这么多战将，她也无济于事呀!”

杨文广听了这一噩耗，眼泪象断线的珍珠一般，洒落胸前。曾凤英更是痛心，都急得昏过去了。全营将士，无不为之悲愤掉泪。

穆桂英说：“大家休要如此。咱赶紧派人，再去打探。”于是穆元帅又派出密探，化装到城内打探，天到下晚，探马回营禀报：“报知元帅！杨将军下落不明，城内正在发丧出殡。”

“噢？为谁出殡？”

“听说他国的公主单玉玲自尽身亡！”

“啊？”

“另外，听说他们的大帅丧门野龙，也掉进山涧，被水淹死。”

“那，他是怎样掉下山涧的？”

“听说是被一员宋将给推下去的。他二人双双落涧，掉到河内。鄯善军兵发觉之后，将他打捞上来。”

“那员宋将呢？”

“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”

穆元帅听到这里，眼泪再也止不住了。心想，人家的死尸有人打捞，怀兴的死尸有谁去管他呢？想到此处，抹把眼泪，忙传军令：“来呀，沿河两岸，寻找怀兴的死尸！”众人一听，不敢怠慢，忙奉命而行。众人出去整整寻找了一天，终于在河岸隐蔽之处，找到了怀兴的尸体。全营将士都嚎啕痛苦起来。随后也起灵棚、举丧，祭典忠魂，这且不表。

三天后，单云龙又来骂阵。他不要别人，专点穆元帅出马。

穆桂英心想，我正要与怀兴孙儿报仇雪恨！吩咐一声：“抬刀鞞马！”

穆桂英纫镫上马，率领全体将士，到在两军阵前。带马抬头一看，面前正是大太子单云龙！穆桂英就要催战马迎敌。忽听身后有人喊话：“元帅，请把这一阵让给孙儿！”话音一落，带马冲到阵前。穆元帅扭头一瞅，原来是玉面虎杨怀玉。

自从司马林和曾奎从金塔阵内把杨怀玉救回宋营，他疾病缠身，身体虚弱，急需调治。穆元帅见前敌战事繁乱，不便养伤，便派人把他进到玉兰关。历经几月的精心调治，终于痊愈。这一日，怀玉接到大王国国王孟达的一封书信，说孟九环病重，让他前去探望。怀玉开始不肯，后经吴金定再三相劝，才勉强应允。他到了大王国，拜见了国王孟达。老国王见了怀玉，下禁老泪横滚。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当初，孟九环为救杨怀玉，受伤落荒、自马三元送叫宫来，一直卧床不起，虽经名医调治，仍然不能奏效，孟九环终于离开了人世。她在临终之前，曾要求父王：“等宋国得胜之后，把杨将军搬来，承袭王位。”老国王谨记女儿的遗言，心想，管他胜与不胜，把怀玉找来算了。于是，他打听到杨怀玉的下落，便修书一封，请他前来。

杨怀玉听了国王的这番话，心中也挺悲痛，忙到公主坟头，扫坟祭灵。之

后，对孟老国王说道：“公主为救我的性命，不幸身亡。这救命之恩，怀玉我没齿难忘。只是让我承袭王位嘛，这事可不敢从命。”

“这是为何？”

“大王国虽小，却也有自己的国土，自己的百姓。大王国的事情，理当由本国料理。我若到此即位，岂不让人耻笑？”

老国王孟达沉思良久，说道：“嗯，言之有理。怀玉，今后若有人侵我疆土，你国可得多加关照。”

“国王放心，异族邻邦都愿和睦相处。若有人犯你国土，我大宋决不会袖手旁观。”

就这样，杨怀玉说服了孟老目王，回到玉兰关内，正好碰上了老道苗从善。苗道长把前敌之事述说了一番，怀玉心中着急，自己先行一步，单人独骑奔向前敌。

杨怀玉进到宋营，正赶上全军将士为怀兴出殡，他心中万分悲愤。心想，没有怀兴，岂有我的性命？想当初，就是他和曾奎从铁车阵内把我搭救出来。如今，他死在鄯善城外，我当哥哥的，豁上这条性命，也要为他报仇！杨怀玉早就铆足了心劲儿，所以，今日疆场以上，不等元帅传令，便催马拎刀冲到阵前。大太子单云龙见杨怀玉冲上前来，不由一惊：“嗯，玉面虎？”

杨怀玉把马一勒：“不错，正是某家。”

“姓杨的，我跟你们的仇扣是解不开了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想不到啊，我妹妹单玉玲也死在你老杨家手里。现在，我国母哭得死去活来，我父王连饭都懒得下咽，姓杨的，我妹妹的尸体已装入了棺匣。就等我把你们个个斩绝，来祭奠亡灵！”

杨怀玉一听，愣了，我要给我兄弟报仇，他要为他妹妹雪恨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杨怀玉不解其中之意，问道：“单云龙，我来问你，你妹妹因何而死？”

“哼！你何必明知故问？”

“确实不知，烦你话讲当面。”

“那好，你听我道来——”接着，单云龙把前番事由从头到尾又叙说了一遍。

杨怀玉一听：“唉呀，原来如此！”他心中暗暗赞叹公主单玉玲，也为她的死而感到愧惜。当下，高声喝喊：“单云龙！你刚才一番言语，我都听明白了。眼下，你们元帅已落涧身亡。家中也遭不幸。若再动起手来，焉有你的命在？依我之见，你不如投降归顺，献关伏绑！”

“姓杨的!我在父王面前已说了大话，定要拿老杨家的人头为妹妹祭灵。少说废话，你给我着叉!”话音一落，哗!举起钢叉就扎。玉面虎带住战马，稳操三尖两刃刀，“喀”的一下，往前招架。就这样，二马盘旋，在前敌厮杀起来。打了有三十多个回合，还没分出个高低上下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就见从宋营后边，嗒嗒嗒嗒飞跑来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人：扎巾、箭袖，得胜钩上挂着一对荷花锤。谁呀?杨世汉。

杨世汉从哪儿来呢?英唐国。前文书说过，他不是装王秀英吗?他叫曾奎把图带走，三日后，公主和司马云英便假拜天地，入了洞房。杨世汉装着王秀英，为他们忙前忙后。过了几天，风声静下来了，他以想家为名，啼哭起来。

公主领着世汉，跟老皇后禀报了此事。老皇后对世汉说：“我早有言在先，不用你守寡。这番回家，你就再不要回来了，叫你爹给你另择佳婿吧!”

杨世汉说：“多谢皇后!您放心，我再也不回来了。”他心里话：我原本也没打算回来。就这么着，给他套上车辆。派了一个车夫和一个丫环，送他回家。等走到王家庄的时候，杨世汉跳下车来，对赶车的车把式和丫环说，“我此番回家，心里本来就不自在，你们再这么一送，脸上更觉无光。你二人都回去吧，我自己回去就得了。”赶车的和小丫环走后，杨世汉急忙进村，去到王天成家，换好衣服，又到邻居家取上锤，拉上马，这才赶忙往回奔走。到了通天岭后，没见宋兵。一打听，得知穆元帅已带兵西进。他又随后追来，一直追到前敌。

杨世汉来到两军阵前，见正排开了阵势。小英雄催坐骑来到旗脚下，将马匹一勒，把拳撒手：“老祖母，小孙儿回来了!”

穆桂英一看，忙说：“好孩子，这次英唐国一行。功劳非小。”

“不劳夸奖。老祖母，这是谁在前敌打着呢?”原来，杨世汉不认识杨怀玉，这爷儿俩从来没见过面。

穆元帅见问，忙说：“孩子，是这么回事……”接着，把往事简要述说了一番。

杨世汉一听：“啊?!那就是我爹?”小英雄二话没说。催马回营，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浑身上下拾掇得利落紧衬，复又驰马来到阵前，冲元帅抱拳拱手：“启禀老祖母，请给小孙儿一支将令，待我包拿单云龙。”

穆桂英见怀玉厮杀多时，正想换将轮战。眼下世汉讨令，正中她下怀：“好!快把你爹爹替回。”

“是!”小英雄摘下荷花锤，往手中一端，两脚一踹飞虎鞞，冲到阵前，高声喊喝：“爹爹，蹇马回来!”就这一嗓子，嘎啦一声，象打了个霹雷似的。

玉面虎正在前边交战，听到后面喊话，虚晃一招，回头一看，见后边飞来

一匹战马，马上跨着一员小将。心想，嗯？他冲我喊爹爹，难道这就是我儿杨世汉？我爷儿俩从未曾见面，还是听三娘对我讲过。三娘说，他刚进来营，就去英唐国盗图。莫非他从英唐国回来了？杨怀玉想到这里，圈马过

来，爷儿俩就到在了一处。

杨怀玉把马一带，忙问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“爹，我是您的不肖孩儿杨世汉！此处不是讲话之地，待儿先收拾这个贼将！”说罢，让过杨怀玉，直奔单云龙，

大太子单云龙见杨怀玉撒下阵去，又上来一员小将，他定睛看了片刻，也没认出是谁。为什么？开始，单云龙把守通天岭。后来，狄难抚一到，单云龙把那座金塔阵就交给他了，他与杨世汉也没见过面。

单云龙仔细看了一眼，问道：“对面小将，你是何人？通上名来！”

“我爹外号玉面虎，我娘罗三娘，我乃银锤太保杨世汉！”

“啊呀，又是杨家的后人？”

“然也！”

“姓杨的，看你乳臭未干，小小年纪，还想与我较量不成？哪里走！”说要，哗楞楞一摆钢叉，扎向前去。杨世汉一不担惊，二不害怕，勒坐骑，摆银锤，“当啷”一声，封开钢叉。接着，把双锤一掼：“走！”锤挂风声，呜！奔单云龙砸去。大太子不敢怠慢，急忙举叉往外招架。世汉这一锤没砸上，第二锤又砸了下来。单云龙双手举叉，又封了出去。接着，二马盘旋。世汉翘过马头，趁二马错镫之际，把双锤一并，两个锤头同时冲单云龙砸去。大太子举叉朝天忙往外招架，只听“喀嚓”一声，把单云龙震了个够戗，在马上栽两栽，晃两晃，差一点摔下战马。这一下，可把他砸懵了。二马再一错镫，还没等单云龙喘过气呢，杨世汉把马往前一迸，嗖！又飞出一锤。

此时，穆桂英在后边看得明白：“好厉害的世汉！”

杨怀玉说：“嗯，比我厉害。”

呼延云飞都乐得嚷起来了：“小侄儿，给我狠狠地打，把关城给我抢回来！”

云飞这么一喊，杨世汉浑身上下涌出了无穷的力气。小英雄马往前进，啪啪，一连又是几锤。

大太子一看：啊呀，好厉害！再打我就没命了！他眼睛一转，想了个主意：拉倒吧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！想到这儿，把马一勒，把叉往左手一交：“姓杨的，你真能征惯战，武艺超群！大太子我打你不过，收阵去也！”

单云龙一说“败阵去也”，还没等他圈进马头，后边的三千军兵就向城门跑去。守城的军卒见他们的人马败下阵来。忙放吊桥，打开城门。当兵的进城

之后，吊桥不能扯，城门不能关。为什么?得等大太子进去呀!

这阵儿，单云龙扭马一蹩，忙往城根下跑来。

杨世汉一看，喊道：“怎么，你要跑呀?你跑不了啦!”他撒马就追了下去。

大太子前边奔跑，刚跑到吊桥中间，杨世汉也追上了吊桥。大太子回头一看，急了：“啊呀，快扯吊桥。”他那意思是：不能让杨世汉进城。

当兵的一看：“太子，你得快跑啊!不然，你也会掉到护城河里!”

大太子单云龙心眼来得快，他眼珠一转，猛一回头，把手中的钢叉就朝后扔去。

杨世汉见叉来了，在马上一低头，啪!躲了过去。再看那条叉，已掉到护城河内。这回单云龙有机可乘了，急忙催马跑进城内。

这阵儿，杨世汉的马正在吊桥中间。当兵的一看，忙喊：“兄弟哥，快扯吊桥!”人家把吊桥往上一拉，坏了，杨世汉连人带马就掉进了护城河内。

城头军兵见了，一齐拉开弩弓，就要冲世汉放箭。

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就听城上传来了“噉哩喀嚓”的声音。霎时间，只见城头上军卒的脑袋，扑通扑通往下直掉。时过片刻，城上有人喊话：“呔，那员宋将，快快进城!”

第四十八回 受挑唆天狼上阵 中暗器世汉落荒

鄯善城头上一阵大乱，当兵的脑袋掉下了不少。谁杀的?曾杰。

曾杰是怎么来的呢?前面说过，他在通天岭奉元帅之命，单人徒步去找杨怀兴。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。不但没找着，而且自己也累病了，周身发烧，寸步难行。无奈，呆在一个农户家中。养了好些日子，病体才痊愈。他从过路商客口中得知，穆桂英已率兵西进。曾杰心想，得了，怀兴没找着，我得回营报信呀!就这样，他才来到前赦。到在这儿之后，又想，报信有什么要紧?我何不先进城探探地形?于是，他夜间便混进城内。

那阵，双方正偃旗歇鼓。他迈开双脚，乘着月色，在城内来回转游，探听风声。当他蹿到皇宫的时候，就见里边正匆匆收拾东西。曾杰心想，怎么，莫非他们要跑哇?我可得多多留心!今日，单云龙一出马，他就提前藏到了城楼以上。他见单云龙败回城来，一员宋将掉下吊桥，心想，若不及时相帮，恐他性命难保!动手吧!想到此处，把小单刀一毫，“噉哩喀嚓”，在城头上就杀了起来。那些个当兵的，做梦也没想到宋将会在城上。霎时间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跳城的跳城，乱作一团。曾杰见当兵的溃不成军，急忙放下吊桥，高声喊话：“呔!那员宋将，快快进城!”

书接前言。杨世汉抬头一看，嗯?这人是谁?管他呢让我进城就行!想到这里

，双手紧提丝缰，将马策出护城河外，催坐骑，上吊桥，嗒嗒嗒嗒闯进了城门。接着，摆开手中的双锤，一顿好砸，当兵的叫苦不迭。

穆桂英在前敌观阵，忽然见城头阵大乱。她正疑惑不解，就听城头上有人喊叫：“哎，穆元帅一快点进城！”

穆元帅一听，明白了。啊呀，原来是曾杰！她精神一振，忙传军令：“众将官，快夺城池！”众三军一听，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如翻江倒海一般。向城门涌去。

杨世汉一人在城内厮杀，那些当兵的已难以抵挡：穆桂英又率三军杀进城来，他们就更不敢恋战了，只好俯首就擒。穆元帅在马上传令，率三军一直杀向银安宝殿。

穆元帅来到银安殿，忙派战将搜查皇宫。这些战将把皇宫搜了个遍，也未见著一个人影。穆桂英明白了，他们已不战而逃！看来，敌军早有准备；怪不得今天不见单天启出阵呢。不然，也没有这么快当。她略思片刻，传下军令：“将鄯善国的大旗砍倒，升起宋国的旗号。同时，出榜安民，晓喻黎民百姓，做买做卖，各行其便，宋军将士，要公平交男，绝不许欺负异族黎民。”将命传下，军兵遵命行事。

这时。曾杰乐呵呵地走来，冲元帅抱拳拱手：“参见元帅！”

“曾杰，你是打哪里来的？”

“别提了一”他把前因后果述说了一遍，又问：“元帅，找到杨怀兴没有？”

“唉！”元帅把怀兴的遭遇也讲说了一番。

曾杰一听，说道：“噢！双方打仗，难免伤亡。大帅不必悲伤，咱设法为他报仇就是。”

元帅问：“据你所知，鄯善王哪里去了？”

“这我可不知晓。我入皇宫的时候，只见他们匆匆忙忙收拾东西，估计他们要跑，便加了小心。可是，等打起仗来，就什么也顾不上了。元帅，要我看，他们没有跑远。说不定还会回来，与咱决一死战。”

“嗯。咱们虽然得下了鄯善城，可是，西夏、鄯善并未写降书、顺表。我们还得严加提防，准备最后决战！”众将听了，连连点头称是。穆桂英又传下军令：城上多备灰瓶、炮药，滚木，擂石，四门紧闭，增哨加岗，严防敌人偷城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过了好长时间，也见番王带兵讨阵。穆桂英心中纳闷果，派探马化装打探。结果，也未打听到鄯善王的下落，老太君说：“自咱征西以来。历尽千难万险，才打到鄯善城内。如今，他们藏而不露，其中必有

隐情。依老身之见，说不定更大的厮杀，就要出在眼前。”

穆桂英说：“是呀！要班师回朝，还得咱费一番周折。”

苗从善说：“二位言之有礼。兵书云，‘有备无患。’莫若咱立即调兵遗将，聚集各路英雄，也好对付意外的战情。”

元帅听了，连连点头，略恩片刻，对震京虎说：“云飞，豹儿的伤好了没有？”

“好了。”

“本帅给你父子二人一道将令，去黑风岭给肖元帅，忠孝王送信，让他们妥善安排兵力，速来前敌助阵。”

“得令！”话音一落，云飞带领呼延豹，催马而去。

穆元帅又说：“曾杰！”

“哎！”

“曾奎订亲之事，你可知道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穆元帅把详情讲了一一番，接着说：“公主铁金花许配与他，他就要当英唐国的驸马了。”

“是吗？那可太好了。元帅，什么时候让他们完婚？”

“公主只是暗地许亲，她父王还不知此事。现在，你带上曾奎，面见国王求婚。等把诸事办完，就叫司马云英速回前敌。她现在还女扮男装，时间一长，唯恐露馅。”

“那好。”

“曾英雄，前敌之事，你也知晓。事成之后，速速回营。”

“元帅放心。”说罢，这爷儿俩走出帅帐，直奔英唐国而去。

曾杰父子走后，老道苗从善说：“元帅，我也要告辞

“道长为何也要离开军营？”

“我要云游四方，搬请援兵。”

“此番离去，但不知何时回来？”

“慢不了，请元帅放心。”说罢，扬长而去。

道长走后，穆元帅又传下将令，让大家各尽其责，准备厮杀。

转眼过了两个多月，敌兵始终没有露面。众战将急得够戗。一天几次到城头瞭望。

这天下晚，穆元帅正在房中苦读兵书，就听鄯善城外传来了大炮声响。穆元帅心想，啊？！他们终于露面了。穆桂英思前想后，一宿也没合眼。东方刚刚发白，便传令擂鼓聚将。往哪儿聚呢？银安殿。穆元帅自进鄯善城，就把银安殿

当成帅帐了。

众将官来到银安殿内，到站两厢。穆元帅迈虎步走进殿来，坐定身子，刚要发号军令，就见蓝旗官跑来跪报军情：“启禀大帅。城南来了一哨人马，足有十万之众。人喊马嘶，旌旗招展，大旗上绣着‘南南国’。南南国王带领手下大将，已到两军阵前，要穆元帅亲临疆场！”

“噢？”穆元帅听了禀报，心想，不见西夏、鄯善的人马，为何又来了个南南王？她略停片刻，说道：“再探！”

“是！”蓝旗官答应一声，转身走出殿外。

老太君说：“桂英，南南国此番出兵，准是那西夏、鄯善王搬弄的是非。”

“嗯。南南国这一参战，咱还朝之日。又得拖延了。”说到这儿，将令箭一操：“众将官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随本帅出城迎敌！”穆元帅传令已毕，带领全体战将，上坐骑，开城门，直奔向两军阵前。

穆桂英来到前敌，勒马往前一看，对面扎下了无数的营盘，处处旌旗顺风飘摆，当中立一杆杏黄大旗，红火焰花边，白月光材底，上绣“南南国”三个黑字。两旁立着无数匹战马，马上端坐着高的、矮的，瘦的、胖的，黑的、白的，等一个个战将。红旗下一闪出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人：年龄四十岁左右，头戴银盔，二龙斗宝，狐狸尾，雉鸡翎，面如黑枣。扎蓬须髯，压耳毫毛，穿一身黄金铠甲，外套战袍，手中端一口锯齿大铁刀。此人一蹶战马，见他背后背着一根三尺多长的竹筒子。

穆元帅看罢，心中暗想，嗯，此人准是南南王。

南南王到在两军阵前，带住坐骑，闪目一瞧：“哟！”从鄯善城里涌出一队宋军，来到前敌，稳住阵脚。两厢排着众位战将，亚赛貔貅一般！正当中闪出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着一员女将，那真是体态端庄，不怒自威。在她身后，飘摆一面大纛旗，上绣着“浑天侯”三个大字。

南南王看罢，冲前边喊话：“呔！前面宋将听着，快让你们的大帅穆桂英上阵！”

穆元帅听了，抖擞精神，紧催战马，冲到阵前，刀交左手，从容问道：“来者你何人？”

“嗯，你可是穆桂英？”

“正是本帅。请你通上名来！”

“吾乃南南国的国王，姓南名叫南天狼！看见我身边的这位了吗？他星我的

兵马大元帅，姓沙叫沙刚。穆元帅，谅你非知，我南南国和鄯善国乃是多年的睦邻。三国联军进兵之前，鄯善王就曾给我捎信，让我出兵相助。那时我想，联军兵强马壮，平大宋不费吹灰之力。所以，我暂未派兵。没曾想，西夏、鄯善王苦心积蓄了多年的兵力，竟败在你的手下。现在，他们携带家眷逃到我南南国，求我报仇。两国近邻，唇亡齿寒，他们有难，我岂能袖手旁观？为此，我不惜重金，从八方召募了许多天下的英雄豪杰。你来看，这是我六六三十六员大将。如今，我统领雄兵十万，与你拼个高低。穆元帅，摆在你眼前的只有两条道路，一是硬打碰拼。一是出城服输。何去何从，请你定夺。”

穆桂英一听，微微笑道：“南南王，我大宋天朝与你无冤无仇，多少年来，未曾动过刀兵。那西夏、鄯善兴的是不义之师，你为何不辨是非，反倒助纣为虐？再者说，那联军都被我打得一败涂地，何惧你一个小小的南南！如今，战局已定，本帅我就等西夏、鄯善写降书、递顺表，好领兵还朝。如果他们心怀叵测，让你前来送死，南南王，你的命运岂不可想而知！”

“哼！联军败北，自有原因，咱不必谈论，你若不服，请看我究竟有多大的能为！”说若话，摆开掌中的锯齿大铁刀，刷！砍了下来。

穆元帅一不担惊，二不害怕。抡刀往外招架。一个回合过后，穆桂英蹙过马来，大声喊话：“南南王，既然不听本帅良言相劝，那就休怪我无情了。”

“哼！我倒要看看你有多么厉害！”

穆元帅没让别人上阵，抡刀就跟南天狼厮杀在一处。几个回合过后，穆元帅心里说，唉呀！怪不得他说大话，武艺确实精湛。俗话说，“行家伸伸手，便知有没有。”今日交锋，我需加倍谨慎。

南天狼心里也想，哟！都说穆桂英厉害。我却未加在意，以为她已霜染鬓发，不堪一击。今日一见，她却象扳角的苍龙，掉牙的猛虎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若跟她恋战，定要吃亏。哼！何不用暗器伤她？想到这里，便把战马先带到旁。等二马错镫之际，他把大刀挂在得胜钩上，向背后一伸手，就把那个竹筒子摘了下来。

书中交待，他这根竹筒，是件伤人的暗器，名叫风火筒。外表是竹子的。里边却有铁片，内装硫磺焰硝弹，下边有绷簧。使用的时候，一捅底端的蛤蟆扣，‘嘎嗒’！腔里就令着火。里边一着，这火就哧哧往外喷。南天狼就仗着这个东西，才敢到前敌讨阵。

南南王挂好大刀，摘下了风火筒。穆元帅蹙马回来，正准备擎刀出击，就听南天狼高声断喝：“呔！姓穆的，你小心，！”说话间，他连忙摠了几下蛤蟆扣，他这么一摠，那风火筒里哧哧地就喷出了火苗。

穆元帅带马一瞧：“啊？！”她万没想到南天狼有这么一招，躲闪不及，那

火苗象火龙一般，扑到她的正背旗上，霎时间，烈焰汹汹，燃烧起来。穆元帅见势不妙，圈马就败。

南南王一看，不由发出一阵狞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！姓穆的，想不到你也有今日！”说罢，将风火筒背好，又冲来将喊话：“尔等谁还敢来？”

南天狼话音刚落，就听对面有人答茬儿：“呸！休说大话，某家来也！”

南南王带马抬头一瞧，对面驰来一匹战马！来到近前一看：马上端坐着一人，年方十七八岁，白脸膛，宝剑眉，四方海口，大耳有轮，银盔有甲，掌端一对荷花锤。

南天狼看罢，问道：“来将通名！”

“你家少爷乃银锤太保杨世汉！”话音一落，嗖！砸来一锤。南天狼见锤来了，不敢怠慢，急忙抡刀招架。两件兵刃相撞，“仓啷啷”一声巨响，南天狼栽两栽，晃两晃，差点摔到地上：“啊呀，厉害呀！”

杨世汉带住战马，高声喝喊：“贼王！下马归降，是你的一条活路，若不归降，定叫你在锤下做鬼！”话音一落，呜！呜！连着又是两锤。南天狼摆开兵刃，赶忙接架相还。心想，怪不得单云龙跟我说，这个杨世汉力大无比，勇猛异常，让我多加提防。今日交锋，果真如此。

再说杨世汉，他可真急了。怎么？老祖母叫他烧成这个样子，他能不舍命报仇吗？只见他咬牙切齿，虎目圆瞪，当当当，一连又砸去七八锤。这七八锤砸得可够劲儿，把南天狼砸得连东西南北都辨不出了。

这时候，南南王趁马打盘旋之际，又把大刀挂在得胜钩上，伸手摘下风火筒，等马打对头的工夫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忙摠蛤蟆扣，哧！这火苗就喷了出来。

别看杨世汉力气过人，能征惯战，可是，对暗器他还真有点外行。杨世汉马往前行，正要进招，就见对方的火苗冲自己扑来。他忙圈战马，就要闪躲。可是，哪能躲得过去？倾刻间，火苗蹿到他的身上，在他身上烧了起来。杨世汉见不能再战，忙拨马败阵。他这一跑不要紧，火借风势，风助火威，身上的火星越着越旺。杨世汉心里一急，难辨方向，一带战马，竟离城向正东奔去。

杨世汉一边败阵，一边把双锤挂在得胜钩上，腾出手来，打算把火扑灭。可是，他浑身上下全着火了，顾了上，顾不了下，顾了前，顾不了后。只急得他手忙脚乱，热汗淋漓。

南南王一看：“杨世汉，你往哪里跑？”他扭头忙对身后的元帅说：“沙刚，快给我追！趁他烈焰烧身，用你的大戟把他扎死！”

“是！”大帅沙刚答应一声，一圈战马就追上前去。

杨世汉催马往前奔跑，跑到一片树林跟前，再也跑不了啦。怎么？他身上的

火越烧越旺，脸上都烧起燎泡啦。再看他那匹马，马毛也烧着了，疼得它唉儿唉儿直叫。世汉心想，不行！这样再跑，我命难保。他赶紧把马带住，扑腾跳下马来，忍着疼痛，把马身上的火先扑灭。将它拴到树上。紧接着，往地上一躺，打起滚来。干什么？灭火啊！

就在这阵儿，沙刚催马追了上来。他见杨世汉在地上打滚，不由一阵狞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！这回你可别想活了！”说着话，催马往前一进，就要用戟去扎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从对面的树林里，嗖地一下，打来一块石头。不偏不倚。啪！正好砍在沙刚的腮帮子上。

“啊？！谁？”沙刚这一问，就听树林里有人说话：“胆大的贼将，为何如此无礼？”话音一落，嗖！从树林里蹿出一人？

第四十九回 追世汉沙刚伤命 赶曾奎天狼中计

大帅沙刚正要结果杨世汉的性命，忽然从对面的树林里飞出一块石头，砍在沙刚的腮帮子上。紧接着，由树林里纵身跳出一人。谁？司马林。

司马林是怎么来的呢？这还得从曾杰父子说起。前面说过，他俩奉穆元帅之命，去英唐国求婚，到那儿见了公主，把前因后果一讲，公主便领着他们去见国王。王爷见木已成舟，只好将错就错，再者，见曾奎武艺高强，又忠厚老实，他欣然答应了这门亲事。诸事准备停妥，便与他们完婚。曾杰是国王的老亲翁，也得亲热亲热，所以，也把他留下，让他多住些日子。

曾奎完婚后，司马云英再不用女扮男装了，向国王说明真情，辞别众人，回到司马庄。见了爹爹司马林，把详情述说了一番。云英心中惦记着世汉，也惦记着战事，就要与爹一同赶奔前敌。司马林让云英先行一步，自己又料理了一些家务，把诸事安排已毕，才离开家乡。到在通天岭一看，没见宋军。细一打听，才知道宋军已进了鄯善城。他不敢停留，转身直奔鄯善城而来。刚走到这片树林内，就听外边有人呐喊。定睛一瞧，见一员敌将正要举戟刺向世汉。他急中生智，先向敌将打去一块石头。

司马林纵身跳出树林，伸手抽出背后的小单刀，大声喝喊：“住手！”

沙刚勒缰带马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是行侠做义的。你是什么人？”

沙刚一听，笑了：“哈哈哈哈哈！我乃南南国的兵马大元帅，姓沙名刚。你既然爱管闲事，先来尝我一戟！”说活间，把大戟一抖，奔司马林刺去。司马林手疾眼快，忙将身子闪在一旁。就这样，一个马上，一个步下，噌噌噌厮杀在一处。

这阵儿，杨世汉把身上的火滚灭了。他站起身形，往前一看，唉哟，前边打起来了！嗯，待我前去助阵。他打定主意，急转身形，先奔自己的战马跑去。

再看那司马林和沙刚，也二人战在一起，杀在一处，撤招换式，互不相让。当他二人厮杀在一颗大树下的时候，突然问，嗖!从这棵树上跳下一人。你说这人跳得这个准吧，正好跳在沙刚的马后鞮上。

沙刚光顾凝神交锋了，他却一点也未发觉。就见那个人站在沙刚的马上，不慌不忙，从腰里一伸手，摘下浑铁点钢镋，朝着沙刚的后腰眼，哧!捅了进去。就听沙刚“唉哟”，大叫一声，咕咚!死尸栽下战马。

司马林纵身跳出圈外，扭头一看：“谁?”

“我是曾奎!”

“曾奎呀?你这是打哪儿来的?”

“我从英唐国来。真没想到在这儿碰上您了!”

“好嘛!你不是在那招驸马?”

“嗯。老国王给我们完婚之后，非让我多住些日子。咱是宋国的战将，前敌战事这么吃紧，能在那儿多呆吗?我和父王合计了一番。先叫我回来打听打听，看鄯善国归降了没有?父王说，鄯善国若已归顺，就叫我赶快回去。就这么着，我离开了英唐国。我来到这儿，就听见前边有人干仗。我蹿到树上一瞧，闹了半天是您!我准知这小子不是好东西，才把他镋死。

说话间，杨世汉拉着战马走来。他一见司马林和曾奎。那真是喜出望外：“哎呀，二位如何到此?”

“唉，别提了。”又把原委复述了一番。

杨世汉一听，乐了：“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!”

司马林见世汉脸上的烧伤，关切地问：“哎，你的脸是怎么了?”

“烧的。”

曾奎说：“唉呀，烧得够戗，都起潦泡了。快上马回城，找先生治伤。”说罢，杨世汉上了坐骑，司马林和曾奎左右相随，一块奔鄯善城而去。他们三人来到鄯善城外，曾奎叫城，门军开关，他们又往里走。到了银安殿外下了马，命军卒往里通报。

这一阵儿，穆元帅正担心着世汉，不知他死话。众战将也都你言我语，议论不休。

此时，司马云英也在帐内。她离开司马庄，就来到了宋营。进营后，得知世汉带伤落荒，她心如火楚，几次清令，要出营寻找。穆元帅怕她中了埋伏，硬没让她前往。

众人正在忐忑不安，突然军卒来报，说司马林杨世汉和曾奎回营。众人听了这一报，顿时脸上绽开了笑容。穆桂英乐得忘了伤疼，众战将乐得合不上嘴巴，云英乐得绯红了脸，低下了头……

正在这时，三人走进帐来，见礼已毕，各叙其情。曾奎对元帅说：“元帅，我这次同营，是我岳父让我来的，叫我问问前敌战事如何？”

穆元帅说：“是你非知。鄯善王撤城逃走，数日无信。突然间，南南王又统兵前来。大帅沙刚虽被你治死，可那最厉害的南南王南灭狼还驻扎在城外。他身背一种暗器，能往外喷火。今日交锋。本帅和世汉俱已双双挨烧！”

曾奎听了，忙问：“喷什么火，他身上能往外喷火？”

“非也。他背后背着一种暗器，能往外喷火。”

“哟！这个南天狼还这么厉害？不要紧，有我呢！”

“是啊，曾英雄前来，定会再立功劳。”

他们刚说到这儿，就听城外号炮连天。霎时间，蓝旗官跑来禀报军情：“报知元帅，南南王又在两军阵前骂阵！”

穆元帅略思片刻，高喊一声：“将免战牌悬出！”为什么挂免战牌呢？没商量出对付南天狼的办法，若再上阵，岂不是蛮干？

曾奎听了元帅的话，忙说：“元帅，挂牌免战，咱大宋国脸上可无光啊！”

“噯！胜败乃兵家常事。况且，今日不出征，为的是来日打胜仗。”

“元帅，待我前去上阵，瞧瞧他的火是怎么喷出来的。如果我能把它堵住，它不就冒不出来了？”

“你能堵得住吗？”

“咱得先看看是怎么回。元帅，俗话说。‘不入虎穴，辱得虎子。’咱老是躲躲闪闪，也不是办法。元帅，你就传令吧！”

穆桂英略思片刻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本帅与你多派战将。”

“不！我不带兵，也不带将。就我一人前去，等看明白就同来。”

“你可要多加小心。”

“不劳元帅挂念。”说罢，迈开两条小短腿，噌噌噌噌跑了出去。

曾奎来到阵前，见南天狼胯下战马，掌中端刀，后背竹筒，正在洋洋自得。

南南王南天狼见一宋将来阵前，不由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！杨世汉上阵，被我火烧落荒。我派大帅追赶，料他已死于非命。如今，你家穆元帅不敢出马迎战，岂不令人好笑也，哈哈哈哈哈！”他那个意思是耻笑大宋无能。

曾奎听了，心想，你那大帅早被我镬死了，你还做梦哩！他想到此处，高声喊活：“呔！别叫唤了，要命的来了！”

南南王带马抬头一瞧，对方没来兵，也没来将；只上来一个矧子，手里还没拿兵器。其实，他那把镬在膀里别着呢。

南天粮看罢，开口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先不要问我。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南天狼。”

“哪儿来的?”

“南南国。”

“噢。我们跟鄯善国打，你跑到这儿来算哪盘菜呀?”

“我是鄯善国请来的。告诉你，现在西夏王和鄯善王都躲在我南南国。我今日出兵，就是为於他们报仇。你是什么人?”

“我先问你，你听说过曾杰吗?”

“听说过，听说那小子最坏!”

“他最坏?他最坏也坏不过我。告诉你，我是他老人家的不肖之子，名叫曾奎。听我的良言相劝，你给我回去!”

“回哪儿去?”

“回你的南南国。你叫西夏王和鄯善王送来降书、顺表，咱算完事大吉；如果你一心助纣为虐，今日我就给你个厉害!”

“嗨!就你这个模样，还要给我个厉害?”

“那可不!”

“好，咱们较量较量。着刀!”说着话，南天狼把大刀往下劈来。曾奎急忙将身形闪到一旁，他这一刀就落了个空。

曾奎是为探风火筒的奥妙而来的，所以，他连镬也没摘，只是跟他来回蹦达。

南南王一看这个小矮子，在他马前马后来回折腾，忙活了他一身热汗也难以取胜，就又把刀挂在得胜钩鸟翅环上，伸手摘了风火筒。趁马往前跑的工夫，瞄准曾奎，忙按蛤蟆扣，就见那火苗哧哧地喷了出来。

矮子曾奎对他的这些举动，早已有所提防。他见这玩意儿冲自己喷过来了，急中生智，咕咚一声，趴在地下。那火苗喷得挺高，曾奎是点也没烧着。

南南王回身一撤风火筒，再看曾奎，还在地下趴着呢!便问：“你怎么趴下了?”

“废话!不趴我等着挨烧啊?你个老小子，真厉害。我打你不了，跑了了”说罢，一口气奔回宋营。

南南王见小矮子败阵而去，心想，这小子干什么来了?为什么连兵器也不亮，就撒腿跑去?他猜不透曾奎上阵的用意，又在后面嗷嗷骂阵。

曾奎回到帅堂，穆桂英忙问：“你可曾观看明白?”

“明白了。他背后竹筒里，装的是硫磺烟硝弹!”

穆桂英说：“那好。咱群策群力，共议破敌之策，明日定要破他的风火筒

。”

曾奎说：“什么，还用明天？今日晚上我就去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对付他的竹筒子。”

“你要去偷？”

“哎，什么叫偷？咱是看不见拿呗！那玩意儿我看明白了，确实不好破。只有把它偷来，算完事大吉。”

“曾奎，你爹爹专会干这种事情，可他的武艺比你强啊！你去能行吗？”

“我说元帅，您别瞧不起我。行与不行，咱试试看嘛！盗来，大家别高兴！盗不来，大家别扫兴。反正，咱又不花什么本钱。”

当天下晚，曾奎吃饱了饭，换好夜行衣，独自一人出城，直奔敌营而去。

曾奎混进敌营，沿着帐篷，探头探脑，蹑足潜踪，就在四处寻找。他走来走去，走到一座大帐外，就听里边传来划拳行令的声音。曾奎疾步跑到近前，往里一看：没有南南王，只有几十军卒正在吃蝎。他又在全营里寻找，结果，还是没找着南南王的踪影。他想：这老小子跑那里去了？莫非他知道今日我来行盗射躲起来了？

曾奎边合计，边往前走。猛抬头，见是后边有一座大帐，上边捧着串灯。照得四周通亮。矧子曾奎眼球一转，疾步来到大帐后边，用唾沫润透窗棂纸，往里一瞧，哟！这里只有两个军卒，拿着刀枪。站立两边；正当中一张桌子，桌上铺着虎皮，虎皮上放着那个竹筒子。帐篷顶系下条黄绦绳，又把竹筒子结结实实地挣着。那两个军卒眼睛连眨都不眨，紧紧地盯着桌案。那个意思是：生怕有人来偷！

曾奎看罢，心想，这准是他白天打杖用罢，下晚摘下来，藏在这里，叫军卒看守着。嗯，不待怎么着，反正找到地方就好办。可是，他又想，唉哟！这两个小子，眼珠瞪得象鸡蛋似的，眨都不眨，我怎么能下手呢？哎，有了！曾奎打定主意，转身绕到门外，用手掐着嗓子，发出了一声声惨叫：“嗷儿！嗷儿！……”

这阵，正是深更半夜。夜深人静之际，听到这种声音，谁不害怕？这俩当兵的可真吓坏了：“兄弟哥。外边这是什么声音？怪疼人的，你听……”

曾奎还在叫唤：“嗷儿！嗷儿！……”

“啊呀！这是鬼叫唤呢，你出去看看！”

“我不敢！”

“没事儿！神鬼怕恶人，你胆大点儿！”

“好！”这个当兵的哆哆嗦嗦，拿着兵刃，刚刚出门，曾奎用手摆镬，噌

!从他的后腰眼穿去。这个当兵的“啊呀”一声，立时栽倒在地，绝气身亡。

里边那个当兵的听到喊声，迈步出门，探头看了看，见四处漆黑一团，心中发毛，又把头缩了回去。可是又一想，噫!他还在外边呢，我出去会有什么事?他壮了壮胆子，走到半边，还找他的伙伴呢：“哎，你在哪儿呢?”

此时，曾奎往前进身，把镬一摆，扑通!这个军率喊都没喊出声来，便也栽倒在地，曾奎急转身形，嗖!迈步进屋，从桌上一伸手，喀嚓!把黄线绳拽折，操起风火筒，背在了背后：“哈哈!南天狼哎，你北北国也不行了!”

曾奎刚把风火筒带上，就听外边大喊：“有刺客了!”

“盗风火筒了!”

曾奎心想，别喊了，你们来晚了!他嗖的一下。纵身蹿出帐篷，迈步跑去。

曾奎正往前跑，迎面碰上了南天狼!那南天狼跨下战马，掌中端刀，定睛瞅了片刻，厉声喊道：“好啊!矮小子，又是你!”

“不是我是谁?今日又来打扰你了，对不起，告辞!”说罢，又往外跑去。他这一跑不要紧，南天狼两腿一磕飞虎鞞塔塔塔追了下去。

矮子前头跑，南天狼后边追;矮子跑出连营，南天狼也追出连营。曾奎一边跑，一边说话：“风火筒我盗走了，不用你进了，明日再见吧!”

南天狼一听，在马上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!矮小子，你盗的那是假的，真的还在我背后背着呢!白天见你上阵不战，就知你有鬼。你呀，果真上当了!”

矮子一听：“什么?假的!唉呀，闹半天我白下功夫了!”

这阵儿，矮子已跑到了城下。他偷眼一看，守城军卒已把城门打开，吊桥落下，正等着他进城呢。曾奎眼珠一转，高声叫嚷：“啊呀，我的妈呀!”话音一落，扑通!趴到地下。那意思是：没小心，绊倒了。

南天狼见他摔倒在地，心想，我何不过去结果他的性命!想到此处，把刀一举，冲曾奎奔来。等到在近前，再看曾奎摔倒的那个地方：没了!他在马上喊：“矮小子，矮小子，你哪里去了?”一边四处捫摸。

其实，曾奎见他催马而来，来了个就地十八滚，轱辘轱辘，滚到他马后边去了。矮子抬头一看，这小子确实背后背着风火筒。心想，我真盗了个假的!他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。见南天狼的马头正冲着城门，曾奎忙伸手把点钢镬拉出来，照着马屁股，噌!噌!噌!攫了三镬。这三镬攫进去，马能受得了吗?就听它哧几哧儿一阵乱叫，前腿一扬，后腿一抬，这匹马就象玩儿命似的，向城内跑去。小矮子曾奎急中生智，飞跑向前，把脚尖一拧，噌!就蹦到了马屁股上。

这时，南天狼还未发觉曾奎，只是身不由己地拼命往回拽这匹战马。曾奎见他并没在意，猛一伸手，正抱住了南天狼的肩膀头。

南天狼一惊，忙问：“啊?!谁?”

“是我!我不是盗了个假的吗?多亏你告诉我,这回呀,咱连人带筒一块来!”

第五十回 请援兵桂英聚将 战顽敌文广阵亡

小矧子曾奎在马上抱着南天狼,一口气跑进关城。他刚进城就喊:“军卒,快关城门!”门军听了,急忙紧闭城门,扯起吊桥。南南军兵追到护城河边一看,老国王早被人家抱进城门。他们站到城外,好一顿大骂。这话不提,

单说矧子曾奎。等来到银安殿外,他两只手一使劲:“老贼王,你给我下去吧!”说话间,双手一捆,就把南南王摔到马下。

宋营军兵一看,哗啦一下围上前来,七手八脚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、曾奎冲南天狼背后一伸手,把那个风火筒摘下来,撂在地上,砰砰砰用脚就踩。也边踩边说:“我叫你冒火!这回你可别想再烧人了!”接着,又对南南王说道:“我说南南王,你还有什么说的?”

这阵儿,南天狼气得连东南西北都不知道了。为什么?若在前敌被敌将打败,那没的说:现在,让这么个其貌不扬的矧小子抱进城内,回去怎么对别人说呢?曾奎也没多问,转身就朝帅帐走去。

再说元帅穆桂英。自曾奎出城。地就和众将官一起,等候音信,左等右等不见动静,可把他们急坏了。穆元帅正要派将出城相助,突然,曾奎乐乐呵呵走进帅堂。这一下可把人们乐坏了,围上前来,问长问短。小曾奎与元帅见礼已毕,将事情的经过细说了一番。众人一听,轰堂大笑。

穆元帅吩咐:“来。将南南王押上堂来!”片刻工夫,军卒把南南王押到帅堂。只见他把那丁字步一站。气不长出。面不改色,抬头仰脖,立而不跪。

穆元帅吩咐说:“来人,给老国王搭座。”

南天狼说:“哼!要杀开刀,吃肉张口,何必如此客套?”

“老国王,先请坐。有话慢慢叙谈,为何那么呕气?”元帅说到此处,军卒将南天狼按坐在一旁。

穆元帅又说:“老王爷,别看你用暗器烧了我穆桂英,又烧了杨世汉,这事我既往不咎。过去,你南南国与我大宋睦邻相处,从未动过刀兵。此次兴兵作乱,都怨那穷兵黩武的西夏、鄯善王搬弄是非。今天,本帅略施小计,派战将把你请进城来,就是为了与你陈述利害,让你改恶从善。更盼你规劝西夏、鄯善二王,敦促他们早日递来降书、顺表。若想以武相逼,攻我大宋,那只不过是一枕黄粱。何去何从,请老国王定夺。你是明白之人,岂用我多费口舌?来人,为国王松开绑绳,设摆酒筵,饭后进他出城!”说罢,军卒为他宽掉绳索。

南天狼听了大帅这番言语,不由站起身来,后退了两步。心想,人人都说穆桂英大仁太意,虚怀若谷,今日相见,果然名不虚传。其实,我本不愿意亲

临疆场，攻战大宋，都是那西夏、鄯善二王敢弄唇舌。若不派兵相助，他们扬言要平分我的国土，与我为敌。现在，穆元帅诚心相劝，我若再执迷不悟，那就太不识时务了！南天狼想到这里，对穆桂英说：“穆元帅，我伤了你和战将，你不生气？”

“两军交战，焉有不伤不亡之理？只要老国王回心转意，我们就可言好如初了。”

“穆元帅，说心里话，万没想到你对我南南国会这样至诚相待。从今日起，我再不与大宋开兵作战。非但如此。元帅恩放我回国，我还要劝西夏、鄯善王早日送来降书、顺表。但有一件，若他们不听规劝，动干戈欺我南南，您可得给我作主！”

穆元帅一听，忙说：“不论是谁，遭受侵略。我大宋就会出兵相助。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

此时，酒宴已经摆好。穆桂英请南天狼入座，二人边吃边谈，好不快活。酒席完毕，穆元帅又领战将送南南王出城。到在城门以外，穆元帅向南天狼：“你的人马怎么安排？”

“全都带走。咱们后会有期！”说罢，南天狼马上一躬，与穆元帅告辞，打马回营，点齐本国人马，撤回南南国。此话不提。

再说穆元帅送走南天狼，回到帅堂，与众位将官们讲：“南天狼之言，不可不信，也不可全信。如今，西夏、鄯善二王都是带领家眷，弃城而逃。看来，他们定然还要作一番挣扎。”

众将官说：“元帅言之有理。咱们该如何行事？”

“常言说，‘有备无患。’眼下，咱要做好临战准备。在城内抓紧操练，等待援兵助阵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曾奎，你赶快回英唐国，让你爹爹速来前敌。”

“是！”曾奎答应一声，领命而去。

穆元帅传下军令，鄯善城内，每日排兵布阵，操练人马。这且不表。

又过了数日，由于苗从善四处奔波，各路兵马纷纷赶来。整个鄯善城内，人才济济，一片欢腾。曾奎父子从英唐国赶来了；吴金定和陈世忠、陈玉霞，陈小虎从玉兰关赶来了；花天豹、花玉梅和总兵黄霖也从京城汴梁带兵十万，赶到前敌。将官们昼夜不息。商议军机战策；兵士们精神抖擞，苦练枪刀技法。全军将士，协力同心，单等决战决胜，平息边关之乱。

这一天，穆桂英正与众将官在银安殿议论军情，突然，城外传来三声炮响。时过片刻，蓝旗官进来禀报：“报元帅，大事不好！”

“何事惊慌?”

“西夏，鄯善，南南三家国王，带领二十万人马，浩浩荡荡，遮天盖日，来在城外。”

“再探!”

“是!”蓝旗官答应一声，飞跑出去。

此时，穆元帅成竹在胸，发号军令：“众将官，俗话说，‘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’今日与三国兵马决战，望尔等奋勇杀敌，多立战功。拿下反叛，得胜还朝。”

“是!”众将官听罢，一声齐应，震撼天地。

穆桂英来到辕门，纫镫上马，身先士卒，走在大军前头。在她身后，各路人马紧紧相随，象潮水一般，涌出城外。

穆元帅率领三军儿郎，来到两军阵前，带住战马，闪目往对面一瞧，只见那敌军人马，黑压压，乌沉沉，象海水一样，涌来涌去。明晃晃刀枪齐摆，呼啦啦旌旗飘扬。有一字长蛇阵，二龙出水阵，三才分立阵，四门兜底阵，五虎爬山阵，六甲迷魂阵，七星北斗阵，八卦阴阳阵，九宫连环阵，十面埋伏阵。正当中鹤立鸡群，高挑着两杆纛旗，纛旗上金火焰，白月光，边拉青绒穗，金烈带双垂。旗上朗朗四个黑字：“三军司命”。白月光上分别刺着斗大的“单”和“那”字。每杆纛旗旁边是两杆门旗，门旗下金盔金甲、银盔银甲、铜盔铜甲、铁盔铁甲，穿着不同的战将，数不胜数。这些战将，老的老，少的少：丑的丑，俊的俊；高的高，矮的矮；净是七长八短汉，聚集三山五岳人。再一细瞅：还有什么长行队，随行队；远探马，近探马；弓弩手，短刀手；长枪手，藤牌手。哎哟哟，那真是一行行，一溜溜，队伍森严，威风凛凛!

穆桂英看到这里，不由倒吸一口凉气：真乃“来者不善、善者不来”呀!啦!果不出所料，看来，他们是要背水一战了。

穆元帅正在合计心思，就见对面跑来一匹战马，冲闯到两军阵前。她定睛一瞧：马上端坐一个老道，三十来岁，头戴青纱一字巾，身后两带飘双叶。青道袍，白护领，水袜云鞋。面色煞白，浓眉大目。胯下雪里站，掌端一条三节练子棍。

穆元帅不认识此人，她马往前提，勒缰问道：“来者何人?”

“无量天尊!我乃三灵道长的徒弟三灵童。你何人?”

“本帅穆桂英。”

“什么，你就是穆桂英?好哇，是你用心险恶，将南天狼小老儿放回南南国，让他替你劝降二位国王。哼，你真是异想天开。告诉你，西夏、鄯善二位国王兵退南南，本是缓兵之计。这些天来，他们重金招募了战将上百员，军兵二

十万，还特意请我师徒二人，做他们的军师，为他们出谋划策，上阵对敌。为了壮我军威，待我先将那图谋不轨的南天狼梟首祭旗。”说到这里。回头冲军卒喊话：“刀斧手！”

“在！”

“将南天狼押上来！”

“是！”话音一落，只见八条彪形大汉，袒胸露臂，怀揣鬼头大刀，推推搡搡，押上一个人来。

穆桂英闪目一瞧，此人发髻散乱，口中塞着麻团，身着罪衣罪裙，倒剪双臂，站在那里，屹然不动。她再仔细一瞅，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南南国的国王南天狼！

穆元帅看到这里，不由脱口喊道：“南老国王——”南天狼听到穆桂英的喊话，连连点头示意。

此时，那老道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！这就是你归降大宋的下场。”他又扭头向军兵呼喊：“将士们听真！谁若投降大宋，也和他一骆做鬼！刀斧手，将他的人头梟下！”

“是！”话音一落，刀斧手抡起鬼头大刀，只听“喀嚓”一声，南天狼人头落地。

此刻，穆元帅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。只见她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冲着老道，大声喝喊：“畜牲！你乃出家之人，讲什么‘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纱罩灯。’今天，你却在众目睽睽之下。草菅人命，大开杀戒！你如此行凶作恶，本帅岂能饶你？着刀！”话音一落，穆元帅举起手中的雁翎大刀，刷！直奔老道砍去。三灵童见穆元帅的大刀砍来，一不担惊，二不害怕，反倒笑了：“你那么大年岁了，还打什么？”悦罢，把三节练子棍稳操在手，“喀啦啦”向外一挥，封开了大刀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在疆场上厮杀起来。

穆挂英一边打着。一边琢磨，他这条三节练子棍可太厉害了，与他交锋，我得多加小心。

这三灵童体壮如牛，力大赛虎，与穆元帅厮杀，如同儿戏一般。他心里的话：今日不把她整死，我也对不起二位国王！这两个人都暗暗拿了心劲儿，撤招换式，互不相让，战了足有二十余个回合，也没分出胜负。

正在这时，就听穆元帅的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响。接着，有人高声断喝：“母帅，休要担惊害怕，孩儿的马到了！”穆元帅带马翻头一瞧；原来是杨文广！

书中暗表，穆桂英与三灵童阵前交锋，观阵的杨文广看得明白。他见母帅进招迟缓，生怕有所闪失，便催马来阵前：“母帅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将他

让于孩儿!”说罢。替下母帅，他自己摧马直奔前敌。

三灵童一看：“嗯?什么人?通上名来!”

“少令公杨文广!”

“你就是杨文广?这真是‘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’二位国王曾对我说，拿住你另有重金奖赏!今日该我走运，这赏是领定了。着棍!”说罢，把三节练子棍砸来。

杨文广也急了，见三灵童的棍子砸来，急忙将身形闪过一旁。尔后，举起亮银枪，刷!朝外扎去。三灵童见枪来了，急忙摆棍招架。杨文广这一枪没扎上，扳枪头，献枪纂，等二马一错镫，冷不防往后一戳，只听身后“啊呀”了一声。文广圈马回头一看，那老道已摔死在马下。

就在这时，忽听敌营里有人喊叫：“无量天尊!气煞我也!文广小儿休走，若有能耐，跟我较量一番!”说罢，此人催马来到了疆场。

杨文广举目一现，哟，又是一个老道!他再一仔细打量。此人六十多岁，头戴蓝缎五梁道巾，迎门镶一块八卦玉，双飘绣带。身穿蓝缎道袍，青护领，青丝绦，倒垂灯笼穗。面似银盆，浓眉大眼，脖子底下长着一个大内瘤子。胯下青骢兽，掌端叉条杖，肋挎宝剑，身后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兜囊。

书中暗表：他这兜囊之中，装着十二个子母飞钹。什么叫飞钹?其形状姐同草帽，中间鼓起的疙瘩，手可以攥住，那钹沿却是刀锋，可算是吹毛利刃，其快无比。这种钹两个一对，供左右手使用，所以叫子母飞钹。杨文广打量已毕，问道：“什么人?”

“问我吗?打开窗户说亮话，我乃九顶铁叉山，八宝云光洞金壁峰颜容的徒儿，洪飞道长的师弟，我叫三灵!想当年，我师父颜容被你们害死在天门阵、师兄洪飞被你们害死在困龙山，咱们已结下了几代冤仇!你还记得双枪将狄难抚吗?”

“记得又怎样?”

“他本是杨五郎的徒弟，奉师命下山，要保大宋，打联军。多亏我在店房与他陈述其原委，才调头保了鄯善。没曾想，那么高超的武艺，也竟死在你宋将之手!为了报仇，我才和徒儿三灵童亲自下山，为西夏、鄯善助阵。不料，刚才一战，你又将我徒儿、联军的副军师枪挑马下。杨文广，今日我可要拿你出气了。”说罢，抡起叉条杖就打了起来。

这老道的武艺确实非凡，马上、步下、长拳、短打，样样精通。二人打了几个回合，老道心想，噯!我哪有闲空跟你周旋!想到此处，叉条杖交于左手，把马蹶回。乘文广不备，伸右手，从背后兜囊中抽出一只飞铙，紧攥掌中。等马打对头之际，这老道高声断喝：“姓杨的，着钹!”说话间，哧!只见这只

钹带着一道金光，旋转着朝文广飞去。

杨文广对这件暗器不明就理，闪躲不及，正削在他的颈项咽喉，当场落马殒命。可惜一代英名的杨少令公死在老道三灵手中。宋营军卒急忙涌上疆场，将死尸抢回。

这一来，恼坏了玉面虎杨怀玉。只见他气炸心肝肺，错碎口中牙，白眼珠起红线，血贯瞳仁！他来不及向元帅请令，便掌端三尖两刃刀，催开卷毛狮子踏雪骖，冲向疆场！

第五十一回 杨怀玉复仇失利 呼延豹斗智诈敌

杨怀玉催马奔驰在两军阵前，冲着三灵高声断喝：“呔！牛鼻子，你伤了我的天伦老爹爹，我定拿你的人头祭奠亡灵！”杨怀玉真急了，话不多说，摆开手中这口三尖两刃刀，狠狠向三灵砍去。

老道三灵见怀玉的大刀飞来，忙用叉条杖去封。也是怀玉用力过猛，刀、杖相撞，只听“喀嚓”一声，将叉条杖拦腰断成两节。

老道情知来着不善，忙将青骢兽带到一旁，伸右手掏出了飞钹。杨怀玉一来是不知他还有飞钹，二来是报仇心切，他圈回马来，举起宝刃，又要进招。

再看老道三灵，他瞄准怀玉，甩动右臂，噌！扔出手去，那飞钹又旋转着，带着一道金光，奔怀玉的颈项咽喉飞来。

杨怀玉只看见对方飞来一物，却不知是什么东西。正在发愣，那东西就飞到眼前。杨怀玉急忙躲闪，就听“刷”的一声，这只飞钹削在了他的肩膀头上。霎时间，热血流淌，染红了甲冑。杨怀玉一看不好，圈马败回营去。

三灵想，此人凶猛异常，定是宋军主将。常言说，“除恶务尽。”我何不趁他负伤，将他整死！想到此处，冲怀玉大喊：“呔！来将哪里走！”说罢，第马就要追赶。

就在这时，忽听有人喊话：前边的牛鼻子，休抖威风，我的战马到了！”

老道三灵顺着声音一看，从宋营中飞跑来一匹战马，。霎时间来到近前。再仔细观瞧：马上端坐一人，二十来岁，黑色脸膛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身高近丈，背阔三停，头戴乌金盔，身贯乌金甲，胯下乌骖马，掌端一对八棱乌金锤。观其外表，好一副武将风度。

这是谁呢？此人是小英雄呼延豹。前文已说过，穆元帅命呼延云飞和呼延豹到黑风岭搬请肖元帅和呼延庆。他们到在那里，正忙碌料理军务，苗从善也赶到营中，苗道长对肖元帅又述说了前敌的战情，他们将诸事安排已毕，便即刻领兵起程。小英雄呼延豹争强好胜，恨不能捕翅飞往疆场，杀敌立功。因此，他不顾大队人马，便一人头前赶来。刚到营内，正碰穆儿帅领兵出阵，也就跟上阵来。一见老道要追怀玉，呼延豹使迎了上去，老道打量片刻，问道

：“来将通名！”

“呼延云飞之子呼延豹是也！好你个牛鼻子老道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今日你打死我杨爷爷，你就别想再活了！”

“你有什么能耐？”

“这能告诉你吗？刚才，我见你扔出个什么玩意儿，把我杨爷爷打死，把怀玉叔打伤。为破你那暗器，我才赶上阵来。老道，你若不信，咱俩较量较量，我让你六个！”

“无量天尊！你真会说大话。哪里走！”说着话，举起那半节叉条杖，就打了起来。小英雄抖擞精神，摆开双锤，左一锤、右一锤，把三灵砸了个晕头转向。

老道一边招架，一边吼叫：“啊呀，真厉害！”

“厉害？厉害的还在后头呢！今天不砸出你大粪来，算你头三天拉干净了。”说着话，又圈马回来。

老道一看，不好！还得使我的飞钹。老道打定主意，又把暗器摘了下来。

这阵儿，呼延豹把马蹩过，催马向前，又准备进招。

老道见他前来，忙一招手：“呸！黑小子，看钹！”

三灵刚要往外打，突然见呼延豹把马一带，冲他喊话：“牛鼻子，又使你那小草帽哇？哼，我还有哩。你往这儿瞧！”说话间，一边把锤挂在得胜钩上，一边伸手捂住他的兜囊。

这老道看了呼延豹的架势，他那飞钹就没敢往外扔，心想，啊呀！莫非他会破我的宝钹？我此番前来，全仗着这个东西，若被他破了，岂不就完了！想到这儿，他试探地问道：“黑小子，你有什么？”

“哼！你怕什么，我有什么。不信你试试，你扔，我也扔。”

其实，呼延豹身上什么也没有。他知道：这玩意儿离手就要伤人，伤人就会没命，他见老道冲背后伸手，就知他要用暗器。怎么办？呼延豹灵机一动，故意装模作样，与老道周旋。你别说，他这招儿还真管用，把三灵给吓住了！

再说穆桂英，在阵前看得明白，文广阵亡，怀玉负伤，俱受害于老道豹暗器。如今，呼延豹与他对峙在两军阵前，不见进招，那定是在吓唬三灵，再战下去，损失更惨。穆桂英看到这里，急忙吩咐：“来呀，赶快鸣金！”

“是！”军卒答应一声，当啷啷啷，铜锣声响成了一片。

呼延豹一听，来了个就坡下驴：“牛鼻子，我今天上阵，就是为破你那个小草帽，然后把你宰了。既然你不敢用，元帅又鸣金收兵，就权切把脑袋寄在你的项上。你先等着，一会儿我还来，不把你大卸八块，就对不起我那杨爷爷！”说罢，蹩马向城内奔去。

老道见呼延豹撒阵，他也大声喊叫：“无量天尊，收兵！”当下双方各自撤回本营。

书中暗表。两军首次交战，宋军出师不利。损失惨重，因此穆元帅传出将令，增哨加岗，固守城池。接着，派吴金定和曾凤英回去料理丧事。她们回到城内，忙命军卒买来柏木棺材，孝衣孝衫，香课纸马……祭灵之物，应有尽有。接着，又搭起了灵棚，虽然时间仓促，却也俨然肃穆：芦席蒙顶，上罩青纱。正当中停放着柏木棺材，两旁放若金桥银桥奈何桥，善男信女伴金童；金童打黄幡，玉女擎宝盖。还有金山银山，金库银库。棺材前摆着一张八仙供桌，供桌上有灵牌和供器。桌前放若一个供人们烧香烧纸用的大盆。棺顶吊着一盏照尸明灯。灵招上还贴有一副对联，上联写：有山有水无人管；下联配：落花落叶最伤情。横批贴：呜呼哀哉！

诸事完毕，吴金定和曾凤英这才转身回到后堂，穿起孝衣，坐在棺前，嚎啕痛哭起来。

这时，穆元帅带领众将官走进灵棚。众战将身着素衣孝服，跪倒在棺材前边，大放悲声。真个是，哭声震耳，感天动地！

正在众人哭泣之际，忽然有两个丫环冲进灵棚，来到元帅面前，施礼已毕，慌忙禀报：“元帅呀，大事不好！”

“何事惊慌？”

“余老太君昏死过去！”

“啊?!”穆元帅一听，忙说：“诸位战将，人死难以复生，再不要如此痛哭，先回去歇息去吧！”说罢，领着吴金定和曾凤英，急奔后堂而去，

穆元帅走后，怀玉强忍伤痛，站起身形，擦干眼泪，对众位战将抱腕拱手：“诸位将军！请与我家爹爹报仇啊！”

众战将一听，纷纷议论：“对！待明日上阵，咱定要梟下三灵老道的人头，为少令公祭奠亡魂！”

曾杰说：“你们都别吹大话。依我看，明日上阵，还得叫他那玩意儿给打回来！”

众将说：“那咱们就不报仇了？”

曾杰说：“谁说不报？可报也得有个报法。象你们这样蛮干。哼，咱就等在阵前收尸吧！”

“那你说该如何是好？”

“其实，战胜三灵却也不难。他不就凭那个飞钹吗？待一会儿，等吃了晚饭，更深夜静之后，我和曾奎我们爷儿俩去番营，将他那东西偷来，不就完了？”

“又要去偷？”

“咳!自古兵不厌诈。咱宋营里人材济济，各有各的能为。等我们爷儿俩先偷来他的飞钹，然后，你们再到疆场各显身手。”

“此计甚好!”

“行了，不要哭哭啼啼了，先吃饭去!”说罢，众将官分别散去。

这时谯楼上已鼓打二更，夜深人静了。曾杰父子俩穿好夜行衣，浑身上下收拾利落紧村，曾杰带好小单刀。曾奎带好点钢镬、手提黄瓷瓦罐，一同出城，施展开陆地飞行术，直奔敌营而去。

转眼间，二人进了敌营，这爷儿俩先奔到暗处，隐住身形，朝四外观觑：见帐篷内，军卒已经入睡，帐篷外，虽有流动哨兵来回走动，但盘查并不甚严。

书中略表：今日两军阵前交锋，他们虽然死了三灵童，但却打死一个，打伤一个，这样一算。还算是大获全胜。因些，回得营来，他们杀猪宰羊，犒赏二军。一个个吃了个酒足饭饱，便放心歇息去了。为什么?军师三灵是这样想的：宋营指定在料理丧事，哪里还会来偷背呢?

曾杰见敌营戒备不严，便一捅曾奎，二人拉开了五十多步的距离，趁人不备，一前一后往营内走去。他们一边走，一边捱摸。忽然见后边有一座高大的帐篷，里边有灯光。曾杰冲曾奎打个手势，二人凑到一处。曾杰轻声说：“你在这里盯着，待我过去瞧瞧!”

“爹，你要小心啊!”

“没事。”曾杰高抬脚，轻落足，蹑足潜踪，走到帐篷近前，侧耳盗听，来见动静；用唾沫润湿窗户纸，单眼吊线往里一瞧，见老道三灵正坐在床上，右手按着他那一摞飞钹，左手拿着一本兵书，借着灯光观瞧。曾杰看到这里，心里说，这老家伙。精神头怎么这么足?打了一天仗也不觉累，还有工夫看书呢!你快睡吧，睡着我好下手啊!

曾杰停了片刻，又要往里观看，就听老道在帐内说说：“窗外你是何人?请你进来，我等侯多时了。”曾杰一听，不由一愣，哎，他这是叫谁呢?难道他知道我来了?哎呀，这个牛鼻子可真神了!

其实，一点也不神。老道看书看累了，便无意抬起头来。正好看见窗户上被捅了个小窟窿眼儿，他就知道准有人在窗外偷看。

曾杰正在发愣，就听哗啦一声，帐篷门打开，老道手持宝剑，冲出院外，冲着曾杰，一阵咆哮：“好小子，竟敢来太岁头上动土，你拿命来!”说着话，摆剑就刺。

就在这阵儿，曾奎从老道身后赶上来，瞄准老道，就把黄瓷瓦罐扔了过去。这老道真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听见耳边风声一响，知道有兵器打束，他

忙甩左臂，正好用拳头把瓦罐顶落一旁。然后，扭身就要与曾奎拼杀。

这一来，曾杰得救了。他见难以偷钹，便大喊一声：“呔！牛鼻子，今晚暂且留你条性命，明日疆场上再取你的人头！”说罢，就要跑去。老道扭头一看，就去追赶。

这一来，曾奎又扑空了。他乘机上前，拣起瓦罐，大声喊话：“牛鼻子，着法宝！”老道以为他又打来暗器，忙扭过头来。

曾杰又喊：“呔！你看这是什么？”

就这样，曾杰一句，曾奎一句，扭个老道闹了个懵头转向，相持片刻，曾家父子寻机越墙而逃。

老道想，一人难敌四手。不能追赶，小心吃亏。他唤来巡逻的军卒，分三层严守大帐，生怕宋将再来。这话不提。

再说宋营内的众位将官。自曾家父子出走，他们又一齐汇集到灵棚，一来为文广守灵，二来等候盗钹的音信。左等右等，等到将近四更时分，未见动静，众战将就议论开了：“哎，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“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意外之事？”

“不要紧，遇到意外，他们也能对付得了！”

正在众人纷纷议论之际，曾家父子走进灵棚。大家见了，忙把他俩围在当中，你言我语打听消息。曾杰擦了把汗水说：“哎呀，这老道太神了！接着，把经过细说了一番。

别人听了，都顿足捶胸，缄口无语；唯独杨怀玉，他听了曾杰这番言语，只急得青筋暴跳，五官挪位！略停片刻，大声喝喊：“待我立刻偷营，去取那老道的狗头！”

众战将听了此话，眼睛一亮，都说：“对！我们都跟你去，打它个措手不及！”

高英问：“无有元帅令箭，岂不违反军规？”

怀玉说：“千万不要告诉元帅。待取同老道人头，咱再将功赎罪！”

“对！”说话间，众人走出灵棚，偷偷牵出战弓，上了坐骑，便冲向城门。

杨怀玉率领众将来到城下。门军不敢怠慢，刚刚打开城门，就见城外有一人乘快马奔入城内。众人一看：啊？！原来是他！

第五十二回 访名师入山觅迹 得全胜班师荣归

这个人进了城门，冲着众战将高声喝喊：“休要轻举妄动。走，快领我去见穆元帅，我有要事禀报。”说罢，头也不回，径自向银安殿奔去。杨怀玉一看，不敢造次，忙拨转马头，领众将回到宋营。

来者是胜呀？苗从善。前面说过，他为给前敌聚将，到各地搬请救兵。他曾

到了玉兰关、黑风岭等地，将前敌战情告知了各路战将，随后便奔往宋营。这天下午，他住进了一家店房，就听过路客商议论，说西夏、鄯善王请了世外高人三灵道长助阵，兵发鄯善城。苗从善知道三灵善用飞钹的厉害，生怕宋将吃亏，便星夜往前敌赶奔。正好，在城门口碰上了杨怀玉和众位战将。

老道苗从善进了宋营，得知了战况，先到汤文厂灵前吊祭一番，接着说：“快快击鼓，请元帅升堂。”

“是！”军卒答应一声，咚咚咚咚，敲响了聚将战鼓。

穆元帅一夜也没合眼。她与吴金定，曾凤英守在老太君床前，强咽泪水，述说着宽慰的话语，照料着年迈的祖母。等太君止住了悲声，又亲自到伙房端来饭菜，让太君就餐。就在这阵儿，忽听聚将鼓敲响。她让吴金定、曾凤英守在床前，自己急忙奔向帅堂。

此刻，众将官早已依次列站在帅堂两厢。穆桂英迈快步到交椅坐定，问道：“何人击鼓？”

元帅话音落，苗从善撤出身来，进前打个稽首：“刚才是贫道命人敲响金鼓。元帅，别来无恙？”

穆元帅闪目一瞧：“啊呀，是苗道长，快快一旁落座。”

“谢元帅。”说罢，坐在元帅身旁。

穆元帅问：“道长从何而来，为何击鼓升堂？”

“元帅，刚才见怀玉领着众将官前去偷营，这可是你的主意？”

穆元帅一听，愣住了：“此话从何说起？”

杨怀玉见事情败露，再不敢隐瞒，忙到帅案跟前，跪倒双膝：“元帅呀，此乃怀玉之过，是这么回事……”接着，便把前因后果述说了一番。

穆元帅一听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右手一拍虎案，厉声喝道：“陡！胆大奴才，无有本帅将令，竟敢怂恿将士，私自出征，你该当何罪？”

苗从善忙说：“元帅且息雷霆之怒，我有军机要事相告。”说到这里，忙给怀玉使眼色：“还不快快下站。”怀玉听了，忙站起身来，撤到一旁。

此时，穆元帅问道：“道长，有何军情？”

苗从善说：“元帅，咱可不能与三灵老道拼命厮杀。那老道是世外高人，善打晴器。此番上阵，就仗着他那飞钹。这飞钹的钹沿就是利刃，其快无比。更兼他熟中生巧，百发百中。我军若与他较量，那可如飞蛾扑火呀！”

穆元帅一听，忙问：“既然如此，您可有破敌之策？”

苗道长说：“元帅，贫道虽不能破，可我知道一人，他一定能破！”

穆元帅忙问：“谁？”

“昆仑山的老隐士韩俊。从前，贫道闲来无事，四处云游，听名师好友多

次言讲，此人性情孤僻，一辈子不干别的，专门打造各种兵器。他的兵刃，不仅品种齐全，而且奥妙莫测。若去向他求教，定能解咱燃眉之急。”

“此乃是从前的往事，谁知他是否还在人世？”

“在。听说前不久还有人看见过他。”

众人听，乐了：“既然如此，咱就该快去找他。”

穆桂英略思片刻，问道：“道长，此人现在哪里？”

苗从善说：“只知他在昆仑山中，详情不晓。”

众人一听，又为难了，偌大的昆仑山，要找一个老头，岂不是大海捞针？

正在大家为难之际，杨怀玉挺身走上前来：“奶奶，常言说，有志者，事竟成。请给孙儿一支令箭，待我前去找他！”

穆元帅见怀玉请令，正在暗中盘算，又见杨世汉走到帐前：“元帅，我父身负重伤，行走不便，莫若让孩儿我代父前去，定然不负众望。”

穆元帅心想，嗯！这孩子武艺精湛，天资聪敏。若让他去，定会成功。想到这里，便说：“世汉，眼前战事，你俱已明白。望你谨慎行事，早日回营！”

“多谢嘱咐！”

穆元帅又说：“好！云英，快去帮世汉收拾行装。”

“是！”

苗从善接着说：“元帅，待我与世汉面授其详。”说罢，三人一同出帐。

三人走后，穆元帅传下将令：“众将官，世汉回来之前，不许出兵交战，三灵若前来讨阵，就将免战牌高悬。同时，加强防守，以防偷城！”

“遵命！”众战将遵命行事，这且不表。

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技，单说杨世汉，他宽甲胄，换便装，带足川资路费，出到营外，乘快马，日夜兼程，直奔昆仑山而去。

再说，杨世汉来到昆仑山地界，他翻山越岭，穿沟跨壑，东出山庄，西进窝铺，逢人打听。见人问寻，找遍了整个昆仑地界，也未得到韩俊的音信。

有一日，天将下晚，杨世汉饥渴难耐，来到家小饭庄前，将马拴到桩石以上，自己走进门去。小堂倌见了客人，拭桌搬凳，让他坐定。世汉随便点了几样饭菜，堂倌转身走去不大工夫，便端来放在桌上。世汉操起筷子，低下头去，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

就在这阵儿，从门外进来个要饭的。堂倌走上前去，忙说：“哎，你进来干什么？”

“吃饭！”

“想吃什么？”

“家常便饭。”

“有钱吗?”

“不多。”

“拿来我看!”

要饭的从衣兜里掏了半天，递到堂信跟前：“你看一一”

堂信一看：“咳?就这么几文?还有没有?”

“不曾带来。”

“好吧!‘古月门中市，言青山上山’。出去!”

要饭的见堂信往外轰他，忙说：“堂信，你行行好。可怜可怜我这个孤老头子吧!”

杨世汉听到话音，扭头一看，眼前站下了一个乞丐!只见他：八十多岁，白鬓白发，面似银盆，皱纹堆垒，头戴开花破帽，身穿粗布长衫，腰中麻绳紧挽，脚踏咧嘴布履，好一副可怜的模样。

世汉见堂信训斥这一老者，不觉动了恻隐之心，忙说：“这位老丈，请过来与我一同用饭。”

“多谢小官人。”说话间，冲世汉走来。

世汉起身搬过凳子，让他坐下。这乞丐看了看饭菜，说道：“不吃，不吃。我是快死的人了，既然你请我吃饭，就让我吃顿山珍海味席吧!”

世汉心想，这个人可真怪!他如此贫寒，本应该饥不择食，以饱饥肠，怎么如此挑剔?又一想，噫!他已经是土埋脖子的人了，就让他解解馋吧!想到这儿，冲堂信喊话：“来呀，速摆山珍海味席一桌。”

“好!”堂信应声而去。

片刻工夫，酒宴齐备。那乞丐操起筷子，挑挑拣拣吃了几口，对世汉说：“这位小官人，多谢了。咱们再会有期。”说罢，便踉踉跄跄扬长而去。

杨世汉并不在意。算了饭帐，走出店门，斛开缰绳，纫镫上马，又奔向远方。

此刻，天色渐渐黑了下來。怀玉想，我也不必投宿，哪儿有灯火，就到哪儿去，见了人好打听韩俊的下落。想到这儿，四外一覷摸。便冲前边的灯火处走去。

他刚走到一个十字路口，正不知该向何处去，忽听有人喊话：“小官人，请这边来!”世汉听到喊声，不知是谁，略一思索，便顺声音走去。到在近前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原来正是那个乞丐!

乞丐说：“小官人，请下马歇息片到。”世汉心想，也好!歇不歇倒是小事，我正好向他打听打听。想到这儿，甩镫离鞍，与老者席地坐到一处。

乞丐说：“小官人，适才在饭店多有破费，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”

“些许小事，何足挂齿！”

“小官人，你夤使奔路，所为何事？”

“实不相瞒，我是为拜访世外高人韩俊而来！”接着，又把前因后果述说了一番。

乞丐一听：“你找韩俊？哎呀，这可不好办，他昨日已到南唐了。‘

“怎么？您莫非与他相认？”

“非但相认，还很惯熟呢！”

“好！既然老隐士去到南唐，待我尾追而去。”说话间，直起身形，就要牵马。

乞丐说：“小官人，此处离南唐路途遥遥，山高水险，要费好多辛苦。依我看，不去也罢。”

“老丈，我主意已定，哪怕踏破铁鞋，也要将高人访到。告辞！”说罢，上马就走。

乞丐合计片刻，大声喊话，“等等！既然你执意前往，我领你走条近路。”

“多谢老丈！”

就这样，乞丐在前边带路，世汉骑马后跟。说也奇怪，那乞丐走得太快了，世汉只有催马小跑，才能将他赶上。

他们二人一前一后，拐了两个山弯，绕了三个山环，顺着一条羊肠小路，又往山沟里走去。走了有顿饭工夫，又进了一片树林。走出树林，乞丐停下了脚步，说道：“小官人，到了！”

“到何处了？”

“先不必多问，请下马吧！”世汉听了，莫名其妙，跳下战马，往前走了不多几步，上眼一看，在悬崖之下，有一孔窑洞，半掩着门扉。

乞丐紧走几步，推门说道：“小官人，请进！”

世汉将马拴牢，随乞丐定进窑内。

乞丐将灯点着，说道：“小官人，暂且自行方便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罢，走进内室。

乞丐走后，世汉借着灯光，在屋内一蹙摸，啊呀！这可太出奇了！怎么？只见这屋内屋外，到处都立着兵器架，架上挂着什么枪，刀、剑、戟、斧、钺、钩、叉、镜、镰、槊、棒、鞭、铜、锤、抓、拐子、流星，等等不一的各种兵刃，还有那些带刃儿的，带环儿的、带把儿的、带刺儿的，他都叫不上名来。

世汉正在仔细观瞧，忽然从内屋走出一人：年高八十左右，身高九尺开外，鹤发童颜，仙风道骨，头戴软胎青胡绉的英雄壮帽，碗口大的青绒纆缝摆在耳后，顶门斜插三尖茯苓叶，鬓衬红绒球。身穿一件青胡绉绑身小袄，一溜白

色骨头纽。青绒绳十字祥勒在胸前，双打蝴蝶扣，大带煞腰，青胡绉兜裆滚裤，青云缎子沿边快靴。看上去，老当益壮，光彩照人。

世汉看罢，心想，这不是那个乞丐吗，为何变成这般模样？他出口就问：“老英雄，你是一一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你把我当成何人？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韩俊！”

“啊？！原来是您老人家。恩师在上，弟子杨世汉给您叩头！”说着话，扑腾！磕头在地。

韩俊是中原人氏，从小父母双亡，上山跟师父学艺。师父去世，他谨遵师命，一直守在山中。自老太君带兵征西，他也曾想上阵相助；怎奈，一来年事已高，二来征西大军所向披靡，料无阻碍，也就打消了这种念头。近日疆场之事，他不曾听说。见世汉进昆仑山找自己，料知有急事；可他又怕中敌人奸计，使暗暗跟踪世汉。等探明真情，才将他引到家中。

韩隐士见世汉跪到自己面前，大笑一声：“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我就收你这个闭门徒弟。徒儿，快快起来。”

“谢思师。”说罢。爷儿俩分宾主落庄。

韩俊问道：“徒儿，前敌之事怎么样了？”

世汉见问，打了个唉声：“唉！一言难尽了……”接着，把三灵上阵、使用暗器、文广阵亡、怀玉受伤等事，详细诉说了一番，还说：“万望恩师鼎力相助。”

老隐士韩俊听了，只气得浑身战栗，怒发冲冠：“老道三灵真乃恶贯满盈。我若治不了你，死不瞑目。”

世汉一听：“老恩师，请快传授徒儿破敌之法。”

韩俊说：“愚师我一生熟读兵书战策，专攻兵刃。我知道，大凡兵器的造作，不管样式如阿。都讲究相生相克。俗话说，‘有宝便有破’。可是，他这飞钹，我还从未听说，更谈不上破敌之法了。”世汉一听，霎时间象冷水浇头，凉透了全身：唉呀，原来他也束手无策，看起来，我白白辛苦了一趟。

韩俊见世汉闷闷不乐，便说：“徒儿，休要着急。你先在此暂住几日，待为师为你想想办法。”说罢，回到内室，拿起兵书，比比划划，动起了脑筋。一天，两天，三天过去了。世汉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，团团乱转。他正要到内屋催促师父，还设迈进门击，忽见韩俊手提一个大红包裹，走出门来：“哈哈哈哈哈！徒儿，给，你拿它破飞钹去吧！”

世汉一愣：“师父，这是什么？怎么使用？”

“待为师教导于你！”接着，打开包裹，比比划划，对世汉细讲了一番。

世汉听了，乐得差点掉下眼泪：“师父，您如此费心，我该怎样感激您呢

?”

“只要击败番军，保住我宋国疆土，为师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“决不辜负师父所望。告辞！”说走就走，杨世汉催马直奔宋营而去。

再说宋营。自世汉走后，众战将数着指头盼他回来。城外敌将讨阵，就挂出免战牌。宋营将官怒火难按，誓要与敌将拼个死活。穆元帅、苗从善强装镇静，规劝战将，多加忍耐；可是，他们心中也急成了一团。

这一天，穆元帅正在大帐与众将官议论军情，忽然有门军来报：“杨将军世汉回营！”就这一句话，军营内象炸了锅一样，军心大振，群情飞扬。

片刻过后，世汉来到帐内，与元帅见礼已毕，说道：“老祖母，高人访到，得胜之时就在眼前。”说罢，解下大红包裹，打开之后，对着众将，比比划划，讲述了一番。众人听了，直竖拇指。

穆元帅说：“诸位，破敌之法，却不可走漏半点风声。先回去作好临战准备，但听击鼓聚将。”说罢，尽皆散去。

穆元帅又向老太君述说了一番，老太君出谋献策，订下了十面埋伏之计，准备全歼顽敌。

次日，天将放亮，穆元帅传出军令，击鼓聚将。咚咚咚战鼓一响，将官奔帅堂，军兵奔校场。整个军营，秩序井然，一片欢腾。

穆元帅披挂整齐，来到帅堂坐定，发号军令：“众将官，得胜之日，就在眼前，望尔等同心协力。”接着，将战策细讲了一遍。众战将遵命而行，一个个走出帅堂，到校场点齐人马，出城而去。

穆元帅见众将领命而去，随后说道：“世汉与其他战将，随本帅出城！”说罢，炮鸣三响，走出帅堂，跨乘战马，率领三军，冲到两军阵前。

这几天，番营内更是热闹非常。他们一连多次奔前敌讨阵，只见宋营将免战牌高悬，便知他们惧怕飞钹，不敢再战。因此，他们每日饱吃饱喝，为老道三灵庆功。

刚才，听到宋营传出炮响，西夏、鄯善王有些发慌，对老道三灵说：“宋军今日上阵，说不定来了高人。军师要多加谨慎。”

“噯！凭我的飞钹，敢打遍天下！今日上阵，定能获胜。”说罢，浑身上下收拾紧衬，也来到疆场。

三灵老道来到两军阵前，抬头一看，宋军阵容整齐，士气旺盛，与往日果不相同！只见那：明晃晃刀枪齐摆，扑啦啦旗幡飘扬。有三十六杆天罡旗，七十二杆地煞旗，一百零八杆压阵旗，正当中闪出一杆大纛旗，大纛旗上朗朗四个大字：“三军司命”。正当中飞火焰、白月光上刺着一个斗大的“穆”字。那真是：征云遮日，铁骑纵横。整个疆场，一派欢腾。再细一瞅：日月门旗

，分在左右。左边旗上写：美英雄秉忠心怀大志为国征战；右边旗上书：大丈夫揣赤胆展宏图扫灭敌军。门旗下闪出一匹浑红战马，马上端坐着征西大元帅、浑天侯穆氏桂英。

三灵老道看罢，不出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老道三灵正在发愣，就见杨世汉身背大红包裹，掌端荷花大锤，冲到两军阵前。三灵抬头看了片刻，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银锤太保杨世汉。牛鼻子，今月要拿你的人头为我爷爷祭灵。着锤！”话音一落，呜！将锤砸来。

三灵见锤来了，急忙将马圈到一边。心想，哼，何必空费力气？待我用飞钹结果他的性命！想到这里，忙将叉条杖挂好，伸手掏出一只飞钹。

世汉今日上阵，早就加了小心。他见三灵取钹，便把双锤挂好，也将大红包裹取到手中。等他把包皮解掉，露出了一只金光耀眼的花篮。

书中暗表：这只花篮特别精美，是用纯金造成，其硬无此。

老道操起飞钹，在二马错镫之际，瞄准世汉，嗖！将飞钹旋了出去。世汉一不担惊，二不害怕，双手把花篮捧在胸前。等飞钹旋到近前的时候，他把花旋向前一举，喀嚓！正好把飞钹接在篮内。

老道见飞钹被世汉接住，忙伸手又取出两只，趁马打照面的时刻，噌噌又扔了出去。世汉凝神举篮，啪啪又接在篮内。

这一来，三灵心里可发毛了。一连把所有的飞钹全都扔出，结果全被世汉接住。

三灵老道见飞钹被破，急忙大喊：“儿郎们，快围上前去！”敌兵听了，象潮水一般朝世汉涌来，拦住了宋军，老道三灵乘机向西边逃去。

三灵刚跑到西边的一个小山环内，忽听对面有人喊话：“牛鼻子，我在此等你多时了！”说罢，一哨人马冲了上来。

三灵勒住战马，忙问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震京虎呼延云飞！你来看，这是我父呼延庆，这是我奶奶肖元帅，这是我儿呼延豹。有呼家将在此劫你，还不下马伏绑？”

书中交待：呼延豹进营不久，肖元帅，呼延庆就领兵赶到宋营。

三灵道一听是呼家将，不敢恋战，磨头向南跑去。他边跑边回头观看，来见呼家将追来。这才出了一口长气。

正在这时，就听迎面有人喊话：“牛鼻子，快来受死！”

此处埋伏着都兴虎孟通江和卧街虎焦通海。老道见此地也有伏兵，不敢交锋，又朝东奔去。刚跑到一个山口，忽见金毛虎高英领着陈世忠、陈玉霞、陈玉虎，劫住了他的去路。三灵一看，勒马又向北跑去。

此刻，老道三灵已力尽精疲，汗流浹背。刚跑到北边一片树林，想停马喘喘粗气，又见曾杰、曾奎和司马林从树上跳下，摆开兵刃，向他冲来。老道无奈，只好挣扎着朝南面跑去。

老道没跑多时，就见四面的宋军象潮水一般，向他涌来。

这老道一看，摘下了叉条杖，还要挣扎。玉面虎杨怀玉手使三尖两刃刀，“噌”一下，将他戳到马下。军卒急忙冲上前去，将他捆了个紧紧登登。

此时，西夏王、鄯善王见大势已去，忙跑到穆元帅面前，跪倒求饶。穆元帅将他们带到营帐，让他们亲笔写下了降书、顺表，

再说众将官。他们押着老道三灵，来到文广灵前，怀玉手起刀落，“喀嚓”！将他人头枭下。为文广祭灵已毕，派人将灵车发往东京汴梁。

穆元帅将边关诸事安排一番，保着太君，领着众将官，得胜还朝。